



太平廣記

(10)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十册

卷二百二十六——卷二百五十

目 录

第十册

第二百二十六卷 1

- 伎巧二 水饰图经 观文殿 刘交 张崇 十二辰车
 铜樽 殷文亮 杨务廉 王琚 薛昚
 惑 马待封

第二百二十七卷 18

- 伎巧三
 (绝艺附) 伎巧
 华清池 重明枕 韩志和
 绝艺
 督君谟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江西人 僧灵鉴 张芬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岵寺僧

第二百二十八卷 34

- 博戏 弈棋
 羊玄保 王积薪 一行 韦延祐 日本王子
 弹棋

| | | |
|----------------|------------------|-----|
| | 汉成帝 魏文帝 | |
| | 藏钩 | |
| | 桓玄 高映 石旻 | |
| | 杂戏 | |
| 第二百二十九卷 | | 50 |
| ●器玩一 |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方丈山 | |
| | 昆吾山 | |
| | 汉太上皇 汉武帝 轻玉磬 李夫人 | |
| | 吉光裘 | |
| | 西毒国 桂宫 西胡渠王 汉宣帝 | |
| | 刘表 | |
| 第二百三十卷 | | 65 |
| ●器玩二 | 苏威 王度 | |
| 第二百三十一卷 | | 85 |
| ●器玩三 | 张华 晋惠帝 许逊 陶贞白 张祖 | |
| | 宅 唐仪 | |
| | 唐中宗 宋青春 武胜之 李守泰 | |
| | 陈仲躬 | |
| | 曹王皋 渔人 | |
| 第二百三十二卷 | | 105 |
| ●器玩四 | 符载 破山剑 扬州贡 郑云逵 张 | |
| | 存 百合花 | |
| | 浙右渔人 元祯 李德裕 甘露僧 | |

令狐绹

裴岳 苟讽 红沫 铁头 虔州刺史
(以上五条原缺) 周邯 真阳观 陴
湖渔者 文谷

第二百三十三卷 123

●酒

(酒量、嗜酒附) 酒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昆仑觞
碧筒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让 夏侯孜 孙
会宗 陆扆

酒量

山涛 周顓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刘伶 酒臭

第二百三十四卷 144

●食

(能食、菲食附)

吴饌 御厨 王侯鯖 刘孝仪 鮓议
鮓表 热洛河 名食 败障泥 尚
食令 大饼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

茅容 陆机 羊曼

第二百三十五卷 165

●交友

宗世林 祢衡 荀巨伯 管宁 竹林

七贤 嵇康

山涛 王安期 王敦 孙伯翳 湘东

王绎

唐霍王元轨 王方翼 吴少微 张说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许棠 陆龟蒙 颜荛

第二百三十六卷 186

●奢侈一

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媛 淋池 霍

光妻 韩嫣

袁广汉 宵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郭况

后汉灵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阳王雍

元琛

隋炀帝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安乐公主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国夫人

第二百三十七卷 224

- 奢侈二 韦陟 芸辉堂 裴冕 于頔 王涯
李德裕
杨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 第二百三十八卷 252
- 诡诈 刘龙子 郭纯 王燧 唐同泰 胡延
庆 朱前疑
宁王 安禄山 白铁余 李庆远 刘
玄佐 张祐
大安寺 王使君 刘崇龟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处子
- 第二百三十九卷 283
- 谄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陈少游 裴延龄
薛盈珍
画雕 冯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韩
全海
苏循 苏楷 乐朋龟 孔谦
- 第二百四十卷 306
- 谄佞二 赵元楷 阎知微 郑愔 薛稷 李峤
李义府
侯思止 卢藏用 赵履温 张岌 吉
頊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将 张说 程伯献

| | | |
|---------------|---|-----|
| | 杨国忠 | |
| | 太真妃 李林甫 | |
| 第二百四十一卷 | | 331 |
| ●谄佞三 | 王承休 | |
| 第二百四十二卷 | | 351 |
| ●谬误 | | |
| (遗忘附) | 益州长史 萧颖士 郗昂 张长史 萧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抽 李文彬 苏拯 窦少卿 遗忘 张利涉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李睟 张藏用 | |
| 第二百四十三卷 | | 375 |
| ●治生 | | |
| (贪附) | 裴明礼 何明远 罗会 窦义 贪 滕蒋二王 窦知范 夏侯彪之 王志 愔 段崇简 崔玄信 严升期 张昌仪 李邕 裴 佶 元载 张延赏 卢昂 崔咸 崔远 江淮贾 | |

人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剑

第二百四十四卷 406

- 徧急 时苗 王思 李凝道 尧君卿 萧颖
士 裴枢
崔珙 韩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卢罕 王珙 高季昌

第二百四十五卷 425

- 诙谐一 晏婴 东方朔 边韶 袁次阳 伊籍
张裔
张裕 薛综 诸葛恪 费祎 王戎妻
邓艾 安陵人 杨修 孙子荆 蔡
洪 陆机

第二百四十六卷 445

- 诙谐二 蔡謨 诸葛恢 周顗 韩博 刁凿齿
孙盛
祖纳 郝隆 罗友 张融 何承天
王绚 何勣
谢灵运 刘绘 徐孝嗣 沈文季 沈
昭略 胡谐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谐 周舍
王琳

第二百四十七卷 469

- 诙谐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孙绍 魏市人 魏彦渊 陆义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駘 卢思道 石动筒 徐之才
 萧彪

第二百四十八卷 490

- 诙谐四 侯白 卢嘉言 陆操 薛道衡 刘焯
 山东人
 吃人 赵小儿 长孙无忌 任环 李绩 李荣

第二百四十九卷 510

- 诙谐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边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长孙玄同 王福峙 许敬宗
 高崔嵬
 元晋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谈 李镇恶
 卢广 松寿 封抱一 尹神童

第二百五十卷 530

- 诙谐六 狄仁杰 苏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邓玄挺

元福庆 尚书郎 御史里行 姚崇
黄幡绰
杨国忠 刘朝霞 姚贞操 裴谖 张
文成
窦晓 杜延业 路励行 萧誠 德宗
刘玄佐
顾况 裴佶 赵宗儒 爇牛头 韩皋
裴度
姚岷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饰图经 观文殿 刘 交 张 崇
十二辰车 铜 樽 殷文亮 杨务廉
王 琚 薛沓惑 马待封

水饰图经

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有神龟负八卦出河，进（“进”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于伏牺；黄龙负图出河；玄龟衔符出洛；太鲈鱼衔箒图出翠妣之水，并授黄帝；黄帝斋于玄扈，凤鸟降于洛上；丹甲灵龟衔书出洛授苍颉；尧与舜坐舟于河，凤凰负图；赤龙载图出河，并授尧；龙马衔甲文出河授舜；尧与舜游河，值五老人；尧见四子于汾水之阳；舜渔于雷泽；陶于河滨；黄龙负黄符玺图出河授舜；舜与百工

相和而歌，鱼跃于水；白面长人而鱼身，捧河图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凿龙门疏河，禹过江，黄龙负舟；玄夷苍水使者授禹山海经，遇两神女于泉上；帝天乙观洛，黄鱼双跃，化为黑玉赤文；姜嫄于河滨履巨人迹，弃后稷于寒冰之上，鸟以翼荐而履之；王坐灵沼，于物鱼跃；太子发度河，赤文白鱼跃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黄钺以麾阳侯之波；成王举舜礼，荣光幕河；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猎于澡津，获玄貉白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过九江，鼃龟为梁；涂脩国献昭王青凤丹鹄，饮于洛溪；王子晋吹笙于伊水，凤凰降；秦始皇入海，见海神；汉高祖隐芒砀山泽，上有紫云；武帝泛楼船于汾河，游昆明池，去大鱼之钩（“钩”字原缺，据黄本补。）游洛，水神上明珠及龙髓；汉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焦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苍文玄龟衔书出洛，青龙负书出河，并进于周公；吕望钓磻溪得玉璜，又（“又”原作“文”，据明抄本改。）钓卞溪获大鲤鱼，腹中得兵钐；齐桓公问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实；秦昭王宴于河曲，金人捧水心剑造之；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澹台子羽过江，两龙夹舟；淄丘诩与水神战；周处斩蛟；屈原遇渔父；卞随投颍水；许由洗耳；赵简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龟；庄惠观鱼；邓弘樵径还风。赵炳张盖过江；阳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罗水；巨灵开山；长鲸吞舟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盘石，或

乘宫殿。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又间以妓航，与水饰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长一丈阔六尺。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其妓航水饰，亦雕装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机使之。奇幻之异，出于意表。又作小舸子长八尺，七艘。木人长二尺许，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于船头，一人捧酒钵次立，一人掌船在船后，二人荡桨在中央，绕曲水池。回曲之处，各坐侍宴宾客。其行酒船，随岸而行，行疾于水饰。水饰行绕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处即停住，擎酒木人于船头伸手。遇酒，客取酒饮讫。还杯，木人受杯，回身向酒钵之人取杓斟酒满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处，例皆如前法。此并约岸水中安机，如斯之妙，皆出自黄衰之思。宝时奉敕撰《水饰图经》，及检校良工图画。既成奏进，敕遣宝共黄衰相知。于苑内造此水饰，故得委悉见之。衰之巧性，今古罕俦。（出《大业拾遗记》）

隋炀帝特别命令学士杜宝编纂、撰写《水饰图经》，共十五卷，新近完成。在三月三日这天，隋炀帝在水湾边与文武百官聚会宴饮，举行祓除不祥的祭祀古礼。同时，让文武百官跟他一块儿观赏根据《水饰图经》上面的记载而制作各种水上机械玩具。有从黄河中浮出水面的神龟，背上负有八卦图纹献给伏羲帝。有从黄河中浮出水面背上有图纹的黄龙。有从黄河中浮出水面，嘴里衔着神符的大元龟。有从翠妫水中

浮出来，嘴里衔着能预示吉凶祸福的图案的大鲈鱼。有黄帝在洛水南岸的玄扈山拜受凤鸟叼来的神图。有红甲灵龟浮出洛河水面，嘴里衔着书文给苍颉。有唐尧和虞舜坐船行驶在黄河上，凤凰背负八卦图来献。有赤龙载着八卦图浮出黄河献给唐尧帝。有瑞马衔着甲文从黄河中浮出来，献给虞舜帝。有尧与舜一块儿游黄河，遇见五星之精。有尧在汾水北岸的藐好射山接见王伋、齿缺、被衣、许由四位名人。有舜在雷夏捕鱼。有尧在黄河岸边。有黄龙背负黄符玺书从黄河中浮出水面献给舜。有舜和各种工匠们一起相和唱歌。有白面龟身的人鱼从黄河中跃出来，手捧记载怎样治水的河图献给大禹，又舞蹈着没入黄河中。有大禹治水，翼龙用尾巴划地为河，将洪水输导到大海中。有大禹开凿龙门峡疏浚河道，黄龙用背载舟送大禹过黄河。有东夷君长、苍水使臣向大禹献山海经。有大禹在泉上遇到两位神女。有成汤帝巡游洛水，有两条黄鱼跃到船上变成黑玉上面书有红色图象。有帝誉的正妃姜嫄在河边踏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后稷，将后稷丢弃在寒冰上面，神鸟张开翅膀覆盖在后稷身上。有周文王坐在灵沼岸边，看见水里的鱼多到互相挤撞蹦跳。有周文王的太子坐船渡河，身上呈现红色图象的白鱼跃上船。有周武王伐纣渡孟津时，手持黄金为锦的钺，指挥击退波神阳侯掀起的巨波狂澜。有周成王举行舜礼，从幕河上升起兆示吉祥的五色瑞气。有周穆公在玄池演奏钧天广乐；在澡津狩猎。猎获黑貉白狐；跟西王母在瑶池饮宴；过九江时，鼉浮出水面为他铺桥。有涂脩国向周昭王献青凤红天鹅；周昭王在洛溪饮宴。有仙人王子晋在伊水边吹笙，引来凤凰降落在身边。有秦始皇

乘船入海，遇到海神。有汉高祖刘邦隐藏在芒山、碭山的山泽岩石间，天上升出兆示天子的紫气。有汉武帝乘坐楼船行驶在汾河上；游赏昆明池，钓大鱼；游洛水，水神向他献上明珠与龙髓。有汉桓帝游黄河，正赶上青牛从河中浮出水面。有曹阿瞞在澹水沐浴，斩杀水蛟。有魏文帝出兵伐吴，来到长江北岸遇到江水暴涨而退兵。有杜预在富平津架桥成功，晋武帝带领文武百官前去祝贺，表彰杜预。有晋怀帝永嘉年间，司马睿、司马绎、司马羲、司马祐、司马宗五位司马姓王南奔过长江，而司马睿后来登极继位为晋元帝。有仙人饮醴泉水。有金人乘坐金船。有青色图纹的大龟口衔天书从洛水中浮出水面，苍龙背载着天书从黄河中浮出水面，都将天书献给周公。有姜太公姜尚垂钓磻溪得到玉璧而辅佐周文王，垂钓卞溪钓得一条大鲤鱼，从腹中得到兵书。有齐桓公在愚公谷狩猎遇访愚公。有楚昭王乘船过江得到吉祥的萍实美果。有秦昭王在三月三日在河湾边宴饮，金人从河中浮出水面进献可称霸一方的水心宝剑。有吴大帝孙权在钓台拜访太极仙翁葛玄。有蜀汉先帝刘备骑的卢宝马渡过檀溪，摆脱刘表的追杀。有孔子的弟子貌丑的洪台子羽南游过江，江中浮出两条龙夹舟护送。有淄立诘与水神大战。有周处入水斩蛟。有屈原大夫过江遇打渔的老翁。有卞随拒绝成汤让他统治天下而投颍水。有许由闻尧授任他九州长后，在颍水边洗耳。有赵简子遇见津吏女。有孔夫子在河边遇见沐浴的女人。有鱼人秋胡的妻子，因不认识久居在外突然归来的丈夫而羞愧地投沂水自杀。有孔愉放龟。有庄惠观鱼。有郑弘太尉年轻时进山砍柴，仙人以风相助他背柴出山。有赵炳张盖过江。有阳

谷女子浴日。有屈原大夫投汨罗江自杀。有巨灵河神以手劈开华山，使黄河水畅流无阻。有巨大的鲸鱼吞噬舟船。上述这样的用水力操纵的机械玩具，共有七十二种，都是用木材雕刻成的。有的乘船，有的乘山，有的乘水中陆地，有的乘盘石，有的乘宫殿。上面的木人高有二尺左右，穿着绮罗做的衣服，戴着金钗翡翠等饰物。同时上面置放各种鸟、兽、虫、鱼，这些动物都能活动象真的一样，随着水的流动而活动运行。其间，还置有小船载着歌妓舞女，与这些水力机械玩具穿插开，一共有十二只。每只船长一丈，宽六尺，上面有木人演奏乐曲。有的木人击磬有的掸钟，有的木人弹筝有的鼓瑟，都符合乐律。还有的木人表演各种杂技，有跳剑舞轮的，有爬竿掷绳的，都象真人表演的一样。这十二只载有歌妓舞女的小船，也雕刻装饰得奇妙异常，围着曲池运行，也是用水力机械使它们自动行驶的。奇异玄幻，出乎人们的意料。又造小游艇七只，上面置放高二尺左右的木人为人斟酒。每只小游艇上面，一个木人手拿酒杯站在船头，一个木人手捧酒钵站在它后面，一个木人在船后面撑篙，二个木人在船中间划桨。围绕着弯弯的水池，在拐弯的地方坐着宾客。这些斟酒的船，沿着岸边行驶，比那些载着各种传说故事的玩具船速度快得多。那些玩具船绕池一周，斟酒船绕池三周，才能同时停下来。斟酒船每到有宾客的岸边，都自动停下来，手拿酒杯的木人，在船头伸手将斟满的酒杯递给宾客。客人饮干这杯酒后，将空杯还给木人。木人接过来空杯后，转身从捧着酒钵的木人那儿拿过来木杓，再将空杯斟满酒。斟酒船就这样按顺序自行自停。每经过有宾客坐着的岸边都如法给

客人斟酒。这些斟酒船，和环岸水中的各种水力机械玩具的机械安装得这样巧妙，都出自黄衰的设计。杜宝奉命撰写完十五卷《水饰图经》，以及检查校对完了技艺高超的工匠们绘制的图纸后，编纂好了马上送报隋炀帝。隋炀帝让杜宝跟黄衰相见，黄衰在御苑内制造出这些水力机构玩具与斟酒船。因此，笔者全部知晓并亲眼见到这些水械玩具和斟酒船。黄衰的心灵手巧，今古都很少有人能跟他相媲美。

观文殿

隋炀帝令造观文殿。前两厢为书堂，各十二间。堂前通为阁道。承殿，每一间十二宝厨。前设方五香重床，亦装以金玉。春夏铺九曲（“曲”字原缺，据黄本补。）象簟，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帝幸书堂，或观书，其十二间内，南北通为闪电窗。零笼相望，雕刻之工，穷奇极之妙。金铺玉题，绮井华棖，辉映溢目。每三间开一方户，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当户地口施机。举驾将至，则有宫人擎香炉，在举前行。去户一丈，脚践机发，仙人乃下阁，捧幔而升，阁扇即开，书厨亦启，若自然，皆一机之力。举驾出，垂闭复常。诸房入户，式样如一。其所撰之书，属辞比事，条贯有序，文略理畅，互相明发。及抄写真正，文字之间，无点窜之误。装翦华净，可谓冠绝今古，旷世之名宝。自汉以来讫乎梁，文人才子，诸所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

是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出《大业拾遗记》）

隋炀帝下令建造观文殿。观文殿的前殿两侧厢房是图书馆，各有十二间，堂前是通向大殿的木造长廊。每一间置放十二架宝贵的书橱，前边放置一张五香木重床，床上镶嵌黄金、玉石。春天和夏天铺九曲象牙席，秋天铺风绫花褥，冬天则加添外罩绵罩的须弥毡。隋炀帝时常来到这里看书。十二间藏书室，南北相通安装着玲珑相望的闪电窗。雕刻的精工细致，没有比它再新奇玄妙的了。而且门上安有黄铜铸制的门环，用玉石装饰椽头。天花板上装饰着花纹藻井，屋梁上架有华美的缘了。这些富丽堂皇的装饰流金溢彩，耀人眼目。每三间屋设置一个方形的屋门，门上垂挂着彩锦门帘，门上面置放两个飞仙，在门下地里安装有机关。皇帝要来图书馆时，就有宫人手拿着香炉，走在皇帝乘坐的车驾前边。在距离馆门一丈远的地方停下来，用脚踏机关的暗钮，门上的两个仙人就降落到地面上，手捧着彩锦门帘再升起来，内室的窗户也立即自动打开，书橱也自动打开，都是一个机关起的作用。皇帝的车驾返回宫殿时，所有的门窗都自动关闭，恢复正常。各间书室的窗户，都是一个样式的。这些书，撰文记事，条理分明，秩序井然；文词通顺锋利，说理明白畅达，而且互相阐发。至于抄写，用的都是真笔楷书，没有一点错误。装裱华丽洁净，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是绝代的瑰宝。自汉朝以来到南北朝时的梁朝，文人才子们所撰写的著作中，都没有能赶得上这些书的。这些新书的书名，都是

隋炀帝亲自给起的。每当有人进献一部新书，隋炀帝都给予奖赏。

刘 交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攀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还扑杀。（出《朝野僉载》）

幽州人刘交，头上能顶一只高七十尺的竹竿，可以自己让竿上下自由活动。竿上站立攀附着十二个端庄秀丽的女孩，在上面跨越攀援，观赏的人都由于担心跌下来而不忍看。但是竿上的十二个女孩，一点惧怕的表现也没有。后来，还是有女孩不慎从竿上失足跌落地上摔死了。

张 崇

唐巧人张崇者能作灰画腰带铰具。每一胯，大如钱。灰画烧之，见火即隐起。作龙鱼鸟兽之形，莫不悉备。（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个叫张崇的匠人，能制作灰画腰带扣卡，每一环象铜钱那么大。这种灰画用火烧，见火就渐渐凸起，鱼龙鸟兽等各种花纹图案，几乎全有。

十二辰车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铁盏盛火，辗转不翻。（出《朝野僉载》）

唐朝武则天如意年间，海州向朝廷进献一位匠人，能制造十二时辰车。这种十二时辰车，当车辕转到正南时，午门自动开放，有驾车的马与人从门里探身出来。这种十二时辰车，围着东、南、西、北四方旋转，不差毫厘。这位海州匠人，还会制作木火通，是用铁盘盛火，旋转时火也不从盘中掉下来。

铜 樽

韩王元嘉有一铜樽，背上贮酒而一足倚。满则正立，不满则倾。又为铜鸪，毡上摩之热则鸣，如真鸪之声。（出《朝野僉载》）

韩王元嘉有一只盛酒的铜樽，上面盛酒，下面一只脚立在那儿。樽里盛满了酒，铜樽就立得很正。没盛满酒，就倾斜。韩王元嘉还有一只铜鸪，将它在毡上磨擦发热，就会发出鸪鸣一样的响声。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采。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出《朝野僉载》）

洛州有位县官叫殷文亮，心灵手巧又喜好喝酒。这位县官自己雕刻一个木人，身上穿着粗丝彩衣。每到聚宴饮酒时，小木人为人敬酒都很有次序。这位县太爷还制作了一个妓女机器人，即能唱歌又会吹笙，而且都符合节拍乐律。如果酒杯里的酒没有喝完，木制机器人就不再给你斟酒；如果没有喝尽兴，那个木制女歌舞艺人，就连唱带吹地催促你继续饮酒。这两个木制机器人，谁也猜测不出它们的机关奥妙来。

杨务廉

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省日盈数千矣。（出《朝野僉载》）

将作曾有位技艺高超的匠人叫杨务廉，特别能搞巧妙的发明设计。他曾经在沁州市雕刻一个木僧人，手里端着一只木碗，自动向人乞讨布施。等到木碗中的钱盛满了后，机关的键钮突然自己发动，这个木僧人就会自己说声：“布施！”全沁州市的人，都争抢着观赏这位木僧机器人。都想听听木僧人发声说话，于是争着往木碗里放钱。一天下来，这位木僧机器人可以行乞到好几千文钱。

王 据

郴州刺史王据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坠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出《朝野僉载》）

郴州刺史王据，用木头雕刻成一只木獭，将它沉到水里去捕鱼，捕到鱼后伸着头颈浮出水面。木獭嘴里安放着力食连着转动的机关，用绳绑着一块石头沉入水中。有鱼来食饵食，拽动机关，木獭的嘴随即闭上将鱼衔在口中。同时，绑着的石头脱离木獭沉入水底，木獭衔着鱼就浮出水面来了。

薛 沅

薛沅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出《朝野僉载》）

有个叫薛沅的人，非常擅长玩投壶的博戏。只见投壶

用的箭签在他手中，象龙腾鹰飞一样上下左右飞转投出，手法敏捷，没有投不中的。薛沓惑还能将壶背在身后，由身前反着方向投掷，也百投百中。

马待封

开元初修法驾，东海马待封能穷伎巧。于是指南车、记里鼓、相风鸟等，待封皆改修，其巧逾于古。待封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栲沐，启镜奩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执中栲至。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复闭。如是供给皆木人。后既妆罢，诸门皆合，乃持去。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待封既造鹵簿，又为后帝造妆台，如是数年。敕但给其用，竟不拜官，待封耻之。又奏请造欵器酒山扑满等物，许之。皆以白银造作。其酒山扑满中，机关运动。或四面开定，以纳风气。风气转动，有阴阳向背。则使其外泉流吐纳，以挹杯斗。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逾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属宫中有事，竟不召见。待封恨其数奇，于是变姓名，隐于西河山中。至开元末，待封从晋州来。自称道者吴赐也。常绝粒。与崔邑令李劲造酒山扑满欵器等。酒山立于盘中，其盘径四尺五寸，下有大龟承盘，机运皆在龟腹内。盘中立山，山高三尺，峰峦殊妙。（盘以木为之，布漆其外，龟及山皆漆布脱

空，彩画其外。山中虚，受酒三斗。)绕山皆列酒池，池外复有山围之。池中尽生荷，花及叶皆锻铁为之。花开叶舒，以代盘叶，设脯醢珍果佐酒之物于花叶中。山南半腹有龙，藏半身于山，开口吐酒。龙下大荷叶中，有杯承之，杯受四合。龙吐酒八分而止，当饮者即取之。饮酒若迟，山顶有重阁，阁门即开，有催酒人具衣冠执板而出。于是归盞于叶，龙复注之，酒使乃还，阁门即闭。如复迟者，使出如初。直至终宴，终无差失。山四面东西皆有龙吐酒。虽覆酒于池，池内有穴，潜引池中酒纳于山中。比席阑终饮，池中酒亦无遗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龙注酒其中。虚则欹，中则平，满则覆。则鲁庙所谓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诫盈满，孔子观之以诫焉。杜预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载。若吴赐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纪闻》)

唐玄宗开元初年，宫中修理皇上外出用的法驾车舆。东海郡有个叫马待封的人懂得各种机关技艺，他将宫中的指示方向用的指南车，记行程里数的证里鼓和标明风向的相风鸟，都重新进行了改造，比先前古人制造的更加机巧。马待封又给皇后制造了一座梳妆台。中间是镜台，台下两层，都安装上门。皇后要梳洗打扮时，打开装镜的匣子后，台下的门自动打开，出来一位木制妇人手里拿着梳洗用的毛巾、梳篦等走出来。皇后接过这些东西后，木女人又回到门里。其它如涂面脂、定妆粉、描眉笔、髻花等一切用物，都由木妇人自动送给皇后。都送完了，木妇人又回到镜台里面，门也自动

地关闭好。象这样的一些供给，都由木妇人来完成。皇后着好妆，各个门都关闭好，让人将梳妆台拿走。这座梳妆台上面饰有黄金、白银，还绘着彩色画图。木妇人的衣着服饰，都制作得非常精致考究。马待封在宫中已经制作了帝后、大臣们外出时所使用的各种仪仗，又为皇后制作了梳妆台，一干就是好几年，但是玄宗皇上只是命人给他送来吃穿用度，竟然不授予他官职。马待封觉得是受了羞辱，又上奏皇上，请求让他制作倾器、酒山和蓄钱罐等机巧器具。玄宗皇帝批准了马待封的请求。这些器具都是用白银制作的。其中的酒山、蓄钱罐，中间都有机关运作。酒山可以四面打开，让风从里面通过。风在里面转动机关，分阴阳向背。这样，使得酒山外面有酒象泉水一样流淌出来，用酒杯，或者盛酒的斗接酒。斟酒的仆役出进，都是自动的，由机关来控制。其精巧玄妙胜过天工。马待封将这些带有机关的器具制作出来后，报告给玄宗皇帝。皇上推托宫中有事，竟然不召见马待封。马待封怨恨自己时运不济，于是变换姓名，隐居在西河山中。到了开元末年，马待封从晋州来到京城长安，自称是道士吴赐。他常常辟谷不食，修炼长生不老之术。马待封跟崔邑的邑令李劲，一同制作酒山、蓄钱瓦器和倾器等。马待封制作的酒山，坐落在一只圆盘中。圆盘直径四尺五寸，盘下有一只大龟承托着，所有的机关都在大龟的腹中。圆盘的中间屹立着一座酒山，高约三尺，山峰制作得非常特异绝妙。（圆盘是用木料作的，外面涂上漆。大龟与酒山是漆布脱空成壳，外面涂上各种颜色画成真龟、真山状。酒山中间是空的，可盛酒三斗。）围绕着酒山排列酒池，池外还有山围着。酒池中生有

荷花。荷花的花与叶，都是用铸铁制作的。花已开放，荷叶也舒展开。它们都代盘使用，里面盛上肉脯，肉酱及各种下酒的珍蔬水果。酒山南侧山腰处有一条龙，藏身在山中。龙口张开，就可以吐出酒来。龙口下边的大荷叶上面放有酒杯，四周都有这样的酒杯。龙口吐酒将酒杯盛到八分满就不吐了，饮酒的人立即取杯饮酒。如果你喝得较慢，酒山顶上有双层阁楼。阁门自动打开，有催酒的机器人穿衣戴帽，手里拿着板子，从里面走出来。于是，将酒杯重新放在大荷叶上，让龙口重新给它斟满酒，酒使才自动回到双层阁楼中。阁门随即自动关闭。如果还有人喝慢了，酒使就又出来监督。这样，一直到酒宴结束，不会出现半点差错。酒山的四面东西，都有龙口吐酒。虽然有时将酒吐在酒池中了，但是酒池内有暗穴，可以将池中的酒引流到酒山中。直到宴席结束酒喝完了，池中的酒不留下一点痕迹来。倾斜盛酒器之二，在酒山周围置有会自动倾斜的酒杯，龙口向里面注酒。杯里面没有盛酒，杯呈倾斜状；盛上半杯酒时，杯子平正；酒盛满杯后，杯子自动倾翻，将酒倒入池中。这是孔庙中设置的所谓陪坐。有道德修养的人，不饮满杯盈出的酒。孔夫子一旁观察以示警戒。古人杜预制造这种倾斜盛酒器没有成功，以前的史书有记载。但是如果是吴赐道士，制造这种器皿真是太平常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绝艺附)

伎巧

华清池 重明枕 韩志和

绝艺

督君谟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江西人
僧灵鉴 张 芬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岵寺僧

伎巧

华清池

玄宗于华清宫新广一池，制度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凤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于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莲花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凤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莲花石梁尚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池数十间，屋宇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檀香水船，致于其中。至楫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池中，垒瑟瑟及檀香木为山，状瀛洲方丈。（出《谭宾录》）

唐玄宗在华清宫新修建一座浴池，规模宏大壮丽。安禄山在范阳让工匠们用白玉石雕刻成鱼、龙、凤凰、大雁，又雕制成石梁、石莲，一块儿进献给唐玄宗。这些东西，雕刻制作得异常精致、巧妙，完全不象是人工制成的。玄宗皇帝非常高兴，命人将鱼，龙、凤凰、大雁与石莲花，都安放在浴池中，将石梁横放在浴池上面，下面的石莲花露出水面。于是玄宗皇帝亲临华清宫，来到这座新建的浴池。脱去衣服刚刚下到浴池里，池中的白玉石鱼、龙、凤凰、大雁，都象在奋动鳞片、展开翅膀，似乎要跳跃飞动。玄宗皇帝惊恐异常，急忙命令将这些东西搬出浴池，只留下石莲花与石梁还安放

在原来的地方。唐玄宗又曾在华清宫中建造一座长温池，有几十间屋，回环相通。温池的岸边都是用带有纹彩的卵石装饰垒砌而成。又造饰有白银的漆船和檀香水船放在温池里。船上长短船桨，都用珍珠、美玉作装饰。又在温池中，用碧色宝石和檀香木垒造成山，形状仿效传说中的东海瀛洲、方丈两座仙山。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重明枕神锦衾。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当轸宿之位，故曰“大轸国”，合丘禹藁山，（“合丘禹藁山”，见《山海经》）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逾于水精。中有楼台之状，四方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楼台瓦木丹青，真人簪帔，无不悉具，通莹焉如水睹物。神锦衾水蚕丝所织，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如”字原缺，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蚁睫，游泳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动，大者可阔三四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国人纍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上始览锦衾，与嫔御大笑曰：“此不足以为婴儿绷褓，曷能为我被耶？”使者曰：“此锦之丝，水蚕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则缩。”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以

水一喷，即方二丈，五色绚烂，逾于向时。上叹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不亦然哉！”则却令以火逼之，须臾如故。（出《杜阳编》）

唐宪宗元和八年，有大轸国使臣来京城长安，向宪宗皇帝进献重明枕与神锦被。这位使臣说他们国家远在东海南边三万里，正当朱雀七星中最末一星宿轸所在的位置，因此叫“大轸国”，国中有丘禹、藁山。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光洁透明超过水晶。枕中有楼台。楼台的四周有十个道士，手中拿着香与手板，在枕中循环走动，总也不停止，被称为“行道其人”。枕中楼台上的房瓦、木檐、上面的绘画图饰，以及行道真人头上戴的簪子，身上披的帔衣，都看得清清楚楚，透明得就象看水中的东西一样。神锦被是用水蚕丝织成的。二尺见方，厚有一寸。上面呈现五彩的龙、凤图案，都不是人工所能织出来的。大轸国有用五色纹石砌成的池塘，采来大柘叶，在这池塘的水中饲养蚕。这种蚕刚生出来时象蚊虫的眼睫毛那样小，在池水中游泳。池塘中生有挺拔的荷叶，虽然遇到狂风吹刮也不倒，叶片最宽大的有三四尺。水蚕生出后十五天，长到五六寸长，就自己跳到荷叶上，在上面结茧。茧形如方斗，自然呈五色。大轸国中的人将这种蚕茧缫成丝，织成神锦。这种水蚕丝，又叫“灵泉丝”。宪宗皇帝刚看到神锦被时，对身边的侍妾和宫女们说：“这么大点儿，都不能做包婴儿的小被，怎么能给我盖呢？”大轸国的使臣说：“这条神锦被是用水蚕丝织作的，遇到水就会舒展开。水火正好相

反，遇到火就缩回来。”说完，这位使臣走到宪宗皇帝近前，让四位宫人扯住锦被的四个角，口中含水一喷，立时舒展成二丈见方，五彩斑斓，比刚才光亮多了。宪宗皇帝看了，赞叹地说：“来源于天的亲近上天，来源于地的亲近土地。不都是这样吗？”又让人将神锦被放在火上烤，不一会儿，又缩回到原来那么大小。

韩志和

穆宗朝，有飞龙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悲鸣，与真无异。以关捩置于腹内，发之则凌空奋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儿以捕雀鼠，飞龙使异其机巧。奏之，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采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角俱出。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恐惧，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称臣愚昧，而致有惊忤圣躬。臣愿别进薄伎，以娱陛下耳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试为我出。”志和于怀中将出一桐木合方数寸。其中有物名蝇虎子，数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明抄本“令”作“合”）舞《梁州》。上召国乐，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于指上，猎蝇于数步之

内，如鹞擒雀，罕有不获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观，即赐以杂彩银器。而志和出宫门，悉转施于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于殿前种千叶牡丹，及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人间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蝴蝶万数。飞集于花间，辉光照耀，达曙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有不获者。上令张网于宫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嫔御追捉，以为娱乐。迟明视之，则皆金玉也。其状工巧，无以为比。而内人争用丝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于妆奁中。其夜开宝厨，视金屑玉屑藏内，将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出《杜阳编》）

唐穆宗在位期间，有个人叫韩志和，外号飞龙士，是日本国人。韩志和擅长木雕。他雕刻制作的木鸾、木鹤、木鸦、木鹊，喝水、啄食与鸣叫，都和真的没有什么两样。韩志和在这些鸟的肚腹中安置机关，启动开关后，能凌空振翼飞行，高达一百尺，飞到一二百步外才落下来。韩志和雕刻制做的木猫，可以捕捉到雀鼠。韩志和用这些奇异的机巧上报穆宗皇帝，皇上看了后很是喜欢。韩志和还会雕刻制作踏床，床高好几尺，床上装饰着金银和彩色绘画、图案。这种踏床叫“见龙床”。置放在那儿看不见龙形，用脚一踏，龙的头角爪鳞和龙须都从床中展现出来。这张踏床刚进献给穆宗皇帝时，皇上用脚去踏，龙从床中伸出来扭摆摇动就象得到了云雨似的。穆宗皇帝感到惊恐，立即命令宫人将这张踏床搬出殿外。韩志和得知这件事情后，跪伏在穆宗皇帝面前，说：“我很愚

昧，因此才惊吓触犯了皇上。我请求另外再进献一种雕虫小技，用以娱乐皇上的耳目。来赎我的死罪。”韩志和起身从怀中取出一只桐木盒，几寸见方。盒里装着蝇虎子，约有一二百只，都是红色的，说是喂食朱砂的缘故。韩志和打开盒盖放出蝇虎子，将它们分列成五队，让它们表演《梁州舞》。穆宗皇帝召令宫中国乐师前来伴奏。蝇虎子在音乐的伴奏下，盘回宛转地飞舞，都符合节拍。遇到需要致词朗诵的地方，就隐隐约约地发出“蝇蝇”声。等到一曲奏完，这些蝇虎子很有秩序地回到盒中，好象它们中间也有等级似的。韩志和将蝇虎子放在手指上，在几步之内猎获苍蝇如同鹰捉鸟雀，很少有捕获不着的时候。穆宗皇帝嘉奖韩志和，虽然是小技但却很好观赏，当即赏赐给他各种彩锦、绫帛和银器。韩志和出了宫门后，随手将这些东西都给了别人。不到一年的工夫，不知道韩志和到哪里去了。穆宗皇帝在大殿前边种植千叶牡丹。到了开花季节，香气袭人，一朵千叶，花朵大而红得鲜艳。穆宗皇帝每次观赏，都赞叹是人间没有过的。从此，宫中每夜都有上万只黄、白蝴蝶飞集在牡丹花间。而且，这些蝴蝶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宫内，直到天亮才飞去。宫里的嫔妃、宫娥，争相用手帕罗巾扑蝶，没有扑不着的。穆宗皇帝让宫人在宫中张网，一次就捕到蝴蝶好几百只，放在殿堂中，让嫔妃们追捕，用来娱乐。到天亮一看，所捕到的蝴蝶都是用黄金、白玉制作的啊！制作的精巧劲儿，无以伦比。宫人们都争着用丝线系住蝴蝶的脚，戴在胸前头上当作首饰。到了晚上。它们会从梳妆匣中发出光亮来。这天夜里，宫人们打开内库装宝物的柜橱，见到的都是金屑玉屑，有的

正要制成蝴蝶。宫里人这才觉悟到：原来这些黄、白蝴蝶，都是韩志和用宫中内库的黄金、玉石等制作的啊！”

绝艺

督君谟

隋末有督君谟善闭目而射，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者学射于君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君谟，独擅其美。君谟志一短刀，箭来辄截之。惟有一矢，君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镞而笑曰：“汝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列子》，具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飞卫，巧过于师。纪昌又学射于飞卫，以征角之弧，朔逢之竿，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棘之端捍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背为誓，不得告术于人。《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出《酉阳杂俎》）

隋朝末年，有个叫督君谟的人擅长闭着眼睛射箭。想射中眼睛就射中眼睛，想射中口就射中口。有个叫王灵智的人

跟督君谟学习射箭，认为已将督君谟的技艺全都学到手了，想射死督君谟，他好独占鳌头，天下第一。督君谟手中持一短刀，王灵智射过来的箭，他都用刀拨落。只有一只箭，督君谟张开口承接，咬着了箭头笑着对王灵智说：“你跟我学射箭学了三年，自以为将我的技艺都学去了。其实，我还没有教你用牙齿咬箭头的方法呢！”《列子》中说：具蝇古擅长射箭，他有个弟子叫飞卫，比他师父具蝇古的技艺还高。有个叫纪昌的人，又跟飞卫学习射箭。他用征角作弓，用朔逢作竿，能够射穿虱子的心，已将飞卫的射箭技艺全都学到手里，认为普天下能够跟自己相匹敌的只有师父飞卫一个人，于是想谋害飞卫。师徒二人在野外相遇，互相对射，箭镞相撞同时坠地，连点尘土都不扬起来，师父飞卫的箭先射完了，徒弟纪昌还剩下一只，射向飞卫。飞卫用棘刺的尖端来接纪昌射来的箭，一点偏差也没有。于是，两人痛哭流涕地将手中的弓扔在地上，互相请求为父子关系。并且刻背盟誓：谁也不得将射箭的技艺告诉他人。《孟子》上说：逢蒙跟羿学习射箭，将羿的射箭技艺全都学到手后，觉得只有师父羿可以超过自己，于是射死了后羿。”

李钦瑶

天宝末，有骑将李钦瑶者，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隶临淮，与史思明相持于陕西。晨朝

合战，临淮布阵徐进。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不悛曰：“越王轼怒蛙，盖激励官军土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岂有前阵哉。”即付钦瑶以三矢，令取狐焉。钦瑶受命而驰，适有浅芜三二十亩，狐奔入其中。钦瑶逐之，歛有野雉惊起马足，径入云霄。钦瑶翻身仰射，一发而坠。然后鸣鞭逐狐，十步之内，拾矢又中。于是携二物以复命焉。举军欢呼，声振山谷。时回鹘列骑置阵于北原，其首领仅一二百辈。弃军飞马而来，争捧钦瑶，似为神异。仍谓曰：“尔非回鹘之甥。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异记》）

唐玄宗天宝末年，有个骑兵将领叫李钦瑶，射箭的技艺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因为成功而连续升迁到郡守，兼任御史大夫。唐肃宗至德年间，李钦瑶隶属于临淮军，跟史思明在陕西两军对峙。一天早晨，两军交战。临淮军布好阵，徐徐向前开进。在距离敌军还有十几里的地方，在军队前边忽然出现一只狐狸，踉踉跄跄地奔跑，象是在前引导带路。临淮军统帅不高兴地说：“越王勾践出兵伐吴时，在路上遇一只鼓足气的蛤蟆，勾践凭车前横木向这只鼓足气的蛤蟆表示敬意，是为了鼓励士气。狐狸乃是犹疑妖邪的东西，怎么能让它在军阵前呢？”立即交给李钦瑶三只箭，命令他前去射杀这只狐狸。李钦瑶接受命令驱马前驰，遇到方圆二三十亩大小的一片浅草地。狐狸奔进这片草地，李钦瑶追过去，忽然在马蹄旁边惊起一只野鸡，径直飞入空中。李钦瑶继续鸣鞭

催马追逐狐狸。十步之内，张弓射箭，又一箭射中狐狸。于是，李钦瑶手里拿着一狐一鸡，回到军中禀报主帅。见此情景，全军将士欢呼声振动山谷。当时，对面的回鹘骑兵正列阵在北面的原野上。回鹘军的骑兵几乎有一万左右。他们的首领见李钦瑶连射连中，也兴奋地离开军队飞马跑过来，争着抱住李钦瑶，将他视为神人。对李钦瑶说：“你不是回鹘的外甥吗？不然，怎么能射一手这么好的箭啊！”

苏州游僧

苏州重玄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荐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得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之。”寺主从焉。游僧每食讫，辄取楔数十，执柯登阁，敲榘其间。未旬日，阁柱悉正。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电。（出《国史补》）

苏州重玄寺的一座阁楼，忽然有一角下陷。寺里的僧人初步估计要想将它扶正，得花费几千贯钱。有位游方僧说：“不需要动用那么多的人力，只要雇用来一个人给我砍木楔，我一个人就可以将它扶正。”寺里的方丈采纳了这位游方僧的建议。这位游方僧每天吃完饭，就拿着几十个木楔，带着一把斧子，上到阁楼上。这敲敲，那钉钉，不过十天，用这种

钉楔扶正的方法，将阁楼的柱子都扶正了。还有，旧时曾有一种说法。说圣善寺阁里，常常贮放着十瓮醋，说是怕有蛟龙蛰伏在里面，引来雷电。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芦，云翻葫芦易于翻鞠。（出《酉阳杂俎》）

江西人有擅长用展竹的方法制作竹器的，几节竹子就可以制成一个竹器。还有一个叫熊葫芦，他说：“翻制一个葫芦，就象翻球一样容易。”

僧灵鉴

贞元末，阆州僧灵鉴善弹，常自为弹丸，其弹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两，资末一两，榆皮半两，泔澱二勺，紫矿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髡汁丰合，九味和捣三杵，齐丸之，阴干。郑汇为刺史时，有当家名寅，读书善饮酒，汇甚重之。寅常与灵鉴较角放弹。寅指一树节，相

去数十步。曰：“中之获五千。”寅自一发而中之，弹丸反射而不破。灵鉴控弦，百发百中，皆节陷而丸碎焉。（出《酉阳杂俎》）

唐德宗贞元末年，阆州有个叫灵鉴的僧人擅长弹丸。这位灵鉴和尚自己制作弹丸，是方形的。它的用料配方是：洞庭湖沙岸下的土三斤，炭末三两，资末一两，榆树皮半两，淘米泔水沉淀物二勺，紫矿树脂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毳汁半盒。将这九种原料放在一块儿，捣三千杵，然后都作成弹丸，慢慢阴干后便可以使用。郑汇任阆州刺史时，有个叫寅的人给他主持家政。此人喜欢读书，能饮酒，郑汇很是看重他。寅有一次跟灵鉴和尚比赛弹丸。寅指着一个树节说：“这个树节距离你我有几十步远，谁能射中它赢钱五千文。”说完，寅先弹一弹，果然射中了树节。弹丸反弹回来，完好无缺。灵鉴和尚拉弓控弦，百发百中。所射出去的弹丸都陷入到树节中，而且都碎在里面。

张 芬

张芬曾为韦皋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碓。常于福感寺赶鞠，高及半塔。弹弓力五斗。常拣向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

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研，如人摸成。（出《酉阳杂俎》）

张芬曾经任过韦皋的行军司马，该人有些特殊的技艺超过常人。他能举起七尺长的石碑，能够拉住双轮水磨让它停住不能转动。张芬有一次在福感寺踢球，一脚将球踢到塔身的一半那么高。张芬能使用五斗力的弹弓。这种弓的制作方法：每年春季，挑选向阳生长的巨笋，用编织成的竹笼将它罩起，随着笋往上长而随时培土，始终让它留在土外面约一寸左右。等到估计竹笼有四尺高了，就可以不培土让竹笋自然生长了。到了深秋，挪去竹笼将竹笋砍下来。这种竹子一尺长有十个节，颜色象金子一样呈金黄色。再将这种竹子制作成弓。张芬经常在墙壁上涂成一丈见方大小的一块白地，用弹弓弹成“天下太平”四个大字。字体端正研丽，象人手摹写的一样。

河北将军

建中初，有河北将军姓夏，弯弓数百斤。常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掷豆

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出《酉阳杂俎》）

唐德宗建中初年，有个姓夏的河北将军，能拉动几百斤的硬弓。这位将军一次在球场上，将十几枚铜钱擦在一起，他骑马飞驰过来，用击球的拐杖击钱，一次只击飞一枚铜钱，飞出去高达六七丈。他的绝妙功夫就是这样的啊！这位夏将军在新抹的泥墙上插荆棘几十株，手中拿着煮烂的豆子，距离有一丈远，投掷墙上的荆棘，百发百中，没有一枚豆子不是穿在荆棘上的。这位夏将军还能在飞驰的马上握笔在纸上写字。

西蜀客

又张芬在韦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筹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座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出《酉阳杂俎》）

又：张芬在韦皋帐下任幕僚时，有一位西蜀来的客人，在宴席上用筹碗中当筹码用的绿豆击苍蝇，十击十中，满座客人都惊讶大笑。张芬说：“不要浪费我的豆子。”说着用手指捉苍蝇，都掐住苍蝇的后脚，几乎没有脱逃的。

陟岵寺僧

荆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长而摇者鹿；贴地而明灭者兔；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来。狭者虎威，当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时，必有虎来吼掷前后，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出《酉阳杂俎》）

荆州陟岵寺有个叫那照的僧人擅长根据野兽眼睛夜间发出的光来判断他是什么兽。这位僧人谈起这种方法时说：“在夜间，凡是眼睛发出的光亮长而摇动的，一准是鹿；贴地面而又时而亮时而灭的，一准是野兔；低而不协的，一准是虎。”这位僧人又说：“夜间跟虎搏斗，你一定会看见有三只虎一同向你扑来。这是由于距离太近，虎纵跳疾速造成的。应当刺杀中间的那只，才能刺中。虎死后，虎威就进入地里。得到虎威可避各种邪魔。虎刚死时，你要记住虎头所枕的位置。等到没有月亮的夜晚去挖掘。挖掘时，一定有虎在你的前后吼叫跳跃，不要怕，那是死虎的鬼魂。掘地二尺深，你可以找到一种东西，象琥珀。它就是虎的目光掉入地里所形成的虎威！”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戏

弈棋

羊玄保 王积薪 一行 韦延祐
日本王子

弹棋

汉成帝 魏文帝

藏钩

桓玄 高映 石旻

杂戏

弈棋

羊玄保

宋文帝善奕棋，常与太平羊玄保棋。玄保戏赌得宣城太守，当敕除以为虚受。（出《谈薮》）

宋文帝喜爱围棋。常常跟太平人羊玄保下棋。羊玄保开玩笑地说：“我要赢了，请皇上授任我为宣城太守。”一局完了，果然羊玄保胜了。宋文帝授予他宣城太守的虚职。

王积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之所先。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皆阖户，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

栖于檐下，夜阑不寝。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适兴，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在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置子矣。”姑又曰：“起西八南十二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囊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老笑曰：“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失向来之室间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出《集异记》）

唐玄宗南巡巴蜀，文武百官随同一起前往。翰林院擅长下围棋的王积薪，也是随行的人中的一个。巴蜀的道路狭窄而又险要。由于随行人员太多，每到一处需要歇息投宿时，这个地方的邮亭馆舍，多数都让官位显贵的人占用了。王积薪没有地方歇宿，只好沿着溪流向远处找寻，借住在山中的孤寡老人家中，家中只有婆媳二人，都关着门，只给他提供饮用的水和取暖的火。天刚黑，婆婆和媳妇就将门闭好歇息。王积薪栖息在屋外房檐下，夜已经深了还是没有入睡。忽然听

到屋里儿媳对婆婆说：“这么好的夜晚没有什么好玩的，咱们婆媳俩下盘围棋怎么样？”婆婆回答说：“好吧”。王积薪听了心中特别奇怪：“屋里没有点灯照明，婆媳又各在东、西二屋，她们是怎么下的围棋呢？”于是将耳朵贴在门缝旁边偷听。过了一会儿，听到婆婆说：“起东五南九置一子。”媳妇回答说：“在东五南十二置一子。”婆婆说：“起西八南十置一子。”媳妇说：“在西九南十置一子。”婆媳俩每下一子都思考很长时间。天四更快过去了，王积薪暗中记下来婆媳俩只下了三十六子。忽然听到婆婆说：“你败局已定了。我已经赢了九子！”对屋里的媳妇也认可了。天亮后，王积薪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叩门请教。婆婆说：“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摆一盘棋我看看。”王积薪立即从随身携带的行囊里拿出棋盘与棋子来，将他平生所掌握的最高妙的棋阵摆上。还没有摆到十几个子，婆婆对媳妇说：“这位先生可教给他几个定势。”于是，媳妇指导王积薪攻、守、杀、夺、救应、防拒的方法，说的都很简略。王积薪请求进一步讲授一些较为深难的方法，婆婆笑着说：“只这些就可以让你在世间没有敌手了！”王积薪真诚地表示感谢，告辞出来。走了十多步，又返回去想找找两位婆媳，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家人家了。从这以后，王积薪的棋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随即摆布两位婆媳下的那盘棋，用尽心力想布出胜九子的格局，始终没有布出来。就把这局棋名为‘邓艾开蜀势’，至今还有棋谱，而当世的人谁也解不了这局棋。

一行

一行本不解奕棋，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晋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或言王积薪对玄宗棋，局毕，悉持出。（出《酉阳杂俎》）

一行和尚原本不会下围棋。因为在燕国公家里，看了王积薪的一局棋后，就跟王下了一局。笑着对燕国公说：“下这种棋就是争先啊！如果按照贫僧的四句乘除口诀来考虑，那么人人都能成为国手。”晋朝人罗什跟人下围棋，捡取对方的死子，空出来的地方呈龙凤形。还有人说，王积薪与唐玄宗对奕，一局完了，将玄宗皇帝所下的子都围成死子捡出去。

韦延祐

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敌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宁输延祐筹，终饶两路。延祐本应明经学，道过大梁。其护戎知其善棋。表进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经者多

解。（出《嘉话录》）

韦延祐喜欢下围棋。一次，他与李士秀对奕。李士秀顾惜他的名声，不肯占先，宁愿输给他几个子，最终让韦延祐两路。

韦延祐本来是去选拔应试明经的举子的，路过大梁时，他的随从知道他喜欢下围棋，告诉他江淮一带有很多奕棋能手。于是，这一带应报名试明经的举子，凡是能下围棋的人多数都被选中解送入京。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馐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待诏顾（“顾”原作“颜”，据明抄本改。）师言对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更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话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称国手。王子曰：“愿见第一。”

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得见第一。今欲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第一，不如大国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下镇神头图”。（出《杜阳编》）

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国王子来唐朝拜见，进献音乐和种种宝器。宣宗皇帝安排宫中艺人为王子表演各种杂技，又命御厨摆设丰盛的宴席来招待日本王子。日本王子擅长下围棋。宣宗皇帝命令待诏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奕。日本王子取出带来的楸玉棋盘，冷暖玉棋子，说：“我们日本国东南三万里远的海中有一个集真岛，岛上有一座凝霞台，台上有个手潭池。池子里出产一种玉子，不用加工制作，自然分成黑、白二色，而且冬天温热，夏天凉爽，因此叫冷暖玉。这座岛上还长着一种叫如楸玉的树，形状跟楸树相类似。用这种楸山木雕刻成的棋盘，光洁度可以照人。”顾师言跟日本王子对奕，下到第三十三手时，还不分胜负。顾师言唯恐输给日本王子而辱没了皇上的命令，握着棋子的手都沁出汗来，思考许久，才落下这一子，即后人称为“镇神头”的这一手。于是，两方互相杀子相持不下的局面才得以化解。日本王子瞪着双眼、缩着肩膀，定定地望着棋盘，已经认输了。日本王子问负责接待的鸿胪卿：“顾待诏在大唐国围棋高手中是第几名？”鸿胪卿谎说道：“是第三名。”实际上，顾师言是国手，第一名。日本王子说：“能否见见第一名？”鸿胪卿说：“王子胜了第三名，才能见到第二名。胜了第二名，才能见到第一名。现在

王子您急着想见到第一名，能见到吗？”日本王子双手按着这盘棋，感叹地说：“小国的第一名，不及大国的第三名。我确实信了。”直到今天，有些喜欢搞收藏的人，还藏有顾师言“三十三手镇神头图”的棋谱。

弹棋

汉成帝

汉成帝好蹙鞠，群臣以蹙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刘向奏弹棋以献，上悦。赐之青羔裘紫丝屣，服以朝觐。（出《小说》）

汉成帝喜爱踢球，朝中的大臣们认为踢球劳累身体，不是尊贵的人适合作的。汉成帝问：“我喜欢这样。你们可以选择类似的活动而又不劳累身体的，向我推荐一下。”刘向将弹棋推荐给汉成帝。汉成帝非常高兴，赏赐给他黑羔的皮衣、紫色丝织品作的鞋，他穿上这衣服和鞋来朝见皇上。

魏文帝

弹棋，魏宫内用装棋戏也。文帝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低头拂棋，妙殆逾于帝。（出《世说》）

又文帝尝云：“予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昔京师妙工有二焉，合卿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今弹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别贵贱。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与局中，余者间白黑圆绕之，十八筹成都。（出《世说》）

弹棋，是三国时曹魏宫内用的妆套戏。魏文帝特别会玩弹棋，用手巾每拂棋子，没有不中的。有位客人自称会玩弹棋。魏文帝让他弹弹看看。这位客人俯身低头用头上戴的葛巾每拂棋子，每拂必中，技艺的高妙完全超过了魏文帝。

又：魏文帝曾经说过：“我对其它玩耍游戏很少喜爱，只有弹棋稍稍玩得好一些。小时候，我曾撰写过一篇《赋》，写的是咏叹弹棋这种游戏的。当年京城中有两位弹棋高手，他们就是东方世安与张公子，一位是公卿，一位是王侯。我常

常为不能跟这二位对弹而感到遗憾啊！”现今玩的弹棋，使用的是二十四色棋子，用颜色来区别棋子的贵贱。又：魏文帝时弹棋的玩法是：“先立一枚棋子在局，其余的黑白相间绕着中间这枚棋子围成一个圆，“十八筹成都”。

藏钩

旧言藏钩起于钩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殷敬顺《敬训》曰：彊与抠同，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乘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譏鴟。《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为飞鸟。又令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藏钩赋》云：予以腊后，命中外以行钩为戏矣。（出《酉阳杂俎》）

从前有人说“藏钩”这种游戏，起自于汉武帝的皇妃钩弋。按照辛氏《三秦记》上的记载：汉武帝的妃子钩弋夫人手指拳卷着不能伸直，当时的女人们争相效仿，被看成是藏钩。殷敬顺殷敬训说：“彊与抠相同。玩的人分成对，或组，手中隐藏着东西，让对方猜它藏在那只手中，又叫藏钩。如果分成对（或组）后，还剩下一个人，就来往于两组之间，叫

‘譏鴟’。”《风土记》上说：“藏钩这种游戏，分成两组竞赛胜负。如果参加游戏的人正好是偶数，就分成敌对的两组；如果出现了单数，就让多出来的这个人为‘游附’。或属于上边那组，或属于下边那组。又称为‘飞鸟’。”又有种说法，作这种游戏，一定得在正月。据《风土记》上记载，是在腊月祭祀之后。庾阐撰写的《藏钩赋》上说：“必须在腊祭之后，才允许宫内宫外玩藏钩的游戏。”

桓玄

殷仲堪与桓玄共藏钩，一朋百筹。桓朋欲不胜，唯余虎探在。顾恺之为殷仲堪参军，属病疾在廛。桓遣信，请顾起病，令射取虎探。即来，坐定。语顾云：“君可取钩。”顾答云：“赏百匹布，顾即取得钩。”桓朋遂胜。（出《渚宫故事》）

殷仲堪和桓玄一块儿玩藏钩游戏，一组为一百个筹码。桓玄眼看要输了，对方只剩下武探一个人没有被猜了。当时，顾恺之在殷仲堪手下任参军，因身体不舒服在官衙中休息。桓玄派人捎信告诉他，请他带病出来，猜虎探哪只手中藏着钩。顾恺之来到后，刚坐好，桓玄说：“你可以猜猜虎探哪只手里藏着钩”顾恺之说：“赏我一百疋布，我就猜。”顾恺之当即猜中取得了钩。于是，桓玄这组取得了胜利。

高 映

旧说，藏彊令人生离，或言占语有征也。举人高映，善意彊。殷成式常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因视盗也。（出《酉阳杂俎》）

从前有一种说法：玩藏钩会让人在活着的时候与亲人离别见不到面。还有一种说法是“藏钩”这句话中有某种不祥的征兆。举人高映，非常会猜钩。有个叫殷成式的人，一次在荆州跟高映玩藏钩游戏，每组有五十多人，高映猜十次有九次能猜中。自己这组钩藏在哪儿，他也知道。当时人们都认为高映有别的法术。问高映，他说：“我主要是靠观察举止神情进行判断。就象审察罪犯和寻找偷盗的人一样。”

石 旻

山人石旻尤妙打彊。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彊，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巾囊中，旻良久笑曰：“尽张

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后居扬州，段成式因识之。曾祈其术，石谓成式可先画人首数十，遣胡越异貌，辩其相当授。疑其见始，竟不及画。（出《酉阳杂俎》）

有位隐士叫石旻，非常善于猜钩。这位隐士跟张又新兄弟关系密切。一次晚上闲着没事，跟宾客一块儿玩藏钩。张又新兄弟想试试石旻是否真的能凭意念猜钩，每次下赌注，石旻都能猜中。后来，张家兄弟将钩藏在头上戴的帽子翅里。石旻沉思好长时间，笑着说：“都是空拳，没有在手里。”石旻用眼睛观察了一会儿，说：“在张君帽子左翅中。”石旻就是这样擅长猜钩。石旻后来移居扬州，因此段成式结识了他。段成式曾经请求石旻将猜钩的方法教授给他。石旻对段成式说：“你可以先画几十个人的头像，要找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里相貌奇异的人。能辨识出这些头像后，我才教给你猜钩的秘法。”段成式怀疑石旻是在欺诳他，竟然没有画人头像。

杂 戏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羿棋，

于辈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出《西京杂记》）

小戏中，于为局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段成式读座右方，为之“蹙戎”。（出《酉阳杂俎》）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文“樗捕”。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乃为卢，其彩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彩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彩十；全白为白，其彩八；四者贵彩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梟为二；擲为三。（二六者杂采也。）贵彩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彩则否。新加进六两彩。（出《国史补》）

贞元中，有杜劝好长行。皆有佳名，各记有轻妙。夏中用者为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轻健而名之。（出《嘉话录》）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黄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六。天后尝梦双六不胜，狄梁公言宫中无子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六、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临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食。及博徒用之，于是强各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谭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苾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达。高越首出焉。（出《国史补》）

汉武帝时，郭舍人擅长玩投壶游戏。他投壶用的是竹子制作的筹箭，不用棘筹箭。古人玩投壶，只看投没投中，不看投中后能不能返跳回来。因此用小豆为筹投壶，厌恶筹箭投中壶后又返跳出来。郭舍人却用力投筹箭让它返跳回来，投一支筹箭可以返跳回来一百多次，称为“骁”。是说象玩弈棋似的。郭舍人在当时玩骁投壶的人中，是位最杰出的高手。每次给汉武帝投壶，都能博得皇上赏赐给他黄金、丝帛等物。

小的博戏中，有在一个棋盘上，双方各摆五子，比赛快慢，叫“蹙融”。段成式在他所撰写的《读座右方》中，称为“蹙戎”。

唐德宗贞元年间，董叔儒进献一个棋盘，和关于如何玩这种棋的书一卷。这种博具与玩法特别新奇，在当时还没有流行。洛阳县令崔师本喜欢玩古代文献上记载的樗蒲。玩的方法是：“将三百六十子分成三等份，设有二道关口，每人持有六匹马，骰子五枚。骰子上面是黑色，下面是白色。黑面刻二犊，白面刻二雉。掷骰子。五枚骰子全是黑面在上叫“卢”，得十六彩。二支白面三支黑面叫“雉”得十四彩。二支黑面三支白面叫“犊”，得十彩。五支骰子全是白面在上叫“白”，得八彩。上面四样是贵彩。开是十二彩，塞是十一彩，塔是五彩，秃是四彩，泉是二彩，擲是五彩。掷得贵彩的可以连续掷，可以打马，可以过关。其余那些杂彩就不行连续掷，不行打马，不行过关了。新加进六两彩。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叫杜劝的人喜爱玩长行。各种样

式的长行，都有很漂亮的名字，轻便巧妙。夏季用的长行是用一种轻纱制作的，是因为这种轻纱象蕉布一样轻盈而又结实，因此叫“冷子”。

现在的赌博游戏，长行最为盛行。这种赌博游戏，有棋盘有棋子。棋子分黑、黄两种颜色，各有十五枚。掷彩的骰子有两枚。这种玩的方法是由据槊、双陆演变来的。武则天皇后，一次梦见玩双陆没有获胜。梁国公狄仁杰给她圆梦说是暗喻宫中没有立太子啊。以后的人另出新意，才产生出长行这种赌博游戏。还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翼凤等种类，然而都不如长行。以节俭自省的人，用它来晓喻时事；那些应变通达的人，通过它来察觉世风发生的变化。王公显贵们，有很多人都沉溺在赌博长行中，达到了一些庆典、丧事都不去参加，吃饭睡觉都顾不上的程度。至于那些赌徒们，各自争强斗胜，被说成是“赌博争胜”；那些凭借按排赌局而取钱的人，被称为“设赌抽头取利者”。这些设赌抽头取利的人，赢钱的人赢十他取一，称为“乞头”，即讨取头钱。有的人通宵达旦地进行这种赌博，有的人输得倾家荡产。玩长行的高手中，近代有谭镐、师本为第一，玩围棋的仅次于长行，也较风行。玩围棋的高手中，韦延祐、杨芑为第一。象弹棋这种博戏，由于它太古老了，玩的方法虽然有，但是很少有人玩。玩弹棋的高手中，近代的吉达、高越为第一。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方丈山
昆吾山 汉太上皇 汉武帝 轻玉磬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国 桂 宫
西胡渠王 汉宣帝 刘表

周穆王

周穆王时，西戎献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满。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出《十洲记》）

周穆王时，西戎国进献一只玉杯。这只玉杯发出的光，能将满室照亮。将玉杯放在庭院中，第二天就能出现满满一杯的水。这只玉杯能散发出甘美的香气，是一只仙人的器皿啊！

周灵王

周灵王二十三年起昆阳台。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琥珀凤凰高六尺，火齐镜高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则影应声。周人见之如神。灵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周灵王二十三年，修造成昆阳台。有渠胥国的使臣来朝贺，进献一尊玉石骆驼，五尺高。献一只琥珀凤凰。六尺高。还献一枚火齐镜，三尺高。在黑暗中看东西象在白天一样，面对着镜子，你会听到镜子里的人影回应你的声音。满朝文武官员都将这面火齐镜看成神镜。周灵王死后，这些神物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王子乔

王子乔墓在京陵，战国时，有人盗发之。都无见，惟有一剑悬在圻中。欲取而剑作龙虎之声，遂不敢近。俄而径飞上天。《神仙经》云：真人去世，多以剑代。五百年后，剑亦

能灵化。此其验也。（出《世说》）

周灵王的太子乔的陵墓，在周室皇陵内。战国时，有盗墓人将它挖开。墓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柄宝剑悬挂在墓穴中。盗墓人想将宝剑取走，宝剑立即发出龙吟虎啸的声音，吓得盗墓人不敢取。过了一会儿，宝剑自己飞上天去。《神仙经》上说：“真人仙世以后，多数都用剑来替代他葬入坟墓。过了五百年，代葬的宝剑也能得道升仙。”王子乔墓中的这柄宝剑，就是一个证明啊。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峦稚。东有龙场千里，玉瑶为林。龙常斗此处，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坚凝如漆，而有紫光，可为宝器。（出《王子年拾遗记》）

方丈山，又名峦稚。山东面有龙场千里，龙场上长着玉瑶林。龙经常在这里争斗，膏血流得象水一样。流在地上呈黑色，凝固后坚硬如漆，泛着紫光，可用它来做宝器。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劲利，土亦刚而精。至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牛马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则光昼暗。金阴物也，阴盛则阳灭。二名断水，以之划水，开而即不合。三名转魄，以之指月，则蟾兔为之侧转。四名悬翦，飞鸟游虫，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名惊鲛，以之泛海，则鲸鲛为之深入。六名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止。八名真刚，以之切玉断金，如刻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铸之者。（出《王子年拾遗记》）

昆吾山，山里面埋藏着丰富的赤金，颜色如火。从前黄帝征伐蚩尤，在这里驻扎军队，向地下挖了一百多丈深，也没有找到泉水，只见里面有东西象火星一样闪闪发光。昆吾山的地底下多丹矿。将丹矿石采上来，可以炼出铜。铜的颜色是青色的，非常坚利。这里的泉水都是红色的，山上的草木都长得有劲而且坚利。山上的土刚硬、精沉。到了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派工匠带着白牛、白马上山，去祭祀昆吾神。之

后，开采山中的矿石，经过冶炼，铸成八只宝剑。第一只宝剑叫“掩日”，用它指着太阳，太阳光立即暗下来。金，是阴物，阴盛则阳灭，第二只宝剑叫“断水”，用它划水，立即将水划开，不能合上。第三只宝剑叫“转魄”，用它指向月亮，月亮上面的金蟾和玉兔随着它转动。第四只宝剑叫“悬翦”，飞鸟游虫碰上它，立即被折成两断。第五只宝剑叫“惊鲛”，用它来搅动海水，长鲸巨鲛都恐惧得钻入海底。第六只宝剑叫“灭魂”，持着它夜间行路，鬼魅躲得你远远的。第七只宝剑叫“却邪”，哪地方出了妖魅鬼怪，将它放在那儿，立刻妖魅就不来了。第八只宝剑叫“真刚”，用它来切玉断金，如同刻木削土一样。以上八只宝剑，在铸造中，工匠们感应八方的精气炼铸而成。

汉太上皇

汉太上皇微时，常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虽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时，作此物也。太上皇游丰沛山泽中，穷谷里有人欧冶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人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了无疑色。工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翁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水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兕。魑魅魍魉，莫难逢之。削玉铸金，

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工砥镞，终为鄙器。”上皇即解腰间匕首，以投于炉中。俄而火焰冲天，日为之昼暗。及乎剑成，杀三牲衅祭之。铸工问上皇：“何时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时，余行，逢一野人于路。授余云：‘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书，记其年月。”及剑成，工人规之，其铭面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长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吕后，藏于宝库之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如龙蛇，改其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及惠帝即位，以此库贮禁兵器，改曰灵金内府。（出《王子年拾遗记》）

又汉帝相传以秦王（相传以秦王五字原作□为□奏□。据明抄本改补。）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皆用七采珠（“上皆用七”四字及“珠”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其光（“室中其光”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殊”原作“昧”，据明抄本改。）十二年一加磨龙，刃上常若霜（“上常若霜”四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雪。开匣板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出《酉阳杂俎》）

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当年未显贵时，身边经常佩带一把刀，长三尺，上面刻有铭文。这些铭文虽然很难认识，但是

怀疑这把刀很可能是殷商时期高宗征伐鬼方国时铸造的。

一次，刘邦的父亲去丰沛山泽中，看到山谷里有人在冶炼、打造器具。刘邦的父亲在旁边歇息，问道：“你们在铸造什么器具？”工匠们笑着回答道：“我们在为天子铸剑。不要对外面的人说哟！”刘父认为这是笑谈，一点也未感到惊异。

工匠们说：“我们现在用的铸铁，怎么冶炼打造都很难将它铸成剑。如果将老汉你身边佩的这把刀投放到炉中一块儿冶炼，铸造出来的肯定是神剑，可以用它来平定天下。这是用天上的星辰的精气为辅佐，完全可以歼灭三猾。水衰火盛，这是世兆啊。刘父说：“我这把刀，叫匕首。它特别锋利，是任何刀剑不能相比的。在水中可以折断虬龙，在陆上可以刺杀猛虎与犀牛。妖魔鬼怪都敌挡不了它。而且刻金削玉，它的利刃一点也不卷。”工匠们说：“如果得不到你这把匕首跟现在炉中的这些铁在一块冶炼，尽管冶炼打制得再精致，让最好的越工来磨刃，也终归是件粗鄙的凡品。”刘父听到这里立即从腰间解下匕首，投入熊熊燃烧的炉火中。不一会儿，炉火挟烟冲天而起，天上的太阳也昏暗。待到宝剑冶造成了，工匠们宰杀猪、牛、羊三牲。用三牲的血涂剑祭祀。工匠们问刘父：“老汉，你什么时候得到这把利刀？”刘父说：“昭襄王时，我有一次出行，途中遇到一个野人，将这把刀送给我。并说‘这是殷商时期的灵物，希望你能将它世代相传。它上面刻有古铭文，记着这把灵刀铸造的年月。’”说到这里，工匠们将新铸造的宝剑拿在手中仔细察看，原来匕首上的铭文还存在，和先前差不多。于是，工匠们当即将这把宝剑授给刘父。后来，刘父将这把宝剑传授给刘邦。刘邦佩用这把宝剑

歼灭三猾，平定了天下，建立汉朝。后来，刘邦又将这把宝剑传授给吕后。吕后将它藏在宝库中。守护库房的士兵发现一道白气如云。从库房里冲出，直上云天，状如龙蛇。因此改库房的名字为“灵金藏”到了诸吕独揽大权时，白气也没有了。到了汉惠帝登极继位后，用这座库房贮放宫中御用武器，改名为“灵金内府”。

又：相传汉帝将秦王子婴奉献的白玉玺、高祖斩白蛇用的剑这两件宝物，世代相传。剑上镶嵌的都是七彩珠、九华玉，并用五色琉璃杂陈在一起镶嵌剑匣。这把宝剑放在室内自己会发光，一直射到室外，跟刺剑一样。这把宝剑十二年磨一次，剑刃上总象布着一层霜雪似的。打开剑匣板鞘，就会产生一股冷风寒气，而且光彩射人。

汉武帝

孙氏（“氏”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应瑞图》云：（“云”原作“六”，据明抄本改。）神鼎者文质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满，中生五味。王者兴则出，衰则去。《说苑》云：孝武时，汾阴人得宝鼎，献之甘泉宫，群臣毕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寿王曰：“非周鼎。”上召问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寿王对曰：“周德者，始于天授，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畅于天，下漏三泉。上天报应，鼎为周出。今汉继周，德

□显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并至。昔秦始皇亲求鼎于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宝自至。此天所以遗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论》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启使飞廉折金，以精神于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龟，鼎成。四定而方，不灼自烹，不举自灭，不迁自行。”《拾遗录》云：“周末大乱，九鼎飞入天池。”《末世书论》云，入泗水，声转谬焉。（出《小说》）

孙氏《应瑞图》上说：“神鼎的文理质的制作得非常精致。它能够预兆吉凶、存亡，能够变轻也能变重，能停住不动，能自行移走。它不烧煮里面的水自己沸起来，不住里放水，里面就有满满一下水。它还能自行生出酸、甜、苦、辣、咸五种气味。当有道明君产生时，就出现在世上；当这个王国衰败的时候，它又自行离去隐匿起来。”《说苑》上说：“汉武帝时，汾阴人得到这只宝鼎，进献甘泉宫。文武百官都来祝贺。上寿说：‘皇上得到的是周鼎。’侍中吾丘说：‘这不是周鼎。’寿王说：‘你能说出为什么不是周鼎的道理就让你活着，否则，说不出道理来，我就处死你。’寿王回答说：‘周朝的德政由上天授给它开始，由文、武二王将这项伟业干成了，而周公又将它发展了。周朝的德政，上可以畅达至天，下可通流三泉。这是上天的意旨，因此宝鼎在周朝时就自行出现在世间。现在，我汉朝高祖皇帝继周朝之后，德政昭明，天下六合归一。皇上您继位后国运日盛，各种祥瑞一同出现。从前，秦始皇亲自到彭城去寻找宝鼎而没有得到，现在上天将它昭示

给有德的君王，宝鼎自行出现让皇上得到它。这是上天馈赠给我汉朝的，因此是汉鼎，而不是周鼎。’武帝听了说：‘讲的好！’”魏文帝《典论》上说：“墨子说：‘从前，夏后启派大臣飞廉到昆吾山掘采金矿石，这种精神感动了昆吾神，让他采到了矿石。夏后启又让翁乙用神龟为柴，将这些矿石冶炼铸成宝鼎。这只宝鼎呈方形，下面有四足站地。不用烧火可以自行烹煮东西；不用将它从火上移开，火自行熄灭；不搬挪它可以自行移动’”《拾遗录》上说：“周朝末年，天下大乱，九只宝鼎自行飞走没入天池。”《末世书论》上说：“宝鼎落入泗水中，落时宝鼎发出哭泣声。”

轻玉磬

汉武帝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轻玉者，其质贞明而轻也。（出《洞冥记》）

汉武帝在甘泉宫西侧建造了一座招仙阁，阁上面悬挂着浮金轻玉磬。所谓“浮金”，是说它能自浮水上；所谓“轻玉”，是说它的质的透明而又比一般的玉石轻。

李夫人

汉武帝(汉武帝原作□□辛,据明抄本改补。)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拴头。(明抄本“拴”作“搔”)自此宫(“自此宫”原作“白比言”,据明抄本改。)人搔(“搔”原作“检”,据明抄本改。)头皆用玉,为之(“为之”二字处原空缺三字,据明抄本补。)贵焉。夫以象牙为篔,赐李夫人。(出《小说》)

汉武帝喜欢李夫人,就用玉簪给她簪头发。从此,后宫中的嫔妃们梳理头发都用玉饰,认为这是高贵身份的一种标志。汉武帝又拿象牙让工匠制成篔梳,赏赐给李夫人。

吉光裘

汉武帝(武帝原作王□,据明抄本改补。)时,西成献吉光裘。入水数日不濡,入火不焦。元凤(元凤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不道之(明抄本无“元凤不道”四字,“之”作“上”)时服此裘,以视朝焉。(出《十洲记》,明抄本作出

《西京杂记》)

汉武帝时，西成国进献一件吉光裘，放在水中处理政事几天不湿，放在火中烧烤不焦。汉武帝有时穿着吉光裘上朝。（按：译者取明抄本译。）

西毒国

汉武帝时，西毒国献连环羈。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安在暗室中，尝照十余丈，其光如昼。（出《西京杂记》）

汉武帝时，西毒国进献连环马络头。整个络头都用白玉石制做的，用玛瑙做的勒嚼，用白光琉璃做的马鞍。将它放在暗室中，可以照亮十多丈远，它发出的光照得室内如同白日。

桂 宫

汉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杂宝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出《西京杂记》）

汉武帝让人给他制做一张七宝床，还有用各种珠宝镶嵌的宝案、宝屏风、宝帐，将它们陈设在桂宫。当时人称桂宫为“四宝宫”。

西胡渠王

汉武帝冢裏，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献。帝平素常玩之。后有人扶风郿市买得二物，帝左右识而认之。说卖者形状，乃帝也。（出《异苑》）

汉武帝的陵墓中，当初的随葬物品有玉箱与瑶石手杖各一件。这两件东西，原是西胡渠王进献来的，武帝很是喜爱，平素常在手中把玩。后来，有人在扶风郿市上买到这两件宝

物。过去曾在武帝身边的大臣、侍从，认出这两件宝物是武帝的随葬品。根据买主讲述的卖主的形象，这些大臣、侍从异常惊讶，认为卖主就是汉武帝啊！

汉宣帝

汉采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织成。一曰斜纹织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杂记》）

汉时宫女常常在七月七日这天的夜晚，在开襟楼穿七针，以后就沿习下来成为一种仪式。汉宣帝被捕，关押在郡中王府的私狱里。这时，他的胳膊上还带着女史良娣和采婉为他缠制的丝绳，绳上系着一面身毒国进献的宝镜，八铢钱那么大。从前传说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妖魅，佩带它的人能得以天神的庇佑。因此，汉宣帝后来终于危难中得救。待到汉宣帝登极继承皇位后，每当他手持这面宝镜时，便感触万端，几乎流泪，好长时间不能自持。汉宣帝经常将这面宝镜装在一个方形的琥珀匣中，用戚里织成的丝绳系好。还有人说是用

丝织的斜纹绳系好。汉宣帝死后，这面宝镜下落不明。

刘 表

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论》）

刘表盘踞荆州时，还管辖长江以南的好多地方。刘表的儿子们都非常骄横奢侈，而且喜爱饮酒。刘表有三只贵重的酒杯。一只叫“伯雅”，盛七升酒；一只叫“仲雅”，盛六升酒；一只叫“季雅”，盛五升酒。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苏威 王度

苏 威

隋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日月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月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后柜中有声如雷，寻之乃镜声，无何而子夔死。后又有声而威败。其后不知所在。（出《传记》）

隋朝时仆射苏威有一面镜子形状特殊，制做得特别精妙。遇上日全蚀或月全蚀的时候，镜子里也昏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苏威以为是身边的人将它弄脏了，不以为然。后来，一

次月半蚀，他发现，镜子里面也是半边昏黑，这才知道不是一般的镜子，将它珍藏起来。后来，柜里发出象雷鸣一样的声音。开柜寻找，见声音是这面镜子里发出来的。不久，苏威的儿子苏夔就死了。之后，这面镜子又发出一次声响，苏威败落。再以后，就不知这面镜子失落到哪里去了。

王 度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哀哉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

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鸚鵡。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鸚鵡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邳陈思恭义女，蒙养甚厚，嫁鸚鵡与同乡人柴华。鸚鵡与华意不相愜，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鸚鵡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狸，（“狸”原作“狐”，据明抄本改。）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差复故体。愿絘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絘镜于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絘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

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晴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刀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明抄本“国”作“周”。）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蓍，苏公自揲布卦。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泝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讫涕

泣。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死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蓄筮绝伦，默而独用，谓此也。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见之，觉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勣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勣曰：“法师何以得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勣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勣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雷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疮，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莆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

憫之，賚此入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心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冷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讬，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大业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欲安之乎？且吾与汝同气，未尝远别。此行也，似将高蹈。昔尚子平游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贤，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对勣。勣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达人，当无所不体。孔子曰：‘匹夫不夺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度不得已，与之决别。勣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宝镜，非尘俗物也。勣将抗志云路，勣踪烟霞，欲兄以此为赠。”度曰：“吾何惜于汝也。”即以与之。勣得镜遂行，不言所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谓度曰：“此镜真宝物也。辞兄之后，先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坛。属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栖息止焉。月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谓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寻幽探穴访奇者。’二人坐，与勣谈久，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

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绿色。问樵夫，曰：‘此灵湫耳，村间每八节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阙，即池水出黑云大雹，浸堤坏阜。’勣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首红额白，身作青黄间色，无鳞有涎，龙形蛇角。嘴尖，状如鲟鱼，动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远去。勣谓鲛也，失水而无能为耳。刃而为炙，甚膏有味，以充数朝口腹。遂出于宋汴。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堪忍。勣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色，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摄山，趋（“趋”原作“踰”，据明抄本改。）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鼉鼉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

勳‘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更游豫章。见道士许藏秘，云是旌阳七代孙，有呪登刀履火之术，说妖怪之次。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识，藏秘疗之无效。勳故人曰赵丹有才器，任丰城县尉，勳因过之。丹命祇承人指勳停处，勳谓曰：‘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为主礼。勳问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内阁子，每至日晚，即靓妆衞服。黄昏后，即归所居阁子，灭灯烛。听之，窃与人言笑声，及至晓眠。非唤不觉，日日渐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妆梳，即欲自缢投井。无奈之何？’勳谓敬曰：‘引示阁子之处。’其阁东有窗，恐其门闭固而难启，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却以物支柱之如旧。至日暮，敬报勳曰：‘妆梳入阁矣。’至一更，听之，言笑自然。勳拔窗棂子，持镜入阁照之。三女叫云：‘杀我婿也。’初不见一物，县镜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长一尺三四寸，身无毛齿。有一老鼠，亦无毛齿，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宫，大如人手。身披鳞甲，灿烂五色，头上有两角，长可半寸，尾长五寸已上，尾头一寸色白，并于壁孔前死矣。从此疾愈。其后寻真至庐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连迹。举镜视之，莫不窜伏。庐山处士苏宾，奇识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来。谓勳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间。今宇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吾子此镜尚在，足下卫，幸速归家乡也。’勳然其言，即时北归，便游河北。夜梦镜谓勳曰：“我蒙卿兄厚礼，今当舍人间远去，欲得一别，卿请早归长安也。”勳梦中许之。及晓，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即时西首秦路。今既见兄，勳不负诺矣，终恐此灵物亦非兄所有。”数月，勳还河东。

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哮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出《异闻集》）

隋朝时，汾阴有个姓侯的人，是天下少有的奇士。王度曾经向对待师长一样礼遇他。侯生临去世时，赠送王度一面古镜，说：“你拿着它，则各种妖邪都会离开你的。”王度接受了这位姓侯的送给他的这面古镜，而且将它很好地珍藏起来。这面古镜宽有八寸，镜鼻是一只蹲伏的麒麟。围绕着镜鼻划分出四个方位，有龟、龙、凤、虎按照方位布在上面。四方之外又布有八卦。八卦之外又有鼠、牛、蛇、兔、马、羊、猴、鸡、狗、猪等分列十二时辰。十二时辰之外，又有二十四字，绕镜一周。字体酷似隶书，一点一划都不缺少。但是这二十四字，在字书上一个也查找不到。这位姓侯的人说：“镜子背面的二十四字是二十四节气。将镜子对着太阳照看，它背面上的文字、图形，都印过来，一厘一毫也漏不掉。将它举起叩击，会徐徐发出清亮悦耳的声音，过了一天听不到了。”唉！这面古镜跟一般的镜子绝对不同。只适宜高尚贤达的人来鉴赏它，自然可以称它为有灵气的宝物。这位姓侯的人生前曾经说过：“从前，我曾听人说过黄帝铸了十五面镜了。第一面直径一尺五寸，效法满月的数据。第二、第三……以次递减相差一寸。这面古镜是第八面啊。”虽然年岁距今已经非常遥远了，镜子上的图形文字又不能说话讲述自己的来历。但是向侯奇士这样的有道高人讲述的这面古镜的来历，不

可以不信啊。昔年，杨家把杨玉环送入宫中，而世代庆贺，张公失去一柄剑而身随剑死。现在，王度遭逢时世变化的忧扰，经常郁闷不乐；整个王家如置在火焰之上，何处是赖以生存之地呢？侯奇士送我的宝镜又失落了。悲伤啊！

现在将宝镜所经历的奇异之事记录下来。几千年之后，倘若有人得到它，也好知道它的来历啊！隋炀帝大业七年五月，王度从御史任上辞官回河东，正好遇上侯奇士去世而得到这面古镜。到今年六月，王度又返回长安。途经长乐坡，借宿在程雄家里。他家新近接受他人暂时寄养的一名婢女，容貌颇为端庄秀丽，名叫鸚鵡。到了晚上，王度就要脱衣歇息，拿起古镜照照，远处的鸚鵡看见了，便连连叩头说：“哎呀，我再也不住在这儿啦！”头都叩出了血。王度将程雄召唤过来，询问这个婢女是怎么回事？程雄说：“两个月前，有位客人带着这个婢女从东边来。当时这个婢女病得很厉害，客人便将她留住在我家，说回来时一定将她带走。但是，这位客人一去不回。至于这位婢女的来历，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王度怀疑这个婢女可能是精怪，取出宝镜对着婢女照去。婢女便连声喊道：“哎呀！饶命啊！我立刻就现出原形！”王度马上将古镜遮起来，说：“你先自己讲清楚你的来历，然而再现原形，我就饶你一命。”婢女再次拜谢，自己讲述道：“我本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树下的一只千年老狸，能变化成人形迷人，犯了死罪。被府君追捕，逃到河渭一带，被下邳陈思恭收为义女。蒙他厚爱，将我许配给同乡人柴华为妻。但是鸚鵡跟柴郎不相投和，又从柴家逃走。刚走出韩城县东门外，便被行人李无傲虏去。李无傲是个非常粗暴的男的。他胁迫鸚鵡与

他四处游荡多年，前些日子走到这里，忽然将我留在程家他一个人走了。没想到遭逢天镜，使我再没法隐去原形了。”王度又问：“你原本是只老狸，变成人形后难道不祸害人吗？”婢女说：“我变成人形侍奉人一点也不想祸害人。但是，我从华山府君那儿逃跑躲藏起来，又变成人形惑人，是神道所不允许的，确死无疑啊。”王度又问：“我想放你一条生路可行吗？”

婢女说：“恩人给我这么厚的照看，怎么敢忘记您的大德。但是，天镜一照，再也逃去不了原形啦。我变成人形很长时间了，羞于回到原来的样子。望恩人暂时将天镜放回匣中，赏给我一餐酒饭，让我喝个大醉再死去吧。”王度说：“我将古镜放回匣里，你不逃走吗？”鸚鵡笑着说：“恩人你刚才已经说放我一条活路，你将镜子放回匣中，我就离开这里，这不是辜负了您的大恩吗！但是只要让天镜一照，就再也无路可逃了。此刻，我唯一的希望是用剩下的一点点时间，让我享受到一生的欢乐啊！”王度立时将镜放回匣中，并亲自为鸚鵡敬酒，并将程雄的家人及邻里都招呼来，大家一块儿边喝酒边戏耍玩闹。鸚鵡不一会儿就喝得酩酊大醉，扬起衣袖，边舞边歌，道：“宝镜宝镜，悲哀啊我的命。自从我脱去老狸的原形，到现在我已经侍奉了好几个男人啦。活着虽然是件欢乐的事情，死去也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啊。有什么值得眷恋的呢？只要享有这一时的快乐就行啊！”鸚鵡歌毕再拜，化作一只老狸死去。满座人，无不为之惊讶叹息。大业八年四月一日，日蚀。王度当时正在御史台值班，躺在厅阁中的床上，发觉天渐渐变暗了。属下告诉王度日蚀得很严重。王度立即坐起，整理衣冠时拿出古镜照看，发觉古镜也变得昏暗，没

有了往日的光色。王度认为这面古镜制作时，一定是符合阴阳光体变化的奥妙的。不然，怎么太阳失去光耀宝镜也没有光耀了呢？王度正思忖着。不一会儿，镜中重新现出光彩，外面的日光也逐渐恢复明亮。等到太阳完全复明后，宝镜也光明如旧。从这以后，每到日蚀、月蚀时，这面古镜也昏暗无光。王度的一位叫薛侠的朋友，得到一把铜剑，剑长四尺，和剑柄相连，剑柄盘成龙凤状。左边的纹理如火焰，右边的纹理似水波。光彩闪耀，不是平常的宝剑。这年八月十五，薛侠带着这柄宝剑到王度这儿来，对王度说：“这是一把古剑，我曾经试验过。每月十五这天，天清地朗，将它放在暗室里，会自然发光，照到几丈远的地方。我得到它有些时日了。你好猎奇爱好古物，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现在我将它带来，愿意和你在今天晚上一同试验一下。”王度非常高兴。这天夜晚，天气果然晴朗。王度和薛侠在一间密室里，不透一点光。王度拿出宝镜，放在身旁。不一会儿，镜面上吐出光华，将全屋照亮。两人互相都能看见对方，就象在白天里一样。薛侠带来的那柄古剑就横放在宝镜的旁边，不见它发出一点光亮来。薛侠大吃一惊，说：“请将镜子装进匣子里。”王度听从他的话，将宝镜装进镜匣里。这时，薛侠的古剑才吐出光华来，不过一二尺。薛侠抚着古剑，感叹地说：“天下神奇宝物，也有相克相伏的理论啊。”这之后，每到月圆之夜，王度都将宝镜放在暗室中，它就会发出华光照亮几丈远的地方。如果让月影照到暗室中，宝镜就不发光了。这大概就是太阳光、月亮光，任何宝物也不能和它们相匹敌。这年冬天，王度兼任著作郎，奉皇上诏命让他撰写国史，想为苏绰立传。王度家

有位老仆人叫豹生，这年已经七十岁了，是当年苏绰的家兵。豹生读过不少史书、传记，还初通文墨。他读了王度撰《苏绰传》的草稿，不胜悲痛。王度问他悲伤的缘故，豹生说：“我曾经受过苏公的厚遇。今天看到苏公生前所说的话应验了，所以悲伤啊。主人你现有的这面宝镜，原先是苏公的朋友河南季苗子馈送给苏公的。苏公生前特别喜爱这面宝镜。临死那一年，他郁郁不乐。一次请季苗子来家中，对他说：‘我自己感觉离死期不远了。不知道这面宝镜将落在什么人的手中。我现在想用蓍草卜一卦，先生你在一旁看着。’说完，便让我取来蓍草，苏公自己卜卦。卦成，苏公说：‘我死后十多年，我家当失落这面宝镜。但不知他失落到何方？然而天地间的神器宝物，动与静都有征象。现在见到河汾之间，常常有宝气与此卦的征兆相合，难道这面宝镜是往河汾一带去了吗？’季苗子问：‘也被人得到了吗？’苏公又仔细看了看卦象，说：‘先入侯家，又归王氏。再往后，就不知道它的去向了。’”豹生说完这段往事，涕泪横流，悲伤至极。后来，王度询问过苏家的后人。果然说从前确实有过这面宝镜，苏公死后就将它失落了。这和豹生说的一模一样。因此，王度在为苏公写传时，在篇末如实地记述了这件事情。并且，还谈到了苏公用蓍草占卜技艺绝伦，秘而独用，从未让外人知道过。就是说的这件事情。大业九年正月初一，有一位胡僧（按：古代称北方的少数民族为“胡人”，称胡人僧侣为“胡僧”。）行乞到王度家。王度的弟弟王绩出来接待这位胡僧，觉得他神采不俗，不是一般的行乞僧人。便邀请他到屋里来，摆上饭食请他吃。两人坐着说了好一阵子话，胡僧对王绩说：“施主

家里好象有一面绝世宝镜啊，可以拿出来让贫僧看看吗？”王绩问：“法师怎么知道我家有面宝镜的呢？”胡僧说：“贫僧受过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施主宅院中，每天常有碧光连着太阳。绛气属月，这是宝镜之气啊。贫僧见到这股宝气已经有两年啦。今天选择良日，就是想一睹宝镜神物。”王绩听了胡僧的恳求，取出宝镜递与胡僧。胡僧欣喜异常地跪着捧接宝镜，对王绩说：“这面宝镜有好几种灵相，都是未见到过的。用金膏涂它，再用珠粉擦拭。举起它照太阳，透过来的镜影必能穿透墙壁。”接着，又叹息地说：“再换一种方法试验，应能照见腹中的五脏六腑，遗憾的是能使它产生这种奇效的药物用尽了。但是，用金烟薰它，再用玉水洗它，之后再涂上金膏珠粉，象先前那样擦拭它。就是将它埋藏在泥土里，也不会变得晦暗的。”说完，留下金烟、玉水后，胡僧忽然不见了。照着胡僧告诉的方法试验，每次的效果都象胡僧说的那样灵验。这年秋天，王度出京兼任芮城县令。县衙大厅前有一株枣树，粗几丈，不知生长了几百年了。王度之前的几任县令，到来后都祭祀这株枣树。不祭祀，就会立即遭至祸殃。王度认为妖怪是因由人的崇邪而作怪，不合礼仪的祭祀应该停止。但是县里的官吏们都叩头请求他祭祀。王度不得已，也只好祭祀它。心中却暗暗想到：这株老枣树，一定有精怪在这里。人们不能除掉它，才养成了接受祭祀的习惯。于是，悄悄地将身边的宝镜悬挂在枣树上。这天晚上约摸到二更时候，王度听到厅前枣树那儿“噼哩扑楞”的有响声，象雷鸣。他起身看看厅外，只见风雨交加笼罩着这株枣树。而且电闪雷鸣，忽上忽下。到天亮，王度出去一看，只见一条大蛇死在

枣树旁边。这条大蛇长相好凶哟！红尾巴，紫鳞，绿脑袋上长着白角，额头上有个“王”字清晰可见。蛇身上伤痕无数，显然是被什么神物击毙在地。王度收起宝镜，喊人来将死蛇拿出去，在县城门外火化。又叫人将枣树掘出，但见树心有一洞穴，进入地底后逐渐变大。洞穴中有巨蟒蟠居的遗迹，随即让人将洞穴填死。从此，再也没有妖怪作怪了。这年冬天，王度以御史兼芮城令的身价，带着印信到河北去开仓放粮，救济陕西的饥民。当时天下发生特大饥荒，百姓饥饿、病痛缠身。蒲州、陕西一带闹瘟疫特别严重。王度属下有个小吏叫张龙驹，家住河北。家中老少几十口人，都染上了瘟疫。王度非常同情这个属员，将宝镜暂时借给他，让他拿回家去为家里人驱除瘟疫。张龙驹回到河北家中，连夜用这面宝镜照染瘟疫的家人。被照的人都异常惊恐，说张龙驹手中拿着一轮月亮来照他们。月光所照到的地方，寒若冰霜侵体，冷彻五脏。随即又热起来，到第二天晚上病都好了。王度知道宝镜有这种奇效后，认为对宝镜没有什么危害，还能帮助百姓解除瘟疫。他秘密让人拿着这面宝镜，挨家逐户地为人巡照。这天夜里，宝镜在匣中发出清越激扬的声音。声音长而传的很远，好长时间才停止。王度觉得很奇怪。第二天早晨，张龙驹来对王度说：“我昨晚忽然梦见一个人，龙头蛇身，穿朱红色的衣裳，戴着大紫色的帽子。这个人对我说：‘我就是宝镜的精灵啊，名叫紫珍。曾经给过你家恩惠，因此来托你为我谢谢王公，并转告他：百姓有罪，天降瘟疫惩罚他们。怎么能让我违犯上天的旨意，去拯救他们呢？况且，这些百姓病到下个月，就会逐渐痊愈的，不要再辛苦劳累我了。’”王

度感到这面宝镜太灵怪了，因此将上面这件事也写在这里。到了下个月，瘟疫果然渐渐散去，真象镜精讲的那样啊！大业十年，王度的弟弟王勣辞去六合县丞的官职回到家中，随即想离家出行遍游名山大川。王度劝弟弟不要出门远行，说：“现在，天下正向着战乱发展着，遍地都是盗贼，你想这时出远门安全吗？再说，我与你是手足兄弟，从未长期分离过。这次出行，你要走得很远很远。从前尚子平云游五岳，最后不知道他到底上哪去了。你想效仿前辈贤人浪迹于山水间，而不知归家，这是哥哥我不能接受的啊！”说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王勣说：“我要出行的想法已经定下来了，请哥哥不要再挽留我了。哥哥是贤达的人，不论什么事情你都会理解的，孔子说：‘对一个人来说，不要取消他自己的愿望和志向。’人生在世不过百来年。匆匆忙忙，如同太阳早晨出来晚上落下去。得到你想得到的就高兴，不得志时就悲伤。因此随着他的愿望走，这是圣人说的道理啊。”王度实在劝说不动弟弟，才跟弟弟告别。王勣临行前对王度说：“这次出行一别，弟弟有求于兄长。兄长的宝镜，不是世间寻常东西。弟弟此行，将在云天道路中奔走，在荒山野地里栖息，随时都有风险或意外。弟想让兄长将宝镜赠送给我一用。”王度说：“我怎么能舍不得将宝镜给你呢。”说着，取出宝镜送到弟弟手中。王勣接过宝镜收起来，当即离家出行。走时没说都去向哪里。到了大业十三年六月盛夏时节，王勣风尘仆仆地回到长安，将宝镜安然无恙地交还给哥哥王度，说：“这面宝镜真是稀世的宝啊！”接着讲述了他这次云游所经历的奇事：告别兄长后，我先游嵩山少林寺。出了寺院下山，或从立陡的石崖上攀援

而下，或坐在仙境般的山间小憩。看看太阳快落山了，找到一个岩洞，里面有一间石屋，可容三五个人。这天晚上，弟弟就栖息在这间石屋里。是夜天晴气朗，岩洞外月光如水，一片清明。二更过后，忽然有二人走进石屋。一人貌似胡人，须眉花白，容貌清瘦，自称为“山公”。一人宽脸，白须长眉，面黑而身体矮，自称为“毛公”。这两个人问我：“什么人住在这里”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寻幽访奇的旅游人。”二人坐下后跟我谈了许久，说话中常常说出来一些奇异的事情。我疑心他们是精怪，悄悄伸手到身后行囊里打开镜匣取出宝镜一照，镜光吐出，这两个人大叫一声俯伏在地。那个矮子变成一只老龟，那个高个化作一只毛猿。我将宝镜高悬在二物的头上直到天亮，二物都死了。我翻看一下，只见龟身上长着绿毛，猿身上长着白毛。这之后，我又游箕山，渡颍水，游历了太和，观赏了玉井。所谓玉井，井旁边有一池，池水清湛呈绿色，煞是可观。我问一个打柴的樵夫：“这个池叫什么名字”樵夫回说：“这个池子叫灵湫啊！每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八节时，村人们都得来祭祀它、祈求福祐。如果少祭一次，则从池水中涌出黑云大雹，冲毁堤坝，砸坏房屋啊。”我听了后取出宝镜照池水，池水沸涌，雷声隆隆。忽然，池水腾空而出，池中不遗留一滴，在空中飞行二百多步落到地面上。有一条大鱼，长一丈多，有胳膊粗细，红头白额身青黄间色。身上没有鳞片，有粘涎，身形象龙，角如蛇，尖嘴，形状象鲟鱼，蹦跳着闪着光泽，卧在泥水中不能远去。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蛟鱼”吧。离开了水，它就什么能耐也使不出来啦。我让村人们用刀杀

了它，将它的肉做成菜肴，吃着腻而味美，一连吃了好几天。接着，我又到了宋汴。宋汴的主人张琦，家里有一个患病女孩。到了晚上这个女孩连喊带叫，声不忍听。我问主人得的是什么病？主人说病了有一年啦，白天跟好人一样，到了晚上常常是连喊带叫到天亮。我在张家住了一宿，夜间听到女孩喊叫后，就开匣取镜去照她。女孩立即喊道：“好呀！戴冠郎被杀啦！”我到近前去看，女孩的床下有一只已经死去的大公鸡，乃是主人家养了七八年的老鸡啊！之后，我游江南，从扬州登船渡长江。忽然云暗水涨，黑风刮起巨浪不断撞击着船舷。摆渡的船工大惊失色，恐惧风浪翻船。我手拿宝镜登上船，向江中照出几步远。只见几步内立时风息云收。波平涛静，江水清澈见底。这一切，只是在转瞬间发生的变化。之后，我抵达长江天堑而游三峡，攀登摄山，漫游芳岭。或攀绝顶，或探深洞。遇上群鸟围着你噪鸣不止，或遇上几只熊蹲在路间，手持这面宝镜一挥，它们立即惊恐地离去。

后来，一路风顺地来到浙江，顺钱塘江口乘船出海，正值涨潮。涛声轰鸣吼叫，几百里内都可以听到。掌船的人说：“潮快涨到跟前了，不能再向南驶了。如果不掉转船头驶回去，我们这一船人一定要葬身鱼腹的！”我取出宝镜照江潮，潮水如云屹立，不再向前。四面的江水豁然闪出一道豁口，约五十多步，水渐渐变得清浅，水中的鱼、鳖、虾、蟹纷纷逃匿。我乘坐的这条船张着风帆，一直驶向南浦。待我往船后一看，涛波汹涌，高达几十丈，向着我们所坐的这条船驶过的地方压过来。登上天台山，周游观赏了山上所有知名的岩洞，夜晚绕着山谷而行。手持宝镜，百步之内，光亮如白昼，纤毫

都能看见。宿在树林中的鸟雀被惊得四处飞散。从天台山返回会稽，遇到异人张始传授我“周髀九章”及“明堂云甲”等秘术。之后，和陈水一同归来，再游豫章，遇见道士许藏秘。他自己说是晋朝时得道成仙的旌阳县令，许逊的第七代孙。他会咒法，施用咒法后，便可以登刃上山、在火里行走。谈到妖怪时，他特别说到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中有三个女儿遭到妖魅，没有人识别出遭的是什么妖魅，许道士亲自去除妖也没有除成。我有个过去时候的朋友叫赵丹，很有才气，在丰城县任县尉。我于是前往丰城去看望他。赵丹让他的仆人问我晚上住在哪里？我说：“想住在仓督李敬慎家。”赵丹于是让李敬慎为主要接待人。

我到李家后，问起他三个女儿得病的根由，李敬慎告诉我：“我三个女儿同住在堂内的一间小屋里，每天到了晚上都身着盛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到黄昏，姐三个就都回到她们住的小屋里，闭门熄灯。你在门外听听，她们在屋里好象在跟什么人说话笑闹。待到第二天早晨，不去喊她们没有自己醒来就起床的时候。而且姐仨都日渐消瘦，不思茶饭。如果不让她们梳妆打扮，就要投井上吊的闹你。真让人没有什么办法啊。”我对李敬慎说：“请领我到姐三个住的小屋去看看。”李敬慎领我来到小屋旁边，见屋东面有一个窗户。我怕晚上姐三个在里面将门拴死开不开，于是在白天悄悄折断四根窗，用东西支柱象没断时一样。到了傍晚，李敬慎来告诉：“打扮好了，姐三个都回到小屋里去了。”到了一更时节，悄悄在屋外听听，里面谈笑生风。我拔掉折断的窗棂，手持宝镜进入屋内一照，三个女孩立即大声喊叫：“杀我女婿啦！”开

始时看不见什么东西。我将宝镜悬挂在小屋里一直到天亮，发现屋内地上有三件死物：一只黄鼠狼，一只老鼠，一只壁虎。黄鼠狼头尾长一尺三寸，身上没有毛齿。老鼠，也没有毛齿，又肥又大约有五斤多重。壁虎，象人手这么大，身披鳞甲，五色斑斓，头上长着两只角，有半寸长，尾巴五寸多长，头尾各有一寸白色。三物并排卧在壁孔旁边死去。从此，李家的三个女孩再也没犯邪症。离开丰城后，我寻访真人到庐山。在庐山停留了几个月，或栖息在树林里，或露宿在草莽中。每每遇到虎豹在一块争斗，豺狼连群行走，举着宝镜照它们，没有不立即惊慌逃窜的。庐山上有个隐士叫黄宾，真正是天下奇士啊！他精通《易经》，记藏往事在心中，预言大事于未来。对我说：“天下的神物宝器，一定不会总留在人间的。现今世道丧乱，别的地方不一定再去了。我的朋友，趁这面宝镜还在，足可以用它自卫，还是赶快返回家乡去吧。”我听了黄隐士的劝告，立即北上，游河北时，一天夜里梦见镜精对我说：“我蒙你兄长厚待，现在要离开人间远去，想跟你兄长再见一面，辞别后再去。请你早日返回长安吧。”我在梦中答应了它。到天亮，一个人坐在那儿想着夜间梦中的情景，恍惚发怔，立即踏上返回秦地的大道。现在，终于回到家中见到兄长你了，也算我没有负于梦中的许诺。但是，最终恐怕这面宝镜还是要离开兄长的。”王勣在长安盘桓了几个月，归还河东。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宝镜在匣中悲鸣，声音纤细渺远。少许渐大，犹如龙咆虎啸。过了很长时间，才住声。王度打开镜匣一看，宝镜不翼而去。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 | | | |
|-----|-----|-----|-----|
| 张 华 | 晋惠帝 | 许 逊 | 陶贞白 |
| 张祖宅 | 唐 仪 | 唐中宗 | 宋青春 |
| 武胜之 | 李守泰 | 陈仲躬 | 曹王皋 |
| 渔 人 | | | |

张 华

晋张华，生性聪慧。好观奇异图纬之学，捃拾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里闾所说，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万代，博识无伦。记事采言，多所浮妄。宜删翦无据，以见成交。昔仲尼删诗书，不（“不”字原缺，据《拾遗记》补）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乱神。今见卿此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

国所献，铸为砚。又赐麟角管，此辽西国所献也。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言“陟厘”，“陟厘”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为名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朝人张华，生得聪明慧敏，喜爱读图讖纬书等奇异的书籍，广泛收集天下的遗闻逸事。从古代文字、书简起，考证神怪以及世间街头巷间的传说，撰写成《博物志》一书，共一百卷，奏献给武帝。武帝说：“你的才干超过万代十倍，知识广博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但是你所记载的事情、采集的传说，多数都根据不足，或者原本就属于虚妄之谈。因此，应该将那些没有根据的删去，才能成为一本书。昔年，孔仲尼改删定《诗》、《书》，在删定的《诗》、《书》上面，不记载神鬼阴司的事情，也不谈特异的妖力和各种仙神方士。现在看到你的这部书，记载的都是让人惊异从未听说过的和从未见到过的事情，会杂乱人的耳目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删节去虚浮、尚未有定论的那些记载，经整理可分为十卷，就可以啦。”说完，当即赐给张华青铁砚一方，是用于阆国进献的铁铸的；麟角笔一支，此笔是辽西国进献的；侧理纸万张，此纸是南越国进献的，我们华夏叫它为“陟厘”。“陟厘”与“侧理”音相谐。南越人用海中苔类植物造的纸，它的纹理纵横斜侧，因此名叫“侧理”。

晋惠帝

晋惠帝元康三年，武库火。烧汉高祖斩白蛇剑、孔子履。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出《异苑》）

晋惠帝元康三年，京都武器库房失火，烧掉了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那柄宝剑和一双孔子穿过的鞋。在现场围观的人，都看到了在烟火滚滚中，汉高祖的那柄斩白蛇剑穿透库房的屋顶飞去。但都不知道它飞向哪里去了。

许 逊

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为患，旌阳没水，拔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鱼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一有“万仞师”出焉。（出《朝野僉载》）

西晋末年，有个旌阳县令叫许逊，在豫章西山得道。江中有蛟蜃兴妖作怪为害百姓，许逊潜入江水中，挥剑斩杀了这只蛟蜃，后来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过了一会儿，渔人打鱼网上来一块石头，很能鸣响，敲击它，发出的鸣声几十里以内都能听得到。到了唐朝，赵王任洪州刺史时，将这块石头击破，得宝剑一双。看看宝剑上的铭文，一只上刻有“许旌阳”三个字，一只上刻有“万仞”二字，那只刻有“万仞师”的剑流传于世。

陶贞白

梁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耶剑，皆以铜铸，非铁也。（出《尚书故实》）

又贞白隐居贝都山中，尝畜二刀，一名善胜，一名宝胜。往往飞去，人望之，如二条青蛇。本传具载。（出《芝田录》）

梁朝陶贞白著有《太清经》一书，还有一名叫《剑经》。上面说：“凡是学道术的人，都必须备有宝剑、宝镜随身带着。”又说：“干将、莫耶两柄名剑，都是用青铜铸造的，不是用铁

铸造的。”

又：陶贞白隐居在贝都山中，曾经有两把刀，一把叫“善胜”，一把叫“宝胜”。这两把刀，常常能自行飞去，人们看见它们飞走的样子，象是两条青蛇。《本传》上有这件事情的记载。

张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镇州东野外，见二白兔。捕之，忽却入地，绝迹不见。乃于入处掘之，才三尺许，获铜剑一双，古制殊妙。于时长史张祖宅以闻。（出《朝野僉载》）

唐高宗乾封年间，有人在镇州东郊的野外，看见两只白兔，想捉到它们。忽然这两只白兔钻入地里不见了。这个人在白兔钻入地里的地方挖掘查找，才挖进去三尺多深，得到铜剑一双，是古剑，作工异常特殊精妙。这件事情，当时是在长史张祖家听到的。

唐 仪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明抄本“之象”作“众鲤”）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复前饰。（出《朝野僉载》）

唐高中上元年间，朝廷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必须佩带装有刀、砺石等的饰袋。饰袋的作法是“先在彩帕上绘出鱼形，再用丝线绣出真色的图案，缝制成袋，象鱼的样子，兆示强盛。”到武则天临朝执政时，才杜绝佩带这种鱼袋。到睿宗景云年间，又恢复了这种佩饰。

唐中宗

唐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常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出《朝野僉载》）

唐中宗命令扬州的地方官吏给他制作一面一丈见方的镜

子。在铜镜上铸出桂树，再镶嵌金花银叶。中宗常常骑马照这面巨镜，人马都可以照进镜子里。

宋青春

唐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推。西戎尝岁犯边境，青春每临阵，必独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咸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军原作里，据明抄本改。）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以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季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翰镇西凉，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之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出《酉阳杂俎》）

唐玄宗开元年间，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悍暴戾，手下的将士非常推崇他。西戎（按：古代称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为“西戎”。）常年侵犯边境，宋青春每次与入侵者接战，必定是一个人手挥宝剑大声吼叫着冲入敌军，割下被他杀死的敌军将士的左耳凯旋而归，从未中过敌军的刀、箭。西戎军都惧怕他。我方全军也都仰仗着他击退入侵的敌军。后来，前来进犯的吐蕃军被打得大败，俘虏数千人。我军统帅让翻译问

一个穿虎皮衣裳的敌军俘虏：“你们为什么不能伤害我方的宋将军呢？”这个俘虏回答说：“每次宋将军临阵，都见到一条青龙突阵而来。宋将军手中的那把利剑，所到之处象接撞铜铁似的，我们手中的兵器纷纷被它砍断。我们都认为他是有神力相助的将军啊！”到这时，宋青春才知道他用的是把通灵宝剑。

宋青春死后，这把宝剑落入瓜州刺史季广琛手中。有时在风雨过后，这把宝剑会自行迸发出光芒，照耀周围一丈远的地方。哥舒翰镇守西凉时，得知这把宝剑的灵性，曾用别的珍宝向季换取它。季广琛不换，赠诗说：“按照船上的刻印去寻剑，谁知剑已经神化而去；我弹着剑鞘跟你说：这把宝剑还没有酬报我呢！”

武胜之

唐开元末，太原武胜之为宣州司士，知静江事。忽于滩中见雷公践微云逐小黄蛇，盘绕滩上。静江夫戏投以石，中蛇，铿然作金声。雷公乃飞去，使人往视，得一铜剑。上有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出《广异记》）

唐太宗开元末年，太原人武胜之任宣州司士，主持静江的政务。一次，他忽然发现江边沙滩上，雷公踏着薄云追逐

一条小黄蛇，在沙滩上绕来绕去。武胜之随意投去一块石头，将蛇击中，发出“铿”的一声响，象击中金属上似的，雷公随之也飞走了。武胜之派人去察看，拾到一把铜剑。剑上刻有篆文：许旌阳斩蛟第三剑。

李守泰

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曰：“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龙名护。须发皓白，眉如丝，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随，年十岁，衣黑衣。龙护呼为玄冥。以五月朔忽来，神采有异，人莫之识。为镜匠吕晖曰，老人家住近，闻少年铸镜，暂来寓目。老人解造真龙，欲为少年制之，颇将惬于帝意。遂令玄冥入炉所，扃闭户牖，不令人到。经三日三夜，门左洞开。吕晖等二十人于院内搜觅，失龙护及玄冥所在。镜炉前获素书一纸，文字小隶云：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珠焉。开元皇帝圣通伸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秦始皇之镜，无以加焉。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铸之。未铸前，天地清谧。兴造之际，左右江水忽高

三十余尺，如雪山浮江，又闻龙吟，如笙簧之声，达于数十里。稽诸古老，自铸镜以来，未有如斯之异也。”帝诏有司，别掌此镜。至天宝七载，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亲幸龙堂祈之，不应。问昊天观道士叶法善曰：“朕敬事神灵，以安百姓。今亢阳如此，朕甚忧之。亲临祈祷，不雨何也？卿见真龙否乎？”对曰：“臣亦曾见真龙，臣闻画龙四肢骨节，一处得以似真龙，即便有感应。用以祈祷，则雨立降。所以未灵验者，或不类真龙耳。”帝即诏中使孙知古，引法善于内库遍视之。忽见此镜，遂还奏曰：“此镜龙真龙也。”帝幸凝阴殿，并召法善祈镜龙。顷刻间，见殿栋有白气两道，下近镜龙。龙鼻亦有白气，上近梁栋。须臾充满殿庭，遍散城内。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诏集贤待诏吴道子，图写镜龙，以赐法善。（出《异闻录》）

唐玄宗天宝三年五月十五日，扬州进献水心镜一面，长宽各九寸。镜面青莹净亮，可耀日月。镜的背面盘着一条龙，龙身长三尺四寸五分，形态生动，象真龙一样。玄宗观赏后，很是觉得它不同一般的镜子。进献这面镜子的官员扬州参军李守泰向玄宗皇帝说：“我们铸造这面镜子时，来了一位老人，自己说姓龙叫龙护。这位老人须发花白，眉毛如丝，下垂到肩上，身上穿着白衫。有一个小童跟随老人左右，年十岁，身穿黑衣，老人叫他‘玄冥’。这一老一少是在五月初一这天，突然来到铸镜现场的。他们的神态跟一般人不一样，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认识他们。那位老人对镜匠吕晖说他家就住在附

近，听说你要铸镜，特来观看。又说他知道在镜上铸造真龙的方法，愿意为吕晖制作一条，将特别取得皇上的喜欢。之后，就让随他来的那个叫玄冥的小童，进到安放镜炉的院子里，并让人从外面将门窗关闭好，不让任何人进入院里。过了三天三夜，左门洞开。吕晖等二十人在院子时搜查寻找，不见这位老人和小童的踪影，只在镜炉前边找到一纸素书，是用小篆写的，内容如下：‘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是效法天、地、人三才，春温、夏热、秋冷、冬寒四气，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也。镜长宽各九寸，是类似天下九州的分野，镜鼻应呈明月珠状。开元皇帝圣明通达神灵，我才降福。这面镜子可以避邪祟，鉴万物，秦始皇的镜子比不上它啊！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看罢这纸素书后，就将镜炉移到船上，于五月五日午时，在扬子江上铸镜。未铸镜前，天地清明、安静。铸镜当中，左右的江水忽然高涨三十多尺，如一座雪山浮在江面上。又听到龙吟声，如笙簧吹鸣，传到几十里地以外。我们考查了所有的老年人，都说打铸镜以来，从未见过这样怪异的事情啊！”玄宗皇帝诏令有司吏，将这面水心镜单独置放一个地方。到了天宝七年，秦中大旱。从三月起没有降雨，一直旱到六月。玄宗皇帝亲自到龙堂祭祀祈雨，但是老天一点反应也没有。

玄宗皇帝问昊天观的道士叶法善：“皇帝我用尊敬来侍奉神灵，用来安抚百姓。现在大旱如此，我特别忧虑，亲自到龙堂祈雨，老天为什么还不降雨呢！道长你见过真龙吗？”叶法善道长说：“贫道我也曾见过真龙。贫道听说画龙的四肢骨

节，有一个地方得似真龙，就会立即有感应。用它来祈祷，雨立即就会降下来的。之所以皇上你亲自祈雨未获灵验，大概是龙堂上画的龙不类似真龙吧。”玄宗皇帝听了法善道长这番话，立即诏令中使孙知古，带领法善道长去皇宫内库各处查看。法善道长忽然看见这面水心镜，立即返回奏玄宗皇帝，说：“宫内水心镜背面是真龙啊！”玄宗皇帝亲临凝阴殿，同时召见法善道长祈祀镜龙。顷刻间，只见殿栋间有两道白气降下来，接近镜龙；镜龙的鼻上也升出白气向上接近梁栋。刹那间，云气充满殿庭，遍布京城。大雨倾盆而降，下了七天才住。这年秋天，秦中获得特大丰收。玄宗皇帝特意诏令集贤殿待诏吴道子，临摹镜龙真图，用以赏赐法善道长。

陈仲躬

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学，修词未成，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无所惧。仲躬常习学不出。月余日，有邻家取水女可十数岁，怪每日来于井上，则逾时不去，忽坠井而死。井水深，经宿，方索得尸。仲躬异之。闲日，窥于井上，忽见水中一女子。其形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以目仲躬，凝睇之际，以红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叹曰：“斯为溺人之由也。”遂不顾而退。后数月炎旱，此井水不减。忽一日水竭。

清旦，有人叩门云：“敬元颖请谒。”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见者。衣绯绿之衣，其装饰铅粉，悉时制耳。仲躬与坐，讯曰：“卿何以杀人？”元颖曰：“妾非杀人者，此井有毒龙。自汉朝绛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有五毒龙，斯其一也。缘与太一左右侍龙相得，每为蒙蔽。天命追征，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汉以来，杀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国初方坠于井，遂为龙所驱使。为妖惑以诱人，用供龙所食。甚于辛苦，情所非愿。昨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尺须集驾。昨夜子时，已朝太一矣。兼为河南旱，勘责三数日方回。今井内已无水，君子诚能命匠淘之，则获脱斯难矣。若然，愿终君子一生奉养。世间之事无不致。”言讫，便失所在。仲躬当时即命匠，命一亲信，与匠同入井。嘱曰：“但见异物即收。”至底无别物，唯获古铜镜一枚，阔七寸七分。仲躬令洗净，贮匣内。焚香以奉之，斯所谓敬元颖也。一更后，元颖忽自门而入，直造烛前设拜。谓仲躬曰：“谢生成之恩，照浊泥之下。某昔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也。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兰苕所坠。以此井水深，兼毒龙气所苦，人入者闷绝，故不可取，遂为毒龙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获重见人间耳，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钱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颖曰：“但请君子饰装，一无忧也。”将辞去，仲躬复留之。问曰：“汝安得有红绿脂粉状乎？”对曰：“某变化无常，非可具述。”言讫，即无所见。明旦，忽有牙人叩户，兼领宅主来谒（“谒”原作“谓”，据明抄本改。）仲躬，便请移居，并夫役并足。未到斋时，前至立德坊一宅

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价值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讫。后三日，其清化宅井，无故自崩。兼延及堂隅东厢，一时陷地。仲躬后文战累胜，为大官。有所要事，未尝不如移宅之效也。其镜背有二（“二”原作“三”，据《博异志》改。）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在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如其位。于鼻四旁题云，夷则之镜。（出《博异志》）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个叫陈仲躬的书生，家住金陵，广富钱财。陈仲躬非常好学，但因为赋诗、写文章一时没有成就，便带着几千金，来到东都洛阳清化里，租一所房屋住下。这所房屋庭院中有一口井，很大，经常淹死人。陈仲躬知道这件事情，自恃没有家室住在这里，无所惧怕。陈仲躬住进这座院落后，总是关在屋中学习，足不出户。邻家有一个女孩，约十几岁的样子，每天都来到院中井边来提水。这天又来提水，站在井边过了很常时间也不离去，忽然坠入井中淹死了。井水很深，隔了一宿，才将尸体打捞上来。对女孩落井淹死，陈仲躬觉得有些可疑。一天间时，他来到井边，探头向井下窥望，忽然看见水中出现一个女子，容貌端丽可爱，按当时人的样子妆饰，并用眼睛看陈仲躬，凝视之际，用红袖半掩脸面向他脉脉含情地微笑。妖媚妖冶，超出一别的女人。陈仲躬看得心动神迷，魂移魄惑，似乎都按捺不住了。不

由得叹息地说：“怪不得呢，这就是女孩落入井中淹死的缘由吗！”于是不再看井中的妖媚女子，转身回到屋里。过了几个月，天炎热大旱，但是院中这口井里的水，一点也不见减少。忽然有一天井水突然干涸。一清早，有人敲门说：“敬元颖请求拜见相公。”陈仲躬让来人进屋一看，乃是那天在井中见到的那个妖丽女子。身穿红衣绿裳，面涂脂粉丹红，跟洛阳城中的女人一样。陈仲躬让这位女子坐下，询问道：“你为什么耍要诱杀人呢？”敬元颖回答说：“我不是杀人的人。这口井中住有一条毒龙。自汉朝绛侯住在这里，掘成这口井，这条毒龙就住在井中。洛阳城中有五条毒龙，它是其中的一条。因为它同太一神左右的侍龙处得很好，因此每每被它所蒙蔽。上天征召它，多数时候找个因由不去赴会。这条毒龙喜爱喝人血。自汉朝以来，它已经吸食了三千七百多人的血啊！而且井里的水从来没有干涸的时候。我是国朝初年坠入井中的，为这条毒龙所驱使。为它引诱入坠入井中，供它吸食。很是辛苦，而且也不是我情愿这样干的。昨天，是太一神使者交接班的日子，天下龙神都得集驾到太一神那里。昨天夜里子时，各位龙神已经朝拜太一了。但是，河南大旱，太一神让群龙考察三五天才放它们回来。现在井内已经没有水啦。如果你能诚心让工匠下去淘井，就可以让我摆脱这条毒龙给我的苦难啊！果然如此，我愿终生侍奉公子。世间上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啊！”说罢，便不见了。陈仲躬当时就让一工匠下井去淘，并派一名亲信仆人一块儿下到井底，嘱咐说：“到井底后，见到特殊的物件就将它取上来。”这位仆人随工匠下到井底后，没有见到其它东西，只拣得一面古铜镜，宽七寸七分。陈

仲躬让仆人将古铜镜用水洗净，放在匣子里，焚香敬奉它。这面古铜镜就是敬元颖啊！当夜一更后，敬元颖果然从门外走进屋来。一直走到香烛前下拜，对陈仲躬说：“感谢你搭救我的大恩，使我脱离了在井下照着污泥的苦差使。我原本是昔年师旷所铸的十二面铜镜中的第七面。师旷铸造我们时，都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是七月七日午时铸造的，因此宽为七寸七分。贞观年间，是许敬宗的婢女兰荅将我坠入井中。因为这井的水特别深，又有毒龙吐出的毒气，下到井底的人都被闷死，因此没人将我捞取上来，就为毒龙所使役。幸亏遇到你这样正直的人，才得以重见人间啊！然而，明晨以内，望搬出这所房子。”陈仲躬说：“我已用钱将这所宅院租赁下来了。现在马上要搬出去住，我一时上哪筹措到足够的租金呢？”敬元颖说：“现在就请你整装，什么忧虑也不要。”说着就要告辞。陈仲躬又将敬元颖留住，问：“你怎么能打扮成现在这种样子的呀？”敬元颖说：“我变化无常，不是一一可以讲述出来的啊！”说完，立时不见了。第二天早晨，忽然有一个买卖的中间人来叫门，领来一位房主来拜见陈仲躬，并请他立即搬家。外面车马夫役都准备好了，装上一应家俱用品后，未到正午就来到立德坊的一所宅院中。这所宅院，大小和租金跟清化里那所宅院一样。领陈仲躬来的中间人说：“租金、房契都不缺少，并已交割完毕。”过了三天，陈仲躬原来住的清化里那所宅院的水井，无缘无故地自行崩塌，牵延到东侧的厢房，一时间地都陷下去了。这以后，陈仲躬赋诗、写文章，屡屡扬名，并作了高官。不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象当年搬家移居一样有人出来帮助。陈仲躬从井中得到的这面

古铜镜，它的背面有二十八个字，都是蝌蚪文。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大意是：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白龙潭铸成此镜。这面古铜镜已经在人世间有一千年啦。它背上的环书文字，一个字分管一个天文列宿，按照方位排列：左有日右有月，龟、龙、虎、雀，并列其位。在镜鼻四周题有四字：夷则之镜。大意是：平坦均匀的镜子。

曹王皋

唐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荆原作邢，据本书卷二。五曹王皋条改。）州节度使，有羈旅士人怀二羯鼓椀，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宾府观者咸讶议曰：“岂足尚耶？”对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指其钢匀之状，宾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心未信乎？”命取食拌，自选其极平正者。令置椀于拌心，以油注椀中，椀满而油无涓滴渗漏。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椀，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众方深伏。宾府又潜问士人，“宜偿几何？”士人曰：“不过三万。”及遗金帛器皿，其直果称是焉。（出《羯鼓录》）

唐朝曹王李皋有巧妙的构想，精通各种器具古玩。

李皋任荆州节度使时，有位暂居在这里的读书人，带着两付制造羯鼓用的棬，请求通报求见李皋。这位读书人将两付棬先打开给李皋的幕僚们看。这些人看了后故作惊讶地说：“这种平常的棬，还用给曹王看啊？”读书人说：“但请通报，节度使看了它们一定会识别出来的。”待到通报后，曹王李皋见到了这两付棬，用手捧着赞叹地说：“没想到今天还能遇到这么珍贵的宝物啊！”指着两付棬说，“你们看看，这钢性，这均匀劲儿。这是用钢铁精制而成的啊！”在座的众幕僚表面上唯口称是，心中都暗自说：“什么精钢细做……”李皋看出幕僚心中所想，说：“你们心中不一定相信这是难得的宝物吧，请取来食样一用。”食样取来后，李皋亲自挑选出特别平整的食样，将两付鼓棬打开重叠置放在食样上面，让人将食油顷入棬中，直到注满为止。油一点也不渗漏出来。李皋说：“这两付棬一定是开元、天宝年间，向朝廷进贡的御棬。不然，没有这么制作精细的棬啊。”问献棬的读书人：“你这两付棬是从哪儿得到的。”读书人回答道：“我的先人在黔中，从当年玄宗皇帝的宫内总管高力士大人得到它们的。”众位幕僚们才深深拜服。事后，幕僚们又暗中问这位读书人：“你估计，曹王应偿给你多少钱！”读书人说：“也就三万吧。”待到曹王李皋赠送给这位读书人金帛器皿等物后，这些幕僚好信计算一下：这些东西的价值果然就在三万左右。

渔人

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有渔人载（明抄本“载”作“为”。）小网。数船共十余人，下网取鱼，一无所获。网中得物，乃是镜而不甚大。渔者忿其无鱼，弃镜于水。移船下网，又得此镜。渔人异之，遂取其镜视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见其筋骨脏腑，溃然可恶，其人闷绝而倒，众人大惊。其取镜鉴形者，即时皆倒，呕吐狼藉。其余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镜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与归家，以为妖怪。明日方理网罟，则所得鱼多于常时数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询于故老，此镜在江湖，每数百年一出。人亦常见，但不知何精灵之所恃也。（出《原化记》）

唐德宗贞元年间，在苏州太湖入松江口，有打鱼人载着小网捕鱼，好几条船十多个人，打了大半天，没有网到一条鱼，却网到一面镜子，不大。打鱼人恼火没有打上来鱼，就将镜子丢入水中。

移船再撒网，又将这面镜子打上来了。打鱼人感到非常奇怪，其中有一人就将这面镜子拿在手中仔细观看。镜子大小约七八寸，但是照人却筋骨五脏六腑都能看到。这个打鱼人用它照视自己的肚腹，发现里面溃烂得让人恶心欲吐，一

下昏倒在地。其他的打鱼人都大吃一惊，纷纷自照，都昏倒在地，呕吐不止。还剩下一个打鱼人不敢照了，慌忙将镜子又抛入水中。过了许久，昏倒在地的那些打鱼人都苏醒过来了。这个打鱼人将他的这些同伙一一扶起来，相互搀扶着回到家里。大家都认为是遇上妖怪了。第二天整理好网具又驾船出去打鱼，打到的鱼是平常的好几倍。而且，这些打鱼人中，从前身上患有疾病的，都痊愈了。询问打鱼的老人们，有的说这面镜子在江湖间，几百年出现一次，有人曾经见到过。但是，却不知道是什么精灵所有。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 载 破山剑 扬州贡 郑云逵
 张 存 百合花 浙右渔人 元 祜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绹 裴 岳
 苟 讽 红 沫 铁 头
 虔州刺史 (以上五条原缺) 周 邯 真阳观
 陴湖渔者 文 谷

符 载

唐符载文学武艺双绝，常畜一剑，神光照夜为昼。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艫，遭蛟作梗，不克前进。掷剑一挥，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后遇寒食，于人家裹柜粽，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剑断之讫。其剑无光，若顽铁，无所用矣。古人云：“千钩之弩，不为鼯鼠发机。”其此剑之谓乎。（出

《芝田录》)

唐朝人符载文武双全，曾经有一把宝剑，会发光，将夜间照成白昼。一次，符载出游到淮浙一带，遇到一只大商人的货船遭到水中巨蛟的拦阻，不能继续航行。他拔出这把宝剑向巨蛟刺去，血水象下雨一样从巨蛟身上喷洒出来。于是，这只商船安然无恙地驶走了。后来，有一年寒食节，符载暂时借宿的这家用柶黍包裹粽子，有桶那么粗，用菜刀切割不了。符载用他随身带着的这把宝剑去割。切完后，宝剑再也不发光了，变成了一块顽铁，没什么大用了。古人说：“有千钧之力的箭弩，不能用它去射鼯这样的小鼠。”这话完全适合符载的这把宝剑啊

破山剑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人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曰：“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尽，疑有所触。”士人夫妻

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出《广异记》）

近年有个男人在耕地时拣到一把剑，磨洗之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位北方的外族人要买这把剑。最初出一千文钱，后来涨到一百贯，这个男人还是不卖。买者跟随卖剑的男人到家中，最后出一百万贯买这把剑。双方说定了，明天这位外族人拿钱来取剑。这天夜晚，月色很好。男人跟他妻子在院中月光下，一块儿观看这把剑，笑着说：“这把剑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值得那个胡佬出那么高的价钱？”他家庭院中有一块捣衣石，说话间，这个男人随意用剑向这块捣衣石一指，捣衣石立时断为两截。夫妻俩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买剑的胡人载着钱来到男人家，拿起宝剑一看，惊讶地说：“剑光已经没有了，你们是怎么弄的？”于是，不买这把剑了。得剑的男人责问他为什么不买了？这位胡人说：“这是把破山剑，只可用一次，我想用这把剑刺破宝山。现在，剑的光芒已经消失了。我怀疑你们用它触指什么东西了。”夫妻俩听了后异常悔恨，将昨天晚上用剑指断捣衣石的事情告诉了这位胡人。胡人最后用十千钱买走了这把剑。

扬州贡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所铸也。或言无百

炼者，六七十炼则止。易破难成，往往有鸣者。（出《国史补》）

扬州旧日向朝廷进贡的江心镜，是在五月五日这天，在扬子江上铸造的。有人说铸镜时没有铸一百次，也有六七十次。这面镜子非常容易铸不好，有破损，极难铸成。铸成后，它常常自己发生鸣声。

郑云逵

唐郑云逵少时得一剑，鳞铁星铍，有时而吼。常庄居，横膝玩之。忽有一人从庭树窅然而下，紫衣朱帟，被发露剑而立。黑气周身，状如重雾。郑素有胆气，佯若不见。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异剑，愿借一观。”郑谓曰：“此凡铁耳。君居上界，岂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郑伺更良久，疾斫之，不中。荆坠黑气著地，数日方散。（出《酉阳杂俎》）

唐朝人郑云逵小时候得到一柄剑，剑鞘上布有鳞片，剑很薄，象星星一样泛着亮光，而且时常自己发出鸣叫声。一次，郑云逵在家盘腿坐着把玩这把剑。忽然，从院里树上跳下一个人，身穿紫色衣服，戴朱红色的头巾，头发披散着，手

中持剑站在那儿。他周身围有一团黑气，象一团浓雾。郑云逵素来胆气过人，假装没看见，继续把玩怀中宝剑。紫衣人说：“我是上界人，得知你有一柄奇异的宝剑，希望能借我看看。”郑云逵说：“这是一块凡铁啊。你既然住在天上，难道还顾念这么一块凡铁吗？”紫衣人一再请求郑云逵借他看看。郑云逵盯视他好长时间，突然挥剑疾砍过去，没有砍中。只削下来一团黑气落在地上，好几天后才散去。

张 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温介云：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尝于陂中见旱藕稍大如臂，遂尽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穷，乃断之。中得一剑长二尺，色青无刃，存不之宝。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获焉。其藕无丝。（出《酉阳杂俎》）

唐朝人段成式，他有个朋友叫温介，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唐代宗大历年间，高邮有个叫张存的平民，以踏藕为业。一次，他在池塘中发现一只旱藕，藕稍象胳膊那么粗。他用尽全力挖掘，掘到两丈深时，这只旱藕已有双手合抱那么粗，可是还没有挖到根。没办法，张存用刀将旱藕砍断，在藕中得到一柄剑，长二尺，呈青色，没有剑刃。张存不想保存这把

剑，城里有个人得知这事后，用十捆柴薪将这柄剑买了去。这只旱藕，里面没有藕丝。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数倍，异之。因发其下，得臂匣十三重，各匣一镜。至第七者，光不触，照日光环一丈。其余规铜而已。（出《酉阳杂俎》）

唐宪宗元和末年，海陵夏侯一院里房前生出一株百合花，比一般的百合花大好几倍，觉得奇怪。因此，挖掘这株花，得到一只臂匣有十三隔，每隔里放有一面镜子。第七只隔里放的镜子，光面没有被腐蚀，对着太阳照映出的光环有一丈。余下的十二面，都只能说是铜而已。

浙右渔人

唐李德裕，长庆中，廉问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重，异于常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但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取视之，历历尽见五脏

六腑，血萦脉动，竦骇气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旁舍，遂闻之于德裕。尽周岁，万计穷索水底，终不复得。（出《松窗录》）

唐穆宗长庆年间，宰相李德裕查访浙右。当时有渔人在秦淮下机网到深水处捕鱼，起网时觉得特别沉，跟往常不一样。等到将网起到临近水面时，发现没有网到一条鱼，里面只有一面古铜镜，一尺多那么大，镜面泛光照耀水波间。打鱼人将它拿在手中照看，自己的五脏六腑清清楚楚地映现在镜子里面。血管跳动、血在血管里流动，都能看到。让人感到有一种摄人神魄的恐惧，手腕一抖，镜子又坠入水中。一次，打鱼人偶然在别的地方谈到这件事，让李德裕听到了。李德裕让人在镜子落水的地方打捞。用了一年的工夫，想出各种办法，也没有打捞着这面古镜。

元 祜

唐丞相元祜之镇江夏也，常秋夕登黄鹤楼。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亲信一人往视之。其人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其人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钱大，而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精

巧且泽，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之中。及相国薨，镜亦亡去。（出《三水小牍》）

唐朝丞相元祜在镇守江夏时，一个秋天的夜晚，登黄鹤楼观赏夜景。他遥望长江岸边有一处亮光象星光，就派手下的一个亲信去察看。这位亲信划着一只小船直奔亮光处，发现亮光是从一只钓鱼船上发出来的。问那个钓鱼的人，那人说：“刚才钓到一条鲤鱼，也没有看到什么亮光啊。”这位亲信提着这条鲤鱼返回黄鹤楼。元祜让厨师剖开鱼腹，见里面有二只小镜，铜钱那么大，镜面相合在一起。镜的背面隐约凸起两条龙，虽然小却鳞鬣爪角都有。两面小镜制作的非常精巧而有光泽，常常发出光来。元祜将它们珍藏起来，放在卧室里的一只盛巾饰的箱子里。待到元祜死去，这两面宝镜也不知去向了。

李德裕

唐太尉卫公李德裕，尝有老叟诣门。引五六辈异巨桑木请谒焉，阖者不能拒之。德裕异而出见，叟曰：“此木某家宝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异，是以献耳。木中有奇宝，若能者断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计其年齿已老，或身已歿。子孙亦当得其旨。设非洛匠，无能有断之者。”

公如其言，访于洛下，匠已殁矣。子随使而至。玩视良久曰：“可徐而断之。”因解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鸽，羽翼嘴足，巨细毕备。匠料之微失，原薄不中，一鸽少其翼。公以形全者进之，自留其一。今犹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太尉之孙，道其事。（出《录异记》）

唐朝李德裕任太尉时，曾经有一个老翁来到府门前，要求拜见他。这老翁让人抬着一段在他家生长了五六代的巨大桑木，守门人没法拒绝就通报进去。李德裕觉得不寻常，出来接见了这位老翁。老翁说：“这段桑木我家已经珍藏三代了。我现在已到耄耋之年，很是敬佩您的仁德，也听说太尉非常喜好稀奇古怪的东西，因此将它奉送给您。这段桑木中有奇宝，如果让一个技术非常高的匠人调理它，就能得到这奇宝。洛阳城里有一名匠人能调理它，但是算算他的年岁已经老了，或者已经死了。可是他大概还有子孙后代，也一定能承继下他的技艺的。如果不是洛阳这家工匠，没有人能调理好这段桑木的。”李德裕按照老翁告诉的话，派人到洛阳去查找那位老匠人，果然已经死去了。于是，将老匠人的儿子召到府上。这位老匠人的儿子，将桑木反复地把玩、察看了许久，说：“可以慢慢地调理。”后来剔解出二枚琵琶槽，每枚槽上都有一只木纹理自然生成的白鸽，羽翼足嘴，凡是鸽子身上有的都具备。由于技艺不到家，在剔解中小有差误，做出来的琵琶槽薄厚有些不均匀，其中的一枚鸽身上少了翅膀。李德裕将其中有全形鸽身的琵琶槽进献给皇上，少鸽翅膀的那枚自

己留下。这枚琵琶槽现在还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过李太尉的孙子，他们曾经说起过这件事。

甘露僧

唐润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卫公德裕廉问曰，常与之游。及罢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赠焉。方竹出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对出，实卫公之所宝也。及再镇浙右，其僧尚在。公问曰：“前所奉竹杖无恙否。”僧对曰：“已规圆而漆之矣。”公嗟惋弥日。（出《桂苑丛谈》）

唐朝时润州甘露寺有一位僧人道行很高，为人孤僻，在江左一带非常有名望。宰相李德裕查访江左期间，经常结伴同游。到卸任返回京城时，李德裕将一根方竹杖留赠给这位高僧作纪念。这种方竹产自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相对着生长，是李太尉的一件珍爱之物。李德裕再来浙右时，这位高僧还健在。李德裕问他：“从前我送给你的那根方竹杖还在不在啦？”僧人回答说：“还在。贫僧已将它弄圆了，并且涂上一层油漆。”李德裕听了后感叹惋惜了一整天。

令狐绹

唐丞相令狐绹因话奇异之物，自出铁筒，径不及寸，长四寸，内取小卷书于日中视之，乃九经并足。其纸即蜡浦团，其文匀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难以言述。又倾其中，复展看轻绢一匹。度之四丈无少，秤之才及半两，视之似非人世所。（按“所”字下脱佚甚多，“返报”二字以下似系虔州刺使条下之下半，中脱裴岳等四条。）返报，太守惧。追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书，褚辈只须此笔。乞先见相公书迹，然后创制。”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钱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称，甘鼎镬之罪。”仍乞械击，俟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云：“睹相公神翰，宜此等笔。”相府得之，试染翰甚佳。复书云：“笔大可意，宜优赐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赠叟而遣之。（出《芝田录》）

唐朝丞相令狐绹，一次说到世间奇异的东西时，他自己拿出一只铁管，直径不到一寸，长四寸，从中取出一小卷书，对着太阳光观看，乃是一部完整的《九经》。这部书所用的纸就是蜡浦团，上面的经文均面小，头尾相似，它的精致奥妙是用语言所表达不出来的。令狐绹将小铁筒倒着顿了几下，又倾出一件东西，展开一看是一匹轻绢。量一下，整四丈，一

点也不少；称一下，只有半两重。看它织的那精巧劲儿，不象是人世间的东西。（按：这以下缺很多字。）

返回来报告，太守恐惧，追查老翁，并想给他加罪。老翁说：“希望大人不要随随便便地就给我加罪。我也懂得书法，褚遂良只要这样的笔。恳求您先让我看看褚相公的书法真迹，然而我才能制作笔。太守取出褚遂良的书法真迹给老翁看。老翁看完后笑着说：“就象这样，不消太守你破费三十钱，我还可以给你五十管笔。如果不称褚相公的意，我甘受放在鼎镬中油炸水烹的刑罪。”说完，仍旧恳求为他戴上刑枷，让他等待回信再作决定。太守的怒气消了些，并且写封书信给褚遂良，讲述了老翁的事情，说：“看了相公的宝贵墨迹，认为适于用这样的笔。”褚遂良得到这种笔后，试着书写一下，觉得非常好，又写一封回信说：“这种笔非常让我满意，应该更优厚地赏赐制笔的匠人。”太守见到回信后非常高兴，赠送老翁五匹束帛让他回去了。

周 邨

唐周邨自蜀沿流，尝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仑白水之属也。邨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时方出，云：“其下有关，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宝物。闻汴州八角井多有龙神，时有异手出于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犹豫未果。其友邵泽有利剑，常

自神之。解剑授奴，遣之入井。邨与泽于外以俟之，悄然经
久，忽见水精高跃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拿之复入，剑
与奴自此并失。邨悲其水精，泽恨其宝剑，终莫穷其事。他
日，有人谓邨曰：“此井乃龙神所处，水府灵司。岂得辄犯，
可祭而谢之。”邨乃祭谢而去。（出《原化记》，明抄本作出
《录异记》，《类说》三十二引作出《传奇》）

唐朝人周邨从蜀乘船顺长江而下，曾经在途中买到一个
奴仆，名叫水精，擅长潜水，是昆仑白水地方的人。周邨怀
疑瞿塘峡有那么深，命令水精潜水探测，过了一个时辰才浮
出水面，说：峡底下有一座关，不能够渡过去，只得到一些
金珠而已。”从此，每次遇到深水潭洞都让水精潜下去探察，
得到无数的珍宝。后来，听说汴州八角井多数里面都有神龙，
经常有一只怪异的大手伸出井面来，便想让水精潜入井底探
察一下。正在犹豫的时候，周邨的友人邵泽将自己非常喜爱
的一柄宝剑借给水精。于是，周邨就让水精潜下井底，自己
与友人即泽在井边等候。等了很长时间，井底下一点动静也
没有。正在疑惑间，突然水精从井中高高地跃出井外，还没
来得及跳到地上，从井内伸出一只金黄色的大手，一把将他
拽入井中。水精与友人的宝剑，再也没有从井中出来。周邨
为失去水精而悲伤，他的友人邵泽非常惋惜失去的宝剑。然
而，始终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有人对周邨说：“这
口井是神龙居住的地方，水府里的官署，怎么能够触犯呢？你
赶快祭祀谢罪吧。”于是，周邨祭祀了这口井，向水府表示谢

罪后，离开了汴州。

真阳观

新淞县有真阳观者，即许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庄田，颇为邑民侵据。唐僖宗朝，南平王钟传据江西八州之地。时观内因修元斋，忽有一香炉自天而下。其炉高三尺，下有一盘。盘内出莲花一枝，花有十二叶。叶间隐出一物，即十二属也。炉顶上有一仙人，戴远游之冠，着云霞之衣，相仪端妙。左手搯颐，右手垂膝，坐一小盘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桧之状，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时，凡有邑民侵据本观庄田，即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惊惧，即以其田还观，莫敢逗留。南平王闻其灵异，遣使取炉，至江西供养。忽一日失炉，寻之却至旧观。道俗目之为瑞炉。故丞相乐安公孙偓南迁，路经此观。留题。末句云：“好是步虚明月夜，瑞炉蜚下醮坛前。”其瑞炉比如金色，轻重不定。寻常举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盗者窃之，虽数人亦不能举。至今犹在本观，而不能复蜚矣。（出《玉堂闲话》）

新泽县境内有一座真阳观。这座真阳观，乃是晋朝仙人许逊真君的弟子曾真人得道成仙的地方。道观的庄田，受到附近住户的严重侵占。唐僖宗在位期间，南平王钟传镇守江

西八州。当时，观里修缮房屋，忽从天上降落下来一只香炉。香炉高三尺，下面有一只托盘，盘里长着一枝莲花，上面长着十二片莲叶，每片莲叶上隐约浮现一种动物，是十二生肖。炉顶上有一位仙人，头戴远游的帽子，身穿云霞一样的衣裳。相貌端庄神妙，左手撑着脸，右手垂扶在膝盖上，下面坐着一只小盘石。石上有花竹、滚水、松、桧等图形，雕刻的非常奇怪，不是人工能刻出来的。这位仙人一降落到地上，凡是被附近住户侵占的庄田，他就在那里出现，大放光明。住户们惊恐害怕，当即将侵占的庄田都退还给道观，一刻也不敢延误。南平王钟传听说这件事后，派使臣来到真阳观，将这只仙炉取回江西供养。忽然有一天晚上，仙炉不胫而走。南平王派人寻找，结果这只仙炉远从江西又回到真阳观内。观里的道士和附近的乡民，都将它看成能给人带来祥瑞的仙炉。丞相公孙偃全家南迁时，途中经过真阳观，为这只仙炉题留一首诗。这首诗的结尾两句，大意是这样的：正是月色清朗正好漫步观赏夜景的时候，祥瑞的仙炉飞降在醮坛前！这只香炉金黄色，时轻时重。平常里人们用手举它，也就六七斤重。一次窃贼来偷它，虽然来了好几个人也搬不动它。这座香炉至今还在真阳观里，但是却再没飞走过。

陴湖渔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周数百里。两州之莞薊萑苇，迨芰荷之

类，赖以资之。唐天佑中，有渔者于网中获铁镜，亦不甚涩，光犹可鉴面，阔六五寸，携以归家。忽有一僧及门，谓渔者曰：“君有异物，可相示乎。”答曰：“无之。”僧曰：“闻君获铁镜，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将往所得之处照之，看有何睹。”如其言而往照，见湖中无数甲兵。渔者大骇，复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传，湖本陴州沦陷所致，图籍亦无载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玉堂闲话》）

在徐、宿两州临界的的地方有湖泊叫陴湖，湖围几百里。两州临湖而居的乡民们，都靠着湖里生长的莞、薊、荇、芰、荷等物生活。唐昭宗天佑年间，有个打鱼人网到一枚铁镜，五六寸大，还不是那么太不光滑，光亮的程度还可以照人。这个打鱼人将铁镜带回家中，忽然来一位僧人，在门口跟这个打鱼人说：“你有一件特殊的東西，可以拿出来让贫僧看看吗？”打鱼人回答说：“我家没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啊！”僧人说：“听说你打鱼时得到一面铁镜。就是这件东西，贫僧想看看。”打鱼人取出铁镜给僧人看。僧人看罢对打鱼人说：“你拿着这面铁镜再到你网到它的地方去照一照，看看都看到了什么？”打鱼人按这僧人告诉的去湖上一照，立即看见湖中有无数甲兵。打鱼人大惊失色，又将这面铁镜扔入湖水中。那位僧人，从此也不知去向。老人们相传说：“这个湖是陴州塌陷后形成的。但是地图、典籍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文谷

伪蜀词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尝诣中书舍人刘光祚，喜曰：“今日方与二客为约，看予桃核杯。”文方欲问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刘云，次乃升宫客沈默也。刘谓之曰：“文员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杯出视之。杯阔尺余，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也。刘云：“予少年时，常游华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洗，予睹之惊骇。”道士笑曰：“尔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见授。予宝之有年矣。道士刘云出一白石，圆如鸡子。其上有文彩，隐出如画，乃是二童子，持节引仙人，眉目毛发，冠履衣帔，纤悉皆具。云：“于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阔一寸余，长二寸五分。上隐出盘龙，鳞角爪鬣，无不周备。云：“于巫峡山中得之。文谷一日尽睹此奇物，幸矣。”（出《野人闲话》）

五代时，蜀王建王朝有位词人叫文谷，是个古玩收藏观赏家。一次，文谷到中书舍人刘光祚家作客，刘光祚欣喜地告诉他：“今天刚刚跟两位客人约好了，来看我的桃核杯。”文谷正想问刘光祚什么缘由，二位客人来了。其中一位是城山道士刘云，另一位是升宫客沈默。刘光祚对两位客人介绍说：“这位文谷员外也是一位奇士。”说着，让家人取出桃核杯给

他们观赏。这只杯子阔有一尺多，上面纹彩灿烂光亮，是真蟠桃的果实。刘光禄说：“我少年时，一次游华山，遇到一位道士，用这枚蟠桃核汲取山泉水洗脸，我看到后非常惊异，恐慌。”道士笑着说：‘你想要它吗？’之后，将半片蟠桃核送给了我。我珍藏它有年头啦！”看过蟠桃核杯后，道士刘云从杯中拿出一颗白石，圆如鸡蛋。石上有纹彩，隐约如画。细看，是二位童子手持符节为一位仙人引路。他们的眉眼毛发、帽子、鞋、衣裳、斗披，都清清楚楚的。刘道士说，这颗白石是在麻姑洞石穴中得到的。另一位客人沈默也取出一颗石头，宽一寸多，长约二寸五分。石上隐约可见一条盘龙，鳞、角、爪、鬣，无不具备。沈默说他这颗石头是在巫峡山中得到的。文谷一天之内能够观赏这么多的稀奇珍物，感到非常荣幸。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
(酒量、嗜酒附)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昆仑觞
碧筒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让
夏侯孜 孙会宗 陆 扆

酒量

山 涛 周 顛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 邈 刘 伶 酒 臭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语其节。至家醉卧，不醒数日。家人不知，以为死也，具棺殓葬之。酒家至千日，乃忆玄石前来沽酒，醉当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问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阕矣。”于是与家人至玄石墓，掘冢开视，玄始醒，起于棺中。（出《博物志》）

从前有个叫玄石的人，到中山酒店买酒。店家将“千日醉”卖给了他，忘了告诉他这是什么酒了。结果，玄石回到家里喝了千日醉后，醉倒在床上，一连好几天也不醒过来。家里人不知道，以为他死了，就将他装入棺槨中埋葬了。到了一千天，卖酒的店家才想起一千天前来买醉的玄石，今天该醒酒了，于是到玄石家询问情况。家里人说：“玄石已经死了三年啦，现在正好守丧期满。”于是这位店家跟玄石家里人一块儿来到玄石墓前，挖开坟墓，打开棺槨一看，玄石正好刚醒酒，自己从棺槨中走出来。

擒奸酒

河东人刘白坠者善于酿酒。六月中时暑赫，刘以罌贮酒，曝于日中。经一旬，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师朝贵出郡者，远相饷餽，逾于千里。以其可至远，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带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盗，盗饮之皆醉，遂备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坠春醪。”（出《伽蓝记》）

河东有个叫刘白坠的人，擅长酿酒。每到六月中旬盛夏时节，刘白坠将酒贮藏在罌瓮里，放在太阳底下曝晒。晒过十天后，酒味不变。饮它感觉味道特别甘甜芳香，而且喝醉后不容易醒酒。京城里的朝廷显贵每次出京，都不远千里带回刘白坠酿造的这种酒送人。因为它能扬名千里之外，所以起名叫“鹤觞”，又叫“骑驴酒”。晋惠帝永熙年间，青州刺史毛鸿宾带着刘白坠酿造的“鹤觞”酒到任上。途中遇到劫道的贼寇，喝了鹤觞酒后都醉得人事不省。于是，这些盗贼都被捕获。从这以后，刘白坠酿造的这种酒又叫“擒奸酒”。当时在江湖上行走的侠士们说：“不惧怕箭射刀砍，只畏惧白坠酿的春酒啊！”

若下酒

《輿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醇美。俗称“若下酒”。张协士所云：“荆州乌程，豫北竹叶。”即此是也。（出《十道记》）

《輿地志》上说：“村里的乡民取来若下水酿酒，酒味醇美，当地人称“若下酒”。张协士说：“荆州的乌程酒，豫北的竹叶青，就是这种酒啊！”

昆仑觞

魏贾搆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舟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间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出《酉阳杂俎》）

魏人贾搆家财千金，字识广博，还能著书写文章。有一

位老翁擅长识别水性，贾搆经常让这位老翁乘坐小船驶到黄河中流，用葫芦接黄河源的水，一天不过能接到七八升。放了一宿，葫芦里的水变成绛色。用这种黄河源的水酿的酒，名叫“昆仑觞”。它的甘美芳香的酒味儿，是人世间所没有的。贾搆曾经用三十斛“昆仑觞”，进献给魏庄帝。

碧筒酒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茎”原作“径”，据明抄本改）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历下效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出《酉阳杂俎》）

历城城北有一片使君林。魏齐王正始年间，郑悫公每到三伏天便率领宾朋属僚们到这里来避暑。郑悫公让家人拿来硕大的莲叶放在砚格上面，再盛酒三升。之后，用簪子刺莲叶，让它与莲叶的柄相通，再将叶柄弯曲，如象鼻，相传着饮吸，起名叫“碧筒”。后来人们争相效仿，说这样喝酒味中掺进去莲花的清香，香冷如冰。

九酝酒

张华既贵，有少时知识来候之。华与共饮九酝酒，为酣畅，其夜醉眠。华常饮此酒，醉眠后，辄敕左右，转侧至觉。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时为张公转侧，其友人无人为之。至明，友人犹不起。华咄云：“此必死矣。”使视之，酒果穿肠流，床下滂沱。（出《世说》）

张华发迹后，他小时候的朋友来看他，张华用九酝酒来招待这位童年时的朋友，两人喝得非常畅快。这天晚上，两个人都喝得大醉，躺下就睡着了。张华经常喝九酝酒。每次喝后睡觉时，都令家里人来将他翻转来，调过去，一直到醒酒才停下来。这天晚上，张华忘了告诉家人；仆人象往常一样翻转他。张华的那位朋友却没有人去照看。到天亮，张华的朋友还没有醒过来。张华惋惜地说：“我这位朋友一定是死啦！”派人过去看看，酒果然穿过他这位朋友的肚肠流出来，床下汪着一地的酒水。

消肠酒

张华为醇酒，煮三薇以渍曲蘖。蘖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获麦而食之。蘖用水渍，三夕而麦生萌芽。以平旦时鸡初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酿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摇荡，使人肝肠烂，当时谓之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二说声同而事异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华酿造的醇酒，用煮三薇的水来浸泡曲麦蘖。蘖产在西羌，曲出产在北胡。胡地产一种指星麦。说的是农历四月火星出来，将麦子收割后吃。蘖芽用水浸泡，经过三个晚上，麦子泡出蘖芽。在天刚亮鸡初次打鸣时候，用它来酿酒。民间称它为“鸡鸣麦”。用这种鸡鸣麦酿的酒，清美甘醇，芳香持久。喝到嘴里含着不咽，时间长了，能将牙齿泡活动了。如果喝醉了不翻转摇动，能将人的肝肠浸烂。当时人称：“消肠酒”，还有人说：“这种醇酒可让你长宵欢乐。”二种说法，声音相同，但是包含的内容却不一样啊。

青田酒

乌孙国有青田核，莫知其树与实。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枚，集宾设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尽，一核所盛，复中饮矣。唯不可久置，久则味苦难饮。因名其核曰“青田壶”，酒曰“青田酒”。（出《古今注》）

乌孙国出产一种青田核，不知道是什么树结的，也不知道它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青田核象能盛五六升东西的葫芦那么大。用这种空核盛水，不一会儿，水就变成了酒。有个叫刘章的人，曾得到两枚青田核，将朋友邀来设酒宴。这两枚青田核酿出来的酒，可供得上二十个人来喝。一核的酒才饮完，另一核中的水又变成了酒，可以接着饮。但是，不能将水放得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则味苦难饮。

因此，管这种核叫“青田壶”，这种酒叫“青田酒”。

粘雨酒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

珮。上有铜龙，腹空，盛数百斛酒。使胡人于楼上喫酒，风至，望之如云雾。名曰“粘雨台”，使以洒尘。（出《拾遗录》）

石虎在大武殿前建造一座楼，高四十丈。将珠编结成门帘挂在上面，帘下饰有五色玉珮，帘上安装一条铜龙，龙腹是空的，可以盛几百斛酒。让胡人在楼上喝酒，有风刮来，远远望去整座楼如在云雾中。因此，这座楼名叫“粘雨台”，用它来洒尘。

酒 名

酒名：郢之富水，乌城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博罗，宜成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之郎官清。河汉之（《国史补》“河汉之”作“阿婆清又有”）三勒浆，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黎勒、诃黎勒。（出《国史补》）

名酒有：郢城产的富水酒，乌程产的若下酒，荥阳产的土窟春酒，富平产的石冻春酒，剑南产的烧春酒，河东产的

乾和葡萄酒，岭南产的灵溪博罗酒，宜城产的九酝酒，浔阳产的溢酒，京城产的西市腔酒，虾蟆陵产的郎官清酒，河汉产的三勒浆酒。三勒浆酒的酿造方法出处波斯国。所谓“三勒”，就是“庵摩勒、毗黎勒、诃黎勒”的简称。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草汁漉，（南人呼“野葛”为“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阴蔽，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故剧饮之后，既醒，犹头热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既烧即揭瓶趋虚，泥固犹存。沽者无能知美恶，就泥上钻小穴可容筋，以细筒插穴中，沽者就吮筒上，以尝酒味，俗谓之“滴淋”。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罌，密固其上，瘞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陂水，取供贺客。南人谓之“女酒”。味绝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杂录》）

新州盛产美酒。南方酒不用曲蘖酿造，而是将米杵成粉，用胡蔓草汁和粉，外面包裹上各种草叶，做成卵形，放在蓬

蒿中荫蔽一个月，让它发酵变馊。然后再掺对上糯米，酿造成酒。这种酒，快速喝它，不醉，只是头上往外冒热汗，是因为有毒草的缘故啊。南方人饮这种酒得烧它，就是将酒装满瓮，上面涂泥，再用火烧才算熟了。不然，不能饮。烧完后，立即将瓮上的盖揭去，中间出现空隙，上面的泥还在。买酒的人不知道酒的好坏，就在泥上钻个小洞象筷子那么粗，将细管插入洞中。买酒的人吮吸细管的一端，来品尝酒的味道，民间叫“滴淋”。有的无赖小民空手来到集市上，遍尝酒家的滴淋。每尝一家，都说不好喝，最后也能尝得大醉回去。南方人生下女孩后，长到几岁时，就为她酿造很多的酒。过滤好了后，等到冬天池塘里的水枯竭时，将这滤好的酒盛在酒罍中，将上面的罍盖密封加固好，把酒罍埋在池塘岸边。到春天池塘里涨满了水，也不再挖出来。待到这个女孩长大成人出嫁时，才在堤岸挖个缺口，将水放开，然后挖出埋在岸边泥土下面的酒罍，用里面埋藏多年的美酒招待贺喜的宾客。南方人称它为“女儿酒”。这种陈年佳酿，味道绝对甘美。平常是喝不到的啊！

李景让

大中年，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公景让起引此爵，蒋曰：“此宜其然。”（出《卢氏

杂说》)

唐宣宗大中年间，一次，在尚书省的左右丞及云部侍郎的宴席上，蒋伸忽然斟一杯酒，说：“在咱们今天的宴席上，有在家孝敬父母，在朝为国尽忠，而且名重时下的人，请饮这一杯。”蒋伸说完后，在座的人都神色严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举起这杯酒。独有李景让站起身，端起这杯酒一饮而尽。蒋伸说：“李景公最适宜喝这杯酒啦。”

夏侯孜

崔郢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尹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历给舍，京光尹不合冲丞郎宴。命酒乱来，命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物。引满饮之。良久方起。（出《卢氏杂说》）

崔郢任京兆尹时，一次，御史、中书、门下三司使臣，在永达亭宴请丞相，崔郢乘着酒劲忽然不礼貌地狠劲喝。众人都停止喝酒看着他。当时任户部使的夏侯孜问他：“崔京尹你曾经任过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吗？”崔郢回答说：“没有任过。”

夏侯孜说：“如果不曾任过给事中与中书舍人，你就不应该冲撞这次丞郎宴。我叫监酒人过来！让崔京尹吃罚酒！”于是，监酒人拿来三只大杯，都满满地斟上酒，罚崔郢喝这三大杯酒。崔郢喝了这三杯酒，过了好久才站起来。

孙会宗

唐孙会宗仆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亲表开宴。有一甥侄为朝官，后至。及中门，见绯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涎，咄咄而出。不相识。顷即席，说于主人。讶无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时，阶上酹酒，草草倾泼也。自此每酹酒，止则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孙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时仆射孙会宗，就是渥相大王的父亲。一次，在家中摆酒席宴请内外亲表。有一位甥侄辈的亲戚在朝廷里任职，来晚了，走到中门，看见一位身着红色官服的官人，衣襟前边全是酒渍，气冲冲地从庭院里走出来，他不认识这位官人是谁。这位亲属来到酒席前，把刚才见到的事情告诉了孙会宗。孙会宗听了后特别惊讶，说：“没有这样一位官人来赴宴啊！”孙会宗沉思好久，才恍然大悟，说：“一定是我们刚才行酒时，向阶前地上洒酒祭祀，大家都随便乱洒而洒到哪位

家神的衣服上了。”从此，每次洒酒祭祀时，都侧身恭敬地跪在地上，洒一下而已。这种洒酒祭祀的仪式始自孙会宗，现在的人洒三次是不对的。

陆 宸

陆相宸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命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酒。”相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出《北梦琐言》）

丞相陆宸出任夷陵时，有位叫修的读书人进见他。陆宸接待了这位读书人，并让人设酒宴招待他。席间，陆宸劝这位读书人喝酒。他坚持不喝，说：“我天性不能饮酒。”陆宸说：“真的向你说的那样，我这次考核你已经得了五分啦。一生中让你悔恨的事情有十分，不饮酒便减去了五分啊！”

酒量

山 涛

山涛字巨源，饮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试之，使人私默以记之，至量而醉。（出《晋书》）

山涛，字巨源。他的酒量能喝八斗。晋武帝想试探一下，一次饮酒，让人暗中为山涛记数，果然喝到八斗才醉。

周 顛

周顛字伯仁，饮酒至量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恨无对。偶有归对北来，顛遇之，为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饮，各大醉。及醒，顛使人视，客已腐肋而死矣。（出《晋书》）

周顛，字伯仁，每次最多能饮一石酒。过江以后，虽然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还是每每为没人跟他对饮而感到遗憾。偶然有一次，从江北来一位过去在一起饮酒的朋友，周顛遇到后非常高兴，准备了两石酒两人共饮，都喝得酩酊大醉。待

到醒酒后，周顛让人看看客人怎么样了，才发现那位从江北来的酒友已经肋侧腐烂而死。

裴弘泰

唐裴均之镇襄州，裴弘泰为郑滑馆驿迂官，充聘于汉南。遇大宴，为宾司所漏。及设会，均令走屈郑滑裴迂官。弘泰奔至，均不悦。责曰：“君何来之后，大涉不敬。酌后至酒，已投糝筹。”弘泰谢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慢也。叔父舍罪，请在座银器，尽斟酒满之。器随饮以赐弘泰，可乎？”合座壮之，均亦许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饮皆竭，随饮讫。即置于怀，须臾盈满。筵中有银海，受一斗以上，其内酒亦满。弘泰以手捧而饮，饮讫。目吏人，将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即索马归驿。均以弘泰纳饮器稍多，色不怿。午后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饮，必为酒过度所伤，忧之。迨暮，令人视饮后所为。使者见弘泰戴纱帽，于汉阴驿厅，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计二百余两。均不觉大笑。明日再饮，回车日，赠遗甚厚。（出《乾鑿子》）

唐朝时，裴均之镇守襄州，他的侄子裴弘泰任郑滑馆驿迂官，被汉南聘请去，有一次特大的宴会，却因为负责接待的人忘了通知他而没有参加。

待到举行社火集会时，裴均之让人去找裴弘泰。裴弘泰得到通知后立即赶来。裴均之很不高兴，责备他说：“你怎么来晚了？这是很不尊敬人的。我们都喝半天了，监酒员已经开始投筹码罚酒了。”裴弘泰表示感谢，说：“总没有见到有人来通知我参加宴会啊，不是我敢怠慢您老人家。叔叔真要处罚我，请将宴席上的所有银器都斟上酒。我喝了多少，就请将我喝干的银器赏给我，怎么样？”整个宴席上的人，都为裴弘泰助威，裴均之就答应了他。于是裴弘泰按次序喝干席上的小银杯。接着，觥、船等大银器里的酒也都喝了。凡是喝到的银杯，酒全部喝干。而且喝干后，就将这只银杯揣在怀里，不一会儿就揣满了，都鼓胀出来。筵席上有只银海杯，能盛一斗以上的酒。此刻盛得满满的，放在那儿。裴弘泰双手捧起来喝。喝干后，眼睛看着这些官员们，将银海杯扔在地上，用脚将它踩扁后，伸手拾起来捲巴捲巴，抱在怀中走出去，到外面要一匹马骑着回驿馆。裴均之认为裴弘泰将银杯拿走的太多了，有些不高兴。但是，到午后筵席散了，他又怕裴弘泰酒喝多了伤了身子，很是担心。到了傍晚，裴均之让人去看看裴弘泰在干什么？派去的使者看见裴弘泰头戴纱帽，两腿伸开，坐在汉阴驿馆大厅中，正在让匠人称他抱回去的那些银酒器呢，一共有二百多两。使者回来将看到的情形如实告诉了裴均之。裴均之不禁大笑，感到真有意思。第二天再饮酒时，喝完后再派车将裴弘泰送回驿馆，并赠送他很丰厚的礼品。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容。（出《摭言》）

唐朝人王源中，文宗皇帝李昂在位时任翰林承旨。一天闲暇，跟他的几个兄弟在太平里的自家庭院中踢球玩。球踢起来后，打在王源中的额头上，受点轻伤。不一会儿，皇上紧急召令让他进朝见驾。待到拜见文宗皇帝后，皇上看见他额上受伤很是惊讶。王源中就将在家里玩球误伤的事情如实禀报了文宗皇帝。文宗皇帝听了后说：“爱卿，你这是最大的和睦啊！”然后命令赏赐给王源中御酒两盘，每盘放置十只金碗，每碗各盛一升酒。皇上宣令连同盛酒的金碗，一并赏赐给王源中。听到文宗皇帝的宣令后，王源中当场将两盘酒共计二斗，全部喝光了，一点醉意也没有。

嗜酒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为尚书郎。时禁酒，邈私饮沉醉。从事赵达问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太祖甚怒。鲜于辅曰：“醉人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出《异苑》）

魏国人徐邈，字景山，官任尚书郎。魏国当时禁止饮酒。徐邈私自饮酒喝得酩酊大醉。属下赵达问他有关曹务的事。徐邈回答说：“喝的是圣人。”赵达将这话禀报了太祖。太祖大怒，鲜于辅说：“喝醉了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称‘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说的醉话啊。”于是，徐邈才得以免去罪过。

刘伶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随之。曰：“死便埋我。”其遗形如此。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弃器，谏曰：“非养生之道，宜断之。”伶曰：“善。当祝鬼神自誓，便可具

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醒。妇人之言，必不可听。”于是酌酒御肉，块然复醉。（出《晋书》）

晋朝人刘伶，经常乘坐鹿车，带着一壶酒，出外郊游。同时让一个仆人带着一把锹同车而行，说：“我若是喝死，你就地将我埋了。”刘伶给我们留下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啊。一次，刘伶口渴得厉害，请求妻子给他点酒喝。他妻子将酒藏起来，将盛酒的器具扔掉，苦苦地劝说他：“喝酒对身体一点益处也没有，不是养生的好办法，还是戒酒别喝了吧。”刘伶说：“好！我不喝了。但是，我要向神明发誓不再喝酒了，请你为我准备好酒菜来。”妻子答应了他。妻子将酒菜端上来后，刘伶跪在地上向神明祈祝说：“上天将我刘伶降生在人世间，就是让我以能饮而闻名。我每次饮酒必饮一石，饮到五斗时才刚刚解了我的酒瘾啊！老娘们的话，一定不要听啊！”说完，斟酒吃肉，大吃大喝，安然又醉了。

酒 臭

义宁初，一县丞衣纓之胄。年少时，甚有丰采。涉猎书史，兼有文性。其后沉湎于酒，老而弥笃。日饮数升，略无醒时。得病将终，酒臭闻于数里，远近惊愕，不知所由。如

此一句，此人遂卒。故释典戒酒，令人昏痴。今临亡酒臭，彰其入恶道而。（出《五行记》）

隋恭帝义宁初年，有一位县丞原本是官宦人家的后代，小时候长的很英俊，读过许多书，很有文字素养。但是，长大成人后，整日沉湎在酒中。越老喝得越厉害，每天都要喝好几升酒，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待到他患病将要死去时，他散发出来的酒臭在几里地以外就能闻到，远近的人都特别惊异，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样持续了十天左右，他终于死了。因为这个人的缘故，后来有人专门撰写了一篇劝人戒酒的文章。文章中说：“喝酒过量，能使人浑沌呆痴。这位县丞临死前发出的酒臭，就是向人们昭示喝酒可以将人喝病、喝死的道理啊！”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
(能食、菲食附)

吴 饌 御 厨 五侯鯖 刘孝仪
 鮠 议 鮠 表 热洛河 名 食
 败障泥 尚食令 大 饼

能食

范 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

茅 容 陆 机 羊 曼

吴 馔

吴郡献海鮓乾鲙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径尺数盘。并状奏作乾鲙法。帝示群臣云：“昔术人介象于殿庭钓得海鱼，此幻化耳。亦何足为异？今日之鲙，乃是真海鱼所作，来自数千里，亦是一时奇味。”虞世基对曰：“术人之鱼既幻，其鲙固亦不真。”出数盘以赐达官。作乾鲙之法：当五六月盛热之日，于海取得鮓鱼。大者长四五尺，鳞细而紫色，无细骨不腥者。捕得之，即于海船之上作鲙。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缕切。随成随晒，三四日，须极干，以新白瓷瓶，未经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风入，经五六十日，不异新者。取啖之时，并出乾鲙，以布裹，大瓮盛水渍之，三刻久出，带布沥却水，则嫩然。散置盘上，如新鲙无别。细切香柔叶铺上，筋拨令调匀进之。海鱼体性不腥，然鮓鱼肉软而白色，经干又和以青叶，暂然极可噉。又献海虾子三十艇。艇长一尺，阔一寸，厚一寸许，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虾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竹篮中，于大盆内以水淋洗。虾子在虾腹下，赤如覆盆子，则随水从篮目中下。通计虾一石，可得子五升，从盆内漉出。缝布作小袋子，如径寸半竹大，长二尺。以虾子满之，急击头，随袋多少，以末盐封之，周厚数寸。经一日夜出晒，夜则平板压之，明日又出晒。夜以前压十日干，则拆破袋，出虾子艇。色如赤琉璃，光彻而肥美，盐于鮓鱼数

倍。又献鮓鱼含肚千头，极精好。作之法：当六月七月盛热之时，取鮓鱼长二尺许，去鳞净洗。停二日，待鱼腹胀起，方从口抽出肠，去腮留目。满腹内纳盐竟，即以末盐封周遍，厚数寸。经宿，乃以水净洗。日则曝，夜则收还。安平板上，又以板置石压之。明日又晒，夜还压。如此五六日乾，即纳乾瓷瓮，封口。经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彻，有如黄油，肉乾则如糗。又如沙棋之苏者，微醜而有味，味美于石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献，而肉强不及。此法出自随口味使大都督杜济，济会稽人，能别味，善于盐梅。亦古之符郎，今之谢讽也。（出《大业拾遗记》）

又吴郡献松江鲈鱼乾鲙六瓶，瓶容一斗。作鲙法，一同鮓。然作鲈鱼鲙，须八九月霜下之时。收鲈鱼三尺以下者作乾鲙，浸渍讫，布裹沥水令尽，散置盘内。取香柔花叶，相间细切，和鲙拨令调匀。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玉鲙”，东南之佳味也。紫花碧叶，间以素鲙，亦鲜洁可观。吴郡又献蜜蟹三千头，作如糖蟹法。蜜拥剑四瓮。拥剑似蟹而小，二螯偏大。《吴郡赋》所谓“乌贼拥剑”是也。（出《大业拾遗记》）

隋炀帝大业年间，吴郡向朝廷进献来海鮓鱼干鲙四瓶，瓶的容量为一斗。浸泡一斗鮓鱼干鲙，可得一尺长的鮓鱼丝几盘。同时，吴郡的使臣还带来了烹饪这种鮓鱼鲙的方法。隋炀帝告诉群臣说：“从前仙人介象在宫殿庭院内的池水中钓上来海鱼，那是幻化出来的，没有什么奇异的。现在，吴郡进

献的鮓鱼鲙，才是真海鱼制作的。它来自几千里以外的吴郡，才是一时稀有的珍奇美味呀。”虞世基跟皇帝说：“从前术士钓上来的海鱼既然是虚幻的，那么，用他钓上来的海鱼作成的鲙也不是真的。请皇上将吴郡进献的鮓鱼干鲙拿出几盘来赏赐给我们尝尝可以吗？”制作干鲙的方法：在五六月盛暑的时候，从海中捕获的鮓鱼中，挑选个头长大的，每条约四五斤重，细鳞而紫色，没有细骨不腥的，当即在海船上，将它们制做成鲙。制作时，先去掉鮓鱼的皮骨，割取它身上的精肉切成条状。随切随晒，晒三四天，晒到特别干的程度，将它盛入没盛过水的新白瓷瓶中，用泥密封好，不能透风。这样制做的鮓鱼干鲙，放个五六十天，吃时跟新鲜的鮓鱼一点不差味儿。吃的时候，将干鲙取出来后，用布裹上，放在盛水的大瓮里浸泡，约三刻工夫，带着布沥去水，打开一看，精白光亮啊。散放在盘子上面，象新出网的海鮓没有什么两样。再将切细的香柔叶放在上面，用筷子将它们调拌均匀，就可以进食了。海鱼体性不腥，特别是鱠鮓鱼，肉细软而色白，弄干后再配上青菜叶，白、绿分明，极好吃！吴郡还进献海虾籽三十挺。每挺长一尺，宽、厚各约一寸，非常精美。制作虾籽挺的方法是：挑取海白虾有籽的，每选出三五斗就将它们盛入一只密封的竹篮中，再将竹篮放在一只大盆内用水淋洗，虾籽长在虾腹下面，是红色的，象覆盆子。随着淋下的水，从竹篮的缝隙中流入大盆中。大约一石白虾，可得五升虾籽。之后，再从大盆中将虾籽捞出来。用布缝成小袋，象直径一寸半的竹子那样宽大，长二尺。将捞出来的虾籽盛入布袋，盛满为止，赶快用绳扎住袋口。不管一次有多少袋，都

用盐末封上，周围封的盐末约几寸厚。封上一昼夜后，将布袋取出来放在外面晒。晚上则取下来放在木板下面压，第二天再晒。这样晒压十天，看它完全干透后，拆开布袋，便得到虾籽挺了。颜色象红琉璃，色泽光艳而质地肥美，比鲮鱼咸好几倍。吴郡又进献鮓鱼含肚一千条，极其精好。制作鮓鱼含肚的方法是：在六七月盛暑的时候，挑选二尺长左右的鮓鱼，刮去鱼鳞，用水洗净，放在一边放二天，待鱼腹胀起，方从鱼嘴抽出肠子，去掉鱼腮，留着鱼眼睛，将鱼腹内塞满盐，再用盐末将它的周身全封上，厚几寸，过了一宿，再用水洗净，放在太阳底下曝晒。到晚上取下来，放在两板之间，上面压上石头，第二天再曝晒。这样晒压五六天，直到真的干透了，就将它们盛入干瓷瓮中，封上口，过了二十天再取出来。鮓鱼的皮色光亮透明，象黄油，鱼肉则象干粮，就象沙棋酥一样啊！微咸而有味，比石首含肚还味美好吃。石首含肚也是每年时常进献来。但是，它的肉发僵，不及鮓鱼含肚好吃。这种制作鮓鱼含肚的方法，出自于隋朝的口味使大都督杜济。杜济是会稽人，善于辨别各种味道，还擅长制做盐梅。他乃是古时候的符郎，当今的谢讽啊！

又：吴郡进献松花鲈鱼干鲙六瓶，瓶的容积为一斗。将鲈鱼制作成干鲙的方法，跟鲙鱼一样。然而，制作鲈鱼干鲙时，须等到八九月下霜之后。挑选三尺以下的鲈鱼作成干鲙，浸泡之后，用布裹好沥净水，散放在盘中，再将切细的香柔花叶放上，和鲙一起抖匀，就可以食用了。

下霜后的鲈鱼，肉白如雪，一点也不腥。就是人们常说的“金脐玉鲙”，是东南沿海一带极美的佳肴啊！你看紫花碧

叶，还有白莹如雪的鲈鲙丝，也是鲜丽皎洁得让人喜欢。吴郡又进献蜜蟹三千只，象糖蟹那样作法。蜜渍拥剑，共四瓮。拥剑象蟹而比蟹小，二螯偏大。就是《吴郡赋》中所说的“乌贼拥剑”！

御 厨

御厨进饌，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用九钉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其宴设，多食鸡鹅之类。就中爱食子鹅，鹅每只价值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燂去毛，及去五脏，酿以肉及糯米饭，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燂剥，去肠胃。置鹅于羊中，缝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殄忽”。翰林学士每遇赐食，有物若毕罗，形粗大，滋味香美，呼为“诸王修事”。（出《卢氏杂说》）

宫廷里的厨房，向皇帝奉上食物菜肴时，一切器皿用具都由少府监供给。先上九样陈设的食品，用象牙盘九只，将要上的食物菜肴放在上面，送到皇帝面前，也叫做“看食”。听京城里的人说，两军的侍从每次进食或设筵席，多数时候都吃鸡鹅一类的菜肴。其中最爱吃的是童子鹅。童子鹅每只价值二三千钱。每次设宴，都按人数去拿鹅，燂去毛，取出

五脏，往里面填上肉和糯米饭，再用各种佐料调好。之后，弄来一羊，也将它剥皮去毛，取出脏腑，将上面做好的童子鹅放入羊腹中，缝合好在地火上烤。待到羊肉烤得象熟了的时候，便将羊剥去不要，取出羊腹中的童子鹅，就那么捧在手中吃。称这种吃法为“浑羊殄忽”。翰林院的学士们，每逢皇上赏赐给他们菜肴饭食时，其中都有一种象“毕罗”一样的食品，形状粗大，滋味香美，叫作“诸王修事”。

五侯鲭

娄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饷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饷之鲭而食，甚美。世所谓“五侯鲭”，君卿所致。（出《语林》）

或云，护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为之鲭也。（出《世说》）

又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往来。娄护丰辞，传会五侯间。各得其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出《西京杂记》）

娄护，字君卿，遍访五位侯爷的家。

每天，五位侯爷都各自派人送来饭食菜肴给他吃。娄护吃得有些腻烦了，于是试着将五位侯爷家送来的鲭鱼折放在

一起再烩了吃，味道特别好。从此，多了一种佳肴，就是世人所说的“五侯鲭”！这道菜是娄护创造出来的。

又有人说：娄护跟五位侯爷的关系都很好，不偏爱某一位侯爷送来的菜肴，因此将他们送来的鲭鱼放在一块儿吃。

又有人说：五位侯爷之间关系不和，宾客不能上这位侯爷家又上那位侯爷家。但是娄护非常善于说话，来往于五位侯爷之间，都博得到他们的欢心。因此，竞赛着给娄护送美食佳肴。娄护将他们送来的用五种方法烧制的鲭鱼，合到一块儿吃，世上人称为“五侯鲭”。因为它味道奇特！

刘孝仪

梁刘孝仪食鲭鲈曰：“五侯九伯，今尽征之。”魏使崔劼、李骞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应已得分陕。”骞曰：“若然，中丞四履，当至穆陆陵。”孝仪曰：“邺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鱼熊掌，孟子所称。鸡跖猩唇，吕氏所问。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载书籍，每用为恨。”孝仪曰：“实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贺季曰：‘青州蟹黄。乃为郑氏所记。’此物不书，未解所以。”骞曰：“郑亦称益州鹿尾，但未是尾耳。”（出《酉阳杂俎》）

南北朝时期，梁朝中丞刘孝仪吃了腌的鲭鱼后说：“吴郡

进献的腌鲭鱼真好吃，看来五侯九伯都应征伐夺取过来。”当时，魏国的使臣崔劼、李騫也在坐。崔劼说：“中丞这样的官员，不应当早就到下边任一方的要员了。”李騫说：“如果这样，刘中丞的四只脚应当踏上穆陵的大地上啦！”刘孝仪说：“邺中的鹿尾，可是最好的下酒菜哟！”崔劼说：“生鱼熊掌是孟子最称道的佳肴，鸡爪猩唇是吕不韦最后要的名菜。鹿尾这么有奇味，竟然书籍上没有记载。每次吃它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遗憾。”刘孝仪说：“确实是如此。这大概是古人和今人喜好的不一样吧。梁贺季说过：‘青州的蟹黄，是郑氏将它记载在书中的。’鹿尾没有记在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李騫说：“郑氏也称赞过益州的鹿尾是美味。但不是鹿尾。”

鮓 议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鮓腊糖蟹，使门人议之。学士钟岍议曰：“鮓之就腊，骤于屈申；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惻怛。至于车螯蚶蛎，眉目内缺，惭浑沦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荣不悴，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而何异。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出《酉阳杂俎》）

何胤在饮食上非常奢侈，每次吃饭都必须摆上极为丰盛

的菜肴。后来，稍稍节俭一点，还是经常吃白鱼鮠腊糖蟹，致使属僚们都议论他。学士钟鮠品评说：“将鮠鱼制成肉干，它一定是拼命的屈伸挣扎过；将螃蟹浸渍上糖，它一定是在里面左突右撞，不堪忍受。品德高尚的人，应该在内心深处多怀恻隐，而富有同情心的。至于车螯蚶蛎，它们原本就没有眉毛眼睛，对外面的浑浊世界羞于见到；它们的唇吻是自己从外面封闭上的，不是象铜铸的人那样永不开口。它们不知道荣华也不懂得忧伤，竟连草木都不如；它们没有芳香也没有臭味，与瓦砾没有什么不同。因此，适宜长期充当厨房里的材料，永远是人口中的食物。”

鮠 表

后梁韦林，京兆人。南迁于襄阳，天保中为舍人。涉猎有才藻，善剧谈。尝为鮠表以讥刺时人。其词曰：“臣鮠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糝敖将军，油蒸校尉，臃州刺史。脯腊如故。肃承将命，含灰屏息，凭笼临鼎，载战载兢。臣美愧夏鱣，味惭冬鲤。常恐鲙腹之讥，惧貽鳖岩（五甘反。）之诮。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临。曲蒙钧拨，遂得超升绮席，忝预玉盘，远厕玳筵。猥颁象箸，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櫜。轻瓢才动，则枢盘如烟。浓汁暂停，则兰肴成列。宛转绿脐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无任屏营之诚，谨诣铜铛门，奉表致谢

以闻。’”诏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缙绅，陂渠俊义。穿蒲入苳，肥滑有闻。允堪兹选，无劳致谢。”（出《酉阳杂俎》）

后梁时的韦林，京都地区人。南迁到襄阳后，在梁明帝天保年间，韦林任中书舍人。韦林读书面广，有才华文采，喜爱畅谈。他曾假托鮠鱼的名义撰写过一篇《鮠表》，用来讥讽当时崇尚美味佳肴的达官贵人。《鮠表》的大意如下：鮠鱼说：“我刚刚接到陛下签发的任命，授予我为米羹将军、油蒸校尉，肉羹刺史。与从前一样，将我制成干肉。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任命，忍含着沮丧，屏息住呼吸，任凭你们将我放在笼屉上蒸，或者放进鼎镬里煮，每时每刻都战战惊惊啊！比肥美，我愧对夏天里的鲟鱼；论味鲜，我羞见冬日里的鲤鱼。我常常恐慌鲑腹的讽刺，时时畏惧鳖岩的讥诮。因此，我吮吸潮底的流沙为食，枕着石泥睡觉。不料，崇高的奖赏还是降临到我的头上。承蒙提拔，于是高升到丰盛的华宴上，列到玉盘中，远远地置放在豪华、珍贵的筵席旁边。有劳象牙筷子大人，将我亲昵地夹起来，送入一张张肥大的嘴里，进入一个个长满黄油的肚子中。刚刚放上姜沫桂皮，再置入紫苏茱萸。轻便的葫瓢刚刚勺动，精美的山榆木盘就象烟一样地聚来。浓浓的汤汁才停止沸腾，一排排的兰膏油灯就点燃了。周旋在绿色的腌菜中间，逍遥于红色的口唇之内。含着你们的恩德，吃着你们的泽惠，虽然九死而不辞。没有任何惶恐可以诚告，只是谨慎地走进铜釜之门，奉上此表表示谢意。圣上颁下诏书回答说：“奏上的表章全读过了。爱卿乃是池沼中

的晋绅，岸渠里的俊杰。穿行于菖蒲、苕菜之间，以肥嫩滑腻而闻名于人世。正应当接受挑选，不用致谢。

热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明抄本“煎”作“鲜”。）鹿肠。（“肠”原作“赐”，据明抄本改。）食之，谓之“热洛河”，赐安禄山及哥舒翰。（出《卢氏杂说》）

唐玄宗命令打牲官射杀活鹿，用新鲜的鹿血煎鹿肠吃，称为“热洛河”，赏赐给安禄山以及哥舒翰等武将。

名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其汤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饴饊，其色不变；又能造冷胡突，鲙鳢鱼臄，连蒸獐獐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鬃驼峰炙。（出《酉阳杂俎》）

当今的达官贵人们吃的著名菜肴食品有：肖家的馄饨，沥去汁，汤汁一点也不肥腻，还可以煮茶。庾家的粽子，白而有光泽如美玉。韩约作的樱桃毕罗，它的颜色不改变。他还能作“冷胡突”。还有鲩鱼胸骨，连蒸獐獐皮面条。将军曲良翰能将驴鬃驼峰炙烤着吃。

败障泥

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无物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盪，修理食之，其味佳。（出《酉阳杂俎》）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一位将军，他家什么东西都能作着吃。这位将军说：“天下没有不能吃的东西，诀窍在于火候掌握的怎么样，善不善于调味。”这位将军曾经将败障泥拿回家中，用盛箭矢的胡盪修理后吃，说味道特别好。

尚食令

冯给事入中书祇候宰相，见一老官人衣绯，在中书门立，

候通报。时夏谯公为相，留坐论事多时。及出，日势已晚，其官人犹尚在。乃遣人问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见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见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入，给事偶未去。官人见宰相了，出谢云：“若非给事恩遇，某无因得见相公。某是尚食局造包子手，不知给事宅在何处？”曰：“在亲仁坊。”曰：“欲说薄艺，但不知给事何日在宅？”曰：“来日当奉候。然欲相访，要何物。”曰：“要大台盘一只，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铛灰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枣烂面少许。”给事素精于饮馔，归宅便令排比。乃垂帘，家口同观之。至日初出，果秉筒而入。坐饮茶一瓯，便起出厅。脱衫靴带，小帽子，青半肩，（明抄本“肩”作“臂”）三幅袴，花襜袜肚，锦臂沟。遂四面看台盘，有不平处，以一楔填之，后其平正。然后取油铛烂面等调停。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银篦子银箠篱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包子赚。（“赚”原作“谦”，据明抄本改）以手于烂面中团之，五指间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郤，便置包子于铛中。候熟，以箠篱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郤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状。（出《卢氏杂说》）

冯给事到中书省去恭候宰相接见，见到一位着红衣的老官人站在中书省门前等候通报。当时是夏谯任宰相，留下冯给事谈论公务，谈了很长时间。等到冯给事从中书省出来，天已经不早了，那位老官人还在门前等着通报呢。于是，冯给事让人上前询问他是干什么的？老官人走到冯给事身前，说：

“我刚刚被任命为尚食局令，有事情想见宰相。”冯给事乃让中书省的官员给通报一下。老官人进到中书省里。冯给事偶然耽搁一下，待老官人出来时还没有离去。老官人上前致谢说：“若不是给事帮通报，我就没有机会见到宰相啦。我是尚食局做蒸饼的，不知道给事府第在那条街？”冯给事回答说：“在亲仁坊。”老官人说：“我想向你显示一下我的这点手艺，不知给事什么时候在府上？”冯给事说：“明天我在家等你。但你到我家献艺，不知道需要为你准备哪些用品？”老官人说：“需要准备大台盘一只，木契三五十枚。还有油釜、炭火、上好的麻油一二斗，南枣、普通面粉少许，就可以了。”冯给事平素对饮食饌肴也很通晓，回到家里后，便让家人按老官人说的安排准备。并且事先安排好，在厨房外面挂上一幅帘子，他和家人在帘子里观看老官人如何献艺。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出来，老官人果然手持宫中的简牍来了。稍坐，喝了一杯茶，便起身走出客厅到厨房里去。只见他脱去外面的长衫、脚下的靴子，戴上一顶小帽，穿上青色半袖衫，三幅裤，系上花围裙袜兜，套上皮套袖。之后，围着事先备好的平台盘仔细看看，见有不平的地方就用木契填上，将它整平。然后，拿过来油釜，将面粉等放在里面和好后，从袜兜中取出银盒一只，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只。等油煎热后，从银盒中取出做蒸饼用的豆馅儿，将面团在手里，从手指缝中挤出来，用银篦子刮下去，放在釜中热油里煎。煎好后用银笊篱捞出来，放在新打来的水中。过了好一会儿，将它们捞出来再放入釜中热油里炸三五个开后，捞出，抛放在台盘上，转个不停，因为包子太圆的缘故。这种包子，口感酥脆，味道鲜美，你都

说不出来它有多么好吃。

大 饼

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中有二婢执役，常厨者十五余辈，皆着窄袖鲜洁衣装。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相做焉。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出《北梦琐言》）

五代前蜀王氏王朝时期，蜀中有个叫赵雄武的人，大家都称他为“赵大饼”。他的名字多次载入地方史志中，是当时蜀中的一位大富翁。赵雄武从来都穿戴整齐洁净才下厨房，他精通饮食菜肴，平常家中不使用厨师，都是他亲自下厨。他家里后勤这一摊各有二个婢女掌管。到他这辈儿， he家有十五辈人从事厨师工作，都是穿窄袖干净整洁的服装下厨。而且，每餐饭只邀请一位客人，山珍海味都有，虽然是王侯之家也不能比。赵雄武还会作大饼，擀一张大饼需用三斗面，饼有几间屋子那么大。或是宫廷里举行宴会，或是豪门贵族人家广筵宾朋，常常请他给擀作一张大饼，用刀割着吃。不论

你来了多少宾客，也富富有余。就是再亲密的朋友，他也不告诉你擀做这种大饼的方法。因此，赵雄武得了个“赵大饼”的雅号。

能食

范汪

晋范汪能噉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须臾而尽。（出《晋书》）

晋朝人范汪能吃生梅。有人给他送来十斗生梅，他不一会儿就都吃没了。

宋明帝

宋明帝韦彧，能食蜜渍鯁鯪，一食数升。噉猪肉炙，常至二百块。（出《宋书》）

南北朝时期，宋明帝韦彧非常能吃用蜂蜜腌渍的鱖鱼，一次可以吃几升。这位皇帝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二百块。

苻坚三将

苻坚以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人”原作“又”，据明抄本改。）护磨那为右镇郎，奄人申香为拂盖郎。并身長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出《前秦录》）

南北朝时期前秦的君主苻坚任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奄人申香为拂盖郎。这三位武将都身高一丈三尺，力大无穷，而且擅长骑马射箭。他们一顿饭要吃一石米，三十斤肉。

菲食

茅容

后汉茅容字季伟，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杀鸡为馔，林宗初以为己设。既而容独以供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劝之就学，竟以成德。（出《陈留耆旧传》）

后汉人茅容，字季伟，郭林宗曾经在他家里住过一宿。第二天早晨，茅容杀一只鸡做菜。起初，郭林宗以为是为了招待他这位客人的呢。等鸡做好了后，茅容单独将鸡给母亲吃。他自己和郭林宗一起儿只吃一般的蔬菜下饭。郭林宗起身参拜茅容，说：“你很高尚啊！”并劝他拜个老师很好地学习，后来竟然有所成就。

陆机

陆机诣王武子，有数斛羊酪。指示陆曰：“卿江东无（明抄本“无”作“何以”二字）敌此。”曰：“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出《世说》）

陆机到王武子那去，带去几斛羊奶酪，问王武子：“你们江东没有比羊奶酪还好的食品了吧。”王武子回答说：“有啊。千里那地方用莼菜做的羹汤，还有未下那地方的盐豆豉，都很好吃啊！”

羊 曼

晋羊曼为丹阳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必饰供饌。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得佳设，日晏即渐罄，不复精珍。随客早晚，不问贵贱。有羊固者拜临海太守。备饌，竟日皆精，虽晚至者，犹有盛饌。论者以固之丰腆，不如曼之真率也。（出《晋书》）

晋朝人羊曼任丹阳郡尹。晋朝的首都南迁建邺后，朝廷的文武百官也随着过江。当时，凡是刚上任的官员都要设宴请客的。羊曼刚任丹阳郡尹时，也设宴请客。来得早的客人占据好位置。宴席吃的差不多了，就不再上什么好菜了。羊曼设宴请客，不论你的身份高低，来早的就坐好位置，来晚的你就将就着坐。有个叫羊固的人被授任临海太守，也设宴请客，一整天都是佳肴美食，就是晚到的人，也能吃到丰盛

的菜肴。人们议论说：“羊固的宴席虽然特别丰盛，却没有羊曼真诚啊！”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祢衡 荀巨伯 管宁
竹林七贤 嵇康 山涛 王安期
王敦 孙伯翳 湘东王绎 唐霍王元
轨
王方翼 吴少微 张说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许棠
陆龟蒙 颜荛

宗世林

汉末，南阳宗世林与魏武同时，而薄其为人，不与交。及武帝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即忤旨见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门，

必拜床下。其礼重如此。（出《世说》）

汉朝末年，南阳郡的宗世林跟死后被谥为魏武帝的曹操，同时在朝作官。宗世林看不上曹操的人品，不与他交往。等到曹操任司空，全权总揽朝政后，很平静地问宗世林：“现在我们可以结交了吧。”宗世林回答说：“我的志向象松柏一样，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宗世林触犯了曹操，与曹操关系疏远，也没得到重用。但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他们每次去宗世林家，都在床前向宗世林行跪拜的大礼，曹操就是这样重视礼仪啊！

祢衡

祢衡字正平，少与孔文举作尔汝之交。时衡未二十，而文举已五十余矣。（出《本传》）

祢衡，字正平，年轻时与孔融的交往很密切，达到不分彼此的程度。当时祢衡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孔融已经五十多岁了。

荀巨伯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远来视子，令有难而舍之去，岂伯行耶。”贼既至，谓伯曰：“大军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独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宁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贼闻其言，异之。乃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乃偃而退，一郡获全。（出《殷芸小说》）

荀巨伯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赶上胡人进犯这座城市。友人对荀巨伯说：“我就要死去了，你赶快离开这危险的地方吧。”荀巨伯说：“我远道而来，就是来看望你的病来的。现在遇到危险我就扔下你走了，这是荀巨伯能做出来的事情吗？”胡兵攻破城池，来到荀巨伯的朋友家，看见荀巨伯说：“我们进到城里后，整座城的人都逃光了。你是什么人？一个人留在这里。”荀巨伯说：“我的这位朋友身患重病，我怎么能将他一个人扔下不管呢？请你们不要伤害他，我愿意替我的这位朋友去死。”

胡兵听了这话很受震动，相互议论说：“我们是无义之师，而侵占了有道德修养的国家啊。”于是悄悄退出了这座城市。荀巨伯这种高尚的行为，拯救了全城的居民。

管宁

魏管宁与华歆友善。尝共园中锄菜，见地有黄金一片。管挥锄不顾，与瓦石无异；管读书如故，华捉而掷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华废书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出《世说》，明抄本作出《殷芸小说》）

魏国人管宁跟华歆是好朋友。一次，他们一起在园中菜地锄草，看见地里有一片黄金。管宁继续挥锄锄草，连看都不看一眼，将这片黄金看作石头瓦块一样；华歆拣起黄金扔到一边去。管宁和华歆，曾经在一铺席上读书。一天，一位头戴高冠的达官乘车从这里经过。管宁照样在那读书，华歆却放下书跑出去看。于是，管宁在铺席上划条线，跟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啦。”

竹林七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相比。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

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出《世说》）

晋朝时，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个人年龄相同，彼此非常投合。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他们七个人常常聚会在竹林下面，尽情地饮酒狂欢，通宵达旦地清谈。人们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嵇 康

嵇康素与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凤凡鸟也。”（出《语林》）

嵇康一向与吕安处得非常亲密，是老朋友。每当他想念吕安时，虽然他们相距千里也去信让他来。一次，吕安见信后来看嵇康，不巧嵇康外出不在家。嵇康的哥哥嵇喜出来迎接他，吕安却不进屋门，而在门上挥笔书一“凤”字就走了。嵇喜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待弟弟回到家里后问哥哥。嵇康说：“‘凤’是凡鸟（按：凤，拆开为凡鸟）啊！”

山 涛

山涛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涛与二人异于常交，问之。涛曰：“当年可以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赵狐。意欲窥之，可乎？”涛曰：“可。”他日二人来，劝涛止之宿，具酒食。妻穿墙视之，达旦忘返。涛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当以识度耳。”涛曰：“伊辈亦以我识度为胜。”（出《世说》）

山涛与嵇康、阮籍只见一面，他们的友谊就已经达到了非常投合的地步。山涛的妻子韩氏觉得山涛跟他们的交往跟一般人不一样，问山涛。山涛对她说：“结识的当年之内就可以成为朋友，只有嵇康与阮籍这两个人。”韩妻说：“负羁的妻子，也曾亲眼观看赵狐。我想偷偷看看你的这两位朋友，可以吗？”山涛说：“可以。”日后，嵇康、阮籍来看望山涛。韩氏劝说山涛留他们在家中住下，并准备了酒菜供他们晚上食用。这天晚上，韩氏从墙洞里观看他们三人饮酒畅谈，一直看到第二天早晨都忘了离去。山涛进屋里说：“我的这两位朋友怎么样？”韩氏说：“你的才能不及他们二人。正应当很好地向他们学习啊。”山涛说：“我的这两位朋友也认为我的为人、才干，远远值得他们学习效法的。”

王安期

晋太傅东海王越，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旨音。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出《世说》）

晋朝太傅王越，是东海人。他在留守许昌期间，任用王安期为记室参军，很是器重他。王越训诫他的儿子王昆说：“从书本中学习获得的益处是浅薄的，从王安期身上你会学到在书本中学不到的许多东西。你平常学习礼仪风度，不如亲眼观看王安期的举止形仪；你诵读玩味前人写在书上的道理，不及亲耳聆听王安期讲的那些宏论。王安期参军，堪称作人的表率啊。”

王敦

庾亮见王敦问曰：“闻君有四友，何者为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我平故当最劣。”庾曰：

“似未劣。”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躐庾公知足。”（明抄本无“知足”二字，“知疑”当作“之”）乃止。（出《世说》）

庾亮见到王敦后，问：“听说你有四位挚友，都是谁呀？”王敦回答说：“有你家的中郎，我家的太尉、阿平，还有胡人毋彦国。我家阿平是其中最差的一个。”庾亮说：“你家的阿平不一定差。你这四位朋友，谁的人品、才华最好？”王敦回答说：“自然有人啦！”庾亮问：“谁呀？”王敦说：“唉！我们都追随着你，以你作为立身处世的榜样啊！”

庾亮不问了。

孙伯翳

齐太原孙伯翳家贫，尝映雪读书。放情物外，栖志丘壑。与王令君亮、范将军云，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职相处。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风烛。宜怡神养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出《谈薮》）

南北朝时期兵人孙伯翳，是太原人，家很贫困，曾经因

为买不起灯油、蜡烛而借着窗外的雪光读书。孙伯翳不追求功名利禄，愿意作一位寄情于山野之间的隐士，过着隐居的生活，与王君亮、范云是莫逆之交的朋友。后来，王、范二人分别都当了宰相，都曾动员过孙伯翳出来担任官职。孙伯翳说：“人一生活在世间不过百来年，就象是风一刮而过，又象蜡烛一会儿就燃尽了。因此，应该怡情养性，以抚琴、饮酒为乐事，怎么能终日承受作官为宦的辛苦呢！嵇康不愿意作的事情，我也是不愿意去做啊。”

湘东王绎

梁湘东王绎，博览群书，才辨冠世。不好声色，爱重名贤。与河东裴子野、兰陵萧子云，为布衣之交。（出《谈薮》）

南朝梁人王绎，是湘东人。他的才华与思辩的能力可谓当代首屈一指的。并且不好娱乐、美色，而尊重惜爱名声与品德。他与河东的裴子野，兰陵的萧子云，是不论及官场地位的明友。

唐霍王元轨

唐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谦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玄平，王之所长。玄平曰：“无。”问者怪而诘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出《谭宾录》）

唐朝霍王李元轨，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四个儿子。他谦虚谨慎，不轻易与士人交往。在徐州任职期间，与隐居在江湖间的处士刘玄平私交的关系很好。有人问刘玄平：“霍王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地方吗？”刘玄平回答说：“没有。”问的这个人感到奇怪进而责备刘玄平。刘玄平说：“一个人有了短处与弱点，才能显露出他的优秀的那部分。至于霍王，他不论哪方面都特别优秀。所以，我说不出来他究竟哪方面最优秀来。”

王方翼

凉州长史赵持满，与长孙无忌亲。许敬宗既陷无忌，惧持满为己患，乃诬其同反。追至京拷讯。叹曰：“身可杀，辞

不可辱。”吏为代占而结奏，遂死狱中。尸于城西，亲戚莫敢收视者。王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礼葬焉。高宗义之而不问。（出《大唐新语》）

唐朝凉州长史赵持满，是长孙无忌的亲属。礼部尚书许敬宗秉承武则天皇后的意旨，陷害长孙无忌。他唯恐留下赵持满对自己不利，就诬陷赵持满与长孙无忌一同阴谋反叛朝廷，将他召到京城长安后逮捕下狱严刑拷问。赵持满感慨地说：“你们可以杀死我，但是，让我改变供词，承认我跟长孙无忌一同阴谋反叛是不可能的。请上奏皇上，我愿意代替长孙无忌领受这份罪过。”于是，赵持满死在狱中，尸体被扔弃在城西，他的亲属没有一个人敢去收尸。王方翼感叹地说：“从前，栾布为被杀害的彭越大哭，这是讲求情谊的最大的义举；周文王下令掩埋已经朽烂的骨骸，这是施行的最大的仁政。跟朋友断绝义气，蒙蔽主上的仁德，这样的人怎么能侍奉国君呢？”说完后，让人去城西收殓赵持满的尸体，按照礼仪将他埋葬。唐高宗认为王方翼的做法是侠义之举，听到这件事情后没有过问。

吴少微

吴少微，东海人也。少负文华，与富嘉谟友善。少微进士及（“友善少微进士及”七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第，累授晋阳太原尉，拜御史。时嘉谟疾卒，为文哭之。其词（“嘉谟疾卒为文哭之其词”十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曰：“维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谟卒，于时寝疾于洛阳北里。闻（时寝疾于洛阳北里闻“九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之投枕（“枕”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而起，泪沾乎衽（“泪沾乎衽”原作“疾行乎衫”，据《唐诗纪事》六改。）席。匍匐于寝门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予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见。’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使尹公、中书徐、元二舍人、兵部张郎中说，未尝值我不叹于朝。夫情悼之，赋诗以宠亡也。其词曰：“吾友适不死，于戏社稷臣。直禄非造利，常怀大庇人。乃无承明籍，遭此敦牂春。药砺其可畏，皇穷故匪仁。畴昔与夫子，孰云异天伦。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陈。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鼓兴干河岳，真词毒鬼神。可悲不可朽，东轸没荒榛。圣主贤为宝，吁兹大国贫。”词人莫不叹美。既而病亟，长叹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官职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慷慨而终。（出《御史台记》）

吴少微，是东海人。少年时就很有才华文彩，与富嘉谟是好朋友。吴少微是进士出身，步入仕途后，连续升到晋阳太原尉，最后官为御史。遇上少年时的好朋友有病去世，他写一篇祭文哭祭亡友。祭文的大意是这样的：是年三月癸丑，友人河南富嘉谟因病去世。当时我也病卧在洛阳北里家中，听到这一噩耗后，扔掉枕头坐起来，眼泪沾湿了衣襟。后来，爬到卧室的门外，想去奔丧，但身体病得实在起不来了。我仰天大呼：“天啊天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朋友？你有的是什么样的规则？怎样让我再见到我的好朋友？”于是写这篇祭文，用以寄托我的哀思。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书省徐、元二位舍人，兵部郎中张说，都曾见过我在朝中不叹息你的才天不得施展。现作诗一首，来悼念我的亡友。这首诗是这样的：我的好友富嘉谟如果不去世，他完全可以和朝廷重臣比试一下才华能力的高低。他要作官不是为了拿取俸禄，而是关心天下的黎民百姓。无奈他还没有跻身仕途，在这太平盛世就过早地去世了。医药真是让人不信任它，连我好友的病都治不好。皇天啊你一点也不仁慈，早早地就让我的好友离开了人世。从前，我和你是好朋友，就象是亲兄弟一样。现在同卧在病床上，一个却先走了，茫茫人世间再也不能相见畅谈友情了。但是，你生前写的那些文章依然存留在世上。这些文章如同孔子老先生的新作一样啊！它们的力量可以撼动山岳江河，它们的真诚可以使那些虚幻的鬼神至死。你过早的离开人世是件让人悲伤的事情，但是你的文章与天地共存，永世不朽。此时，大概你丧车上的饰物都已经没入荒野

中了。你是圣明皇上的贤臣至宝，就象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也很少有你这样的人才啊！这首悼词，没有人不赞美它写得真诚而富有情感。吴少微写完这首悼词后，病越来越沉重了。他长叹一声，说：“生死是人生的大限，我死了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我所从事的事业十分还没有完成一分，这是最大的遗憾啊！”吴少微慷慨陈词，说完就死去了。

张 说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瑰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謇谔，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由是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谴逐岁久，因加甄收。颋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出《明皇杂录》）

张说被贬职到岳州，经常郁郁不乐。当时的宰相姚崇因为张说擅长机辨有才干而排挤他。苏颋当时正受到重用，张

说与苏颋的父亲苏瑰的关系非常亲密。因此，张说写一首《五君咏》的诗，借魏晋时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位名士以自况，并写封信，连同这首诗，派使者一并送给苏颋。告诉使者说：“等候到苏瑰的忌日，快到傍晚时再送进苏府。使者带张说的《五君咏》并书信来到京城后，等着到苏瑰的忌日那天将书信投送苏府。过了几旬，到了苏瑰的忌日这天，傍晚时使者将诗与书一块儿投递到苏府。这时，正赶上来凭吊苏瑰的宾客纷纷到来，多数都是苏颋亡父的同事或下属。苏颋读了张说的《五君咏》，痛哭流涕，悲伤得不能自持。第二天，立即上奏玄宗皇帝，大力陈述张说忠贞正直及对朝廷所做的贡献。并说满朝文武都希望皇上重新起用张说，不宜再让他继续滞留在边远荒僻的地方。于是玄宗皇帝下诏书给张说表示慰问。过了不久，将张说调任荆州刺史。这以后，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等先后上奏皇上，都说张说被贬降的时间太长了，应该重新加以考察甄别将他调回京城中来。苏颋常说是他是父亲苏瑰的挚友，自己要更加恭谨地对待他。张说也非常看重苏颋的才干，对苏颋更加敬慕。

柳 芳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学。述卒后，所著书未毕者，芳多续成之。（出《国史补》）

柳芳和韦述是亲密无间的挚友，他们二人又都是搞史学的。韦述死后，他没有写完的史书，多数都由柳芳续写完成。

杜佑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如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威（自“台丞”起至“霁威”上，原本作□□□□因□之曰，□有一言，为入郎久□□□□□□蔽为珪，穆□纳之，友□□威。今据宋钱易《南部新书》十补改。）也。（出《嘉话录》）

刘禹锡说：“司徒杜佑将穆赞看成象自己的孩子一样。”杜佑看到穆赞屡屡受到宰相的上告，因此告诫穆赞说：“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从长远考虑，以后你还是要少树敌为好。”穆赞深深地记住了杜佑的这句话，从此以后果然收敛了威严啊。

李舟

陇西李舟与齐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舟致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谄，凡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为苍生之望，不（明抄本“不”作“则”）为不幸；为足下之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难。仆知（时抄本“知”作“昧”）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望增叹。仆所病沉痼，方率子弟力农，与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仆所知，其于得丧，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岂当不察之耶？唯强饭自爱，珍重珍重。”（出《摭言》）

陇西李舟和齐瑛的交往非常密切。后来齐瑛官任宰相，李舟还是一个平民百姓。李舟还是常常给齐瑛写信，他认为交朋友不应该因为对方地位高了就不交往了。齐瑛由宰相被贬职到夔州后，李舟给他去信说：“三十三官阁下；近年来，你身任一国的宰相，跟很多朋友故旧断绝了往来。我要按正常的礼仪将您看成当朝宰相，好象亵渎了我们多年的友情，于心不忍；我想以故人朋友与您相交往，又恐世俗之人认为我

巴结你。几次想给你写信又停下来，一直犹豫到现在。忽然听说阁下改任夔国，从老百姓的愿望来说，你的出任夔国不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情；为阁下着想，则是功成名就之后退下来，又让你感到难办。我是很了解当今的社会的，仅写此信表示祝贺。但是君在鄱阳云安，我们相距既遥远又有山水阻隔，两方面讯隔，只好这样永远相望着叹息。我久患重病，领着孩子们种田务农，与时世疏隔，阁下又怎能不跟我也生疏了呢？阁下的平素为人我是知道的，大概得到我去世的消息也会平静对待的。然而朝中向阁下这样的官员很少啊，圣明的皇上怎么不知道呢？最后，只希望你努力，自己珍爱自己，望多多保重。”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与元相国稹友善。以诗道著名，号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出《北梦琐言》）

太子少傅白居易，与宰相元稹非常要好，他二人都以能诗而闻名于世，人称为“元白”。白居易的诗集中有一首《哭元稹》的诗。诗的大意是这样的：“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

许 棠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忽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如其来。启缄，乃是戴潜遣一价，恤其家矣。（出《摭言》）

许棠有很长时间被困在科举场上，始终未有考取功名。唐懿宗咸通末年，马戴在大同军中任幕僚，许棠去投奔他，一见如故，留他住了好几个月，每天只是谈诗饮宴，从未问过他来后有什么想法。忽然有一天，马戴大宴宾客。席间，让使者将许棠的家书给许棠。许棠异常吃惊，不知道家书是怎么捎来的。打开家书一看，才知道是马戴暗中派去一个使者到他家中去，资助抚恤他家人的生活啊。

陆龟蒙

吴郡陆龟蒙字鲁望。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长而攻文。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抟为卢江、吴兴二郡倅，丞相李蔚、卢携景重之。罗隐《寄龟蒙诗》云：龙

楼李丞相，（“龙楼李丞相”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于家。与皮日休为诗友。（出《北梦琐言》）

吴郡人陆龟蒙，字鲁望。他的父亲陆宾虞进士甲科出身，在浙东任从事，家住在苏台。

陆龟蒙自幼精通六经，年长后专攻写文章。他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是亲密的朋友。

陆龟蒙性情高洁，家中生活贫寒。为了获得赡养家人的俸禄，他与张抟一块儿担任卢江、吴兴二郡长官的副手。当时的丞相李蔚、卢携景很是器重他。罗隐在寄给陆龟蒙的诗中说：“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诗中暗示李蔚丞相曾一度想荐举征聘陆龟蒙到门下省任职。唐朝末年，朝廷授陆龟蒙为左拾遗，任命的诏书下发之日，陆龟蒙病逝在家中。陆龟蒙，跟皮日休是诗友。

颜 荛

颜给事荛谪官，殁于湖外。未间，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词云：“寓于东吴，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之交，

一纪无渝。龟蒙卒，为其就木至穴，情礼不缺。其后即故谏议大夫高丞之、故丞相陆公扈二君，于菟至死不变。其余面交，皆如携手过市。见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后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书舍人郑公撰（明抄本“撰”作“僎”）三君子者，予今日以前不变。不知后日见予骨肉孤幼，复如何哉。（出《北梦琐言》）

给事颜菟被贬官放逐出京城后，死在湖外任上。临死前，他自己撰写墓志。颜菟性情急躁，不能容人。他的墓志是这样写的：家住东吴，跟吴郡的陆龟蒙，是谈诗论文的朋友，相交一世没有改变。陆龟蒙死后，我为他购置棺木，堪寻墓地。不论从情谊上，还是在礼仪上，都没有什么过失。在陆龟蒙之后，有已故谏议大夫高丞之，已故丞相陆扈，是我至死不改变的朋友。其余相识的人，都如同手拉手走过市场，见到有利可图就分手了，不是我的知己。后来还有吏部尚书薛贻矩，兵部侍郎于竟、中书舍人郑撰，是我死前不变的朋友。但是我预料不到我死之后，他们对我的家属子女又会是怎样的。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 媛 淋 池
 霍光妻 韩 嫣 袁广汉 霄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郭 况 后汉灵帝
 石 崇 王 敦 魏高阳王雍 元 琛
 隋炀帝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安乐公主 杨慎交 唐睿宗
 玄 宗 虢国夫人

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环洁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殫耗人力。宫妓千人，又别立春霄宫。为长夜饮，造千石酒盅。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龙舟，陈妓乐，日与西施为

水戏。又于宫中作灵馆馆娃阁，铜铺玉槛，宫之栏楯，皆珠玉饰之。（出《述异记》）

吴王夫差修造姑苏台，历时三年才修造成。姑苏台曲折环绕，方圆五里，整个建筑都有豪华的装饰，耗费许多人力，里面蓄有宫妓千余人。夫差又另外建造一座春宵宫，供他在里面通宵饮宴，逍遥作乐。又制作能盛一千石酒的巨大酒杯。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水池，池中停放一只青龙舟，上面置放歌舞妓与乐队，整日跟西施一块儿在水上玩耍嬉戏。夫差又在宫中修造一座灵馆馆娃阁，馆中置放铜床，门槛是玉石的，周围的栏杆都用珠宝、玉石作装饰物。

汉武帝

汉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鞞，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焉。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竟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花，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铃镊，饰以流苏，走如钟磬，动若飞幡。后得二师天马，常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黑皮为之，熊毛有绿光，皆长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孙□□□□□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出《西京杂记》）

汉武帝时，身毒国派使臣进献给他一付连环马笼头，都是用白玉石作成的。玛瑙石作的马爵子，白光琉璃作的马鞍。将它们置放在暗室中，常常能照出去十多丈远，象白天一样。从这以后，京城长安开始盛行装饰鞍马。达官贵人、皇帝国戚相互攀比着用珠宝玉石来雕镂装饰马上用具。有的一匹马上的用具价值黄金百两。都用南海产的白犀做马爵子，用紫金镂花，装饰在马具上。特别忌讳的是马奔跑起来，马具不发出鸣响。因此，有的在马具上系上铜铃簪饰，有的还装饰上流苏。这样，马一走动铃声叮咚如石磬，流苏及饰簪随风飘动象飞卷着的幡旗。后来，汉武帝又得到两匹师天宝马，经常给它们配上玫瑰石的马鞍，上面饰以金、银、鍮石的镂刻装饰，用绿地五色彩锦做障泥用以蔽尘。稍后一些时候，又改用熊皮做障泥。熊皮上的毛，长三尺，发绿光的，价值黄金百两。卓王孙一个人就让工匠制做了一百多双，汉武帝下诏书让他献上二十枚。

丁媛（明抄本“媛”作“缓”，下同）

长安巧工丁媛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属。又作卧褥香炉，又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媛始更为之。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为名。又作九层山香炉，镂刻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能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其轮大皆径尺，

递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皆寒凜焉。（出《西京杂记》）

长安有一位手艺奇巧的工匠叫丁媛，他制作的恒满灯，上面雕有七条龙五只凤凰，中间还雕有芙蓉莲藕等，特别精美。他还制作了卧褥香炉，又叫被中香炉。这种香炉原本出自房风，它的制作方法后来失传了。到了丁媛这里，他又重新制作出来了。香炉上安装上机关，不论它怎样翻转，炉身始终是平放着的。可以将它放在被褥中间。因此，名字叫“卧褥”香炉，或者叫“被中”香炉。丁媛还制作过一只九层博山香炉，上面镂刻着奇禽怪兽，没有比这些奇禽怪兽更奇异的了。而且，这些奇禽怪兽在香炉上面都能活动。丁媛又制作过一只七轮宝扇，它的轮子的直径都有一尺那么大，按照次序相继着转动。一个人操作运转，满屋子里都凉风习习。

淋池

汉昭帝元始之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若葵之卫足也，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珮。花叶杂菱，芬芳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人肌理。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相为戏。《楚辞》谓折菱荷以为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十叶，根

浮水上，实沉泥里，没如紫色，谓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时命水戏，游宴永日。工人进一巨槽，帝曰：“栝楫松舟，嫌其重朴，况乎此槽，岂可得而乘也。”乃命文梓为舟，木兰为枻。刻飞鸾翔鷁，饰其船首。随风轻荡，毕景忘归，乃至通夜。使宫人为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芰荷。凉凉凄凄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为多。”帝大悦，起游商台于池上。及乎末岁，谏者多。遂省游荡奢侈，堙毁台池，鸾舟荷芰，随时废灭。今台址无遗，池亦平焉。（出《拾遗录》）

汉昭帝元始元年，修造一座淋池，有一千步那么宽阔。池中栽植分枝荷，一支茎上长着四茎叶，形状象两两相对的伞盖。太阳光一照，叶片就垂到茎根，象葵花低头向着根部一样，这种荷花叫“低光荷”。它结出的莲籽象水晶珠那么大，可以当装饰物佩戴在身上。这种低光荷花与叶子参杂着，散发出来的芬芳香气香彻十几里地以外。吃了它使你很长时间里都觉得芳香满口，还能滋润你的肌肤。宫中的人都视低光荷结出的莲粒为宝贝似的，外出宴游或出入宫中，嘴里都含有低光荷结出来的莲籽。同时，或者剪下来荷叶缝制衣裳；或者折下叶子遮挡太阳光；或者互相嬉戏。《楚辞》里说的折下芰荷的叶子当做衣裳，就是这个意思。池中还生长着一种叫“倒生菱”的植物，一朵花下面长着十支叶片，花茎象乱麻一样，根浮在水面上，结出的果实落入池底淤泥中。池底的泥是紫色，称为“紫泥菱”。吃了它可以令人不衰老。于是，汉

昭帝经常让人陪他一块乘船在池水中嬉戏，几乎每天都在这里从早晨一直宴游到晚上。工匠们进献一只独木舟给汉昭帝。昭帝说：“用栝木作桨，松木作舟，我都嫌弃它笨重朴拙。何况这只独木舟，怎么能乘坐它呢？”于是命令下属用文梓木作船，木兰为船舷。在船头雕刻上飞翔着的鸾鸟与鷁鸟。梓木小船，随风在池水上轻轻地漂荡，赏遍了一切美景而忘了归去，一直玩到第二天早晨。并且让宫中的嫔妃们唱歌，歌词的大意是这样的：“商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芰荷。凉凉凄凄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为多。”汉昭帝非常高兴，并在池中又建造了一座游商台。到了这年岁尾，许多大臣都上表谏阻皇帝再不要大兴土木修造宫殿了。于是汉昭帝立即接纳了朝臣们的规劝，再也不搞这种奢侈的娱乐与享受了。台池堵塞毁坏，鸾舟荷芰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朽烂湮灭。现在，亭台都已荡然无存，连它的遗迹都找不到了；淋池也淤平了，重新变成大地。

霍光妻

汉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躐，六十日成一匹，直万钱。又与越珠一斛珮，绿绫七百端，直钱百万，黄金百两。又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衍犹怨薄曰：“吾为若何成功，而报我若是哉。”（出《西京杂

记》)

汉朝时大将霍光的妻子，一次就送给淳于衍葡萄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这种散花绫只有钜鹿陈宝光家能织，陈的妻子得到这种家传织绫的方法。霍家将她召入府内，让她给织散绫。用一百二十登织机，织六十天才能织成一匹散绫，价值一万钱。又送给淳于衍越地产的珍珠一斛，绿绫三百五十匹，价值百万钱，黄金一百两。又给淳于衍修造住宅，给他奴仆、使女无其数。淳于衍还嫌赏赐的不多，说：“我做出这么大的功业，却给我这样的赏赐？”

韩 嫣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一日所失者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竞拾取焉。（出《西京杂记》）

有个叫韩嫣的人喜爱玩弹丸。她经常用金做成丸，一天弹丢十多只金丸。长安为她编成两句童谣大街小巷地传唱：“苦饥寒，逐金丸。”京城中的儿童，每次听到韩嫣出来弹丸玩，都争相跟随追逐她。看到金丸弹落的地方，争先恐后地去拾取。

袁广汉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于北芒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兔，（《西京杂记》三兔作兕。）奇禽怪兽，积委其间。移沙为洲屿，激水为浪潮。其中育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属，间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袁广汉后得罪诛，没入官。其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于上苑中矣。（出《西京杂记》）

茂陵富豪袁广汉家中钱多得数不清，养着八九百名丫环童仆。袁广汉在北芒山下修造一座豪华的庄园。这座庄园东西长四里，南北宽三里，开渠将附近的河水引入庄园里。垒石做成假山，高十多丈，连绵延续好几里地。园中养着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兔等奇禽怪兽，分布在假山园林之间。并且用移来的沙石布成河滩洲屿，将引进来的河水筑坝升高形成激流浪潮。在洲屿河滩上养着许多江鸥海鹤，让它们产卵育雏。园中树林与池塘参差错落，植着各种奇树异草。房屋馆舍回环重叠，中间用回廊连成一体，行走一天也不能全都走遍了。后来，袁广汉获罪被杀，整个庄园没收充官。园

中的珍禽怪兽，奇树异草，都尽数移到皇家的上苑中去了。

霄游宫

汉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旁起霄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绡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宫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带玄绶。衣珮（明抄本“衣珮”作“翳被”）虽加锦绣，更以木兰纱绡罩之。至霄游宫，方秉炬烛。宴幸既罢，静鼓息罩，而步不扬尘。好夕出游，造飞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辇。选期门羽林之士，负之以趋。帝于辇上坐，但觉耳中若闻风雷之声。以其疾也，一名云雷宫。所行之处，咸以毡绡藉地，恶车辙马迹之喧也。虽惑于微行暱宴，民无劳怨。每乘舆返驾，以爱幸之姬，宝衣珍食。舍于道旁。国之穷老，皆呼万岁。是以鸿嘉永始之间，国富家丰，兵戈长戟。故刘向、谷永窃言指谏，于是焚霄游、飞行之殿，罢宴逸之乐。所谓从绳则直，如转丸焉。（出《拾遗录》）

汉成帝喜欢易服扮成一般的人外出。他下令在太液池旁边建造一座霄游宫，用黑漆把柱子漆成黑色，铺挂黑色的线绡帷幕。所用的器具，所穿的服装，以及车马，一律都用黑色。汉成帝喜欢在黑暗中行走，厌恶有灯烛等照亮。宫中的

一切宫娥彩女，都一律身穿黑色衣服。从班婕妤以下，都身着玄色的绶带。衣服佩带虽然都是花团锦绣，但是外面都用木兰纱绡罩上。来到霄游宫中，方允许点燃灯烛。饮宴结束后，鼓乐都静下来，灯烛等都熄灭了，脚步轻轻落地悄悄地离去，不允许踏起一点灰尘。汉成帝还喜欢晚间出去游赏。为了供他夜间出游的便利，特意制造了一驾飞行殿，一丈见方，跟现在皇帝用的辇车相类似。从宫中羽林军护卫中挑选身强力壮的人，拉着飞行殿奔走如飞。汉成帝坐在飞行殿中，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如同听到风雷的声音，这是说飞行殿行走得极为疾速。飞行殿，又叫“雷云宫”。它所经过的道上都用毡缔铺地。汉成帝讨厌车轮、马蹄踏地发出的喧嚣。虽然人们对汉成帝乔装游乐持怀疑态度，但是并没有什么怨言。汉成帝每次乘坐飞行殿出游回宫，都将他宠爱的嫔妃们的宝贵的衣服、珍馐食品，沿途抛舍。京城里的穷苦老人，一边拣拾这些东西一边山呼“万岁”。汉成帝鸿嘉、永始年间，国家富强，百姓生活也丰足，军械武器长年藏放在库房中，天下太平无事。因此，刘向、谷永私下议论后，向汉成帝指陈进谏废出微行暱宴。于是汉成帝焚毁了霄游宫，飞行殿，停止了饮宴玩乐。这就是遵从墨绳就直，改正的迅速就向弹丸转动一样快啊！

沙棠舟

汉成帝常以三秋暇日，与飞燕游戏太液池。以沙棠为舟，贵其不沉也。以云母饰于鹢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象，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文桂为桡楫。每观云棹水，玩撷菱渠，则忧轻荡以惊飞燕。命饮飞之士，乃以金锁缆云舟，使饮飞于水底引之。值轻风时至，飞燕殆以风飘摇，随风入水。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裾，游倦乃返。飞燕后渐见疏，常怨恚曰：“以妾微，何时复预缨裾之游，漾云舟于波上耶。”帝为之怆然。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风台、飞燕结裾处。（出《拾遗录》）

汉成帝常常在三秋闲暇时节，和爱妃赵飞燕在太液池中游戏玩耍。他们乘坐用沙棠木作的龙舟，这种木轻不沉，船头用云母饰成鹢首。这种沙棠舟，又叫“云舟”。同时，用硕大的桐木刻成虬龙舟，象真的虬龙一样，在左右两边陪伴着皇上的云舟在水上行走。用紫色的文桂木作舵与桨。每次成帝与飞燕同舟在太液池中游赏，看天上的白云，观桂棹击水，有时悄悄轻荡沙舟惊吓一下飞燕。有时让会潜水的勇士用金锁牵引沙棠舟，潜入水底曳着船行走。这时，恰有轻风徐徐吹来，赵飞燕站起听任风将她吹落水中，汉成帝用翡翠色的

彩带系在她的裙裾上在舟上拉着她。直到赵飞燕在水中玩够了，才将她拉上舟来。后来，赵飞燕渐渐被汉成帝疏远了。她常常怨愤地说：“微贱的我，什么时候再能让皇上用翡翠彩带系着裙裾在太液池水中一游，跟皇上一块儿驾沙棠云舟呢？”汉成帝听了后，怅然若失，很是哀怜赵飞燕。直到今天，太液池边当年汉成帝避风的避风台，以及给赵飞燕用彩带系衣裙的结裾处，还依然存在。

赵飞燕

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昭仪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佳晨，贵姊懋膺洪册。上贡（明抄本“贡”作“燧”）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至，金花紫纶帽、金花紫罗面衣、织成下裾、同心七宝钗、七宝綦履、玉环、五色文绶、鸳鸯襦、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云母七宝扇、琥珀枕、龟文枕、金错绣裆、琉璃玛瑙彘、珊瑚玦、黄金步摇、金博山炉、七支灯、回风席，茆叶席、金蒲圆瑯、孔雀扇、五明扇、九华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扈（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真黄、鸳鸯襦及被。”（出《西京杂记》）

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她的妹妹昭仪在昭阳宫派人给她送来书信和丰厚的礼物，表示祝贺。信上说：“今天是姊姊最

美好的一天。在今天，姊姊被册封为皇后，这是姊姊最大的殊荣。听到这一佳音后，妹妹仅献给姊姊三十五样礼物，来表示妹妹欢欣喜悦之情。礼物有：金花紫纶帽、金花紫罗面衣、织成下裾、同心七宝钗、七宝綦履、玉环、五色文绶、鸳鸯襦、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云母七宝扇、琥珀枕、龟文枕、金错绣裆、琉璃玛瑙疆、珊瑚玦、黄金步摇、金博山炉、七支灯、回风席，茆叶席、金蒲圆瑯、孔雀扇、五明扇、九华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虻、麝香、沉水香、九真黄、鸳鸯襦及被等。”

郭况

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冶之声，彻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冶之声盛也。于庭中起高阁，厝衡石于其上，以称量。下有藏金窟，列武士卫之。错杂宝以饰台榭，悬明珠于梁栋间。光彩射目，（“间光彩射目”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昼视如星，夜望如月。里语曰：“洛阳多钱郭氏室，夜月昼星（“室夜月昼星”五字原空缺，据《拾遗记》六补。）富难匹。”其内宠者，皆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氏家为琼厨金窟。况小心畏慎，虽居富势，闭门优游，未曾干世，为一时所知也。（出《拾遗录》）

汉朝时的郭况，是汉光武帝皇后的弟弟。家中积蓄有几亿钱，有童仆四百人。他家里使用金制的器皿，冶炼铸制金器的声音响彻整个京都和市郊。当时人说：“郭家府上，不下雨也打雷。”这是说他家冶炼打制金器的声音太大太长久了。郭况又在他家庭院中建造一座高阁，上面放着衡石，用以称量物品。高阁的下面有地窖，里面放着金子，整日有武士在旁边站岗守卫。郭况还用各种珍宝镶嵌装饰庭院中的楼台亭榭，将明珠悬挂在梁栋上。明珠发出的光彩耀人眼目。白天看这些悬挂着的明珠象一颗颗星星，晚上看它们就如月亮。街巷中的歌谣说：“京城洛阳钱最多的是郭家，他家梁栋上悬挂的明珠白天象星星晚上象月亮，没有人能跟郭家比富。”在郭家受宠爱的人，都用玉制的器皿盛食物。因此京都人都称郭家为“琼厨金窟”。郭况一生小心谨慎，胆小怕事。虽然位居京城首富，却从来都是闭门而居，过着闲适的生活，从不干预外界的事情。当时京城上下都知道他的这种为人。

后汉灵帝

灵帝初平三年，于西园起裸游馆十间。采绿苔以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湖，乘小舟以游漾。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荡于渠中。其水清浅，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来凉气也。其歌

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唯日不足乐有余，清弦流管歌玉帛，千年万岁喜难渝。”渠中植莲大如盖，枝长一丈，南国所献也。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见叶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于裸游宫，长夜饮宴。帝叹曰：“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宫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褥香，煮为浴汤，宫人以之沐浴。浴毕，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内监为鸡鸣，于馆北起鸡鸣堂，多畜鸡。每醉乐，迷于天晓，内阍竞作鸡鸣，以乱真声也。仍以炬烛投于殿下，帝乃惊寤。及董卓破京师，收其美人，焚其堂馆。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烛处，溟溟有光如星，后人以为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扫除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灵帝初平三年，在西园建造一座裸游馆，共十间。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渠水澄澈见底，乘坐小船沿渠游荡。船上坐着妃嫔们，挑选肤色如玉，身体轻捷的宫娥，手执竹篙、船桨驾驶着游船，在渠水中荡漾游乐。渠水清浅，在盛夏酷暑，将船沉没水中，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艳的肌肤，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这首《招商七言》歌是这样唱的：“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唯日不足乐有余，清弦流管歌玉帛，千年万岁喜难渝。”渠水中栽植莲荷，荷叶象锅盖那么大，荷枝有一丈那么

长。这种莲荷是南方进献来的。它的叶子白天卷起来到了夜间才舒展开。每一根茎上丛生着四枝莲花，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汉灵帝每到盛夏都在裸游馆避暑，和宫人通宵饮宴。他感叹地说：“要一万年都过着这样游乐的生活，就会成为天上的神仙啊！”裸游馆里挑选的宫娥彩女年龄都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一律化妆并脱去上衣，有的全身裸体跟皇上一块儿洗浴。洗浴的浴汤，是用西域进献的茵墀香煮制的。宫娥们洗浴完了，将浴汤放入渠中，名叫“流香渠”。汉灵帝又让宫内的太監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鸡。灵帝每当玩乐饮宴醉了后，到天亮了还在醉梦中。于是太監们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然后，将燃烧的火炬、蜡烛投掷在大殿下面，灵帝才惊惶地醒过来。待到董卓攻破京城后，将宫中的宫娥彩女收到董府，将裸游馆焚毁化为灰烬。到了曹魏咸熙年间，在汉灵帝当年投掷蜡烛的地方，还于幽暗中隐约有光亮如星星。后人以为是神光，并在有光亮的地方修造一座房屋，起名叫“余光祠”，用它来向上天祈福。一直到曹魏末年，才将这座祠堂拆毁除掉。

石崇

晋石崇与王恺争豪。晋武帝，恺甥也，尝以一珊瑚树与恺，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间罕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举

铁如意击碎之，应手丸裂。愷甚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条干绝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比者甚众。愷怅然自失。（出《世说》）

晋朝的石崇跟王愷斗富。王愷是晋武帝的亲舅舅，曾经得到武帝赏给他的一株珊瑚树，高约二尺多，枝干参差扶疏，人世间很难再找到能跟这株相比的珊瑚树。王愷将这株珊瑚树拿出来给石崇看。石崇看罢，举起铁如意将它打砸得粉碎，手到之处象击中鸟卵一样地迸裂。王愷特别惋惜，认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这株珊瑚宝树，于是很是生气。但是，王愷刚刚大发雷霆，石崇劝说道：“我砸碎你的一株珊瑚树，一点也不值得你发脾气。现在，我还你一株就得了嘛。”说着，命令左右的仆人们，将家中的珊瑚树都取出来。其中高约三尺，枝干生长得绝对超尘脱俗，发出的光彩耀人眼目的，有六七株。象王愷拿出来给石崇看的那样的珊瑚树，还有许多。王愷看到石崇家有这么多精美无比的珊瑚树，立时若有所失地泄下气来。

王敦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谓上

厕果，食至尽。既还，婢擎金盆贮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饮之，群婢莫不掩口。（出《世说新书》）

王敦刚刚被招为驸马，上厕所去，看见漆箱里装着干枣。这种干枣是用来塞鼻子防止闻到臭味儿的，王敦却称它为上厕所果，拿过来全都吃光了。从厕所回来后，婢女端着金盆盛水，用琉璃碗装洗澡用的香皂。王敦不知道是洗澡用品，接过来倒入水中就喝。众婢女看了都掩口而笑。

魏高阳王雍

后魏高阳王雍居近清阳门外数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于帝宫，白壁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华宇，胶葛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绮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发”字原缺，据《洛阳伽蓝记》补。）笳声哀啭；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而丝管迭奏，连宵尽日。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及雍薨后，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华善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卫原作衞，据《伽蓝记》改）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士康宅亦近清阳外，徐鼓

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逐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常令徐歌“绿水”、“文凤”之曲焉。（出《伽蓝记》）

后魏高阳人王雍，居住在京都洛阳清阳门外几里的地方，在御道的西侧。王雍的府第，是洛阳城中数一流的。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王雍官至丞相。皇上赏赐给他以鸟羽为饰的华盖仪仗、乐队、佩带斑纹宝剑的警卫人员共一百人。这时的王雍高贵到在所有官员之上，富有到山、海都归他所有。他居住的府第，可以跟皇宫媲美。雪白地墙壁，朱红的门槛，外面砌有秀美的院墙。而且飞翘的屋檐，华丽的房舍，布局参差错落、深远广大，房与房之间有迴廊相通。府中有僮仆六千人，歌舞艺妓五百人。最珍贵的隋珠可以映照太阳，华丽的罗绮随风舞动。自两汉魏晋以来，最奢侈的王公大臣，也没达到这种地步。出行则有骑马的侍从在前鸣锣开道，后面紧跟着各种车服旌旗仪仗，并有军乐为他伴行、胡笳声哀啾苍凉。回到府中则有歌姬舞女为他唱歌起舞，击筑吹笙，丝竹管弦接连演奏，通宵达旦不歇息。至于府中花园里的茂林、修篁、鱼池亭榭，皇家御苑也不过如此。翠绿的芳草连片，珍木奇树成荫。清雅幽静，直如地上仙境。王雍死后，五百名歌姬舞妓都让她们遁入空门，为僧及道姑。美人徐月华擅长演奏箜篌，最拿手的是演奏《昭君出塞》。听她演奏此曲的人，

没有不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来的。孝庄皇帝永安年间，徐月华下嫁给卫原将军做姨太太。卫将军的府第也在清阳门外。徐月华经常边鼓箏篪边歌唱，凄婉的歌声传入云霄。走路的人走到这儿，听到歌声就停下来。不多一会儿，停下听歌的人如同闹市一样的多。徐月华曾经对卫将军说：“王丞相生前有两位美姬，一位名叫修容，一位名叫艳姿。两位美姬都长得蛾眉皓齿，容貌洁雅端丽倾城倾国。修容最擅长唱《绿水之歌》，艳姿最擅长跳《逐凤之舞》。在众多的后室姬妾中，王雍最宠爱的就是她们二人。”卫将军听到这事之后，经常让徐月华给他演唱《绿水》、《文风》两支曲子。

元 琛

后魏王侯外戚公王，擅（“擅”原作“阻”，据明抄本改）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阿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丝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箎，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姬，吹箎而乞。诸羌闻亡，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耶？”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姬吹箎。”琛在秦中，多无政绩。遣使向

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次有七百里者十余，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尝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鸡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琛尝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擎盘合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库藏，锦罽珠玕，冰罗雾合，充积其内。琛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厌。见之叹惋，不觉成疾。还家，卧三日不能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谕之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羡慕，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及尔朱氏乱后，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宇。寿丘里间，列刹相望。祇洹郁起，宝塔高壮。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堂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也。（出《伽蓝记》）

后魏时期，王侯、皇家外姓亲戚以及皇室出嫁的公主，都富得占有山海，居住的都是平川有树木的富饶的地方。这些王侯贵戚攀比着修造营建房宅园林，互相夸耀竞赛。他们居住的府第都是高高的门楼、富丽的居室。家家都有连片的高屋，饰有飞檐的堂馆，一座挨一座的高楼，各种高台、亭榭。

至于花木、林树、曲径、幽地，每座庭园都有。而且都是夏有桃李润绿，冬有竹柏常青。但是，其中最富有的还是河间的王琛。王琛曾经跟身为宰相的天下第一豪富王雍相抗争比富。建造的文柏堂就象皇家的徽音殿。堂内设置玉石砌作的井，金铸的提水罐，罐上系着用五色丝结成的绳索。王琛家养有三百名歌姬舞妓，个个都天生丽质是国中最娇美的丽人。其中有一个婢女名叫朝云擅长吹芦竹，还能手挥团扇载歌载舞，专唱陇上的民歌。王琛任秦州刺史时，当时羌族的各个部落多有叛乱外逃为寇的人，他多次带兵讨伐，都降服不了这些叛乱的羌人。后来，王琛让朝云扮成一位老年妇女，深入到羌人叛乱的地方，用吹芦竹的办法讨饭。这些叛乱的羌人听到他们熟悉的芦竹声后，都泪流满面，互相述说：“我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躲在这深山恶谷中为贼寇呢？”于是，相继归降。秦人说：“快马健儿，不知老姬吹芦。”王琛在秦州刺史任上，多数时候没有什么政绩。他曾派出使臣向西域各国索求名马，最远的时候到达波斯国（按：既现在波斯湾一带的阿拉伯国家。），求得一匹千里马，名叫“追风赤”。还求得日行七百的马十多匹，都有名字。喂养这些马的食槽是用银作的，环领都是金的。诸位王姓富豪都佩服他的富有。王琛曾经跟人说：“晋朝时的石崇，乃是一个平民百姓，还能载饰有雉翎的豪华的帽子，穿着用狐腋拼成的昂贵的裘皮大衣，在鸡蛋、薪木上雕画图形。何况我这位堂堂的大魏国的一方之王呢。我这样做一点也不算豪华奢侈。”王琛在后园建造一座迎风馆。窗户上用青钱连环成装饰图案，玉石雕成的凤凰啄中衔着响铃，金铸的龙嘴里吐着垂旒。结着白奈果、红李

子的枝条伸进屋檐来，歌舞艺妓们坐在楼上窗边伸手可以摘食。王琛有一次将同宗的人都请到他府上，将他收藏的各种珍宝器皿展示给他们看。有金瓶、银瓮一百多口。盆、盘、盒、擎灯等器皿，也都非金既银。余下的还有各种酒具：有水晶钵，玛琅琉璃碗，赤玉酒杯几十只。这些酒具作工都奇妙无比，是中国所没有的，都是从西方进口来的。又展看女艺妓和他饲养的那些名马。之后，带领这些人逐个观看他家库房中收藏的珍贵物品，有华丽的毛织品，名贵的珠宝，精美的绉纱、白绸，装满一座座库房。王琛对章武的王融说：“我一点也不以见不到石崇而感到遗憾，遗憾的是石崇他看不到我是这样的富有。”王融为人贪婪残暴，贪得无厌。他看到王琛有这么多的稀世至宝和财物后，非常为自己还没有达到王琛这样豪富而感到惋惜和叹息，不觉间酿成疾病。回到章武家中后，三天卧床不起。

江阳王继来探病，劝慰他说：“你的财产，完全可以和他人相匹敌，为什么羡慕惋惜到得病的地步？”王融说：“曾经有人说高阳王雍珍宝比我王融多，谁知道河间又出了个王琛，他的珍宝也远远地超过我，令人敬仰。”王继说：“你呀，是想作淮南的袁术，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个刘备呢。”待到朱氏作乱后，王侯的宅第许多都变成了寺庙。寿丘的街市里，寺庙林立，互相可以看得见。又新建不少祇园佛寺，和高大壮伟的佛塔。每到四月初八赶庙会，京城里的夫人小姐，许多人都到河间寺去游玩。看到华丽的殿堂廊屋，没有人不赞叹的。认为将它们比作传说中的蓬莱仙人住的仙室，一点也不过分啊！

隋炀帝

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识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莽轻车之比。此实天心，非关人事也。”（出《朝野僉载》）

又唐贞观初，天下义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时属除夜，太宗盛饰宫掖，明设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皆盛衣服，金翠灿烂。设庭燎于阶下，其明如昼。盛奏歌乐。乃延萧后，与同观之。乐阕，帝谓萧曰：“朕施設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固问之，后曰：“彼乃亡国之君，陛下开基之主，奢俭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国十有余年，妾常侍从。见其淫侈。隋主每当除夜，（至及岁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三寸。一珠之价，直数千万。妾观陛下所施，都无此物。殿前所焚，尽是柴木。殿内所烛，皆是膏油。但乍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

华丽。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纪闻》）

隋炀帝巡行视察北方边境地区时，特意制作了一座大行殿七宝帐，里面可以容纳几百人，镶嵌装饰着各种珍珠、宝石。这些珍宝发出的光亮可以照遍整个帐内。隋炀帝引请匈奴可汗启民在大行殿内饮宴，启民可汗神情恍然，怀疑人世间不可能有这样豪华阔大的帐房。有远见卓识的人说：“隋炀帝造大行殿是一种不吉祥的预兆。它的错误好比王莽当年听从太傅虞唐尊的话，让人穿短衣小袖，坐我马紫车一样。这实在是上天的旨意，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啊！”

又：唐太宗贞观初年，天下太平安定，人民富裕充足。不论是国家还是百姓，都很少有棘手的事情。这年大年除夕，唐太宗下令将皇宫及嫔妃们居住的旁舍装饰布置一新，各处置设点燃的灯烛，宫殿里的各个厅、堂、屋、室都布置得豪华绮丽，皇后、嫔妃们都身着华丽的盛服、佩戴各种珠宝首饰，真是耀金映翠，璀璨煌丽。在宫中庭院阶下设置火炬，照耀得宫中如同白天一样明亮。又命令宫中乐工一曲接一曲地演奏乐曲，好不热闹。唐太宗命人将隋炀帝的皇后萧后请来，一同观赏这空前的盛景。一曲演奏完了，太宗问萧后：“我今天晚上的这些陈设布置跟隋炀帝当年比较，哪个更盛大豪华？”萧后只是微笑并不回答这个问题。太宗再三问她，萧后回答说：“隋炀帝是个使国家灭亡的国君，陛下是开创基业的皇帝，因此哪位奢侈、哪位节俭，当然不一样啦。”太宗问：“隋炀

帝当年是怎样的？”萧后说：“隋炀帝在位十多年，我一向在他身边侍奉他。他的那些奢华淫逸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隋炀帝每到大年除夕的夜晚，便在大殿前边的各个院庭中架设几十座火山，用的都是沉香木根，每一座火山都要焚烧好几车沉香木根。如果嫌火光暗，就再往上添加香料甲煎，火焰立时高达好几丈。沉香、甲煎燃烧散发出来的香味儿，京城附近几十里地以内都能闻得到。除夕这一个晚上，就要烧掉沉香木二百多车，甲煎二百石。同时，殿内各屋不点灯烛，而是悬挂一百二十枚巨大的珍珠照明。这些珍珠发出的光亮，照耀得殿堂象白天一样亮堂。还有名叫明月宝的夜光珠，大的六七寸，小的也有三寸。一枚夜光珠就价值几千万钱。我看陛下今晚的陈设布置，都没有这些东西。殿前所烧的，不过是些柴木罢了。殿内点燃的，也是一膏油蜡烛。只是一开始让人觉得烟气太薰人，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华丽来。然而，穷奢极欲则会亡国的啊，还望陛下离它远一些好。”唐太宗听了萧后这一席话，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后来，口里指斥隋炀帝这样做太奢华了，心中却暗暗地佩服当年隋宫除夕夜布置得真豪华盛大啊！

则天后

则天造明堂。于顶上铸鍱为鸞鷖，高二丈，以金饰之，轩轩若飞。数年，大风吹动，犹存其址。更铸铜为大火珠，饰

以黄金，煌煌耀日，今见存焉。又造天枢于定鼎门，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经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镌文于柱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开元中推倒，铜入上方。（出《大唐新语》）

武则天建造明堂。在明堂顶上铸造一只铁凤凰，高二丈，用黄金装饰它，展翅欲飞。历时好几年，经历过狂风吹刮，这只铁凤凰依然存在。武则天还用铜铸造一只大火珠，上面饰以黄金，光彩夺目可以照耀太阳，现在依然还有。武则天又在定鼎门建造一座天枢，是用向外国和少数民族的商贾集资百万亿钱才建造成的。天枢高九十尺，下面铸有铁山作柱脚，铸造两只铜麒麟，用它来镇守四方。天枢上面置有一只巨形铜盘，直径三丈阔。并铸有蛟龙象人一样立在那儿，两足捧着一只大火珠，望去象太阳刚刚升起来。并在柱子上铭刻文字：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来，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这座天枢被玄宗皇上命人推倒，所有的铜物、铜饰都没收送入皇宫库府。

许敬宗

唐许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

为戏乐。(出《独异记》)

唐朝时许敬宗非常豪华奢侈。曾经建造飞楼七十间，让艺妓们骑马在楼上面奔走，以此作为一种游戏与娱乐。

张易之

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罽貂之褥，蛭蠹之耗，汾晋之龙顺、临河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鸳鸯盏一双共饮，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务，常频唤不觉。出为恒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为卫州长史。(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宠臣。张易之为他母亲阿臧建造一座七宝帐，金、银、珠、玉等各种珍宝，没有不汇集在这座宝帐上的。从远古到如今，从未有听到过、从未有见到过这样奢华的帐幔。帐幔里面置放的用象牙制作的床，床上铺的是犀角簟席，罽貂皮做的褥子，蛭蠹毛和蚊毫所制做的毡褥，汾晋的龙须和临河的凤翮编织的床席。阿臧跟凤阁侍郎李迥秀私下通奸。是她靠儿子的权势逼迫李迥秀这样做的。并且，用一对鸳鸯酒杯跟李迥秀饮酒，取其长相依伴、永

以为好的寓意。李迥秀畏惧她家权盛一时，又嫌弃她年老色衰，于是颓唐地饮酒浇愁没有止境，直到醉得酩酊大醉为止，经常是阿臧怎么招呼他也不醒过来。后来，李迥秀出任恒州刺史。待到神龙元年，唐中宗恢复帝位后，张易之被张柬之等人所杀，家道也败落了。他母亲阿臧没入官府充奴婢。跟他母亲通奸的李迥秀也被牵连，降职为卫州长史。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观其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韦民之败被诛。（出《朝野僉载》）

宗楚客新建造一座宅院，一律用文柏木为屋梁，墙壁是用沉香和红粉抹的，一打开门马上香气四溢。台阶和屋里的地面，都是用磨文石砌的，穿着用同州产的吉莫皮制的靴子的人，走在这样光滑的地面上，抬脚就要滑倒的。宗楚客被建昌王李推查出赃款一万多贯，他们兄弟被发配流放。太平公主到宗楚客住的宅院去察看，看到他起居、行坐都是那样

的奢华，不由得感叹地说：“和宗楚客比，我们这些皇帝家中的公主，王孙，都枉得虚名、白活这一生啦！”一年后，宗楚客又被诏回京城任凤阁侍郎。到了唐中宗景龙年间，他又出任中书令。韦氏图谋叛乱政变失败后，宗楚客也被杀死。

安乐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钗缕，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颇梨珊瑚，车渠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库藏之物，尽于是矣。（出《朝野僉载》）

又

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夺百姓庄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墙磴道，被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言之难尽。悖逆之败，配入司农。每日士女游观，车马填咽。奉敕，辄到者，它人解见任，凡人

决一顿，乃止。（出《朝野佥载》）

又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焚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属，于是采捕乃止。（出《朝野佥载》）

洛州昭成佛寺里，有安乐公主制造的百宝香炉一只。香炉高三尺，开有四个门。紫红色的横梁，栏杆，上面饰有花、草、飞禽、走兽，诸位天女乐妓、麒麟鸾凤、白鹤飞仙。都是用金线、银线，隐起镂刻成的。每个人物都轻盈娇好，真乃是鬼斧神工。而且香炉上面还镶嵌着珍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车渠琬琰等美玉，什么宝物都有。制造这座百宝香炉光手工用了三万钱，安乐公主家中库府中所珍藏的宝物全都拿出来，用在这上面了。

又

安乐公主因为犯了忤逆罪被贬为普通百姓后，夺取侵占老百姓的庄田，修造了一座定昆池，周围四十九里，一直到南山，仿效昆明池。在池边用石头堆砌成一座假山，仿效华山。引来河水成为溪涧。仿效天津。围着池边建造了许多楼、台、亭、榭，座座都是翘盖如翼、步檐出廊。池周围依山砌有斜墙，铺上登山的石道。而且，到处都披锦挂绣、绘画上各种花鸟图案、壁画，镶嵌装饰着金、银、珠、玉，绮丽奢华、溢光流彩。

安乐公主又修造一座九曲流杯池，在池中修建石莲花台，引泉水从石台中流出来。其是穷尽普天下的壮观华丽，都不能用言语一一将它讲述出来啊！

待到安乐公主伙同韦后谋害她的亲生父亲唐中宗的事情败露，被唐玄宗处死后，这些园林分配给大司农管理。每天都有许多官宦人家与平民百姓来到这里游玩观赏，经常是车马堵塞。

后来，奉皇上敕令，凡是擅自来到这里的人，是国家的官员则解除你的现任职务，一般百姓就责打你一顿，这才没有人再去游赏了。

又

安乐公主用百鸟毛编织一条裙子。后来，官宦人家和普通百姓都争相效仿。于是，搜寻山林，扫荡山谷，见到奇禽异兽就捕获，几乎都捕尽了。至于张布罗网，更是捕获到无其数的鸟兽。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皇上在大殿前将这些百鸟毛裙被尽数焚毁掉，禁止有人再服用金、银、罗绮之类的衣服，这才制止住了朱采奇禽异兽的风气。

杨慎交

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以油洒地，筑球场。（出《国史异纂》）

唐中宗景龙年间，妃主家争相竞赛谁家更奢侈豪华。驸马杨慎交、武崇训竟然用油洒地，修筑球场。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俱（俱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竖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绮罗，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县年少妇女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下踏歌三日夜。观乐之极，未始有之。（出《朝野僉载》）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个晚上，在京都长安安福门外，修造一座大型彩灯，有二十丈那么高。彩灯是用锦绮等丝织品制作的，上面装饰着金银等饰物。并且同时在这儿点燃五万盏彩灯，都高高地悬挂起来，远望如同花树。下面还有千余名宫女，身穿绮罗，肩披锦绣，头戴珠翠，脸施脂粉，个个打扮得华丽妖娆可人。而且一条披巾，一只花冠，都价值万钱。装束一个女艺人，都得用上三百贯钱。又从长安万年县精心挑选出青年妇女一千多人，这些人的衣服、花饰、首饰，跟宫女们一样。她们一同在彩灯下载歌载舞，三天三夜不散。象这样盛大的元宵灯会，有始以来从未有过的。

玄宗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鳧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鳧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櫓，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蹶，（蹶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烛，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此。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出《明皇杂录》）

唐玄宗圣驾移住在骊山的华清宫。那儿有新修造的温泉浴池，修造得宏丽堂皇。安禄山在范阳听说玄宗皇上新修一座浴池后，召集知名工匠用白玉雕刻成石鱼、石龙、鳧雁，又制作了石梁、石莲花，一并进献给玄宗。玄宗皇帝特别高兴，立即命人将这些东西放进浴池中，又命人将石梁横阵在浴池上面，石莲花刚刚露出水面。放置好了后，玄宗皇帝高高兴兴地来到浴池洗浴。他脱去衣服刚要下到池水中。忽然觉得放置在池水中的石鱼、石龙、石鳧雁，都象抖动鳞片、振起翅膀要动要飞的样子。玄宗皇帝大为惶恐，立即命人将这些鱼、龙、鳧雁统统搬走，只有石莲花直到今天还存留在浴池中。玄宗皇帝又在华清宫中建造长形浴屋几十间。环绕的屋墙都砌上玛瑙或带纹理的石头。又作银镂漆船和白香木船，放在温汤浴池中。至于船桨、船橹，都用珍珠、玉石作装饰物。又在池水中用碧绿色的宝石和沉香木垒成两座假山，形状象传说中的瀛洲、方丈二座仙山。玄宗皇帝将上华清宫，杨贵妃的姐妹们，争相比赛着置办豪华的车服。一辆牛车，用黄金翡翠作装饰，还有珍珠、美玉。装饰一辆牛车的费用，何止几十万贯。过不多时，牛车太重了，牛拉不动。因此又向皇上呈报，请求各自换乘马车。于是又竞相购买名马，用黄金打制马嚼子，用华丽的组锈作障泥垂在马腹两侧。她们会集在身为丞相的哥哥杨国忠府上，一同前往宫内。车马人行，上面的各种饰物光彩耀眼，围观的人象墙一样将她们围起来。从杨国忠的府第到京城东南角，仆夫、车马排成了一长流。杨国忠和宾客坐在府门下，指着这长长的车队说：“我家出身寒微，因为贵妃跟当今皇上结为亲家，以至于富贵显赫到这种

程度。我现在也不知道将来的归宿在哪里。但是考虑到象我们这样靠跟皇上结亲而显赫的人家，终归不能在史书上留下什么美好的声誉，还不如尽一时之富贵享乐呢！从此之后，杨家兄妹更加骄奢淫逸，恣情享乐，而对处满则损、持盈则亏的道理一点也不知晓，这才招致后来的安史之乱与马嵬之变啊！在当时，太平公主的玉叶冠，虢国夫人的夜光枕，与丞相杨国忠的锁子帐，都是稀世之宝，它们的价值是无法计算出来的。

虢国夫人

杨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第宅，栋宇之盛，举无与伦比。所居韦嗣（“嗣”原作“副”，据黄本改。）立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登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池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酹。虢国中堂既成，召匠汗镬。授二百万赏其值，而复以金盞瑟瑟三斗为赏。后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也。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出《明皇杂录》）

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曾获得到盛极一时的恩宠。虢国夫人大修府第住宅，房屋修筑的宏伟高大，整个高城长安没有能相比的。她新修造的府第原是韦家的旧宅院。一天中午，韦家一家人正在屋中睡午觉。忽然看见一位贵妇人身着黄罗披衫，从步辇上走出来。她身旁左右围着几十个侍女丫环，说笑自若如入无人之境。少许，对韦家的几个儿子说：“听说这所宅院要卖，售价多少啊？”韦家人说：“这宅院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将它卖了。”这话还未说完，韦家人就看见院中涌进来好几百工人，登上东、西厢房掀瓦拆房。没法儿，韦家全家人和童仆只好拿着琴、书等日常使用的东西器具，站在路中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拆扒自己的房屋。最后，虢国夫人只留下十几亩的一小块地方给韦家，还且没给一分钱的买房钱。虢国夫人新宅的中堂建好后，召来工匠进行粉刷墙壁。起初说好给工钱二百万钱。待到粉刷完毕后，虢国夫人一高兴用金盞盛碧色宝石三斗，做为工钱赏给工匠们。后来，有一次刮暴风将一株大树连根拔起来，落在虢国夫人新宅的堂屋房上。风住后上到堂房顶上看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坏。原来，房上覆盖的是精制的木瓦。整座宅院处处修造的精致程度，都跟这差不多。虢国夫人每次进入皇宫，经常骑着一匹紫骢宝马，旁边有一个小太监为她牵马。紫骢宝马的高大健美，小太监的端庄俊秀，都为当时首屈一指的。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韦 陟 芸辉堂 裴 冕 于 頔
 王 涯 李德裕 杨 收 同昌公主
 李 璋 李使君

韦 陟

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质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尝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日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裙，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见之者咸叹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学识度，著名于时。善属文，攻草隶书。出入清显，践历崇贵。自以门地才华，坐取卿相。而接物简傲，未尝与人款曲。衣服车

马，尤尚奢侈。侍儿阍竖，左右常数十人。或隐几搢颐度日，懒为一言。其于饌羞，尤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筋。每令侍婢主尺题，往来复章。未尝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常以五彩纸为緘题。其侈纵自奉，皆此类也。然家法整肃。其子允，课习经史。日加诲励，夜分犹使人视之。若允习读不辍，旦夕问安，颜色必悦。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弥旬不与语。陟虽家僮数十人，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寒暑未尝辍也，颇为当时称之。然陟竟以简倨特才，常为持权者所忌。（出《酉阳杂俎》）

韦斌虽然生在显贵的人家，然而他的禀性却很耿直厚道。他的地位与名望一向是很高的，而且是世代为宦的旺族，只是门风稍奢华些。韦斌在朝为官一向刚直，举止言行注重端庄持重，很有大臣的风范作派。每次上朝议事，从来不跟站在一起的僚属们谈笑。按旧制的要求，文武百官站在殿前庭院中，既使遇上下雨、下雪，也不允许走到殿廊下躲避，忽然有一天，密集的大雪突然降下来，自三公以下，没有不摘帽掸雪或抖掉衣裙上的雪的，有人还移动他站立的位置。唯独韦斌神色益加谦恭严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直到大雪都埋住了他的膝部。直到朝会结束后，才从雪中拔脚走回去。看到他这幅严肃认真的样子的人，都非常敬佩敬重他。韦斌

的哥哥韦陟，很早就以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与知识见识，而闻名于当世。韦陟擅长写文章，专心致志地研习草书、隶书。跟他交往的人都是清要显达的达官名士，他经常走动的人家也都是高贵有名望的。本来韦陟就凭藉他的门第与才华，不用活动就应当当上宰相这样的高官。但是，由于他接人待物态度太高傲、简慢，从不与任何人说好话周旋。他穿用的衣服、乘坐的车马，都特别奢侈豪华。在他身边，经常有几十个僮仆太监服侍他。有时候，他在家坐在书案旁边，用手拄着脸腮一句话不说，一坐就是一天。至于他吃的饭菜，尤其讲究，必须弄得特别精细、洁净，用鸟羽挑选米。每吃完一顿饭，你去看看他家厨房里所扔掉的菜肴食物，何止价值万钱呢。如果在公卿同僚家聚宴，虽然山珍海味俱全，韦陟也不动筷。韦陟让他的侍婢负责他的信函。往来的信函、奏章，他从不亲自书写，而是授意给他的侍婢代拟代书。他的侍婢代拟的这些信函、奏章，措词的分寸正好符合他的心意。而且书写的字体遒劲流利，都非常符合楷书的规范。韦陟只签署个名氏而已。他常常自己夸赞他签署的“陟”字，宛若五朵云彩。当时，有许多人都效仿他的这种签署方式，被人称为“郇公五云体”。韦陟常年使用五彩纸为信笺。他的日常生活用度的奢华程度，都象这样啊！但是，韦陟的治家法规非常严整。他的儿子韦允学习经史，每天他都加以教诲训励。就是在夜间，也常派人去察看。如果韦允学习很用功，不停顿，则在早、晚向父母问安时，都和颜悦色；如果他稍有懈怠，就立即派人去制止。命令韦允站立在厅堂下，或者十天之内不跟儿子说一句话。韦陟虽然有家僮几十人，但是凡是到他家

来的宾客，必定让他的儿子韦允接待，迎送。不论寒暑都没有停止这样做过。这种礼仪，很是受到当时人的称赞。然而，韦陟竟然因为他高傲恃才，常常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忌恨。

芸辉堂

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阆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而更以沉香为梁栋，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外以玳瑁水晶为押，络饰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帅首，即绞绡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当时凝寒，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或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其余服玩奢僭，率皆拟于帝王家。芸辉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苹阳花，亦类于白苹，其花红而且大，如有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洁苞萼，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异，莫知所在。及审听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视之，闻喘息之音。载大恶，遂剖其花，一无所见。因秘不令人说。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庐军卒，人故得其实。载龙髯拂，紫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晶以为柄，刻红玉以为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能近；拂之

为声，则鸡犬牛马无不惊逸；若垂之于池潭；则鳞甲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长三五尺，而未尝辄断；烧燕肉薰之，则焯焯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载不得已而进内。载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张知和。（出《杜阳编》）

元载在自己的宅院里建造了一座芸辉堂。

芸辉，是一种香草的名字，产在于阗国。它质地象玉一样洁白，掺入土里不腐烂。将它舂成碎屑，用来涂饰墙壁。因此，叫芸辉堂。

这座殿堂还用沉香木做屋梁，用金银做窗户。殿堂内装有美玉制的屏风，紫色的绡帐。

这付屏风本是当年宰相杨国忠心爱的至宝，上面雕刻着前朝美女妓乐图，另外用水晶作压帘的饰具，还用碧色宝石串成串作装饰。它制作的精致巧妙，完全是人工所不能达到的。紫绡帐是从南海溪洞的酋长那儿得到的，是用绞绡一类织物制作的。既轻疏又非常的薄，挂在那边就象什么也没挂一样。虽然在天寒地冻的时节，风也吹不进帐子里面；就是在盛夏酷暑，帐子里自然清凉。它的颜色隐隐约约的，让你都看不出来挂有帐子，都说元载的卧室里有紫气呢。其余的，如服饰、古玩、用具，也都特别的奢华，都效仿帝王之家的排场。元载还在芸辉堂前修造了一座水池，用玛瑙和带纹理的石头垒砌池塘的堤岸。池中植有苹阳花，象白苹一类，它开的花红而大，象牡丹。还植有碧芙蓉，香洁萼萼，都比一般的芙蓉、荷花长得高大壮伟。一天闲暇时，元载依着栏杆

观赏池中的花草。忽然听到清亮的歌声，象十四五岁的少女唱的，唱的歌曲是《玉树后庭花》。元载非常惊异，不知道这歌声来自哪里。待仔细审听辨识，乃是从池中芙蓉里发出来的。他俯身察看，听到有喘气的声音。元载非常疑忌这件事，立即将芙蓉花剖开看，什么也没有见到。他不让家里人对外讲这件事。等到元载获罪被处死后，将他的家中童仆遣送到平庐为兵卒，人们才知道这件事。元载有一把龙髯拂尘，颜色绛紫，象熟透了的桑椹。这把拂尘长约三尺，用水晶石制作尘柄，雕刻红玉作环钮。到刮风下雨天气晦暗时，或者到水边将它沾湿了，则光彩摇动着，拂尘上的龙髯奋然立起来象发怒了的样子。将它放在厅堂中，到了夜晚蚊子小咬等不敢到近前。将它拂出声音来，那么鸡犬牛马听到后没有不惊恐逃离的。如果将它垂放在池潭旁边，那么鱼鳖虾蟹，都俯首来到近前，将水喷洒向空中，立即形成长三五尺的瀑布，而且一点也不断流。如果烧燕子肉来薰它，就会生出烟来如云似雾。后来，皇上得知这把拂尘的奇异后，元载不得不将它进献到宫中。元载自己说过这把拂尘是从洞庭湖一位叫张知和的道士那里得到的。

又

载之妻王氏字韞秀，缙之女也。初王缙镇北京，以韞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韞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奩幌

资装，尽为纸墨之费。”王氏父母未知或知，（明抄本“知或知”作“或知之”。）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厌薄之甚。元遂游秦，为诗别韞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春风。”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淋离别泪，携手入西秦。”载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姊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耽见苏秦富贵时。”载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或多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载于是稍减。太原内外亲属悉来谒贺，韞秀安置于闲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丝条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条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至其服，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韞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与夫人晒曝夜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辞去。韞秀常分馈服饰于他人，而不及太厚之骨肉。每曰：“非几不礼于姑姊，其奈当时见辱何！”载后贪恣为心，竟招罪累。上恶诛之，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识量，节槩亦高。载被戮，上令入宫。备彤管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毙之。载宠姬薛瑶英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移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岐（“岐”原作“妓”，据明抄本改。）王之爱妾也。后出为薛氏

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出自勾丽国。云却尘兽毛为之，其色红殷，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搏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于异国求之。唯贾至、杨炎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时。至因赠诗曰：“舞怯铄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炎亦作长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怠于相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心腹。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从之。天下赍货求官职者，无不恃载雄势，指薛卓为梯媒。及载死，瑶英为里人妻。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自一妇人致也。（出《杜阳编》）

元载的妻子叫王韞秀，是王缙的女儿。起初，王缙镇守北京太原，将女儿韞秀嫁给了元载。时间长了，见元载既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又没有什么地位，因此王家待他很是一般，有些轻视怠慢。王韞秀看到这种情形后，对元载说：“夫君，你为什么不刻苦学习读书？为妻我带来些陪嫁的钱物、服饰，都可以给你作读书的费用。”对于这件事，王韞秀的父母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当时亲属们都将他们夫妇当成乞儿看待，非常瞧不起，冷淡他们。元载在妻子的鼓励下，离家去秦地游学。离家前写诗一首留别韞秀。诗是这样的：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

春风。王韞秀也写诗一首，请求陪伴元载去秦游学。诗是这样的：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淋离别泪，携手入西秦。元载到了京城长安后，多次向朝廷上表陈述治理国家的方针、谋略，很是符合皇上的旨意。于是，唐肃宗提升元载为中书令，位居宰相。王韞秀非常高兴，写诗一首寄给她的几个姐妹。诗是这样的：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耽见苏秦富贵时。元载官居唐肃宗、代宗两朝宰相，富贵权重没有人能相比。他在宅院中大势兴修楼台亭榭。跟他来往的都是豪门贵族。许多客人在他府门前等候接见，多数人都不受接待。这时，王韞秀又写诗一首劝喻丈夫。诗是这样的：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元载读了妻子的这首劝喻诗后，稍稍改变了以往对来访客人的冷淡态度。元载位居宰相后，太原王氏的内外亲属都来拜见祝贺。王韞秀将他们安排在一个闲空的院中住下。忽然有一天天气非常晴朗，元家的仆夫们在西院中抢系四十条青紫色的丝条，每条长三十丈，上面晾晒着软罗、素绸、绮绣等服饰。每条丝绿下面，并排置放二十枚金银香炉，里面焚燃的都是异香，用来薰衣物。王韞秀让亲属们去西院散步，当着他们面问仆人：“这上面晾的是什么？”服侍她的使女回答说：“晾晒的是宰相与夫人的晚服。”王韞秀对亲属们说：“谁想到当年的乞讨儿的媳妇，还有两件遮体的粗布衣裳啊！”这些亲属听了后，都羞惭满面，悄悄走开。王韞秀经常将衣服、饰物馈送他人，却从来不送给太原她的亲属。每次提起这件事时，她都说：“不是作女儿的不礼待姑姑、姐姐，怎奈当初她们那样轻慢我了的。”元载后来骄

横贪婪，终于招来罪过。皇上大怒下诏处死他，并且祸及全家。王韞秀非常有见识，志节气概也高。元载被处死后，皇上诏令王韞秀进入宫中，发给她一只杆身漆朱的笔，让她将亲身的经历写出来，用以劝戒规谏他人。王韞秀接到诏令后，感叹地说：“唉！王家第十二姑娘，二十年节度使的女儿，十六年当朝宰相的夫人。我怎么能去写那些象长信、昭阳宫中发生过的荣极而衰、宠极生悲的故事呢？我现在就是死了也算可以啦！”坚决不进宫去。有人说皇上听到她的这些话后，赦佑了她的罪过。有人说她被京兆尹处笞刑而死。元载有个最宠爱的小妾叫薛瑶英，能歌善舞，玉质仙姿。而且肌肤香艳，体态轻盈。就是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旋波、移光，汉代的赵飞燕，晋代的绿珠，都不及她的美丽娇娜。薛瑶英的母亲赵娟，原本是岐王的爱妾，后来再嫁薛家，生了薛瑶英。她从小就给薛瑶英吃香料，因此薛瑶英肌体芳香。待到薛瑶英被元载收纳为妾后，寝卧的是金丝帐，铺的是不招灰尘的褥子。却尘褥产自勾丽国，据说是用却尘兽毛制作的，殷红色，异常光亮柔软。穿的是龙绡织成的衣服。一件衣服没有二两重，将它挂起来握在掌中不满一把。元载认为薛瑶英身体特别轻盈娇丽，不堪穿太重的衣服，因此才从勾丽国寻索到这种龙绡衣。元载在世时，他只有贾至、杨炎二位好友。他们二人常常能够亲眼看到薛瑶英唱歌跳舞。贾至曾赠诗赞美薛瑶英。诗是：“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杨炎也作一首长诗赞美薛瑶英。这首诗是这样的：“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薛瑶英非常会巧笑献媚，元载沉湎在她的

妖娆美色之中，宰相的政务也懒得去处理。而且，薛瑶英的父亲薛宗本，哥哥薛从义，与她的母亲赵娟，交替着出入于相府，来收索贿赂，说是给走门路。更严重的是，他们跟中书王吏卓倩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而这些人跟元载不论提出什么要求，元载从未有过不应允的事情。当时，所有带着钱物贿赂他们谋求官职的人，都依仗元载的威赫势力，将薛家的人与卓倩之流当作媒介和阶梯。待到元载被朝廷处死后，薛瑶英又嫁给闾里的一般人家作妻室了。评论这件事情的人认为：元载丧失美德，是从宠溺一个女人而导至来的！

裴冕

裴冕代裴鸿渐秉政，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固子弟，喜见于色，其嗜财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名马数百金铸者（明抄本无铸字，者作常）十匹。每会客，滋味品数，多有不知名者。（出《朝野僉载》，明抄本作出《卢氏杂记》）

裴冕代替裴鸿渐处理政务，属下的的小官吏将自己的薪水、办公用的纸张、簿册白送给他。裴冕将这些东西拿给自家的年轻人看，而且喜形于色。裴冕爱财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裴冕生性好奢华铺张，崇尚豪华车舆服装。他家养着十匹名贵的马，每匹都耗费几百金为它制备鞍辔。每次宴请宾客，都

上好多菜肴，有很多的菜都是稀有的，不知它叫什么名字。

于 頔

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粉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乾红紫绣袄子锦鞍鞞。此郡因而空耗。（出传载）

于頔在襄州为官，喜欢点山灯，一次往灯碗里加油就用了二千石油。李昌夔在荆南为官，他喜欢打猎，而且每次出猎都大势铺排。李昌夔的妻子独孤氏，也带着二千名妇女组成的打猎队一同去打猎。每个人都穿着深红色绣着紫花的袄，铺着彩锦鞍鞞。因为他们夫妻这样铺排奢华，荆南郡很快被耗费一空。

王 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为栏，（明抄本“金玉为栏”作“合为玉柜”）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真珠，悉投入中。汲其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为大兵臬戮，赤其族。涯骨肉色并如金。（出《独异志》）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间，宰相王涯极其奢侈豪华。王涯在他的宰相府庭院中凿一口井，围井的栏杆都是用黄金、玉石制作的。而且用后就用锁头锁上，严加看管。他将普天下的珠宝玉石收刮来后，都投进这口井里。让仆人汲取这口井里的水供他自己饮用。不长时间，王涯触犯了刑律，被斩首示众，杀灭他全族人。王涯的骨肉都呈黄金的颜色。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费约三万。为杂以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则弃其粗。（出《独异志》）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宰相李德裕非常奢侈。他食用的一杯菜羹价值三万钱，是掺杂珠玉等各种宝物，再加上雄黄、朱砂等用火煎成汁液做的。煎过三次后，就将掺杂的珠玉等扔掉不要。

杨 收

咸通中，崔安潜以清德峻望。为镇时风，宰相杨收师重

焉。欲设食相召，无由可入。先请崔公之门人，方便为言，至于再三，终未许，杨意转坚。稍稍亦有流言，或劝崔曰：“时相不可坚拒。”不得已而许之。杨甚喜，遽令排比，然后请日祇候。先是崔公亲情间人，亦与杨通旧。欲求事，请公言之，终难启口。将止杨之召，谓亲情曰：“修行今召我食。明日，尔但与侧近祇候，此际必言之。倘或要见，尔便须即来。”及崔到杨舍，见厅馆铺陈华焕，左右执事皆双鬟珠翠，崔公不乐。饮饌及水陆之珍。台盘前置一香炉，烟出成楼阁之状。崔别闻一香气，似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心异之，时时四顾，终不谕香气。移时，杨曰：“相公意似别有所瞩？”崔公曰：“某觉一香气异常酷烈。”杨顾左右，令于厅东间阁子内缕金案上，取一白角碟子，盛一漆球子。呈崔公曰：“此是罽宾国香。”崔大奇之。宴罢返归，竟不说得亲情求事。据《太宗实录云》，罽宾国进拘物头花，香闻数里，疑此近是。又见杨门人说，相公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罗门子。高数寸，莹彻精巧可爱，云是于阗王内库中物。（出《卢氏杂说》）

唐懿宗咸通年间，崔安因为高尚的品德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为了安定时风抬高自己的威望，宰相杨收想从师礼敬重崔安。要宴请他，却苦于没有理由与借口。最初，杨收请崔安的弟子门客给从中勾通斡旋，再三邀请，崔安都没有答应，但杨收非要请崔安赴宴不可。这层意思传出来，有人劝说崔安说：“杨收现在是一朝宰相，不可以一门绝拒他的邀请啊！”于是，崔安才勉强应允了。杨收得知这一消息后，

非常高兴。马上命令家人安排准备，然后定好宴请的日期在府上恭候。起先，崔安有位熟人跟杨收也是旧交，有事欲求杨收，曾请崔安给说说，始终难于启口。现在崔安已答应到杨家赴宴，于是对他的这位熟人说：“现在杨收邀请我去他家赴宴。待到明天我去他家时，你也陪同一块儿去，在我的旁边恭候。这次我一定跟杨收提及你的这件事，倘若他提出要见你，你就马上过来。”崔安到了杨府后，但见厅堂楼馆布置得豪华璀璨，左右的招待人员，一律是头梳双鬟，戴珠叠翠的年轻使女，他很不高兴。开宴后，上的菜肴都是山珍海味，极为名贵。桌案前边放着一只香炉，里面有屡屡香烟燃出，烟形呈楼阁的样子。崔安还闻到另外一种香味，似乎不是这只香炉和珠翠等饰物发出的香气，心里暗暗诧异。不时地四处搜寻，始终没有找到这股异香是从哪里来的。过了一会儿，杨收问：“崔老是不是在查找什么？”崔安说：“我闻到一股香气特别浓烈，不知这香气是从哪来的？”杨收招呼使女仆妇，让她们从厅堂东间屋里的缕金桌案上，拿过来一只白角碟子，碟子上装着一只漆球子，端过来给崔安看，说：“这是罽宾国进献来的香料。”崔安非常惊奇，宴会结束后就回家中来了，竟然忘了跟杨收谈他的这位熟人求他的那件事情。

据《太宗实录》上说：“罽宾国进献拘物头花，它散发出来的香气在几里地之内都可以闻到。”怀疑宴席上杨收让家人端给崔安看的漆球子，大概就是这种香料。又听杨收的弟子们说：“宰相每天下朝后，时常玩赏一只玉制的婆罗门子，有几寸高，身体晶莹剔透精巧可爱。说是于阗国王宫内库收藏的宝物。”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而房栊户牖，无不以众宝饰之。更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铛釜盆瓮之属，缕金为笊篱箕筐。制水晶火齐琉璃玳瑁等为床，搯以金龟银鹿。更琢五色玉为器皿什物，合百宝为圆案。赐金麦银粟共数斛，此皆太宗朝条支国所献也。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凤绣。连珠帐，续真珠以成也。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鸟骨之所为也。但未知出于何国。更有鹓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为鹓鸪之斑，其匣饰以翠羽。神丝绣被，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精巧华丽，可得而知矣。其上缀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更有罽毼犀如意玉。其犀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罽毼怒。如意玉类枕头，（按《杜阳杂编》“枕”作“桃”，明抄本“头”作“实”。）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其幕色如瑟瑟，阔三尺，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其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沾湿，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绝伦，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亦未尝垢。二物称得鬼谷国。火蚕绵出火洲，絮衣一袭，止用一两，稍过度，则焯蒸之气不可奈。九玉钗上刻九鸾，皆

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儿”，精巧奇妙，殆非人制。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献。公主酌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奴传语云：“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及觉，具以梦中之言告于左右。公主薨，其钗亦不知其处。韦氏异其事，遂以实语诸门人。或曰：“玉儿即潘妃小字。”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全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时有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乎？”曰：“非也。予幼给事于嫔妃宫，故此常闻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顾问当垆者，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质酒于此。”中贵人共请视之，益叹异焉。上日赐御馔汤药，而道路之使相属。其馔有消灵炙、红虬脯。其酒则有凝露浆、桂花醅。其茶则有绿花、紫英之号。灵消炙，一羊之肉，取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臭败。红虬脯，非虬也。但贮于盘中，缕健如红丝，高一尺，以筋抑之，无三四分，撤即复故。其诸品味，他人莫能识。而公主家人餐饫，如里中糲粬。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馔具陈。暑气将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轩，满座皆思挾纩。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也。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祇捧于堂中，则光明如昼焉。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宾为禳法，乃以香蜡烛遗之。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或诣门诘其故，宾具以事对。出其

烛，方二寸，长尺余，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尽。郁烈之气，可闻于百步余。烟出于上，即成楼阁台殿之状。或云，烛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医者欲难其药，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检内库，得红蜜数石，本毗离国所贡。白猿膏数瓮，本南海所献。虽日加药饵，终无其验，公主薨。上哀痛，遂自制挽歌词，令朝臣继和。反庭祭曰，百司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以绛罗绮绣，络以金珠瑟瑟，为帐幙者千队。其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珮卤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磬。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上又赐酒一百斛，饼啗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役夫也。京城士庶罢业观者流汗相属，唯恐居后。及灵輓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词质而意切，人多传诵。自后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词哀怨，听之莫不泪下。更教数十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取绢八百匹画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舞竟，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颇梗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族无日矣。”可及恃宠，无有少改。可及善啮喉舌，于天子前，弄眼作头脑，连声著词，唱（明抄本“唱”下有“杂声”二字）曲。须臾间，变态百数不休。是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谓之拍弹

(去声)。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上曰：“即令送酒面及来，以助汝嘉礼。”可及归至舍，俄一中贵人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宣赐可及。始以为酒，及启，皆实以金宝。上赐可及银麒麟高数尺。可及取官库车，载往私第。西门季玄曰：“今日受赐用官车，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不道受赏，徒劳牛足。”后可及果流于岭表，旧赐珍玩，悉皆进入。君子谓季玄有先见之明。(出《杜阳编》)

唐懿宗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嫁。公主的宅第在京城长安的广化里，皇上赐给她五百万贯钱。而且将宫中内库珍藏的各种珍宝几乎都给了同昌公主，让她用这些珍宝来装修她的新宅。公主的新宅，房屋的门窗没有不用这些珍宝装饰的。更为奢华的是，宅内的水井，捣药的药臼，贮放食物的柜厨，存放饮用水的水槽，以及铛、釜、盆、瓮等炊具，都是用黄金、白银铸制的。用金丝编制笊篱、簸箕、箩筐，用水晶、火齐珠、琉璃、玳瑁等镶嵌床铺，床脚下支着黄金、白银制作的龟、鹿。还用五彩玉石雕琢成器皿等用具，将各种珍宝镶嵌在一块制成圆桌。皇上还赏赐给同昌公主黄金制成的麦子，白银制成的粟米，一共好几斗。这些金麦、银粟，都是唐太宗在位期间条支国进献来的。堂屋中架设连珠帐子，悬挂却寒门帘，铺犀牛皮褥子，睡用象牙做装饰的竹席，以及乡有龙凤图案的床上用品。连珠帐，是将珍珠串起来编制成的。却寒帘，类似玳瑁花斑，紫色的，据说是用却寒鸟骨作成的，但是不知道产在哪个国家。还有鹪鹩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等

华贵物品。鹠鸪枕，用七种珍宝镶嵌成鹠鸪图案。翡翠匣上面装饰有翠羽。神丝绣被上面，绣有三千对鸳鸯，期间绣上奇花异叶，精巧华丽可想而知啊！而且绣被上还缝缀上灵粟珠。这种珠子只有米粒那么大，五色斑斓，耀人眼目。还有用犀骨制作的妆饰品，带上它后可以使你消除忿怒。它的样子，犀骨雕琢成如弹丸样的圆珠，埋入土中不会朽烂。还有用如意玉做的枕头之类的东西，上面有七个孔，是通明的形状。还有碧色宝石帐幕，绞布巾，火蚕绵，九玉钗等物。这件帐幕颜色象碧色宝石，宽三尺，长一百尺，非常轻、薄，而且透明，是无以伦比的。将它在空中张挂起来后，纹络疏朗，象有碧丝穿着珍珠一样，虽然遇到下大雨、暴雨，也一点不能淋湿它。听说是用睡香膏涂搽的缘故。绞布巾，就是手巾，象雪一样的洁白，光亮柔软没有东西能和它相比。而且用它擦拭手脸，沾水不湿，用一年也沾不上灰尘污垢。这两件东西，据说是在鬼谷国得到的。火蚕绵产自火洲，用它絮一件棉衣，止用一两就够了，稍稍用得多了些，穿在身上烘烤得你就受不了。九玉钗上雕刻有九只鸾凤，呈九种颜色，它上面镌刻着“玉儿”两个字。制作得精致、巧妙、奇特，是人工完全制作不出来的。有人在金陵得到这只九玉钗，将它进献给同昌公主，公主赏赐给他特别丰厚的酬谢。一天，白日里同昌公主躺在床上小憩，梦见一位身穿紫绛色衣服的使女传话给她，说南齐的潘淑妃来取这只九玉钗。梦醒后，公主将梦中的情形告诉给她身边的人。同昌公主死后，这只九鸾钗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同昌公主的母亲韦氏对这件事感到奇异，就将情况如实告诉了诸位门客。有的门客说：“玉儿即

潘妃的小名。得到奇珍异宝，不可以将它们都佩戴在身上。”自汉、唐以来，皇家公主出嫁，从未有过象同昌公主这样盛大奢华的。同昌公主乘坐七宝步辇。辇的四角缀有五色锦香囊，囊里装的是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都是外域国家进献的贡品。其间掺糅着龙脑香料金屑粉等。辇上用水晶、玛瑙、避尘犀等宝物镂成龙凤花木的各种形状，上面都络洁着珍珠、玳瑁等。辇上的流苏是用金丝制作的，并且用轻玉雕刻成各种饰物。同昌公主乘坐这具步辇，每次出游都满街溢香，莹光耀日。耀得围观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当时有宫中的太监到广化里酒楼来买酒，忽然互相询问：“咱们坐在这里，哪来的香气？怎么这样特殊的香啊？”同桌的一个太监说：“这不是龙脑香吗？”另一个回答说：“不是龙脑香。我小时候为嫔妃宫中办事，经常闻到这种异香。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缘由在这里闻到了。”于是，他问当炉卖酒的人。卖酒人说：“同昌公主的驾辇仆夫，在我这里用一件锦衣换酒喝。”太监们让卖酒人将这件锦衣拿出来给他们看看，果然这种异香是从这件锦衣上发出来的。太监们更加惊异，连连感叹不息。

同昌公主身体患病后，懿宗皇上每天都派人赐送宫中的御膳和汤药。从皇宫到同昌公主住的广化里，沿途送食品菜肴和汤药的使臣接连不断。皇上赐送的御菜有消灵炙、红虬脯。赐送的御酒有凝露浆、桂花醅。赐送的御茶有绿花、紫英等。消灵炙，是一只羊的肉，只取四两，经过暑天毒热，也不腐烂变臭。红虬脯，不是真虬。但是将它盛在盘子里，健缕象红丝，高一尺，用筷子将它压按，没有三四分厚；不压了，有恢复原状。其它的食品饌肴，别人都不认识，叫不上

名称。而同昌公主的仆人每顿饭都吃的是这些宫中御膳，就象市井百姓人家吃糖咽菜一样平常。一天，所有韦氏家族的人都聚合在广化里同昌公主府上。桌上摆满了各种名贵的菜肴，酷热的暑气让人难以忍受。同昌公主命人拿出来澄水帛蘸上水后，挂在南窗上面，满座的人顿觉凉气透骨，都想披上棉衣遮寒。澄水帛，有八九尺长，象布比布细，薄得透明可以照见人。据说其中有龙涎，因此夏天里能消暑解热啊。韦氏家族里的人喜爱玩纸牌。到了晚上，同昌公主用红琉璃盘子，盛装上夜光珠，让僧祇用手端着站立在堂屋中间，夜光珠照耀屋中象白天一样。同昌公主刚刚患病时，召来术士米宾为公主祭神祛病，送给他香蜡烛作酬谢。米宾拿回家中点燃后，米宾的邻人闻到一股异常的香气。有的邻人来到他家问是怎么回事？米宾将实际情况告诉他，并拿出香蜡烛给邻人看。这种香蜡烛二寸见方，一尺多长，上面饰有五彩纹饰。点燃它，一个夜晚也燃不尽，散发出来的浓郁强烈的香气，百步开外都能闻到。燃出的蜡烟，在蜡上空形成楼阁殿台的形状。有人说蜡烛里面含有麝脂的缘故啊！同昌公主的病越来越重了，御医很难再给她开药。御医上奏懿宗皇上，说：“需要用红蜜白猿膏，吃了即可病愈。”懿宗皇帝命令宫人盘检宫中内库，找到红蜜几石，是兜离国进献来的贡品。白猿膏几瓮，是南海进献来的贡品。虽然每天都用红蜜、白猿膏为药饵，始终没有收到效验。同昌公主病死，懿宗皇帝极其哀痛。皇上亲自为公主写挽歌的歌词，并让满朝大臣都跟他一块儿写。待到公主的遗体运回韦氏家中，祭日那天，朝廷中的文武百官，都用黄金、玉石等为饰物作车舆服玩等祭品，在韦

氏庭院中焚烧。韦家人争抢着搂取焚烧后的灰烬，在里面寻找黄金、珠宝。待到同昌公主下葬东郊那天，懿宗皇帝与同昌公主母亲韦淑妃，都亲临延兴门。从宫中内库拿出金骆驼、金凤凰、金麒麟，每只都高几尺，作为仪从。至于陪葬的衣服、玩具，跟活人使用的一样。每一种陪葬物品都有一百二十车。还用木雕刻宫殿好几座。雕刻的龙、凤、花、木、人、畜，无计其数。用绛罗绮绣作帐幕，上面穿络黄金、珍珠、碧色宝石，这样的车舆有一千多队。丧葬队伍所持的旗帐仪仗，布满街市，遮蔽天日。皇帝、皇后的饰有白色玉石佩饰的旗帜仪仗，都比往日增加了许多。懿宗皇帝御敕身着紫服的尼姑和女道姑，在送葬队伍前面为引导。焚烧的是升宵、百灵等香料，敲打的是归天、紫金宝磬。豪华盛大的送葬队伍长达二十多里。懿宗皇帝又赐予御酒一百斛，糕饼三十骆驼。每只糕饼直径二尺那么大。用来赏赐给出殡送葬的杂役仆夫。整个长安京城，在同昌公主下葬这天市民商贩都停止营业，挤在路两边围观。每个人都挤得汗流满面，唯恐落在后面观看看不见。待到同昌公主的灵车经过延兴门，懿宗皇帝和韦淑妃失声恸哭。里外听到哭声的人，没有一个不为之悲伤哀痛的。在这同一天，懿宗皇帝下葬他的奶娘。皇上亲自写了一篇《祭乳母》文，言词质朴而情真意切。人们争相传诵。从这以后，懿宗皇帝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总思念这件事情。有个叫李可及的人写了一首《叹百年曲》，进献给懿宗皇帝。曲子与歌词都哀怨感人，听的人没有不落泪的。懿宗皇帝诏令几十个人组成演唱《叹百年曲》的歌舞队。从宫中内库里取出珍宝雕成首饰，取出丝绢八百匹，上面画上鱼、龙、波浪纹，

用来作地围子。每次演唱舞完后，都落得满地的珠翠。李可及因为进献《叹百年曲》有功，连续升任到大将军，懿宗皇帝赏赐给他的物品价值过万。但是李可及行为举止一点也不检点。左军容使西门季玄为人非常耿直，对李可及说：“你用取巧谄媚迷惑皇上，用不多久就会遭至杀头之罪的啊！”李可及仗恃懿宗皇上对他的恩宠，一点也没有收敛改正。李可及擅长唱歌。他在懿宗皇帝面前，又飞眼又摇头晃脑，接连不断地编词唱曲。转瞬间，就能变化一百多种神态，而且不断在变化神态。当时京城中的不才少年争相效仿，称这种演唱方法叫“拍弹”。一天，李可及请假为他的儿子娶媳妇。懿宗皇帝说：“我马上命人给你送去酒、面和米，用来作为祝贺你儿子结婚的贺礼。”李可及回到家中，不一会儿，一个太监担着两只银盒来到府上，每只盒约有二尺多高，向李可及宣布这是皇上赏赐的贺礼。起初，李可及真以为盒里盛的是酒、米之类。待到打开盒盖一看，里面盛的尽是黄金、珠宝。懿宗皇帝还赏赐给李可及一只银麒麟，身高好几尺。李可及用官库的车将银麒麟运回家里。西门季玄看到说：“今天受到皇上的赏赐用官车运回家里，他日被抄家，也得用官车再将银麒麟运回宫中内库。这不是受赏，是白白地劳累牛脚啊！”后来，李可及果然获罪被流放到岭外。过去懿宗皇帝赏赐给他的珍宝古玩，又都抄没运回宫中内库。有见识的人说：“西门季玄有先见之明啊！”

李 璋

李绛子璋为宣州观察使。杨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观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亦从坐。（出《杜阳编》）

李绛的儿子李璋任宣州观察史。宰相杨收建造白檀香亭子，刚建成，邀请亲朋宾客观赏。李璋在这之前，暗中派人进入杨收宅第测量这座亭子的样子，将它织成地毯，到杨收宴请宾客这天进献给他。待到杨收败落，李璋也因这事受到株连。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罢归，居在东洛。深感一贵家旧恩，欲召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往来。李因以具宴为说，僧曰：“某与为门徒久矣，每观其食，穷极水陆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惬其意。此乃骄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于精办小

筵，亦未为难。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备陈绮席雕盘，选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淆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实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眇良久，咸若吃蘖吞针。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饪为谢。明日复见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说岂谬哉。”既而造其门问之曰：“李使君特备一筵，淆饌可谓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从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明抄本“饌”作“饭”）先烧（“烧”原作“煖”，据明抄本改。）令熟，谓之炼炭，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则非贫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乃与圣刚同窜。潜伏山谷，不食者至于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百，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谓之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堪与郎君吃否。”皆低头惭见，无复词对。（出《剧谈录》）

唐僖宗乾符年间，有个姓李的官员从州、府任上辞官回来，它居在东都洛阳。李某人非常感激一家权贵的旧恩，想将他家的几位儿子设宴请来玩一天。

洛阳敬爱寺中有个僧人叫圣刚，经常出入李某人家的。李某人将自己想宴请这家几个儿子的打算对这位僧人说了。僧人圣刚说：“我在这家作宗门信徒很长时间了。每次观察他家

的饭菜，山珍海味没有吃不到的。而且，平常饭菜都必吃炭火锅，这样还往往不满意。这是骄奢淫逸成性了，你可以邀请这样的人吗？”李某人回答说：“如果要吃朱象髓白猩唇，我恐怕弄不到。至于将筵席置办得精致一些，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于是，李某人四处收求珍稀食物，让妻子儿女亲自下厨房调味。终于准备好一桌奢华的筵席，选定好日期，将这家权贵的几个儿子都邀请来了。这家权贵的几兄弟来到后，依次入座，态度骄慢矜持，面若冰霜。每道菜上来后，都不动一筷。李某人请让再三，只是吃一点干鲜水果而已。待到吃冰餐，都只用匙舀一下放入口中，互相对视了许久，都象咬着木棍吃进口里的是针一样难受。李某人并不追究缘由，只是客气地说饭菜没做好，请求几位兄弟谅解。第二天，李某人见到圣刚僧人，将昨天宴席上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他。圣刚僧人问：“我从前说的话一点也没说错吧。”之后，来到这位权贵家中问几位兄弟：“李使君特意为几位兄弟准备了一桌筵席，菜肴可谓丰盛洁净，你们为什么不稍稍吃一点呢？”几位兄弟回答说：“烧烤煎和不得方法。”圣刚僧人说：“其它的菜都不好吃，炭火锅，又嫌什么呢？”几位兄弟说：“僧人你不知道，凡是吃火锅，必须先将炭火烧熟了，这叫煤炭，才可以下菜肴进食。不这样，会有炭烟的。李使君火锅里的炭没有经过炼烧，往外冒炭烟，因此难以下食。”圣刚僧人拍掌大笑道：“这些都是贫僧不知道的啊！”后来，黄巢率领军队攻占了洛阳。这家权贵的家财被抢掠一空。这几位兄弟和圣刚僧人一同逃出洛阳，潜藏在深山中，有三天没吃到一点东西。等到黄巢的部队稍稍远去，这几位兄弟和圣刚僧人一同

徒步去河桥。途中遇到一家刚刚开板的小饭店，用只脱去皮壳的糙米做成饭卖给顾客。圣刚僧人兜里还有几百文钱，买了些糙米饭盛在一只土杯中，跟这几位兄弟一块儿吃。肚子里饿得特别厉害，吃着这样的糙米饭，觉得过去吃过的玉食珍馐都没有它好吃啊。圣刚僧人笑着问几位兄弟：“这糙米饭不是经过炼炭的火锅，不知道可以给几位郎君吃否？”这几位兄弟听了后，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八

诡诈

刘龙子 郭 纯 王 燧 唐同泰
 胡延庆 朱前疑 宁 王 安禄山
 白铁余 李庆远 刘玄佐 张 祐
 大安寺 王使君 刘崇龟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处子

刘龙子

唐高宗时，有刘龙子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击之。每聚众，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遂起逆谋，事发逃窜。捕访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出《朝野僉载》）

唐高宗时，有个叫刘龙子的人妖言惑众。他制作一个金龙头藏在衣服袖子里，龙头后面套上一段装入蜂蜜水的羊肠子。每到人多的地方，刘龙子便从袖口里露出金龙头，对人们说他这只神龙能从嘴中往外吞水，喝了后百病都能治好。说完，他转动羊肠，于是蜂蜜水就从金龙口中流出来。喝了蜂蜜水的人，都谎说自己身上的病痊愈了。刘龙子白送人喝了一些后，就起了坑骗人的坏心，用这种方法骗取了许多钱物。后来，事情败露后他逃走了。最终还是被官府查访捉获，拉到街市口斩首示众。连同他的同党，一共斩首了十多个人。

郭 纯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乌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闾。后讯，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饼于地，群乌争来食之。其后数如此，乌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出《朝野僉载》）

东海郡有个叫郭纯的孝子死了母亲后，每次哭母都有许多鸟雀来到他跟前。官府派人来察验，确实是这样。于是，官府为这位孝子立牌坊，用来表彰他这一族人。后来得到消息，原来是这位孝子每次哭母前，在地上撒上饼子，因此群鸟都争着来拣吃。经过多次训练后，形成了条件反射。群鸟一听

到这位孝子的哭声，又以为有饼子吃了呢，没有不飞落下来寻找饼子吃的。不是孝子感动了上天令灵啊！

王 燧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内。饮贯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知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其徒，并是人作，不足怪焉。（出《朝野僉载》）

河东孝子王燧家里，猫与狗互挽着脯乳它们的崽。州县得知这一情况后向上呈报，于是王燧得到了官府的表彰。其实是他家的猫与狗同时生崽，他将猫崽放在狗窝里，又将狗崽放在猫窝里，互相吃惯了奶，习以为常了。完全不可以认为是异常的表现。由此可以知道，所谓的连理树、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都是这样长出来的。象这样的事情确实有许多，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唐同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明抄本“水”作“人”）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将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出《国史补》，按见《朝野僉载》卷三）

唐同泰在洛水中得到一块白色石头，上面镌有紫色的文字，是“圣母临水，永昌帝业”八个字。唐同泰将这块白石进献给皇上，被授与五品果毅统管府兵，并且在这地方设立永昌县。其实，唐同泰先在白石上凿刻上字，再用紫色的石末和药嵌在字上面。后来，并州文水县有人在山谷中得到一块石头，也是这样，上面有“武兴”两个字。于是改文水为武兴县。从自，常常有人这样作假。后来，知道都是人工伪造的，官府不再采用了，才制止住了这股不正的风气。

胡延庆

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万年。”以

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而不问。（出《国史补》，按见《朝野佥载》卷三）

襄州有个叫胡延庆的人得到一只乌龟，用丹漆在乌龟的肚腹上写上“天子万万年”六个字，并将这只乌龟进献给朝廷。凤阁侍郎李昭德用刀将乌龟肚腹上的字都刮掉了，并上奏武则天后，用法律来制裁胡延庆。武则天回答说：“这样做并不是什么坏心啊。”于是将这件事丢在一边，不再过问。

朱前疑

则天好祲祥，拾遗朱前疑说梦云：“则天头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系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内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众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对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忧虑。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视，见有巨迹。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出《唐国史》，明抄本作《朝野佥载》）

武则天崇尚吉祥的征兆。拾遗朱前疑说他作了一个梦，梦见了武则天白头发变成了黑头发，牙齿掉落后又生长出新的牙齿来。当即就被则天女皇授予了都官郎中。司刑寺里关押

了三百多名囚犯。秋分过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些犯人中有人在内狱外侧墙角边，作成圣人的脚印，长五尺。到了半夜，这些囚犯一齐大喊大叫。内监推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回答说：“昨天半夜有一位圣人出现在内狱院子里，身高三丈，脸似涂金。这位圣人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冤枉的，不用忧虑。天子能活一万岁，会马上施恩大赦你们的。’内监用火把照着看地上，果然见到有圣人的巨大脚印，就把这件事上奏给武则天女皇。则天女皇立即大赦天下的囚犯，并改之为大足元年。

宁 王

宁王尝猎于鄆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钥甚固。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嚙上诉，冶态横生。王惊悦之，遂载以后乘。时方生猎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值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府奏：鄆县食店，有僧二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深，膈膊有声。店主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去。二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大哥善能处置此僧也。莫氏能为新声，当时号莫才人嗾。（出《酉阳杂俎》）

宁王有一次在鄆县山中狩猎，搜索树林，忽然看见草丛中有一只柜子，关闭锁得特别牢固。宁王让人将这只柜子打开一看，柜子里装的是一位妙龄少女。宁王询问她从哪里来的？少女言说自己姓莫，父亲也曾任过官职。昨天晚上遇到一伙盗贼，将她抢劫到这里。盗贼中有两个还是和尚。这位少女娥眉微蹙地向宁王诉说此事，妖冶之态不断变化，面部表情非常丰富，宁王见了非常惊异喜悦。于是将这位少女放在后车中，运回府里。当时正好猎到一只活熊，就将这只活熊放在柜子里，原样锁好。这时正赶上玄宗皇帝下诏天下，搜求极端美丽的女子。宁王就将很有教养、深明礼仪的莫氏女进献玄宗皇帝，并上表言明她的来历，玄宗皇帝将莫氏女封为才人。三天后，京兆府上报玄宗皇上说：鄆县一家旅店，来了两个和尚，用一万钱包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一天一宿，说是作法事。这两个和尚只抬着一只大柜来到旅店。当晚夜深，只听到和尚包住的屋子里“膈膊”有声，似乎有人在厮斗，店主感到很奇怪。到了大天时亮还不见两个和尚开门出来，店主让伙计打开门看看，有一只熊从屋中冲着伙计走过来。两个和尚已死在屋里，浑身让熊撕咬得露出骨头。玄宗皇帝知道这件事情后，高兴得大声笑了。马上写封信告诉宁王，说：“大哥真有好办法处置这两个和尚啊！”莫氏女能唱流行的新曲。当时宫中都称她为“歌星莫才人”。

安禄山

玄宗幸爱安禄山，呼禄山为子。尝于便殿与杨妃同宴坐，禄山每就见，不拜玄宗而拜杨妃。因顾问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对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帝尝问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尔。”禄山应声对曰：“臣腹中更无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诚，而益亲善之。（出《开天传信记》）

唐玄宗非常宠爱安禄山，叫安禄山为“义子”。一次，玄宗赏赐安禄山在便殿与杨贵妃坐在一桌上吃饭。安禄山每次回京朝见，不拜玄宗而拜杨贵妃。玄宗皇帝问安禄山：“你这个胡儿不拜我而拜贵妃，是什么意思？”安禄山回答说：“我是胡人，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啊！”玄宗皇帝听后笑着让安禄山走了。安禄山身体肥胖、大腹便便。玄宗皇帝有一次问安禄山：“你这胡儿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大啊？”安禄山回答说：“我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对父皇的一颗忠心啊！”安禄山因为他表面会说奉承话，而日益得到玄宗皇帝的宠幸。

白铁余

白铁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铜佛像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诒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见有佛光。”于是卜日设斋，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掘，不得。则诡曰：“诸人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是日，男女争施舍百余万。即于埋处掘之，得其铜像。乡人以为圣人，远近相传，莫不欲见。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余遂左计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绀紫红绯黄绫，为袋数十重，盛佛像。人来观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获千万，乃见其像。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称光王，（按资治通鉴考异光王作月光王）署置官属，设长吏，为患数年。命将军程务挺讨斩之。（出《朝野僉载》）

白铁余，是延州嵇山的一位胡人，用旁门左道迷惑人们。起初，白铁余在深山里的一株柏树下面埋了一尊铜佛像。过了几年，埋铜像的地方荒草丛生，已经看不出来掩埋的痕迹了，他欺骗乡人们说：“我昨天晚上从山下经过，看见山中有佛光出现。”于是，他卜算了一个吉日，设斋祭，来请出这尊圣佛。到了这一天，白铁余召集了好几百人到山中。他先让人在不是埋铜像的地方挖掘，没有得到佛像。他欺骗人们说：

“大家不诚心意地布施钱财，是见不到圣佛的。”于是，当天就有男男女女争抢着布施一百多万钱给圣佛。白铁余这回让人在他埋佛像的柏树下面挖掘，挖到了他埋进地里的铜佛像。乡人们认为白铁余是圣人，远近相传，没有人不想见到他的。白铁余发出话说：“见到圣佛的人，包你百病都能根除。”于是，白铁余用欺骗的手法，使方圆几百里之内的老少男女都来看视圣佛。他用绀、紫、红、绯、黄绫缝制成袋子，有几十重，将铜佛盛入袋中。有人来观看佛像，去掉一重袋子就得施舍一次钱。从一个观看者的手中就能得到上千万的布施钱，这个人才能观看到佛像。白铁余用这种手段骗人骗了一二年，乡人们都归伏他，于是他自称“光王”，独霸一方。他设置官衙，封任长吏，在延州嵇山一代作乱了好几年。后来，朝廷命令将军程务挺讨伐他，将白铁余捕获斩首。

李庆远

中郎李庆远狡诈轻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时出外，即恃威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即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见召。”匆忙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计，请谒嘱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焉。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之饭。晚出外，腹痛大作。犹诈云：“太子赐瓜，咽之太多，以致斯疾。”须臾霍乱。吐出卫士所食粗米饭，及黄臭韭济狼藉。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

状也。（出《朝野僉载》）

中郎李庆远，为人狡诈轻躁奸险。他刚刚事奉皇太子时，很能上窜下跳出入宫门禁中。有时到外面去，就显示他的威势权力。因此，宰相以下的官员们，都称呼他为要人。每到吃饭时，李庆远刚刚坐下没吃几口，李庆远就暗中派一个人在门外喊：“太子殿下召见李中郎！”李庆远急忙将嘴里的饭吐出来去见太子。李庆远对各个部门，都用这种办法。不论是谁请求见到他，托付他办事，以及买卖官职、花钱减刑，凡是求他办的事情，一定都能办到。太子后来渐渐疏远了李庆远。一次，李庆远偷偷进入卫士的住所，偷吃了卫士们的饭菜。晚上外出，突然肚子痛得难以忍受，他还跟人们夸说是太子赏赐给他一只瓜，吃得太多了，以致于将肚子吃疼了。过了不一会儿，李庆远上吐下泻。吐出来卫士们吃的粗米饭，以及黄臭变质的韭菜等，吐得满地都是。凡是小人得宠，多数都是这种样子！

刘玄佐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籍所入。十日

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贍军资。（出《国史补》）

汴州相国寺，传言说有尊佛像身上有汗流出来。节度使刘玄佐立即亲自到相国寺，亲自将金帛等物布施给这尊佛像。这天中午，刘玄佐的妻子也亲自到相国寺来布施。第二天，又建造了斋祭的道场。于是，文武官员、商贾士人，都争先恐后地前来相国寺，唯恐来不及布施。刘玄佐命令节度府派出官员带着帐簿去相国寺，收取布施。并将所有的布施都收归节度府所有。十天以后关闭了相国寺，发告示说这尊佛像停止流汗了。十天之内共收得布施许多万，刘玄佐将这笔钱款作为军费使用了。

张 祜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其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尝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传于人口曰：“崔张真侠士也。”是此人多设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许。后张以诗上盐铁使，授其子漕渠小职，得堰名冬瓜。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此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岁余，

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妆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店否？命酒饮之。”饮讫曰：“去此三四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酌之。是予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嗇。即倾囊烛下，筹其缗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期”原作“其”，据明抄本改。）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出《桂苑丛谈》）

进士崔涯、张祜落第后，经常在江淮一带游走。经常聚众饮酒，侮辱戏谑当时有名望的人；或者乘着酒兴，自称为江湖上的豪侠。这两个人的喜好崇尚相同，因此相处得特别融洽。崔涯曾经写首赞颂侠士的诗。诗是这样的：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从此，常常可以从人们的口中听到：“崔涯、张祜是真正的豪侠啊！”凡是这样说的人，往往都是经常摆设酒宴款待崔涯、张祜的人。他们之间互相推崇赞许。后来，张祜给管理盐铁的官吏书赠一首赞美诗。这位盐铁使在漕渠上授予他儿子一个小官职，负责冬瓜这一段堤堰的管理工作。有人戏谑

张祐说：“你的儿子不应该任这么小的职务啊！”张祐自我解嘲地说：“冬瓜就应该产生张祐的儿子！”戏谑他的人听了这样的回答后，相望着大笑不止。过了一年多，张祐家积攒了一点资产。一天晚上，来了一位身穿夜行衣的人，全身武侠打扮，腰间悬挂一柄宝剑，手中拎着一只行囊。囊里盛着一件东西，有血涌出囊外边。

来人进入屋门后问：“这儿不是张侠士的住处吗？”张祐回答说：“是的。”非常恭谨地让这个人进屋落坐。来说：“我有一个仇家，此仇已结十年了。今夜我将他杀死了，报了这段怨仇。”边说边高兴得不能自己，指着行囊接着说：“这里面装的就是这位仇人的首级啊！”又问张祐：“这儿有酒店吗？请张大侠打些酒，我们一块儿喝一杯好吗？”喝完酒，来说：“离这儿三四里地有一位义士，我想报答他对我的大恩。如果今晚上能报答了我的这位恩人，那么，我平生恩、仇两件大事就都算处理完了。听说张大侠非常讲义气，能不能借我十万缗钱？我用完之后马上还给你。我的这两件夙愿都完成后，今后张大侠就是让我赴汤蹈火，我决没有什么顾及的了。”张祐听来说人这样说，大喜过望，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资财。马上将家中的一切值钱物品都拿出来摆放在烛光下，将其中中等品级以上的书、画真迹，计算好相当于十万缗的价值，给了这位来客。来说高兴地赞扬说：“真是位痛快人啊！我平生再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啦！”于是将行囊连同里面的人头留下，便离开了张祐家，约定好报完恩后马上返回来。待到这位来说人离开张家后，到了约定回来的时间却没有回来。张祐一直等到外面报夜的敲完五鼓了，还是一点踪影也没有。张

祜考虑到一旦行囊中的人头让人发现了，会连累自己的。况且这位深夜来客又不按约回来，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啦，只好让家中的仆人将行囊打开看看，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只猪头。从此，张祜的豪侠精神立时没有啦。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綾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裹，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綾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见，可奉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焉。（出《玉堂闲话》）

唐懿宗用文治理国家，注重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因此海内清平，国泰民安。懿宗多次改穿便装扮作普通人，游览寺院、道观。一次，有一伙狡猾奸诈的人，听说大安国寺院

中，寄放着江淮进奏官进献给朝廷的吴绫一千匹。他们暗中串联谋划，挑选出一个长相很象懿宗皇帝的人，穿上皇上私游时穿的衣服扮成皇上，并用龙脑等多种香料熏染衣服，带着二三个小仆人来到大安国寺寄放吴绫的院落中。当时有一二个乞丐来到院中，假扮皇上的这个贼人分给他们一些钱后打付他们离开这里。过了一会儿，各种各样的乞丐接连不断地来到院中向假扮皇上的人行乞讨。这个假扮的贼人施舍不过来，对寺院的僧人说：“寺院里有什么东西，暂借我用用。”僧人没有立即答应，假扮的小仆人向僧人递眼色，暗示是皇上微服私访。僧人无比惊惶恐惧，连连说：“寺院柜里有他人寄放的吴绫一千匹，听候吩咐。”于是，假扮的皇上命令打开柜子，将一千匹绫都施舍给了那些乞丐。假扮的小仆人对僧人说：“明天早晨，在朝门相见。我奉皇上之命引导你进入宫内，不会少还给你的。”说完，服侍假皇帝骑上驴背，扬长而去。第二天从早到晚，大安国寺的僧人都在宫门边等候寻找，连个人影都没等着。这才知道昨日在寺院借绫的皇上和那些乞讨的乞丐，都是奸人贼党假扮的啊！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长沙日，有新授柳州刺使王某者，不知何许人，将赴所任。抵于湘川。谒凝。凝召预宴于宾佐。王（明抄本“凝召宴于宾佐王”作“王君请司宾吏上”）启凝云：

“某是侍郎诸从（明抄本“从”作“院”）子侄，合受拜。”凝遽问云：“既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谓左右曰：“促召郎君来。”逡巡，其子至。凝诘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顷，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则受以从侄之礼。因从容问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罢职北海盐院，旋有此授。”凝闻之，不悦。既退，凝复召其子谓曰：“适来王君，资历颇杂，的非吾之枝叶也。”遽征属籍，寻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厅内备馔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壮士挟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语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误受君之拜，今谨奉还。”遂拜之如其数讫。二壮士退，乃命坐与餐。复谓之曰：“当今清平之代，此后不可更乱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惭赧，饮食为之不下。斯须，踟躇而出。（出《南楚新闻》）

侍郎王凝在长沙查处期间，有位新近授任的柳州刺史王某人，不知道他是哪地方的人，在赴任途中经过长沙时，请求拜见王凝。

王凝得知后，先请他跟僚属们一块饮酒。席间，这位王刺史对王凝说：“我本是侍郎你的几个堂侄中的一位，今天应该受小侄一拜。”王凝立刻问他：“既然是我族上的人，请问你小名叫什么？”王某人回答说：“侄子小名通郎。”

王凝对手下人说：“快召唤我的儿子来。”不一会儿，王凝的儿子被召来了。王凝问儿子：“我们王家户册上有通郎这

个名字吗？”王凝儿子沉思一会儿，回答道：“有这个人，应当是我的哥哥。”王凝这才正式邀请这位王某人，并且接受了他以堂侄的礼数的参拜。王凝随便问王某人：“这之前你任的是什么官职？”王某人回答说：“这之前刚刚辞去北海盐院的官职，紧接着就授小侄柳州刺史。”王凝听了很是不高兴，立即起身告辞。又将儿子叫到跟前，说：“刚才来的这个姓王的，他的资历很是复杂，确实不是我们王家族人。”说完，立即取出王家户册，查找分枝族系，确实有位堂侄叫通郎，但是已在某年某日死去了。王凝看了后，很是生气。第二天，在厅堂上准备好了酒宴招待这位王某人。王某人来了后，看到王凝就要下跪参拜。忽然被两位身强力壮的仆夫左右拉住，扶他站起来，不能鞠躬。王凝上前对王某人说：“你不是我们王家宗族的人。昨天错误地接受你的参拜，现在我奉还给你。”说完，如数回拜王某。二位仆人退下，王凝让这位王某人入坐就餐，又对他说：“当今天下清平，国泰民安。以后不可以再随便认宗。”在场的官员和办事人员听了后，都嗤笑不已。这位王某人满脸羞愧，酒菜也吃不下去。只坐了一会儿，就局促不安地告辞走了。

刘崇龟

刘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菜饘。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实对：

“食泼生。”朝中闻而哂之。及镇番方，京国亲之贫乏者，俟其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卒于岭表，归葬，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为当时所鄙。（出《北梦琐言》）

刘崇龟平素以清廉节俭自居，很是招到众人的议论。他曾经召请同僚到他家吃苦荳菜和包馅的面食饽饽。朝中的官员中有人知道刘崇龟故意这样作给人看，于是偷偷问他家的小伙夫：“仆射今天早晨吃的是什么呢？”小伙夫如实告诉他：“我家相公早晨吃的是烹煮肉。”朝中官员们听到这件事后，都讥笑他。待到刘崇龟外放岭南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京城中有有些穷亲戚想沾光等待他的接济。他只画了一幅《荔枝图》，亲自在上面题写《赋》一篇，回送这位京城里的穷亲戚。后来，刘崇龟病死在岭南任上。在归葬途中路过湖北江陵时，他的家人在市上出卖南海的珍珠、翡翠。当时人得知这件事后，越加鄙视他啦。

李延召

王蜀将王宗俦帅南梁日，聚粮屯师。日兴工役，凿山刊木，略不暂停。运粟泛舟，军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释氏。军中皆右执凶器，左秉佛书。诵习之声，混于刁斗。时有健

卒李延召，继年役于三泉黑水以来，采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设诈陈状云：“近者得见诸佛如来，乘輿跨象，出入岩崖之中，飞升松柏之上。”如是之报甚频，“某虽在戎门，早归释教。以其课诵至诚，是有如此感应。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将来希证无上之果。”宗俦判曰：“虽居兵籍，心在佛门。修心于行伍之间，达理于幻泡之外。归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壮哉貔貅，何太猛利！大愿难阻，真诚可嘉。准状付本军，除落名氏。仍差虞侯，监截一足讫，送真元寺收管洒扫。”延召（延召原作焚修，据明抄本改。）比欲矫妄免其役，及临断足时，则怖惧益切。于是迁延十余日，哀号宛转，避其锋芒。宗俦闻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闲话》）

五代时，前蜀王氏王朝的将领王宗俦统帅南梁期间，搜聚粮草，发动士卒屯垦。每天都让兵卒做工服役。凿山开路，砍伐树木，一刻也不停歇。还让士兵撑船运送粮食，全军上下都叫苦不叠。岷峨一带的百姓民众，酷爱佛教。军中所有的人，都右手拿着兵器，左手拿着佛经。读诵佛经的声音，跟巡更通报时辰的刁斗声混在一起。当时，有一个体魄健壮的兵卒叫李延召，连年来在三泉黑水服役，采伐木材，劳累得身体枯瘦如柴，精疲力竭，已经砍伐不动木材了。于是，他设计欺骗王宗俦，说：“我最近见到了如来佛，或乘坐车舆，或骑在大象上，在山崖绝壁上行走，或在松柏树上飞腾。”李延召频繁地上报这样的事情，而且还说：“我虽然身在军门，

心却早就皈依了释教佛门。因为我每天诵读佛经，这种真诚感动了诸位神佛，才使他们现身让我看见。我现在乞求长官取消我的军籍，截取我一只脚，让我事奉佛主吧。使我将来能修成无上至高的境界。”王崇侔在李延召报送的申请书上批示道：“虽然身在军籍，却心在佛门。修心在行伍之间，达理于虚幻无常之外。决心皈依佛教，情愿截足以事奉从未见过的佛主。豪壮啊兵士，何必这么凶暴残忍啊！你这样的宏大志向难以阻拦，你的真诚事佛理应嘉奖。特此批准这份申请，请交付该兵士所在部队，除掉他的军籍。并差派管理山泽的虞侯就地截去该兵士的一只脚，然后送往真元寺收管，让他在寺中洒扫庭院，侍奉佛主。”李延召本来是想用这种欺骗的办法，逃脱掉劳役之苦，待到真的要砍去他的一只脚时，则非常恐惧。拖延了十多天，又哭又闹，不让虞侯截砍他的脚。王宗侔听到这一消息后，哈哈大笑，并不追究李延召的欺骗罪过。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弊服褴褛，常巡成都市廛。见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坠文书，求官不遂。”人皆哀之，为其言语悲嘶，形容憔悴。居于早迁桥侧。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欲广其池馆，遂强买之。及辟其圭窦，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计数千万。邻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概

呼求事官人为乞措大。（出《朝野僉载》，明抄本作出《王氏见闻》）

成都有一个乞丐，伪称自己是潦倒落魄的读书人，用来骗人。这个乞丐通身穿着破败褴褛的衣服，经常在成都集市间游走。见人就将手中的一篇文章展示让人看，说：“我丢失了任职的文书，才当不上官了。”人们听了他这悲悲切切的话语，看到他那憔悴的容颜，都非常同情可怜他。这个乞丐住在成都早迁桥旁边。后来，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家，在他居住的旁边建造起一座园亭，想再扩大地面修建池塘馆舍，就强行买下了他居住的这块地皮。待到扒倒这个乞丐外面破败的门洞后，见里面两间大屋中到处都装满了各种钱币，估计能有好几千万，附近的邻居没有一家知道他有这么多钱。于是，全成都市的人，都呼求在官府任职的家里人辞官不作而当行乞的落魄读书人。

薛氏子

有恭氏二子野居伊阙。先世尝典大郡，资用甚丰。一日，木阴初盛，清和届候。偶有叩扉者，启关视之，则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延入宾位。雅谈高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黄金百斤，宝

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子大惊异，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辈，悉具畚钎，候择日发土。则可以目验矣。然若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噉之，不能遁矣。且戒僮仆，无得泄者。”问其结坛所需，曰：“微黑三百尺，赤黑索也。随方色采缣素甚多，泊几案炉香衲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者，假以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器皿须以中金者。”二子则竭力经营。尚有所缺，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篋寓太微宫，欲以暂寄。”二子许诺。即召人负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胜，緘鐫甚严，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设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为人窥，则祸立至。俟行法毕，当举火相召。可率僮仆，备畚钎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专望烛光，杳不见举。不得已，辟户覘之，默绝影响。步至树下，则掷杯覆器，饮食狼藉。采缣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疑用微纆束固以遁。因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出《唐国史》，明抄本作出《唐史外补》，按见《唐阙史卷》下）

有薛家兄弟二人居住在伊阙的郊野。兄弟俩的先人曾经在大都市担任过官职，因此，家中很是富有。草木茂盛的初夏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忽然有人敲薛家哥俩的院门。开门

一看，原来门外站着一位道士，脚下穿着草鞋，脸上白髯如雪，气质清古不凡。道士说：“我云游的路途上身患疾病口渴，施主请施舍给贫道一杯水喝。”薛家兄弟二人将这位道士请入厅堂入座，待为宾客。这位道士坐下后，谈吐高雅，议论深奥，深谙道家的哲理。过了一会儿，道士又说：“我并不是因为渴了来讨碗水喝的。我拄着拐杖经过这里，发现你这儿有祥瑞之气。从你家院落往东南走一百步，是不是有五株松树立在那儿？”薛家兄弟回答说：“那是我家的田地。”

道士听了后更加欢喜，让兄弟二人屏退家中仆人，说：“你家的那五株松树下埋藏着黄金百两，宝剑二口。这两样宝物发出的宝气，悬浮在张翼一带的空中。张翼乃是洛阳与伊阙的分界线，我寻找了好久才找到你们这里啊！这样吧，百两黄金你们兄弟可以分送给贫困的亲友。其中的一口宝剑，你们兄弟佩带身边，可保你们位极人臣。另外一口宝剑赏给贫道，用它来降妖除魔。你们看如何？”薛家兄弟二人听后很是惊异。道士说：“让你家中的童仆和雇用的工匠，都准备好畚箕，锹钎等挖泥运土的工具，等候我选个吉日好挖土取出这两宗宝物，你们兄弟俩就可以亲眼看到贫道是不是在这信口胡诌。但是，如果不施用法术制住它们，这两宗宝物没等挖掘出来就会土遁逃走，再也追找不到了。等到今天晚上，划一块方地作法坛，贫道口含法水喷洒埋藏宝物的地面，它们就不能逃遁了。一定要告戒你家的童子仆人，且不可泄露机密。”薛家二兄弟问道士设法坛都需用什么东西？道士说：“请准备微纆三百尺，就是赤黑的绳索。布置法坛需要很多的彩色细绢，还有小凳、桌案、香炉、褥垫等物。”说到这里，

道士看看薛家二兄弟，接着说：“我不是假作法坛来骗取你的钱财的人啊，请你们兄弟放心。对啦，还需要祭祀神灵用的供膳十座。酒、茶，都准备好。祭膳用的器皿必须是含有一半以上黄金的金器。”薛家二兄弟遵照道士的要求，竭尽全力去准备。还有缺少的物件，就向亲友求贷。道士又说：“贫道擅长点石成金之术，视金银就象看粪土一样。经常周济一些贫困人，帮助他们解决紧急的困难。现在，贫道有一些箱子包裹存放在太微宫，想暂时寄放在你们这儿，怎么样？”二兄弟听后高兴地答应了，立即让家中仆人将这些箱子、包裹运回来。一共有四只巨大的箱子，每只箱子都重得搬不动。而且上锁贴封条，极为严细。很快到了道士选定的吉日。道士在五株松树那儿搭设法坛，让薛家二兄弟跪拜法坛前面，祝祈神灵保佑降福。之后，道士立即让他们回到家中，关闭门户等待。而且一定不得向法坛这边偷看。道士说：“贫道将效仿景纯法师披散头发、口中刁着宝剑的法术，如果有人偷看，就会立刻遭至灾祸。待到贫道法事作完了，当以举火为号招唤你们。你们见到火光后，就可以带领家童仆夫，拿着畚箕、锹铲等工具，连夜挖掘，你们兄弟俩就在旁边静观财宝吧。”薛家两兄弟，依着道士的告诫，一到天黑就在家中正襟危坐，等候火光的招唤。左等右等也不见五株松方向有火光信号。实在等不下去了，打开门看看，五株松那边一点声响也没有。两兄弟觉得事情有变，急忙来到五株松下，只见杯盘狼藉，到处都是吃过的饭菜。而且，他们兄弟俩为道士准备的布设法坛的用品五色细绢，以及盛装祭膳用的金器，都被道士携逃一空。只见车轮与牲畜的蹄印布满地上。三百尺赤黑绳索也

不见了，一定是用它捆绑细绢、金器等东西了。回到家中，两兄弟让家人赶快打开道士寄存的四只大箱子，里面盛的全是瓦砾。从这以后，薛家两兄弟家道败落，一贫如洗，而且在亲朋好友那里再也没有信誉了。两兄弟又惊又感又忧又愧，一言不发地吃了这个大哑巴亏。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其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封，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曰：“汝之获利，吾之冥助也。今将有大祸，然吾已请於阴鹭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出于春明门外逆旅。备缣帛，随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桥，步及石岸，见黄衣者即置于前，礼祝而退，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缣以归，急理家事，当为窜计。祸不旋踵矣。”少年捧书大恐。合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弹冠振衣，止于春明门外，矜严不寐。恭俟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灞桥，唯恐无所睹。至则果有一物，形质诡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惊喜，捧缣于前，祈祝设拜，不敢却顾，疾驱而回。返辕相庆，以为幸免矣。独有仆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复有掷书者。仆夫立擒之，乃邻宇之导青襟者。启其缄札，蒲蜡昧墨如初。词曰：“汝灾甚大，曩之寿帛，祸源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则

状始末，诉于官司。诘问具伏，遂置于法。时李常侍丛为万年令，讼牒数年尚在。（出《缺史》）

在秦川，有一家富有的少年，擅长经营获利，家中藏钱巨万。一天晚上，有封书信扔在这位少年家院内，仆人取回来给少年。少年打开信封，看是蒲草纸上面用蜡油缄封的，用毛笔斜着写在黑暗无光的信纸上，是他死去的父亲写给他的信。信上说：“你能获得这么多的利，是我在阴间帮助你的。现在将有天祸降临你头上，但是我已经在阴间请求保佑你了。你可以等到下月初一，躬敬地实行斋戒，穿上整洁的衣服，到春明门外的一家客店，准备好细绢，随着年份计算，需用三十五匹。等到黑夜降临后，前往灞水桥，步行到达石岸边，看见一个身穿黄衣服的人，就将三十五匹细绢放在这个人面前，行礼祀祝然而退回去，灾祸就可以免除了。如果什么人也并没有遇到，你带着细绢赶快回到家中，料理好家事，赶快离家出走。这样，灾祸不会转着脚跟随你去的。”少年看后，手捧书信惊恐万分。全家人身着素服，抱头哭泣。什么也不做了，专心等待下月初一这一天的到来。到了下月初一这天，少年打扫干净帽子上、衣服上的灰尘，带着三十五匹细绢，来到春明门外的旅店旁边，庄严地恭候在那里，一点不敢走神。恭候到夜间，带着一个仆人骑着一匹马，驰往灞桥。一路上唯恐到桥边什么人也遇不到。来到灞桥，果然看见有一个人，形态诡怪，头发蓬乱，身着黄衣，两臂交叉着抱住两膝，靠着桥柱坐在那儿，低头打盹儿。少年见了非常惊喜，双手捧着

细绢走上前，将细绢放在这个人的身边，祈祝下拜，转身离去，驱马急驰而归，连头都不敢回一下。在回家的路上，少年高兴地庆贺见到了这位穿黄衣服的人，免去了一场大灾祸。唯独跟少年同去的仆人不大相信这件事。没过一句，又有人向少年院里投掷书信。同去的那位仆人立即出去将投信人捉获，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一个读书人。打开信缄，蒲纸蜡封，黑暗的信纸，都象上次一样。信上写的是：“你的灾祸非常大，上次送去寿帛，并没有免去祸源，还应再带三十五匹细绢，重新放在灞桥河岸边。”这位少年将这件事情上告到官府那里，陈述始末缘由。官府审问那位邻家的读书人，他一一招认，伏法。当时常待李丛任万年县县令，是他一手经办的这个案子。所有案卷几年之内都完好地收存在县衙里。

李全皋

护军李全皋，罢淮海监临日，寓止于开元寺。以朝廷艰梗，未获西归。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炉火之事，全皋乃延而礼之，自此与之善。一日语及黄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颇能得之。可求一铁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黄金二十余两为母，日给水银药物，大候足而换之。莫穷岁月，终而复始。”李甚喜其说，顾囊有金带一条，可及其数，以付道人。诸药既备。周火之日后，日躬自看验。居数日微倦，乃令家人亲爱者守之。日数既满，斋沐而后开视，黄金烂然，的不

虚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换有征。一旦道人不来，药炉一切如旧。疑骇之际，俄经再宿。久待讶其不至，不得已，启炉视之，不见其金矣。事及导引小校，代填其金而止。道人绝无踪迹。（出《桂苑丛谈》）

护军李全皋，辞去淮海监那天，暂时居住在开元寺中。因为朝廷阻难，没能得到允许回到他西部老家。一天，有一位小校引荐一位道人来见李皋。这位道人说他通晓用炉炼金的秘法，李全皋听了后以礼相待，从此两人关系日渐友善。一天谈到用炉炼金的事情，道人说：“只有贫道我擅长这种密法。你可以寻找到一只铁鼎，能装五六升以上那么大的，再拿来黄金二十多两做母本，每天往鼎里加添水银等药物，待火候炼足了再更换。不要计算什么时候能炼好这一炉，终而复始，一直炼下去，你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黄金啊。”李全皋听后大喜，看看自己行囊中有金带一条，大约有二十多两重，交给了道士。又将炼金所需要的水银等药物准备齐全，一并交给了道士。开炉升火后，每天李全皋都亲自到炉边验看。过了几天后，他感到有些厌倦了，就让他家中仆人或者信得过的人代替他去炉前看守。

待到炼满预定的天数后，斋戒沐浴换上洁净的衣服，打开鼎盖验看，只见满鼎金黄灿然一片，确实不假啊！李全皋拜谢道士，相信了他的炼金法术。三天之内，就可以添换取出一些炼出来的黄金。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那位道士有一天了没有来到炉前。药炉的一切象原先一样，照旧添火炼烧。

又过了一宿，依然不见道士的踪影。李全皋非常奇怪着急，不得已，他自己打开鼎盖一看，鼎中置放的黄金母本，都不见了。因为这位道士是那个小校引荐来的。于是，小校将自己的黄金拿出来补给了李全皋，才算了结这件事。那位自称会炼金的道士，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

文处子

有处子（明抄本“子”作“士”）姓文，不记其名，居汉中。常游两蜀侯伯之门，以烧炼为业。但留意于炉火者，咸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积货甚多。为文所惑，三年之内，家财罄空。复为识者所诮，追而耻之，以至自经。又有蜀中大将，屯兵汉中者，亦为所惑。华阳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亦其空静。遂求主者，赁以烧药。因火发焚其第，延及一坊，扫地而静。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东趋斜谷，以脱其身。出门便为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其虎随之，不离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树，以带自缚于乔柯之上。其虎绕树咆哮。及晓，官司捕逐者及树下，虎乃徐去。遂就树擒之，斩于烧药之所。（出《王氏见闻》）

有一个姓文的处士，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啦，居住在汉

中。这位文处士，经常来往于两蜀侯伯等权贵之家，以炼金为职业。但凡想要通过炼金发财的人，都受过这位文处士的诈骗。有位富商叫李十五郎，积聚的财产很多。被文处士迷惑住了，用他给开炉炼金，三年之内，将家财全都败光。而且还遭到熟人的讥讽，后悔莫及，终于悬梁自尽了。还有一位蜀中的大将军，屯兵在汉中，也被文处士所迷惑。华阳坊有位成太尉，新建造一座府第还没有住进去人。文处士说这座宅院空静，适于炼金。于是，这位大将军就向主人将它租赁来用以烧药炼金。不慎失火，将整座宅第烧为平地，而且火势蔓延整条华阳坊，烧毁整整一条街。文处士连夜逃走，出城后想向西取道桑林路，再向东到斜谷，以逃脱官府的追捕。但是，他一出城门就被一只猛虎追逐，西去不得，向北逃入王子山溪谷中。这只老虎一直追逐他到这里，一点不离。文处士无计可施，攀枝爬到一株树上，用带子将自己绑缚在树干上。虎绕着树转圈，边转边咆哮。到天明，官府听到虎叫声赶到这株树下，虎才离去。于是，文处士在树上被擒获，带回市里，在他烧药炼金的地方被折首示众。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九 谄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陈少游 裴延龄
薛盈珍 画雕 冯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韩全诲 苏 循 苏 楷
乐朋龟 孔 谦

安禄山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闲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安禄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禄乃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出《谭宾录》）

唐玄宗让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见到皇太子后不下拜参见。问他为什么不拜见太子？安禄山启奏玄宗皇帝说：“我是个胡人，不熟悉国法。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职？”玄宗皇帝告诉他：“太子就是储君。待我去逝之后，太子代替我作你的国君。”安禄山回答说：“我这个人很愚昧，亲近的人只知道有皇上您，不知道有太子。”左右的都让他向太子下拜，安禄山这才下拜参见太子。玄宗皇帝嘉许安禄山心地诚恳，更加怜爱他了。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尝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枚，一一持出，请崇手执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强从之。敬奇既去，崇恶其谄媚。谓其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接遇。（出《大唐新语》）

成敬奇才智卓越过人，写文章立等可取，官任大理寺正卿，跟宰相姚崇有姻亲的关系。一次，姚崇有病卧床，成敬奇特意到相府拜访探问病情。他来到姚崇卧室，面对姚崇泪流满面，从怀中取出几只活雀，一一放在姚崇手中，让他拿一会儿再放生。并祝福说：“希望姚令早早病体痊愈！”姚崇

勉强忍让他这样做。待成敬奇告辞离去后，姚崇方露出来讨厌他这种故作阿谀谄媚的神情，对他的子弟们说：“我真不知道他的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此以后，姚崇再也不待见成敬奇啦。

陈少游

唐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官自少游始也。而少游为理，长于权变，时推干济。然厚敛财物，交结权右。寻除管桂观察使。时中官董秀用事，少游乃宿于里。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少游曰：“据此所费，俸钱不能足其数。此外常须求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应者，但留心庇护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岁愿送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收受。余到官续送，免费心劳虑，不亦可乎！”秀既逾于所望，忻悦颇甚，因与之相厚。少游言讫，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还，再睹颜色。”透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远官。从容旬日，冀竭蹇分。”时少游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秀、载内外引荐。数日，拜宣歙观察使，改浙东观察使，迁淮南节度使。十余年间，三总大藩。征求货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万亿。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结元载，每岁馈十万贯。后以载渐见忌，少游亦稍

疏之。及载子伯和，贬官扬州，少游外与之深交，而阴使人伺其过，密以上闻。代宗以为忠，待之益厚。关播尝为少游宾客，卢杞早年，与之同在仆固怀恩幙府，故骤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后，遂夺包佶财物八百万贯。复使参谋温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濠、舒、庐等州，已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后銮舆归京，包佶入朝，具奏财赋事状。少游上表，以所取财，皆是供军费用，今请据数却纳。乃重征管内百姓以进。后刘洽牧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愧而卒。（出《谭宾录》）

唐朝陈少游官任检校员外郎，担任出使回纥的使节。检校，原本是个没有什么具体职务的散官。唐朝设置检校官，是从陈少游这儿开始的。陈少游的本性擅长权变，时人都推崇他办事干练有才干。然而他却贪得无厌，无休止地搜刮民财，同时还攀高结交权贵。陈少游不多久又被授任管桂观察使。这时，宫内宦官董秀管事。陈少游乃住宿在里间，等候董秀在宫中值完班回来的途中，单独拜见他。陈少游神情从容不迫地问董秀：“七郎家有多少口人啊？每天得需要多少钱开销日常用度啊？”董秀说：“我忝到这个职务有好久了，又赶上物价飞涨，一个月大概得需要一千多贯钱吧。”陈少游说：“根据你家的这种消费，你的俸禄钱肯定是不够用的。除了俸禄外，大概七郎需要经常向人求助，才能过得去啊。倘若有人愿意向您献纳忠心，按时供给你一笔钱补贴你家的生活用度。你稍为留心庇护他，原来是很容易办到的。我陈少游虽然没

什么才干，但是恳请让我一个人全部担当下七郎家中所需的费用。每年我可以送给你五万贯钱，现在我这就有一大半，请你当即收下。余下的，待到任所后再补送给你。这样，免得七郎为生活用度费心劳力，这不是很好的吗？”董秀看到所得到的钱，大大地超过自己想往的数目，非常欢欣喜悦。因此，对待陈少游异常亲密。陈少游说完这席话，又流着眼泪说：“当今朝廷任我为管桂观察使，南方荒蛮多瘴病之地。此去恐怕难以活着回来，再看见七郎的颜面啦！”董秀立即说：“向中丞你这样赋有才干的人，不应当充任边远荒僻地方的官员。你先等待十天，朝廷看你还没有上任，也许慢慢会有所转圜的。”当时，陈少游已经为这件事情向宰相元载的儿子元仲武送纳了贿赂。董秀、元载，一内一外，不断地引荐斡旋。几天后，改派陈少游为宣歙观察使，旋而又改任浙东观察使，又改任淮南节度使。十多年间，陈少游任过三处重郡的节度使。在这期间，他没有一天不四处征收钱赋，搞买卖交易，聚敛积集钱财珠宝，多达万亿。他对高尚文雅负有名望的人士，非常蔑视。陈少游刚攀结宰相元载时，每年馈送元家十万贯钱。后来，元载渐渐有所顾忌，陈少游才有所疏远。待到元载的儿子元伯和被贬谪到扬州。陈少游表面上与元伯和交往特别密切，暗中却指使人搜集他的过失，密报皇上。唐代宗以为陈少游对他忠诚，因此更加重用厚待他。关播曾经作过陈少游的宾客，卢枢早年也跟陈一同在仆固怀思幕府为同事。因此，都尽快地提升他的官职。唐德宗移驾奉天后，陈少游趁机夺取包佶的家产共计八百万贯。同时，他又派参谋温述携巨款去汴州联络叛军李希烈，说：“濠、舒、庐等州，已经命

令他们停止修筑城垒，将戈矛等武器收起来，将铠甲脱下卷起来，等待着你去指挥。”后来，德宗銮驾回到京城后，包佶入朝，向皇上奏告陈少游夺取他家财产一事。陈少游进上一表，说他取走的包家财产都充作军费用了，现在请包佶按照被抄没时的数目再取回去。于是，他加重征收所辖区内百姓的赋税，用这笔钱来抵偿全家的财产。后来，刘洽从李希烈手中收回汴州时，得到一份李希烈的起居注，上面记载着：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陈少游听说这件事后，羞愧成疾而死。

裴延龄

唐裴延龄累转司农少卿，寻以本官权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货之物，乃设钩距，召度支老吏与谋，以求恩顾。乃奏言：“天下出入钱物，新陈相因，而常不减六七千万贯，唯在一库。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明抄本“置”作“贮”。）别建欠、负、耗、债等库。及季库月给，纳诸色钱物。”德宗从之。但贵欲张名目，以惑上听。其实钱物更无增加，唯虚费簿书人吏。又奏请，令京兆府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团，送苑中。宰臣议：以为若市草百万团，则一方百姓，自冬历夏，搬运不了，又妨夺农务。其事得止。京西有污池卑湿处，芦苇丛生焉，不过数亩。延龄忽奏云：“厩马冬月合在槽枥秣饲，夏中即须有牧放处。臣近寻访得长安咸阳两县界，有陂地百顷，请以为内厩牧马之地。且去京城十数里。”德宗信之，

言于宰臣。宰臣坚执云：“恐必无此。”及差官阅视，悉皆虚妄。延龄既惭且怒，又因对馊。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楸。以年多故致损坏，而未能换。”延龄曰：“宗庙事重，殿楸事轻。陛下自有本分钱物。”德宗惊曰：“本分钱何名也？”曰：“此是纡义。愚儒常才，不足与言。陛下正合问臣，臣能知之。准礼经云：天下赋税，分为三分。一分充干豆；一分充宾客，一分充君之庖厨，干豆供宗庙也。今陛下奉宗庙，虽至严至丰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财赋也。只如鸿胪礼宾，诸国番客，至于回纥马价，用一分钱物，尚有赢羨甚多。况陛下御善宫厨，皆极简俭，所用外，以赐百官充俸料餐钱等，犹未能尽。据此而言，庖厨之用，其数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况一楸。”上曰：“经义如此，人未曾言，颌之而已。”后因计料造神龙寺，须用长七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有数千株，皆长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开元天宝中，近处求觅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须于岚胜州来采造。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对曰：“贤者珍宝异物，皆处处有之，但遇圣君即出。今此木生自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延龄既锐情于苛刻，剥下附上为功。奏对之际，皆恣骋诡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尝闻。上颇欲知外事，故特优遇之。（出《谭宾录》）

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连续任司农少卿的裴延龄，随即又以司农少卿兼户部尚书，暑理国家的财政开支。裴延龄自

度自己不懂得财政工作，于是设置调查咨询的机构，召请来掌管过财政的退職老年官吏，帮助他出谋划策，来求得皇上对他的信任。这之后，他上奏德宗皇帝说：“整个国家钱物的收与支，新旧相连接，通常情况下，库存都不少于六七千万贯，只存放在一座库房时，出现差错散失，没办法知道。请求允许在左藏库中分开存放，另外设立欠、负、亏损与剩余等库房，以及设立季库月给制度。既按月发放俸禄，每到一季度结束时，将剩余的各种钱物储存在季库中。”德宗批准了他的这些建议。其实，这些设置都是裴延龄故意搞的名堂，想用这些来迷惑皇上，以达到他邀恩纳宠的目的。实际上，这样设置钱物一点也不能增加，只是白白耗费帐簿人力而已。裴延龄又上奏德宗，让京城地区用两税和青苗钱，来购买饲草一百万团，送到皇家御苑中。宰相们议论：如果买饲草一百万团，那么京城地区的百姓，从冬到夏都搬运不完，又妨碍占用农业生产的时间。这件事情得上奏皇上，制止他这样做。京城长安西郊有一片低洼潮湿的污泥池塘，上面丛生着芦苇，不过几亩地。裴延龄忽然上奏德宗皇帝，说：“御苑马厰里的马冬天应当在槽中饲养，到了夏天就应该在野外放牧。我近日寻访到长安、咸阳两县交界处，有一片临水的低洼湿地，约有一百顷，请皇上批准这块地方做为御马放牧的地方，况且这片湿地离京城只有十几里路。”德宗相信了裴延龄的奏请，对宰相们说及此事。宰相们坚持说：“恐怕没有这么大的牧马地方。”等到派出官员去察看，根本没有这么大的一片湿地。宰相们当着裴延龄的面，如实回报德宗，他既羞愧又恼怒。因为是面君对奏，又不好发作。一天，德宗召见裴延龄说：“我

的住处浴室殿院有一根屋梁，因年久失修损坏了，到现在还没有更换。”裴延龄回答说：“社稷宗庙事重，殿梁事轻。皇上自有本分钱物。”德宗惊异地问：“本分钱是什么钱啊？”裴延龄回答说：“这是经书上讲的义理。愚蠢的腐儒、平常的庸才，没法跟他们讲。皇上问我正合适，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准礼经上说：普天下的赋税，分为三份。一份用来置办干肉、祭器；一份用来宴请国宾；一份用来置办皇上御厨里的用品。干肉、祭器是供宗庙祭祀的用品。现今皇上祭奉宗庙，虽然特别庄严、特别丰盛、特别优厚，也用不了一分财赋啊。至于朝贺庆典以及接待各国使臣宾客，及付给回纥的买马钱，也只需一分财赋而已，还有很多盈余呢。况且，皇上的御膳、宫中的饮食，都极节俭。这以外，赏赐给文武百官为俸禄吃饭钱等，就没有用尽。根据我的推算，宫中饮食用度所用的钱物还比这少。所有剩余下来的，都是皇上的本分钱啊！用来修建十座殿堂，也不应当怀疑。何况一梁乎？”德宗皇上说：“经书上的这种义理，别人没有说过，我只好点头称是而已。”后来，计算建造神龙寺的用料，必须用长七十尺的松木。裴延龄上奏说：“我近日在同州，检看得一座山谷，有松树好几千株，都长七八十尺。”德宗说：“听人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附近寻找长五六丈的木材，尚且不容易找到，都须在岚胜州采伐。如今为什么近处就有这么长的松木？”裴延龄回答说：“对于圣贤的人来说，珍宝异物，都处处有，现在圣君已经出现了。这种长木在今天生长在京城附近，都是因为圣君已经出现了。怎么开元、天宝就必须有呢？”裴延龄言词锋利苛刻，以盘剥下属依附皇上为能事。跟皇上奏对时，他完全

随意进行诡辩，说些虚妄怪异不着边际的话，别人都不敢这样说。他却一点儿也不怀疑自己说得不对，他人又不曾听到过。德宗皇上很想知道外界的一些事情，因此特别优待他。

薛盈珍

姚南仲为郑滑节度使。时监军薛盈珍估势，干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构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奏南仲不法，谗构颇甚。南仲裨将曹文洽，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文洽私怀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晡，驿吏开门，见流血满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骇动。（“骇动”原作“驳异”，据明抄本改。）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隋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谭宾录》）

唐德宗在位期间，姚南仲任郑滑节度使。当时，在郑滑任监军的薛盈珍求取权势，屡屡干预、夺取军政大权。姚南仲不听从他的这种越权行为，多次被薛盈珍罗织罪名上告德

宗皇帝，使得唐德宗很是怀疑姚南仲。后来，薛盈珍得寸进尺，暗中派遣心腹小使程务盈，带着他写好的上奏姚南仲不法的表章，到京城上告姚南仲。表章上写的尽是无中生有的诬陷之词。当时，正赶上姚南仲的副将曹文洽进京奏报军务要事，暗中得知薛盈珍上奏的表章中诬陷姚南仲的话。曹文洽心中异常恼怒，于是昼夜兼程追赶程务盈，到长乐驿站终于赶上了他，与他同时住在驿站里。到了半夜，曹文洽起身杀死了程务盈，将薛昌珍带给程务盈上告诬陷姚南仲的表章扔到厕所中，之后自杀身死。第二天早晨，驿站的负责人找开曹、程住的房间一看，只见血流满地，两个人都死在屋中。曹文洽身旁放着两封信。一封信上写着薛盈珍擅权、诬陷姚南仲的种种罪状；一封信上写着的是为姚南仲辩护伸冤，并且陈述自己杀死程务盈的经过和请求谢罪道歉。唐德宗听到这件事情后，很受震动，惊骇异常。姚南仲考虑继续在郑滑呆下去跟薛盈珍的怨恨越结越深，于是返回京城，辞去了节度使的职务。姚南仲刚刚回到京城后，德宗皇帝召见他说：“薛盈珍干扰你的军政要务很厉害吧。”

姚南仲回答说：“薛盈珍一点也没有干扰我的军政要务。是我自己不遵守朝廷的法纪啊。如果皇上都用薛盈珍这样的人，纵然是晋朝的羊祜、杜预这些名臣死而复生，在安抚百姓、统率三军方面，也一定不能成就薛盈珍这样的使百姓和乐安康的政绩，也一定不能象薛盈珍这样善于治军与征战啊。”德宗皇帝听了这番话，久久的沉默无语。

画 雕

裴延龄恃恩轻躁，同列惧之，唯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德宗知众怒，益信之。（出《谭宾录》）

裴延龄仗恃皇上对他的恩宠与重用，加上他为人轻狂暴躁，在朝的同事们都惧怕他，尽量避免和他共事，只有顾少连一点也不回避他。一次，裴延龄画一只雕，群鸟见了后都聒噪着惊恐地飞去。裴延龄将这幅画进献给德宗皇上。德宗原先就知道朝中诸官都怨恨惧怕裴延龄，见到这幅画雕后，更加相信了。

冯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进士登第。后稍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敬之罢举，归山坡，素事篇章。让陶不寄书曰：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陶得诗愧赧，方有孤首之思。后为简州牧，自比谢宣城柳吴兴也。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

投贄者稀得见。忽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闾者以道明之言启之，及引进，陶呵曰：“与君昧平生，何方（“方”原作“妨”，据明抄本改。）相识？”道明曰：“诵员外诗，仰员外德，诗集中日得见。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其两违之。（出《云溪友议》）

雍陶，蜀郡人，在科举中考中进士。之后，他对亲友有些冷淡、疏远。雍陶的舅舅，云安的刘敬之，不参加科举考试，回到三峡家中，平素作诗写文章。他为了让雍陶不给他写信，给雍陶寄写一首诗，其中两句的大意是：诗中“雁”与“鱼”，暗指“鸿雁”与“鱼书”，也就是“书信”。雍陶得到舅父的这首诗后，想到自己以前对亲友的冷淡，很是羞愧，这才有“狐死首立”的思乡念友之感。稍后，雍陶任简州牧，将自己比作南北朝时的诗人谢朓谢宣城，柳恹柳吴兴。有宾客来拜访则轻慢折磨人家，他家的守门人也怠慢宾客。带着自己的诗文或礼物请求拜见雍陶的人，很少有人受到接见或款待。忽然有一天，有个叫冯道明的落第文人请求拜见雍陶，说：“我跟雍员外是旧相识，请给通报一下。”守门人将这话通报给雍陶。待到引领冯道明拜见雍陶后，雍陶大声呵斥说：“我与你素昧平生，你在哪里认识我的？”冯道明回答说：“我每天都诵读你的诗，敬仰你的德行。我在诗集中天天和你相见，

怎么能说我们是素昧平生呢？”说完随口吟出雍陶的两句诗：“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接着，又连续吟出另外几首诗中的佳句：“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雍陶听了冯道明的吟诵后，非常高兴，立即将冯道明象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一样看待。有德尚的人认为：雍陶为人恃才傲物而又喜欢别人讨好他，冯道明无才而又渴求知识。两个人正好相反。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闽（“闽”原作“陶”，据《玉泉子》改）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诸道每岁进阍人，所谓“私白”者，闽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阍以下桑梓，多系于闽。时以为中官藪泽。宣猷既至，每寒食节，辄散遣将吏，荷挈食物，祭于诸阍冢墓。所谓洒扫者也，故时号为“敕使看墓”。（出《玉泉子》）

杜宣猷大夫自闽中出任宣城为官，是借助期中宦官的作用啊。唐朝时全国划分为十道。在十道中，每年向宫中进献的阍人，也叫“私白”，闽进献的最多。而且，多数都被皇宫留用。因此，在宫中颇有权势的大宦官，他们的家乡多数都在闽中。当时人都说闽中是出宦官的地方。杜宣猷到宣城上

任后，每到清明寒食鬼节，都派出许多将士、官吏，带着祭祀用的食品，给埋在阍中的各个宦官的坟墓设祭，即扫墓。因为这个缘故，当时人称杜宣猷为“皇上任命的守墓人”。

李德裕

李德裕镇扬州，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德裕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中堂设宴，更无他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祇奉，亦竭情礼。宴罢，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诏却令监淮南。钦义即至，具以前时所赠归之。德裕笑曰：“此无所直，奈何拒焉？”悉却与之。钦义心感数倍。后竟做枢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钦义所致也。（出《幽闲鼓吹》）

李德裕镇守扬州，监军使杨钦义紧跟着也来到扬州，一定要参与军政要务。但是，李德裕以礼相待，一点也不超出常规，杨钦义暗暗怀恨在心。一天，李德裕在家中正室设宴宴请杨钦义，此外没有再请其他客人。并在好几张床上摆满了各种宝器、图画，都是极罕见的珍品。整个宴席期间，李德裕始终恭恭敬敬地对待杨钦义。宴席结束时，将几张床上摆着的宝物、图画，全都赠送给杨钦义。杨钦义非常高兴，这是他始未料到的。过了十多天，杨钦义往西去汴州，朝廷下

诏书让他改任淮南监军使。杨钦义回到扬州后，将前些日子李德裕送给他的宝器书画全都归还给李德裕。李德裕笑着说：“这些东西值不几个钱，监军使为什么拒绝收取它们呢？”又都归还给杨钦义。杨钦义心中加倍感谢李德裕。杨钦义后来竟然官任枢密使。唐武宗一朝的大权，都掌握在杨钦义的手中啊！

韩全诲

唐昭宗以宦官怙权，骄恣难制，常有诛剪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当进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韩全诲等乃访京城美女数十以进，密求宫中阴事。天子不之悟，胤谋渐泄。中官以重赂甘言，请藩臣为城社，视崔胤眚（“眚”原作“皆”，据《北梦琐言》改）裂。时（“时”原作“肘”，据明抄本改。）因伏腊宴聚，则相向流涕，辞旨谄谀。会汴人寇同华知崔胤之谋，于是韩全诲引禁军，陈兵伏，逼帝幸凤翔。他日崔胤与梁祖协谋，以诛阉官。未久，祸亦及之，致族绝灭。识者归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潜常谓所亲曰：“灭吾族者，必缙儿也。”缙儿即胤小字。河东晋王李克用闻胤所为，谓宾佐曰：“助（“助”字原缺，据《北梦琐言》补。）贼为虐者，其崔胤乎。破国亡家，必在此人也。”（出《北梦琐言》）

唐昭宗因为宦官专权，骄横跋扈难以驾御，常常怀有诛灭剪除他们的想法。宰相崔胤更是忌恨这些专权的宦官。唐昭宗让崔胤，凡是机密的奏章，一定装入囊袋中并且密封好，呈送给他。一定不要在便殿面奏。用这种方法不让宦官们知道内中的情由。宦官韩全海等得知这一事情后，在京城访求到几十个美女进献给昭宗皇上，通过这些美女暗中掌握皇上密谋的事情。昭宗皇帝没有觉察韩全海等人的阴谋，使得他与宰相私下商议剪除宦官的事情渐渐泄露出来。韩全海等宦官，用重金与甜言蜜语贿赂在朝外的藩镇节度使们作为自己的靠山，视宰相崔胤为眼中钉，恨不得吃了他。当时正值伏腊祭祀聚宴，崔胤同昭宗皇上痛哭流涕，言辞谄谀。恰巧汴人寇同华得知崔胤的谋划，并密告给韩全海。于是韩全海调动宫中禁军，摆开阵势，逼迫昭宗皇帝移驾凤翔。这之后，宰相崔胤与梁祖协密谋想诛灭宦官，不久，就招来了祸患，至使全族人被杀。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崔胤自己招至来的罪祸。起初，是崔胤的叔父崔安潜曾对亲属说过：“使我们崔家获灭族之罪的，一定是缙儿啊。”缙儿，即是崔胤的小名。河东晋王李克用听到崔胤的所做所为，对宾客、幕僚们说：“帮助宦官逆贼施行虐政的人，就是他崔胤啊！国破家亡，一定都出在这个人身上。”

苏循

唐末，尚书苏循谄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谒晋王。时张承业方以匡复为意。而循忽献晋王画敕笔一对，承业愈鄙之。（出《唐书》，明抄本作出《北梦琐言》）

唐朝末年，尚书苏循为人阿谀谄媚、行事苟且，后来成为梁太祖的朱温非常鄙视他。后来，苏循到并州，拜见晋王李克用。当时，张承业正以恢复大唐盛业为自己的志向。然而，苏循忽然进献给晋王李克用皇上赐予的笔一对，张承业听说这件事情后，更加鄙视他了。

苏楷

昭宗先谥“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驳议，请改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者，礼部尚书苏循之子，乾宁二年应进士。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昭宗恶其滥进，率先黜落。由是怨望，专幸邦国之灾。其父循，奸邪附会，无誉于时。故希旨苟进。梁祖识其险坡，滋不悦，

大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号，诏曰：“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皆人才寝陋，不可尘污班行。并停见任，放归田里。苏循可令致士。”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出《北梦琐言》）

唐昭宗最初称为“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人反驳议就的这个称号，请昭宗改称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是礼部尚书苏循的儿子，唐昭宗乾宁二年参加进士考试。苏楷人才丑陋，又没有良好的品德。唐昭宗厌恶他信口胡乱进谏称号，将他第一个免职。由于这个原因，苏楷对朝廷满怀怨恨，国家一有什么灾难他就兴灾乐祸。苏楷的父亲苏循，奸恶邪险，依附权贵，在当时一点声望威信也没有。因此，专靠迎合皇上的意旨来求得高位。梁太祖朱温认识到他为人奸险邪僻，更加不喜欢他。而且，敬翔，李振也都非常鄙视他。朱温建国号为梁，下诏书说：“苏楷、高贻休、萧闻礼，都人才丑陋，不可以让他们玷污朝臣的行列，一律免去他们现任的官职，放归田里。苏循可以让他还担任官职。”河黄以北的人，都将苏楷看成衣冠禽兽。

乐朋龟

旧例，士子不与内官交游。十军军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

唐僖皇播迁，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诰。乐朋龟侍郎，亦及行在。因谒中尉，仍请中外。由是荐之，充翰林学士。张濬相自处士除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门，皆申中外之敬。泊车驾到蜀，朝士毕集。一日，中尉为宰相开筵，学士泊张起居同预焉。张公耻于对众设拜，乃先谒中尉。使施谢酒之敬，中尉讶之。俄而宾至，即席坐定。中尉白诸官曰：“某与起居，清浊异流。曾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暗地谢酒，即不可。”张公惭惧交集。自此甚为群彦所薄。乐公举进士，初陈启事，谒李昭待郎，自媒云：“别于九经书史及老庄八（“八”原作“行”，据明抄本改。）都赋外，著八百卷书。请垂比试。”诚有学问也，然于制诰不甚简当。时人或未之可也。（出《北梦琐言》）

依照旧时的规定，士大夫等朝官不允许跟宫中的宦官交往。十军观军容史宦官田令孜独揽大权，并能左右皇上意旨。黄巢军攻陷京城长安前，田令孜劝说唐僖宗撤离京城西迁巴蜀成都。行到洋源时，由于出走仓惶，文武百官还未赶到，皇上缺少一个代拟诏书的人。侍郎乐朋龟当时也伴驾随行，听说这件事后，拜见田令孜，里外疏通。于是，经田令孜推荐，将他提升为翰林学士，掌管诏书。宰相张濬，起自河间的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也是凭借田令孜才得以官为宰相的。因此，他对宫内宦官，朝中大臣，都得时时表示敬重。他也一同伴驾来到蜀地成都。文武百官陆续都来到成都后，一天，身居统领护驾禁军中尉要职的田令孜，特为宰相张濬摆设宴席，宴

请百官，翰林学士乐朋龟也被邀请赴宴。宰相张濬感到当着百官面前拜谢田令孜有失他的面脸。于是，在开宴之前先行拜见田令孜感谢他特为自己摆设酒宴。田令孜非常惊讶。过了一会儿，赴宴的百官全到齐了，依次入座。田令孜对百官们说：“我与张宰相原本是泾清、渭浊两种不同的人。张宰相曾经蒙受朝廷内外的赏识，才有今天。既然考虑跟我田某人玷污声名，为什么又惧怕更改呢？向今天这样私下向我表示感谢为你置办宴席，是不可以的。”宰相张濬听了这席话后，又是羞愧又是恐惧。从这之后，朝中的英才俊杰更加轻视他了。乐朋龟考中进士后，初次上表述事，拜见侍郎李昭，毛遂自荐地说：“在九经书史老庄八都赋之外，我撰写过八百卷书，请您随便出题比试高低。”乐朋龟确实是很有学问的，然而在撰写诏书上，却不那么文笔洗练、简洁。当时朝中的其他官员，有的人尚未认为他胜任这个职务啊！

孔 谦

后唐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德”原作“得”，据明抄本改。）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军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取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景，以是

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缩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证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瓚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瓚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畜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陵寝，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出《北梦琐言》）

后唐明宗李亶刚刚继承皇位时，下诏处死了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使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六人。孔谦，原是魏州掌管狱讼、帐目、遣发等事务的高级办事员。庄宗李存勖图谋霸业时，孔谦在供给军粮给养方面出过力，随即授予他租庸史。孔谦用曲意逢迎的方法获得庄宗的宠幸，夺取了宰相的权力，专心于巧取豪夺积攒钱财，想方设法盘剥百姓。因此，触犯了众怒而被处死。元行钦原来是庄宗李存勖的得力将领，曾经一度随意出入宫中禁苑，跟庄宗没有一点隔阂。他是因为杀害了明宗皇帝的儿子，才被处死的。段凝，在后梁任职期间，是以奸诈谄佞受到重用的。在后梁末年，他掌管兵权，一仗未打，拱手归降后唐。温韬为人凶恶，他曾率人掘盗过西京长安的皇家陵墓。庄宗口中说中兴李唐王朝，却并不依法治他毁坏皇陵的罪行，反而听任他用重金贿赂乐官和太监，并且

跟段凝一块儿，都赐给他们跟皇族一个姓氏，还让他执掌兵权。明宗皇帝采纳大家的意见才处死了他。辛廷蔚原是开封府尹王瓚的副将。朱友贞时，辛廷蔚依仗王瓚的势力违法乱政，胡作非为，汴州人都非常厌恶他。李继宣是汴州将领孟审澄的儿子，后来铤而走险，归降庄宗，刘皇后收养他为义子。当时，他与刘皇后之间有许多淫乱的秽闻从宫里流传出来。这四个凶恶的人，明宗还是藩王时就非常厌恶他们的为人。因此，刚一登极继位就处死了他们。庄宗皇帝声言要为李唐王朝雪除耻辱，中兴李唐王朝。但是温韬毁坏盗掘先皇陵墓，是罪当斩首的，却赐予他宗室李姓，应他执掌兵权。由此可知，庄宗志在中兴李唐王朝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啊！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 谄佞二

| | | | |
|-----|-----|-----|-----|
| 赵元楷 | 阎知微 | 郑 愔 | 薛 稷 |
| 李 峤 | 李义府 | 侯思止 | 卢藏用 |
| 赵履温 | 张 岌 | 吉 頊 | 宗楚客 |
| 崔 融 | 崔 湜 | 用番将 | 张 说 |
| 程伯献 | 杨国忠 | 太真妃 | 李林甫 |

赵元楷

赵元楷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候君集为元帅。君集马病颡疮，元楷以指沾其脓而嗅之，以谏君集。为御史所劾，左迁刺史。（出《谭宾录》）

赵元楷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候君集在交河道任元帅。

一次，侯君集的坐骑头上生疮，赵元楷用手指沾着马额头上的脓疮放在鼻子上嗅，来讨好侯君集。被御史弹劾，贬为刺史。

阎知微

唐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司宾丞田归道为之副焉。至牙帐下，知微舞蹈，宛转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归道独长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悬之，经一宿。明日将杀之，元珍谏：“大国和亲使，杀之不祥。”乃得释。后与知微争于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坚执以为和。默啜果反，陷赵定。天后乃诛知微九族，拜归道夏官侍郎。（出《朝野僉载》）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礼部尚书阎知微奉旨出使突厥默啜部请求和亲，同去的有司宾丞田归道为副使。阎知微进入默啜单于居住的帐幕里，立即舞蹈着，左右抱着默啜单于脚上穿的皮靴用鼻子嗅着，藉以讨好。田归道却只长揖一躬而不下拜。默啜单于大怒，将田归道头冲下悬吊起来。吊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默啜单于欲杀田归道，阿波达干元珍劝谏说：“大国派遣来的和亲使节，杀了他会招至不祥的。”才得以获释。出使归来后，阎知微就突厥单于默啜能否和亲的问题，和田归道在殿庭争执起来。田归道说默啜不会和亲的，阎知微

坚持说会和亲。后来，默啜果然反叛，出兵攻陷了赵、定二州。武则天于是诛杀了阎知微的九族，同时提升田归道为夏官侍郎。

郑 愔

唐吏部侍郎郑愔初托附来俊臣。俊臣诛，即附张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韦庶人，后附譙王。竟被诛。（出《朝野僉载》）

唐朝吏部侍郎郑愔，最初依附御史中丞来俊臣。来俊臣被处死后，他立即依附张易之兄弟。张氏兄弟被诛杀后，郑愔又依附韦庶人，后又依附譙王。最后，终于也被诛杀。

薛 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皆外饰忠鲠，内藏谄媚。胁肩屏气，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并腾迁云路，咸自以为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异鸚鵡栖于苇苕，大风忽起，巢折卵坏。后之君子，可不鉴哉！（出《朝野僉载》）

唐睿宗李旦在位期间，太平公主因废除武氏、韦氏有功，权倾朝野。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人，都外表装作忠诚耿直，内心却隐藏着奸诈谄媚。他们耸着肩膀装成恭敬畏屈的样子，不敢大声出气以示驯顺，实际上却哈腰舐腭地依附于太平公主，并通过这种途径飞黄腾达、官居高位。他们自得意满，自以为安如泰山。谁料到延和元年七月三日这天，随着太平公主被玄宗皇帝处死，这些谄媚弄臣也身遭杀戮家破人亡。这种下场，跟鸱鸢馐息在芦苇之上，忽然刮起大风，遭至巢折卵破有什么不同？

后世的正人君子们，怎么可以不从中汲取教训呢！

李 峤

唐李峤少负才华，代传儒学。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郑国公。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万”原作“百”，据明抄本改。）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张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戴，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诗曰：“辙迹光西嶷，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

从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薰风入舜絃。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峽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后至开元中，诏毁天枢，发卒镕炼，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乃赋诗以咏曰：“天门街东（明抄本“东”作“中”）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既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推。”先有谣云：“一条丝线挽天枢。”言其不久也，故休诗及之。庶士莫不讽诵。天枢之北，韦庶人继造一台，先此毁拆。（出《大唐新语》）

唐朝人李峤，少年时就负有才华。他承继家传儒学，连续升迁，最终官至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为郑国公。武则天长寿三年，则天后从全国各地征集铜五十多万斤，铁一百三十多万斤，钱二万七千贯。在定鼎门内，铸一八棱铜柱，柱高九十尺，经阔一丈二尺。在铜柱上面题“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八个大字，用以宣扬武氏周朝改革的政绩，贬斥李唐王朝的功德。天枢下面铸造一座铁山，下面铸有一条铜龙负载，四周布有狮子、麒麟等围绕着铁山。铁山上面铸有一只云盖；盖上置放盘龙；盘龙托举着一只巨大的火珠。火珠高一丈，周围三丈。流金溢彩，金碧辉煌。它发出的光亮可和日、月相比。武三思为天枢写文颂扬。朝中的官员争相献诗纪颂的人，不可胜数。其中，唯有李峤的献诗，冠压群臣，位居榜首。李峤的诗是这样的：辙迹光西嶷，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

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薰风入舜絃。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来，御史发现李峤依附韦皇后，将他贬降为滁州别驾。到开元年间，唐玄宗下诏命人拆毁天枢，派去工匠役夫将它推倒镕化，经过一个月也没有镕化完。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一首讽咏。他的诗是这样的：“天门街东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既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推。”在武则天当年铸造天枢时，世上就有歌谣说：“用一条丝线就可以牵引往天枢铜柱。”是说天枢铜柱只用一条丝线牵引着，是不会立得长久的。因此，李诗中用了这一典故。天枢铜柱被拆毁后，人心大快，朝野莫不写文赋诗讽诵。天枢的北侧，有韦皇后建造的一座纪功台，在天枢之前就被拆毁了。

李义府

唐李义府状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制令刘祥道对推其事。李勣监焉，按有实。长流西州。或作刘祥道破铜山之大贼，李义府露布。称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出《谭宾录》）

唐太宗贞观年间，瀛州饶阳人李义府以对策被选中，官任门下省典仪，高宗时因赞立武则天为皇后，升任中书令，封

河间郡公。李义府表面看貌似温顺谦恭，跟人说话，一定是和颜悦色、面带微笑。然而内心褊狭疑忌、阴险张。待到他位居要职后，想方设法让人依附投靠他，稍微触犯了他就打击陷害你。因此，当时人都说他笑里藏刀。杨行颖上表朝廷陈述李义府的种种罪状，制令刘祥道对他进行审问对质，事实具在。李勣重新核查，证据确凿。于是，将他流放发配到西州。还有人说：刘祥道攻破铜鼓山上贼寇的山寨，李义府泄露了机密。贼人冒充奴婢、仆夫被他随便放走，各自逃回自己家中躲藏起来。

侯思止

唐侯思止贫穷，不能理生业，乃依事恒州参军高元礼。而无赖诡譎，无以逾也。时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则天将不利王室，罗织之徒已兴矣。判司谓思止曰：“今诸王多被诛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请状，遂告舒王及裴贞谋反。诏按问，并族诛，授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而思媚之，引与同坐，呼为“侯大”曰：“国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识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识字，而能触邪。’”则天果曰：“欲与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识字。”思止以獬豸对，则天大悦，即授焉。元礼复教曰：“圣上知侯大无宅，倘以没官宅见借，可拜谢而不受。圣上必问所由，可奏云：‘诸反逆人宅，恶其名，不愿坐其内。’”果如言，则天复大喜，恩赏甚优。（出《谭宾录》）

唐朝人侯思止家境贫困，不能维持生活，于是投奔依附恒州参军高元礼。但是，这个人行为无赖，心地阴险诡诈，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当时，恒州刺史裴贞杖罚一名判司。这位判司怀恨在心。这时候，武则天已经露出了除灭王室篡夺政权的野心，广为搜罗党羽。这位判司对侯思止说：“现在诸位王子多数都被武则天杀害，你何不趁此机会告发舒王与裴贞谋反呢？”侯思止听信了这位判司的话，果然奏上状纸，诬告舒王与裴贞图谋造反。朝廷下令追查，舒王与裴贞全家都被处死，并授任侯思止游击将军。高元礼惧怕侯思止，进而向侯献媚，将侯按同辈看待，跟自己同起同坐。并且，称呼侯思止为“侯大”，为他出谋划策说：“眼下朝廷用人不按资历、能力，如果说侯大不识字，你可以上奏朝廷说：‘獬豸还不识字呢，但是却能用它的独角辨别忠奸、善恶。’”。则天皇后果然召见侯思止，问他：“想任你为御史，人们说你不认识字。”

侯思止用獬豸可辨别善恶回答武则天。武则天果然非常高兴，立即授任他为御史。高元礼又教给侯思止说：“则天皇后知道你没有居住的宅第，假若将没收的官宅暂时借给你住用。你可以拜谢而不接受。则天皇后一定要问你缘由，你就说：‘这些反叛您的逆贼的宅第，我非常厌恶它们的名声，不愿意住在那里。’”后来，果然象高元礼预料的那样，侯思止如果是跟武则天说了。武则天听了后又特别高兴，对侯思止的恩宠与赏赐特别优厚。

卢藏用

卢藏用征拜左拾遗，千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历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转尚书右丞。与陈伯玉、赵贞固友善。隐居之日，颇以贞白自炫，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为“假隐”。自登朝，奢靡淫纵，本服鲜丽。越趋诡佞，专事权贵。时议乃表其丑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陇州。（出《谭宾录》）

卢藏用被征召授任左拾遗，升任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历任黄门郎，兼昭文馆学士，后转任尚书右丞相。卢藏用，与陈伯玉、赵贞固是亲密的朋友。他在被征召前过着隐居的生活时，特别以自己正直清廉自诩，经常行走于少室、终南二山，当时人称他为假隐士。自从被征召入朝为官后，生活非常奢华铺张、淫逸骄纵。使用特别豪华鲜丽的车马服饰，而且专横暴虐、诡诈奸佞，专门阿谀事奉权贵，卖身授靠。当时的舆论，都上表章揭露卢藏用的种种丑恶劣行。终于因为他投靠依附太平公主，而被流放发配到陇州。

赵履温

唐赵履温为司农卿，谄事安乐公主。气势回山海，呼吸变霜雪。客谓张文成曰：“赵司农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险，行僻而骄。折支势族，舐痔权门。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虺虎，贪如饿狼。性爱食人，终为人所食。”为公主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斜褰紫衫，为公主背挽金犊车。险诋皆此类。诛逆韦之际，上御承天门。履温诈喜，舞蹈称万岁。上令斩之，刀剑乱下，与男同戮。人割一脔，骨肉俱尽。（出《朝野僉载》）

唐中宗李显在位期间，赵履温官任司农卿，用阿谀奉承的手段投靠安乐公主。他骄横的气势可以回山填海，他哈口气就可以变成霜雪。有人问张文成：“司农卿赵履温为人怎么样？”张文成说：“那是个得势便猖狂的无耻小人。心地奸佞而阴险，行为乖僻而骄横。而且弯腰俯首依附有势力的皇族，舐腭溜须投靠权贵豪门。攻谄事上，极尽献媚取宠之心；傲慢对下，穷竭侮辱作践之法。狂暴如食人猛虎，贪婪似饥饿凶狼。但是他生性爱吃人，终将被人所吃。”赵履温为安乐公主抢夺百姓田园修造定昆池，耗费掉国家府库中上百万亿钱。

所谓“定昆池”，是取“必定超过天子的昆明池”之意啊！赵履温为了讨好安乐公主，斜着撩起紫衫衣襟用手提着，亲自为公主俯身躬背拉着金牛车。赵履温为人谄邪不正，就象上面所讲的那样。在玄宗皇帝起事诛除叛逆的韦氏家族时，事成之后，玄宗登上承天门，赵履温假做欢喜之状，手舞足蹈地高呼万岁。但是玄宗皇帝早就看破他的狼子野心，下命斩杀他。顿时刀剑乱下，将他与韦氏诸男一起杀戮。在场的人，一人割下他的一块肉，以解心头之恨。不一会儿，赵履温的骨肉就被人割尽。

张 岌

唐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幙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罪人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张岌谄媚事奉薛师。张岌手里擎着黄头巾，跟随在薛师的身后。在马旁边俯伏在地为上马凳，让薛师踏着他的脊背上马。当时，还有侍御史郭霸为酷吏来俊臣嗜粪，宋之问为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亲自端尿罐。这些人，用这种巧黠谄媚的方法取悦这些权贵。实在是儒教的罪人啊！

吉 頊

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若之，即以犊车载入。三日不语，承嗣问其故，对曰：“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进頊笼马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耳。（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时代，太常博士吉頊在京城天津桥南，拦阻内史魏王承嗣，跪拜在地上口称：“罪臣万死！”承嗣问他：“有什么事情？”吉頊说：“我有二个妹妹愿意事奉大王。”承嗣同意了他的请求，当即用牛车载着他的两个妹妹回到府上。吉頊的两个妹妹进入王府家三天了，一句话不说。承嗣问她们为什么不说话？二人回答说：“我们的父亲触犯了国法，心里很是为他老人家担心，又没有什么人可以依赖。”原来，吉頊的父亲吉哲官任易州刺史，因为贪赃枉法而获死罪。于是，吉頊想出这个献妹救父的无耻办法。后来，魏王承嗣果然为吉頊的父亲请求免去了死罪。并且推荐吉頊任笼马监，不久又升任中丞吏部侍郎。吉頊不是凭借才干任职升迁的，而是靠他的两个妹妹为他请求的官职啊。

宗楚客

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毒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出《朝野僉载》）

唐朝武则天时代，内史宗楚客为人谄媚奸佞。当时，武则天宠幸嬖爱的弄臣薛师，实际是武则天豢养的一个面首（按：既男妓。）宗楚客为了讨好武则天，为薛师撰写了传二卷，论说薛师是超凡的圣人，从天上突然降到世上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人啊！又说薛师是释迦牟尼重生，观世音大士再世。由于他谄媚逢迎得法，一年之内，升官为内史。

崔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缙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出《朝野僉载》）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梁王武三思为武则天的弄臣太子少卿张易之作传。说张易之是周灵王的太子晋转世，并在缙氏山为王子晋建造祠堂。一时间，词人才子与谄谀奸狡的人，争相撰诗赞咏。舍人崔融表演得最为积极、充分。后来，张易之全家被诛杀。当年附炎张易之的人，也被发配到岭南。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计潜告三思，寻为中书令。湜又说三思，尽杀五王，绝其归望。先是湜为兵部侍郎，挹为礼部侍郎。父子同为南省副贰，有唐以来，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屡出外，湜谄附之。玄宗诛萧至忠后，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鸩。”乃赐湜死，年四十。初湜与张说有隙，说为中书令，议者以为说构陷之。湜美容仪，早有才名。弟液、涤及从兄洺，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地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又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及韦诛，复附太平。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并二女并进储闈，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出《朝野僉载》）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崔挹的儿子崔湜得宠于一时。起初，桓敬因惧怕武三思进谗言陷害他，收纳崔湜为自己的耳目，让他秘密通报武三思的情况。崔湜表面答应了，暗地里却将桓敬等人商量的计策报告给武三思。不长时间，他就被武则天提升为中书令。崔湜又建议武三思，将李氏五王全都诛杀除掉，以免除他人恢复李氏王朝的希望。起初，崔湜任兵部侍郎，他的父亲崔挹任礼部侍郎。父子同时官任尚书省的副职，是自有唐朝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啊！当时，宫内女官上官昭容很有权势，崔湜于是谄媚依附于她。唐玄宗处死萧至忠后，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上奏玄宗说：“宫中女使元氏供认，崔湜曾经一同谋划在进献给您的赤箭粉食中下鸩想毒死您。”于是，玄宗皇帝下令处死崔湜，这年他才四十岁。初时，崔湜与张说有矛盾。张说官任中书宰相，人们还认为是张说陷害崔湜呢。崔湜容仪俊美，很早就以有才华而闻名。崔湜的弟弟崔液、崔涤，及堂兄崔洺，都能赋诗撰文，而列居显要的官位。每次家宴谈起来，都以南北朝时的南齐学问家与诗人王俭、谢朓自比。对人说：“我们家的门地以及出身历任的官职，未曾不都是位居天下第一的。大丈夫生活在世上，应当抢先占据重要位置用以制人，怎么能默默无闻地被他人制呢！”因此，他们崔氏兄弟从未有停止谋取高官显位的时候，而不顾及保持美善的名誉。崔湜还曾谄媚依附张易之与韦皇后。待到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亲夫中宗李显、阴谋篡权事发被处死后，崔湜又依附太平公主，并跟太平公主有冯子都、董偃等弄臣的爱昧关系。崔湜的妻子非常美丽漂

亮。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二女儿，一同进献给太子宫中，由此而得以官任中书侍郎行使宰相的权力。有人张贴出榜文说崔湜：“本是个庸才却身居宰相要职，原来是将自己美貌的夫人进献给东宫的缘故啊！”

用番将

唐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讷；又八年而用张嘉贞、张说；五年而杜暹进；又三年萧嵩进；又十二年而李适之进。咸以大将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惩适之之患，遂易旧制。请以番人为将，欲固其权。尝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国家富强。而诸番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将。番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求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夷狄不足图也。”上大悦。首用安禄山，安禄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顺能军；用高仙芝善战。禄山卒为戎首，林甫之罪也。（出《谭宾录》）

唐玄宗刚刚继承皇位时，重用郭元振、薛讷。过了八年而起用张嘉贞、张说等老臣。即位第五年时，起用杜暹；又过了三年起用萧嵩；又过了十二年起用李适之。都是起用大将、重臣，直接执掌三公大权。到了李林甫为宰相时，他鉴

戒李适之的教训，于是改易旧制，请求玄宗皇帝起用胡人为大将，从而达到巩固他的宰相的权力的目的。李林甫曾经上奏玄宗皇帝说：“以皇上的雄才大略，加上国家的昌盛富强。现在那些个胡人还不时地骚扰边境，如果任用文职官员为统兵的大将，他们怯懦不胜任征战杀伐之事。皇上想要灭除四方胡人夷族的进犯，施天朝国威于海内，不如起用武臣为将掌握兵权。武臣中汉将不如番将勇猛。番将生来就气势雄壮，自幼就在马上过活，长年打仗对阵。这是他们的天性啊！如果皇上用恩宠的办法，感化使用他们，让他们以死来效忠皇上。那么四面边境上时常骚扰进犯的夷族胡人，不足为虑，会很快就灭除他们的。”玄宗皇帝听了李林甫的这番话后，非常高兴。他首先起用了胡人安禄山，委以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重任。因为安禄山屡建战功。接着，玄宗皇帝又起用骁勇善战的突骑施酋长哥舒部的后裔哥舒翰，因战功封他为西平郡王。又起用会治军的突厥族人安思顺，和能征善战的高句丽族人高仙芝。安禄山最终成为众夷酋之首，酿成范阳兵变，两京被毁，其罪责都是身居宰相重位的李林甫“起用番将”的谋略造成的啊！

张 说

唐燕国公张说，幸佞人也。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饷致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

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拜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出《朝野僉载》）

唐玄宗在位期间，曾位居宰相的燕国公张说，是个奸佞媚上的人。张说前期为并州刺史时，谄媚侍奉有特殊地位的散官王毛仲。送给王毛仲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后来，王毛仲巡视边境，跟张说一块儿聚宴于天雄军。酒喝到高潮时，忽然朝廷特使送来玄宗皇帝的敕书：授予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拜谢完后，便把着王毛仲的手跳起舞来，并边舞边嗅王毛仲的靴鼻。

程伯献

唐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遭父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其丧前，被发而哭，甚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其笑。（出《谭宾录》）

唐玄宗时代，宫中宦官总管被特封为大将军的高力士，权倾朝野，极获玄宗皇帝的宠幸。高力士父亲去世时，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一直来到灵堂前，披散着头发，大声痛哭。其悲痛哀伤之状，胜过自己的亲爹死了。朝

野听说这件事情后，都觉得特别可笑。

杨国忠

玄宗谓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盖欲传位于肃宗。”及制出，国忠大惧，言语失次。归语杨氏姐妹曰：“娘子，我辈何用更作活计？皇太子若监国，我与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虢国入谋于贵妃。妃衔土以请，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关，或劝请诛国忠，以悦众心，舒翰不听。禄山发范阳，每日于帐前叹曰：“杨国忠头，来何太迟也！”国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国忠又为剑南节度。劝玄宗入蜀，授其所亲官，布蜀汉。（出《谭宾录》）

唐玄宗对待臣说：“我准备做一件事情，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从未有人做过的。就是我想把皇位传给李亨。”待册封李亨为太子的命令下达后，宰相杨国忠异常恐惧，说话都语无伦次。下朝后，立即找到杨氏姐妹说：“妹子，我们怎么才能想出一条活路来？若皇太子继位，我与诸位姊妹立即就会被处死的啊。”说完，相互抱头大哭。虢国夫人进宫找杨贵妃谋划。杨贵妃口中衔土，用这种以死相请求的办法请求玄宗皇帝，册封李亨为皇太子的事情才作罢。哥舒翰率兵镇守潼关。有人劝他请求玄宗皇帝处死杨国忠，以使天下人心大快。哥舒翰

没有听取这种意见。待安禄山兵变范阳进逼两京，哥舒翰每天坐在军帐中叹息地说：“杨国忠的人头，为什么斩下得太迟啦！”杨国忠的妻子裴柔，是蜀中的有名的歌舞娼人。杨国忠后来又兼任剑南节度使。在安禄山叛军逼近京城长安时。杨国忠劝玄宗皇帝避难入蜀。他将他的亲信，都安插在蜀中。

太真妃

太真妃尝因妒忌，有语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辘车载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为申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濶（“濶”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然。遽命力士召之归。（出《贵妃传》，明抄本作出《开元传》，接见《开天传信记》）

杨贵妃一次因为妒忌，口出不逊冲撞了玄宗皇帝。玄宗大怒，命令高力士用一般的饰有帷盖的车，将她送还娘家杨府。杨贵妃异常悔恨，抽取剪刀剪下一缕头上的青丝，交付给高力士说：“珠宝玉翠，都是皇上赐赏给我的，不足以用它们进献给皇上。唯有这缕头发是父母给予我的，可以用它来表达我对皇上的一片真情。望高公公向皇上转达我的万分之一的仰慕依恋的诚心。”玄宗皇帝得见杨贵妃的这缕头发后，

立时流下眼泪，可怜起这位被废黜回娘家的爱妃来。马上命令高力士将贵妃召回宫中。

李林甫

玄宗在东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张”原作“西”，据《国史补》改。）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候冬间。”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罢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病足，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何用择时？设有妨于刈获，独免过路赋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幸长安，不复东矣。旬日，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出《国史补》）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宫中闹鬼怪。第二天，玄宗召集宰相们上朝议事，说自己想回驾西京长安。宰相裴稷山、张曲江劝阻说：“老百姓现在正忙于收割打场，请皇上等候到冬闲时再回驾西京吧。”当时，李林甫刚刚升任宰相。他心中暗暗体察到玄宗欲回驾长安的原因，待到退朝时，他假装脚瘸留在后面。玄宗皇帝问：“脚怎么瘸了？”李林甫回答说：“我的脚没有病，不瘸。我是想单独向皇上谈谈我对回驾西京的看法。”于是李林甫对玄宗皇帝说：“洛阳、长安二京，乃是皇

上的东宫与西宫。皇帝要上哪宫，难道还用选择日子吗？如果会妨碍百姓们收割、打场。单独免去他们的过路赋税就可以了吗。我请求皇上允许我指示有关部门，说皇上马上就回驾西京，您看如何？”玄宗皇帝非常高兴。就在这一天回驾长安，再也没有上东都洛阳来。过了十多天，裴耀卿、张九龄（按：即裴稷山、张曲江。）都被免除宰相职务，玄宗皇上提升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领朔方节度使。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诛锄海内人望。自储君以下，无不累息。初开元后，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献可替否，以争天下大体。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张九龄上所拔，颇以后进少之。九龄尤謇谔，数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达，任人不疑。晚得林甫，养成君欲，未尝有逆耳之言，上爱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贵自乐。大臣以下，罕得对见，事无大小，责成林甫。林甫虽不文，而明练吏事，慎守纲纪，衣冠非常调，无进用之门。而阴贼忍杀，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上左右者虽饗人厮养，无不略之，故动静辄知。李适之初入相，疏而不密，林甫卖之。乃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之耳。”适之善其言，他日，从容以奏，上悦。顾问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也，王气所在，不

可发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适之。因曰：“自今奏事，先与林甫议之，无轻脱。”自是适之束手矣。非其所引进，皆以罪诛。威震海内，谏官但持禄养资，无敢论事。独补缺杜中犹再上疏。翌日，被黜为下邳令。林甫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鸣，即黜去。虽欲再鸣，其可得乎。”由是谏诤之路绝矣。晚年多冤仇，惧其报复。出广车仆，金吾静街，前驱百步之外。居则以砖垒屋，以板幙墙。家人警卫，如御大敌。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骑从，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骑从百余人，为左右翼，公卿以下趋避，自林甫始也。（出《谭宾录》）

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凡是才干、名望、功业高于他的人，以及皇上看重的人，他都百般设计除掉。因此，自皇太子以下，没有不感到恐惧的，连大气都不敢出。玄宗皇帝刚刚即位时的开元初年，所用的姚崇、宗璟等一些老臣，多数人都向皇上推荐日后能替代自己为相的人。用以谋得国家太平，百姓康乐。他们知道，国家治理好了，皇上的心也就安了。宰相张九龄是玄宗皇帝亲自选拔重用的人。在历任宰相中，张九龄是资历较浅、也较年轻的一位。但是他为人正直，多次直言冲撞玄宗皇帝。玄宗一怒之下，罢免了他的宰相，贬降为荆州长史。玄宗皇帝雄才大略，为人豁达，用人不疑。在晚年得到李林甫这样的一位谄媚的宰相，从来不说玄宗皇帝不爱听的话，这才养成了皇上听不得逆耳忠言

的习惯。玄宗皇帝宠爱倚重李林甫。自从李林甫为宰相后，玄宗皇帝就深居在宫帷中，贪恋声色，恣意享乐。大臣以下的人，很少有机会见到玄宗皇帝，更谈不上跟皇上讲对国家大事了。不论大事、小事，都一律责成宰相李林甫去办理。李林甫虽然不通晓词赋文章，然而对官场上的事情却精明干练，恪守原有的纲常法纪，就是你再有奇才异学的官员士人，也没有破格提拔任用的门路，一切都按常轨办事。李林甫为人阴毒残忍，随意迫害人。从未有表露过喜爱谁与憎恨谁。玄宗皇帝左右的人，就连为皇上掌管烹饪的小吏，和做粗活的仆役，他没有不笼络收买的。因此，皇上的一举一动，他马上都知晓。李适之刚任宰相时，行事疏乎而不慎密，被李森甫设下圈套出卖了。一次，李森甫对李适之说：“华山下面有金矿，开采了可以给国家增加财富。但是皇上并不知道啊。”李适之相信了他的话，日后，将此事上奏玄宗皇帝。

玄宗皇帝非常高兴，征询李林甫。李林甫说：“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华山底下有金矿。但是华山是皇上的本命啊。王气所在，不可以开采金矿。因此，我不敢向皇上提起这件事情。”玄宗皇帝从此特别轻视李适之，对他说：“从今以后，凡是向我奏请的事，事先跟林甫商议一下，不要太轻佻随便了。”从此，李适之的手脚被束缚住了，再也不能单独向玄宗皇帝奏事。李林甫在任宰相期间，凡是不是经他引荐的人，都想方设法查找你的错处，将你排挤出去，或者罗织罪名将你杀掉。由此，他的声威震动海内。所有的谏官都老实地拿着俸禄维持生计，谁也不敢纳谏议论朝政。补缺杜中犹不信邪，再次上疏玄宗皇上。第二天，就被贬黜为下邳令。李林甫召集

诸位谏官说：“现今，上有圣明的皇帝，我们当臣子的，按照皇上的正确旨意办事还来不及呢，何用你们多嘴多舌。你们没有看到御苑内那些供仪仗使役的马吗？整天老老实实没有一点响动的，可以吃到三品的草料，只要哪匹马稍一鸣叫、不听使役，立即赶出去。从今后，你们谁再随意向皇上奏疏，他的下场就象那匹鸣叫不听使役的马一样。”从此，向玄宗皇上纳谏提意见的道路则被堵死了。李林甫到了晚年时，结下了许多的冤仇。他非常惧怕有仇人报复。因此，每次出行都广置车舆仆夫，派许多宫中卫士将前边百步之内的人群驱散，在两旁警卫。他居住的府第都用砖砌屋，用木板做围墙，派出许多家将仆夫日夜警卫，如临大敌。他就这样的设防保护自己。从前，历任宰相出行过街，不过有三五个侍从随行而已。士人百姓也无需在道两旁躲避。而设置骑从上百人在左右护卫，让公卿以下的人都得躲藏退避，是从李林甫开始的啊！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一 谄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蜀后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后主以优笑狎暱见宠。有美色，恒侍少王寢息，久而专房。承休多以邪僻奸秽之事媚其主，主愈宠之。与韩昭为刎颈之交，所谋皆互相表里。承休一日请从诸军拣选官健，得骁勇数千，号龙武军。承休自为统帅，并特加衣粮，日有优给。因乞秦州节度使，且云：“原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旦说秦州之风土，多出国色。仍请幸天水。”少主甚悦，即遣仗节赴镇。应所选龙武精锐，并充衙队从行。到方镇下车，当日毁拆衙庭，发丁夫采取材石，创立公署使宅，一如宫殿之制。兼以严刑峻法，妇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强取民间子弟，（明抄本“弟”作“女”。）使教歌舞伎乐。被获者，令画工图真及录名氏，急递中送韩昭。昭又密呈少

主。少主睹之，不觉心狂。遂决幸秦之计，因下制曰：“朕闻前王巡狩，观土地之惨舒，历代省方，慰黎元之僊望。西秦封域，远在边隅。先皇帝画此山河，历年征讨，虽归王化，未浹惠风。今耕稼既属有年。军民颇闻望幸，用安疆场。聊议省巡，朕选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闻之。”由是中外切谏不从。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前秦州节度使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上表谏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周有诫慎之鞞。盖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过，要纳说言。将引咎而责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录，正位当天，爰闻逆耳之忠言，每犯颜而直谏。且先皇帝许昌发迹，闾苑起身，历艰辛于草昧之中，受危险于虎争之际。胼胝戈甲，寢寤风霜，申武力而拘诸原，立战功而平多垒。亡躯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开国。今日鸿基霸盛，大业雄崇。地及雍凉，界连南北。德通吴越，威定蛮陬。郡府颇多，关河渐广。人物秀丽，土地繁华。当四海辐裂之秋，成万代龙兴之业。陛下生居富贵，坐得乾坤。但好欢娱，不思机变。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循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难。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息于诸处林亭，多观览于前王经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毋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臣窃闻陛下欲出成都，往巡边垒。且天水地远，峻恶难行。险栈欹云，危峰插汉。微雨则吹摧阁道，稍泥则沮滑山程。岂可鸣銮，那堪叱驭。又复敌京咫尺，塞邑荒凉。民杂

蕃戎，地多岚瘴。别无华风异景，不可选胜寻幽。陇水声悲，胡笳韵咽。营中止带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虏于孤峰，朝朝疑虑。睹望旗于峻岭，日日堤防。是多山足水之乡，即易动难安之地。麦积崖无可瞻恋，米谷峡何亚连知。（明抄本“知”作“如”）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圉马之地，隗嚣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参从，千群雾拥，万众星驰。当路州县摧残，所在馆驿隘少，止宿尚犹不易。供须固是为难。纵若就中指挥，自破属省钱物，未免因依扰践，触处凌迟。以此商论，不合轻动。其类苍龙出海，云行雨施。岂教浪静风恬，必见伤苗损稼。所以銮舆须止，天步难移。况顷年大驾，只到山南，犹不关进发兵士。此时直至天水，未审如何制止。自当初打破梁原城池，掳掠义宁户口。截腕者非一，斩首者甚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损兹圣德。今去洛京不远，复闻大驾重来。若彼预有计谋，此则便须征讨。况凤翔久为进敌，必贮奸谋。切虑妄构妖词，致生衅隙。又陛下与唐主始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躬去与不去？若去则相似秦赵争强，彼此难屈；若不去，即便同鲁卫不睦。战伐寻兴，酌彼未萌，料其先见。愿陛下思忖。臣伏闻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吊民伐罪，展义观风，然后便归九重，别安万姓。今陛下累曾游历，未闻一件教条。止于跋涉山川，驱驰（“驰”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人马。秦苑则舟船几溺，青城则嫔采将沈。自取惊忧，为何切事？却还京辇，不悦军民，但郁众情，莫彰帝德。忆昔先皇在日，未尝无故巡游。陛下纂承已来，率意频离宫阙，劳心费力，有何所为？此际依

前整跬，又拟远别宸居。昔秦皇之鸾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陛下圣逾秦帝，明甚隋皇。且无北筑之虞，焉有南游之弊？宽仁大度，笃孝深慈。知稼穡之艰难，识古今之成败。自防得失，不纵襟怀。忍教致却宗言将（明抄本“致却宗言将”作“政衰可言”。）道断，使烝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何（明抄本“何”作“不”。）虑以危亡，但恐乖于仁孝。况玉京金阙，宝殿珠楼，内苑上林，琼池环圃，香风满槛，瑞露盈盘。钧天之乐奏九韶，回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于清虚之境，列歌舞于阆苑之中。人间胜致，天下所无，时或赏游，足观奇趣。何必须于远塞，看彼荒山。不惜圣躯，有何裨益。方今岐阳不顺，梁园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且当国生灵受弊，盗贼横行。纵边延无烽火之危，而内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运，一国称尊。文德武功，经天纬地。考逾于舜，仁甚于汤。百行皆全，万机不扰。聪明博达，识量变通。深负智谋，独怀英杰。方居大宝，正是少年。既成社稷之基，复把山河之险。但不远听深察，居安虑危。辟四门以求贤，总万邦而行事。咸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并行，赏罚必当。平分雨露，遍及疮痍。令表里以宽舒，使子孙以昌盛。布临人之惠化，立济众之玄功。选拣雄师，思量大计。振彼鸱张之势，壮兹虎视之威。秣马训兵，丰粮利器。彼若稍有微衅，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时机，大行王道。自然百灵垂佑，四海归仁。众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强盛，诸国不如。贤士满朝，圣人当极。臣愿百姓乐于贞观，万乘明于太宗。采药石之言，听刍蕘之说。爱惜社稷，医疗军民。似周武谔谔而昌，知辛纣唯唯而灭。无饰非拒谏之事，有面折廷争之人。

因我睿朝，益我皇化。陛下莫见居人稠垒，谓言京辇繁华。盖是外处凌残，住止不得。所以竞来臻凑，贵且偷安。今诸州虐理处多，百姓失业欲尽。荒田不少，盗贼成群。乞陛下广布腹心，特令闻见。且蜀国从来创业，多乏永谋。或德不及于两朝，或祚不延于七代。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灵。以至国人之心，无一可保。山河之险，不足可凭。陛下至圣至明，如尧如舜。岂后主之相匹，岂子仁之比伦。有宽慈至孝之名，有远见长谋之策。不信谄媚，不恣耽荒。出入而有所可征，动静而无非经久。必致万年之业，终为四海之君。臣愿陛下且住銮舆，莫离京国。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咸归我主。若群流赴海，众蚁慕膻。有道自彰，无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长安。是微臣之至愿，举国之深愿。臣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辄倾丹恳，仰谏圣明。不藉官荣，不沽多誉。情非讪上，理直忧君。虽无折槛之能，但有触鳞之罪。不避诛殛，辄扣天庭。臣死如万类之中，去一蝼蚁。陛下或全无忖度，须向边陲。遗圣母以忧心，令庶寮以怀虑。全迷得失，自取疲劳。事有不虞，悔将何在。臣愿陛下，稍开谏路，微纳臣言。勿违圣后之情，且允国人之望。俯存大计，勿出远边。”后主竟不从之。韩昭谓禹卿曰：“我取汝表彰，候秦州回日，下狱逐节勘之。勿悔！”至十月三日，发离成都，四日到汉州。凤州王承捷飞驿骑到秦云：“东朝差兴圣令公，统军十余万，取九月到凤州。”少主独谓臣下设计，要沮其东行。曰：“朕恰要亲看相杀，又何患乎？”不顾而进。上梓潼山，少主有诗云：“乔岩簇泛烟，幽

逢上寒天。下瞰峨嵋岭，上窥华岳巅。驱驰非取乐，按幸为忧边。此去将登陟，歌楼路几千。”宣令从官继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曰：“采杖拂寒烟，鸣驲在半天。黄云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得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韩昭、翰林学士李浩弼、徐光浦并继和，亡其本。至剑州西二十里已来，夜过一礮山。忽闻前后数十里，军人行旅，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问人云：“将过税（“税”原作“视”，据明抄本改。）入场，（“场”原作“伤”，据明抄本改。）惧有鸷兽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马亦（“亦”原作“不”，据明抄本改。）咆哮恐惧，垂之不肯前进。众中有人言曰：“适有大驾前，鸷兽自路左丛林间跃出，于万人中攫将一夫而去。其人衔到溪洞间，尚闻唱救命之声。况天色未晓，无人敢捕逐者。”路人无不流汗。迟明，有军人寻之。草上委其余骸矣。少主至行宫，顾问臣僚，皆陈恐惧之事。寻命从臣令各赋诗。王仁裕诗曰：“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天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将（“将”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户口资馋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翰学士李浩弼进诗曰：“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困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少王览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诗，各有旨也。朕亦于马上构思，三十余里，终不就。”于是命各官从臣。翰林学士徐光浦、水部员外王巽亦进诗。至剑门，少主乃题曰：“缓辔逾双剑，行行蹶石陵。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成阙

路，云垒树层层。”后侍臣继，成都尹翰昭和曰：“闭关防外寇，孰敢振威陵。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巢百层。”王仁裕和曰：“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陵。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赋》一首进之，今亡其本。过白卫岭，大尹韩昭进诗曰：“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享尚数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晓通消息戍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疆四五千。前望陇山屯剑戟，后凭巫峡巢烽烟。轩皇尚自亲平寇，嬴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龙旆飘摇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巉岩石，冒冷朝充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洎至利州，（“州”原作“周”，据许本改。）已闻东师下固镇矣。旬日内，又闻金牛败卒，塞硖而至。其时蜀师十余万，自绵汉至于深渡千余里，首尾相继，皆无心斗敌。遣使臣逼促，则回枪刺之曰：“请唤取龙武军相战。不惟勇敢，况且偏请衣粮。我等拣退不堪，何能相杀。”实无余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狈而归。于栈阁悬险溪岩壑之中，连夜继昼，却入成都。康延孝与魏王继踵而入，少主于是树降。东军未入前，王宗弼杀韩昭、枢密使宋光嗣、景（“景嗣”二字原缺，据黄本补。）润澄、宣徽州（明抄本无州字。）使李周辂、欧阳冕（明抄本“冕”作“晃”）等。王承休握锐兵于天水，兵刃不举。既知东军入蜀，遂拥麾下之师及妇女孩幼万余口，金银缯帛，于

西蕃买路归蜀。沿路为左衽掳夺，并经溪山，冻饿相践而死。迨至蜀，存者百余人，唯与田宗汭等脱身而至。魏王使人诘之曰：“亲握锐兵，何得不战？”曰：“惮大王神武，不敢当其锋。”曰：“何不早降？”曰：“盖缘王师不入封部，无门输款。”曰：“其初入蕃部，几许人同行？”曰：“万余口。”“今存者几何？”曰：“才及百数。”魏王曰：“汝可赏此万人之命。”遂尽斩之。蜀师不战，坐取亡灭者，盖承休、韩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出《王氏闻见录》）

前蜀后主王衍在位期间，宦官王承休因为善于戏谑、狎玩，深得王衍的宠爱与欢心。

王承休容貌俊秀，一向服侍王衍睡卧，长期成为王衍的专夜（按：既男妓）。他经常用一些怪诞淫秽的事情来讨取王衍的欢心，因此更加获得后主对他的宠爱了。王承休跟成都府尹韩昭是莫逆之交，凡有所谋划都宫内宫外互相串联勾结。

一天，王承休请奏王衍允许他从诸路军中选拔出官府供给军饷的（按：唐实行府兵制，士兵自备武器资粮，后逐渐改为官给。）几千骁勇善战的兵卒，单独编成一队，号称为龙武军，由王承休亲自统帅，并且特殊增加衣服、粮食、兵械，每天都有特殊的优惠待遇。王承休奏请王衍授任他为秦州刺史，并且说：“我愿为皇上在秦州搜寻采置佳人美女，供您享乐。秦州山明水秀，自古以来多出倾国丽人。臣赴任后，即请皇上巡狩天水一游。”后主王衍所了非常高兴，立即授予王

承休秦州节度使的仗节绶印，派遣他立即去秦州上任。并将王承休新编的龙武军，赐给他为卫队随行。王承休到达秦州下车伊始，当天就拆毁秦州原有的衙署，征发丁夫差役伐木采石，建造新的公署命使宅，规模宏大，装饰豪华，一切都按皇宫的样式建造。同时，他在秦州施行严刑厉法，妇女也同男人一样去服劳役，采运山石薪木。又暗中让手下亲信强行索要民间青年男女，教授他们唱歌跳舞与演习各种乐器、伎艺。被索要来的青年男女，让画工为他们绘画图像，并注明名氏，派人紧急送回成都韩昭。朝昭立即秘密呈送后主王衍。王衍看到这些美女的画像后，不由得淫心萌动，狂喜异常。于是立即决定巡游秦州，发布文告说：“我听说父王当年出巡视察，亲自察看土地耕种的好坏，百姓生活的忧乐，历代君主巡视四方，都为黎民百姓带去抚慰与希望。现今我朝西部疆土秦州，远在边陲。先皇经过多年的征讨才将这块地域并入我蜀国疆域，虽然施行了我朝法制，但是还没有沾润到我朝的更多恩惠。到现在，我朝百姓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生息已经有些年月了。听说，当地的军民都非常希望我去视察，以安定疆界。于是，我暂且议定去巡察秦州，出巡的日期选定在今年十月三日。特此布告朝廷内外，使你们都知道这样事情。”告示文本发出后，立即有许多朝野人士恳切地劝谏后主王衍取消这次巡游。王衍的母亲痛哭流涕地劝阻他，最后用绝食的方法表示劝阻的决心。

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勒住王衍的马缰、哭得眼泪带血，呈上奏表劝谏说：“我听说唐尧有让人进谏劝戒的鼓，虞舜有让人指斥责备的木铎，商汤有专职检查自己过失错误的官员，

周朝有劝诫谨慎的小鼓。上述这些说的是，凡是古代的明君，他们都想方设法实现帝王的圣明之道，深知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听取正直的话。而且能够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责备自己，能够为治理黎民百姓的事情实行德政。皇上您自承奉祖庙的祭祀、接管簿籍（按：指继承皇位。）以来，身居主管整个国家的重要位职，喜爱听取逆耳的忠言，使得臣属们都敢于冒着触犯您的危险而直言劝诫。况且，先皇帝起自许昌寒微之士，但由占据阆州起家，在草创基业时历尽了艰辛险阻，时时面对着与虎争斗的危险。由于长期披甲执戈，手脚全身都磨出老茧，废寝忘食、餐风宿露，凭藉武力征战而制服了诸多的元酋，用赫赫的战功而扫平许多割据的壁垒。冒着生命危险，侍奉唐主、守土裂疆，方能成就了这份家业，开创了我堂堂蜀国。现在，先皇开创的基业正值强盛兴旺的时候，宏大的事业正欲发展壮大。我们蜀国疆域一直发展到雍、凉各州，疆界南北相连。我们的德政布及到吴越之地，威力慑服到南疆蛮夷的荒僻角落。我们蜀国治理郡、府很多，疆域在继续扩大。人才济济。多出聪慧有识之士；土地肥沃，盛产稻粟豆麦之粮。而且，眼下正面临着天下分崩离析之际，这正是成就万代封疆建国伟业的最好的时机。皇上生下来就生活在富贵中，没费操戈之劳就承继了这么宏大的基业。因此，喜欢娱乐享受，很少考虑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发展国家。我非常希望皇上您以儒家名教作为自己的操守。以礼乐加强自己的修养。遵守道德规范，承继师传古训。深知这大好的江山基业得来的不容易，体察到黎民百姓耕种田亩的艰辛。珍惜先皇开创下的这份基业，象唐朝开国皇帝太宗李世民那样

事必躬亲。尊重德才兼备的人，并接受他们的影响，专心致致地治理国家。虚妄的话不要听，违拗的计谋不要采纳。聆听音乐用来提高自己的修养，用镜、古、人“三鉴”来经常对照自己。少去各地的园林亭榭处去游玩娱乐，多阅读古代帝王留下来的经史，用来增长自己的才干、经验。应当特别加强高尚品德的修养，准备实现远大的志向。且不要沉湎在恣情淫乐的享受中，也不要整日迷惑在酒宴上。经常亲自处理国家政事，且勿恣意闲游不务正业。我听说皇上想要移驾出京，前去巡察边境。天水远隔千山万水，地处荒远，道路险恶难行。险要的栈道高入云端，高峻的山峰直插霄汉。微微降些雨就可以冲毁栈道，稍稍滑些泥就会阻塞山路。这样险恶的地方，怎么可以行驶銮舆，那堪骑马？再加上，天水离敌国的京城很近，城邑特别荒凉，汉人与胡夷之人杂居，又名瘴疠岚气，没有什么特别的风光、美景。既没有什么胜景可览，也没有什么幽境可觅。陇水悲鸣，胡笳呜咽。军营中看到的只有披甲执戈的兵士，城头上住宿的尽是枕戈待旦的戍卒。在孤独的烽火台上察看胡虏的动向，天天让人担惊受怕；远望敌军的旌旗插在险峻的山岭中，日日叫你提防不懈。秦州是山多水足的地方，也是容易动乱难于治理的穷乡僻壤。麦积山没有什么值得观瞻留恋的，米谷峡也不能让你流连忘返。一路上，尽是让人惊嗟的不茅的荒山。沿途中，全是叫你怨忿不已的恶水。它本是秦穆公养马的荒凉之地，东汉人隗嚣簪位称王的蛮夷之邦。虽然，皇上您一个人圣驾出巡，却需要文武百官、警卫部队、侍从夫役伴随。千人簇拥，万人警卫。这样一支庞大的巡行队伍，沿途经过的州县一定会受

到严重的骚扰与损害。况且，沿途驿站稀少而且房屋狭窄，住宿都成问题，饮食供应更是困难百倍的了。即使是皇上您派人指挥安排这一切，让他就地筹措所需要的物资用品，势不可避免地要扰攘这些地方，使得所过之处受到摧残与破坏。由此看来，皇上您且不可轻易巡行天水。您的出巡，犹如苍龙出海，必然行云布雨，怎么能够风平浪静呢？所过之地一定会践踏伤害庄稼的。因此圣驾不适宜巡行天水，请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停下来吧。况且，近年来皇上的圣驾只巡行过山南，并且没有派遣军队，加强山南的防务。此时直接巡行到天水，山南的防务还没有确定和安排好。自从当初先帝攻破梁原的城池，抢掠裹胁义宁人丁。这些人被砍去胳膊的，不只一个人，被处死斩首的也有很多。这样，皇上一定要远巡天水，不但让这些地方的人心生异志，而且还会损害皇上您的圣德名声。皇上要巡行的天水离唐邦的京城洛阳不算遥远，唐邦又听说您的圣驾要巡行天水。假若唐邦事先有预谋准备，这次就要发生征战。况且风翔很长时间就想进犯我邦，这次趁皇上远巡天水，必然会阴谋策划滋生奸心的。因此，一定要考虑到不要轻信迷惑皇上圣心的话，导至不利的事情发生。还有，皇上刚刚与唐王互通友好，书信与钱货可以往来。皇上要想到唐王听说您亲临天水，产生什么怀疑猜忌，他必然特殊派使臣邀请皇上在边界上会盟相见。果真如此，不知道皇上您是去会盟还是不去？如果前去会盟，势必会出现当年秦国与赵国争夺疆土的局面，彼此都很难屈尊退让；如果不去会盟，又会出现当年鲁国与卫国不和的事情。寻找战争发生的原因，必须在战争还没有萌生的时候，在它发生前就应预

料到。希望皇上您能予以考虑。我听说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巡视四方，或慰问百姓，或讨伐叛逆，都扩大自己的德义，省察民风民情，然后便立即回到京都来，告别百姓。现在皇上您多次巡行出游，未听说您曾发布或宣谕一条劝谕百姓的法律、制度。只是限于跋山涉水，劳顿驱役人马。巡游秦苑则舟船几次翻溺，出行青城则嫔妃几乎沉水。自取这些惊忧，难道是为了什么急迫的事情吗？还得还驾回京，使得军人、百姓都不高兴，只是让人们心情忧郁，一点也不能宣张皇上的义德。回想先皇在世时，从来没有过无缘无故就出行巡游的事情。皇上即位以来，随意频频离开京城出游，既劳心神又耗费人力财力，有什么作为呢？现在正在向先前一样整顿禁军卫队，又准备远离京城出巡秦州。您想过没有，从前秦始皇出巡鸾驾未归而病死沙丘，隋炀帝巡行江南龙舟不返而就戮场州。皇上，您的圣德超越秦始皇，您的明智胜过隋炀帝。而且，北疆没有修筑长城的必要，怎么会有隋炀帝南巡的弊端呢？做为皇上——一国之君主，应该宽怀仁厚、大度容人，至诚孝道、深怀善心。知晓百姓耕地种田的艰难辛苦，熟谙古今成败兴亡的缘由道理。自身提防得失，从不纵情享乐。怎么忍心让国家衰落、圣道断绝（按：此处译者认为明抄本贴切些，因此按明抄本译出。）？致使黎民百姓没有了依托，让慈爱的母后失去了希望。如果不考虑到国家的危亡，只恐怕也会失之于仁慈孝道。何况京城成都，玉宇金阙、宝殿珠楼。皇宫内的御苑上林，琼地四周环抱着花圃，阵阵花香布满整个宫院，祥瑞的甘露盛满玉盘。要听天上的仙乐，可让宫中乐师演奏九韶之乐；欲观回雪的舞蹈，方命梨园歌使献演八

俏之舞。可以在清虚的皇家寺院里，跟神仙们顿着相聚；可以在华丽的宫中阆苑中，观赏高雅的歌舞表演。人间最美好的景致都在我们的京城成都，可以随时供皇上您游乐观赏，完全能满足您观奇猎异的意愿。何必非去那么遥远荒僻的地方，去看那些荒山恶水呢？这样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对圣体造成的损害，又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正赶上岐山以南动乱不安，汴京的小朝廷已经灭亡。中原有人正在争夺天下，政局处在动荡中。整个国家的黎民百姓正曹受苦难，到处都是盗贼横行。纵然是我蜀国边境没有战事的危险，中原内地尚存心腹之患。皇上您正逢千年难遇的大好时机。您以一国之君而称尊天下，既有文德又有武功，身负经天纬地的才干。您的孝道超越虞舜，您的仁德胜过夏汤。各种条件部已俱备，日理万机不受干扰。您聪明睿智，博才明达；审时度势，随机变通；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志向宏大，独怀英才。且刚刚登上帝位，正值青春年少。既承继下先皇开创的基业，又据有山川的险要。但是不远听深察，居安思危，也成就不了大业。须打开各路大门，广泛延揽贤才。总领万邦行使经国的大业，自始至终都具备这些德尚，庄严地位居帝位上面。使您的恩德与威严同时行使，奖惩分明，赏罚得当。平均分配您的恩惠，普遍照顾到穷困的地方。让人民里外都感到宽松舒畅，使子孙万代永远昌盛。广布泽德于黎民百姓。长立伟大的功业于劳苦众生。同时，还要选拔精兵良将组成强大的军队，谋划兴邦立国的大业。制止住对方的嚣张气焰，壮大我们的威摄力量。喂养好战马，训练好兵士，准备下充足的粮草，打制好坚利的武器。对方如果稍有举动，我们立即大兵陈境平推过去。眼

下正是成就大业的好机会啊！我们大力实行的是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王道，自然各种神灵都会保佑我们的。四海之内都会归附我们的仁政，万众一心就会形成无坚不摧的钢铁长城，一定会治理好整个国家的。眼下我们蜀国特别强盛，所有国家都赶不上。我们蜀国贤达之士满朝皆是，而且有您这样圣明的皇帝在执掌这个国家的朝政。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黎民百姓能过上贞观年间的太平安乐的生活，皇上您比唐朝的开国皇帝太宗还要圣明勤勉。能够纳购良药苦口之言，听取我的这番浅陋的见解。倍加爱惜国家社稷，悉心疗治军民的疾苦。象周武王那样听取直言使国家昌盛发达，知晓辛纣王缄住人口，不听劝谏最后灭国丧权的教训。杜绝掩饰过失拒绝劝谏的事情，发扬当面批评殿上争论的风气。承袭我朝的圣明，发扬我皇的教化。皇上您不要只看到京城成都居民稠密，就说京城繁华。其实是京城以外的地方凌落残破，无法居住生活，所以才都竞相奔趋到京城中来，暂且苟活偷生。现在京外各州郡县，官吏暴虐，鱼肉百姓。百姓几乎都不能正常地耕田种地操持家业。随处可见许多荒芜的田亩，到处都有成群的盗贼。因此恳望皇上广派心腹之人，到各处去调查搜集材料报告您知晓。况且，蜀国有始以来创立基业的人，多数都缺乏深谋远虑，宏图大志。有的人德政施行不到两朝，有的人国家的福祚延续不到七代。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刚刚即位就归降了曹魏的大将邓艾，西晋时的蜀主李势，桓温率兵入蜀便立即顺服。他们亡国的原因，都在于不能听取直言劝戒，不能顾及朝中政务，不能施行仁义的德政，不体念黎民百姓的苦难。以至国人的心没有一个忠诚于你，山河的险要也不足

以凭借。皇上您最圣明，象唐尧，如虞舜，蜀汉的后主刘禅怎么能跟您相媲美呢？西晋时的蜀主李势怎么能跟您相伦比呢？您有宽厚仁慈至孝的名声，有远见深谋图强的策略。您从不听信谄言媚语，从不恣情沉缅酒色。时事的变化，都有可以预兆的迹象；动静相替、治乱更叠，无一不是经久的。只要皇上您能作好准备、因势利导，就一定能建树万年不朽的基业，最终将成为四海之内的国君。我希望皇上暂且停住车马，且莫远离京都。静候中原内地战事熄灭。八方前来朝拜您，普天下的人心都归附皇上。就象诸条江河奔向大海，众多蚂蚁慕恋腥膻。有道德的人，自己就会扩大影响，威名远震；无所用心的人，没有人会仰慕服你的。非但要巡行天水，而且直接便可以坐在长安的金殿上。这是我这个作臣子的最大的恳求，举国上下最深切的愿望。我听说天子有七位敢于直谏劝诫的忠臣，虽然无道，也不会失去他的天下。因此，立即说出我的真诚的恳求，来劝谏圣主您。不用记载在为官的档案里图升迁，也不想用此来沽得好的名声，也不是有意诋毁皇上。而是讲明事理为皇上担心。虽然没有汉朱云折断殿不监直言相诉的能力。但是却有触犯皇上的罪过。我不躲避被处死或者被流放的罪过，擅自叩启宫门。我死就象大千世界中死去一只蝼蚁似的，皇上也许一点不动心，必须出巡天水。让皇太后在心中忧虑挂念，让臣僚百姓为您担心。完全不分得失，自己去找麻烦。一旦发生出忽意料的事情，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希望皇上您，稍稍打开些让臣僚谏以的门路，微微采纳一点我的劝谏。不要违背了皇太后的一片心愿，暂且应允举国上下对您的期望。安下心来准备立国

兴邦的大计，且勿远行天水。”后主王衍一点也没有采纳蒲禹卿的意见与规劝，执意远行天水。成都府尹韩昭指着蒲禹卿的鼻子说：“我拿来了你上奏皇上的表章，待到皇上巡狩秦州回来后，一定将你辅入牢狱中逐条审问你。到那时候，你不要后悔哟！”十月三日，后主王衍及文武百官和随行人员从成都出发，开始远巡天水的旅程。四日，后主一行到达汉州。凤州王承捷派驿吏信使飞马来报，说：“东朝唐王派兴圣令公，统师大军十多万人，定在九月兵进凤州。”少主王衍还认为是臣僚们设下的计谋，想阻止他东行天水，回答使臣说：“我正要看看两军是怎样互相厮杀战斗的，又有什么可以顾及的呢？”不顾边境发来的战报，继续率领臣僚们向天水进发。少主一行登上樟潼山，少主即兴吟诗一首：“乔岩簇泛烟，幽迳上寒天。下瞰峨嵋岭，上窥华岳巅。驱驰非取乐，按幸为忧边。此去将登陟，歌楼路几千。”少主宣诏命令随行的官员们写诗奉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诗一首：“采杖拂寒烟，鸣驹在半天。黄去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得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云尚三千。成都尹韩昭、翰林学士李浩弼、徐光浦都有和诗，都遗失了。少主王衍一行走到剑州西二十多里，深夜经过一座有溪水深谷的大山。忽然听到前后几十里路之间，都有随行的军族击鼓吹号，喊叫声山山相连，声音震动溪谷。有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回答说：“就要经过山王（按：既虎。）吃人的地方啦！怕有凶猛的野兽追捕人，所以击鼓鸣金喊叫。”说话的这个兵士骑乘的马也惊恐地嘶叫不已，直往后退，用鞭子抽打它也不肯往前走。人群中有人说：“适才，在皇上大驾到来之前，有一头凶兽从路边右侧的丛林

中跃出来，在人群中扑倒一人用嘴叼着奔突而去。这个人被叼到溪洞里面，还能听到他呼救的叫喊声呢。但是，天色未亮，不明这里的情况，没有一个人敢追逐那只凶兽去救他。”路上的人听了这话后，个个吓得都直流冷汗。待到天亮后，有几个兵士按照凶兽的足迹一路寻找，在一片扑卧不堪的草丛中只找到了这个人的几块残余骸骨！少主一行来到剑州行宫，安顿下来后，少主问身边的臣僚路上发生了什么事？臣僚们争相讲述凶兽吃人的事情。少主听了后，随即命令臣属们各赋一诗，纪咏这件事情。中书舍人王仁裕立即赋诗一首进献给少主。这首诗是这样的：“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大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将户口资馋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翰林学士李浩弼也献诗一首。这首诗是这样的：“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少主王衍看了这两首诗后，哈哈大笑，说：“韩昭、李浩弼二位臣属赋的诗各有题旨啊。我在马上构思，行了三十多里，还没有赋出一首诗来。”于是，命令其他臣僚写诗随从。翰林学士徐光浦、水部员外王巽也各有诗进献。到了剑门，少主王衍终于赋出一首诗。诗是这样：“缓辔逾双剑，行行蹶石陵。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成阙路，云垒树层层。”下面是随行的侍臣们续写的诗。成都府尹韩昭的续诗大意是这样的：闭关防外寇，孰敢振威陵。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巢百层。中书舍人王仁裕的续诗大

意是这样的：“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陵。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蛮蔽几层。少主王衍又命令随行群臣各自撰写《秦中父老望幸赋》一首，进献给他。现在这些词赋都遗失了。过白卫岭，成都府尹韩昭献诗一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亭尚数千。夜照路歧山店火，晓通消息戍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少主王衍和诗一首。诗的大意是：“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疆四五千。前望陇山屯剑戟，后凭巫峡巢烽烟。轩皇尚自亲平寇，嬴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中书舍人王仁裕和诗一首。这首诗的大意是：“龙旗飘摇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儿岩石，冒冷朝充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少主一行到达利州时，已经得到了后唐军攻占了固镇的消息！十天之内，又听说金牛战败而死，后唐军塞峡而入。

这时，蜀军尚有十多万人，自绵竹至汉州，陈兵在一千多里的防线上，首尾相连，但是都无心跟入侵的唐军战斗。派去使臣督战逼迫急了，就调转枪头刺向使臣说：“请你调来龙武军与敌战斗吧。龙武军不但骁勇，他们还多得到武器装备、粮响。我们都是被挑选乘下来的不合格者，怎么能够跟敌军相拼杀呢？”前去督战的使臣一点办法也没有。少主王衍一行，于十月二十九日中途返回。在悬伏在险溪山谷的栈道上，夜以继日地狼狈逃回京城成都。后唐的康延孝与魏王朱继踵率兵进入城都，少主王衍立即树起白旗归降。在后唐军

没进入成都前，王宗弼杀掉了成都府尹韩昭，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冕等。王承休手握精锐的龙武军在天水，按兵不动。待知道后唐军攻入蜀中后，才率领龙武军及妇女孩童一万多人，用金银锦帛等买通羌人头领绕道回蜀。一路上经常遭遇到当地夷、狄、胡人的骚扰、掳掠。同时在翻越大山、涉过溪水时，冻饿而死与互相践踏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回到蜀地时，侥幸生还的仅仅有一百多人，只有王承休与田宗汭等人逃回来了。魏王朱继踵派人责问王承休：“你身为蜀国重臣，手握精锐之师，为什么不抵抗我唐军的进入？”王承休说：“惧怕大王的神勇威武，不敢抵挡他的锋芒。”来人问：“为什么不早点投降？”王承休说：“都是因为大王的军队还没有进入蜀中，没有门路投降的缘故啊。”来人问：“当初进入西羌蕃人居住的地域时，有多少人和你同行？”王承休说：“一万多人。”来人问：“现在还剩有多少人？”王承休说：“才有百余人。”魏王听到这里，说：“你可以抵偿这死去的一万多人的性命。”于是将王承休处斩。前蜀的军队不抵抗进入的唐军，蜀国君臣坐取灭亡，都是王承休、韩昭之流所造成的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二

谬误
(遗忘附)

谬误

益州长吏 萧颖士 郗昂 张长史
萧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抽 李文彬 苏拯 窦少卿

遗忘

张利涉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李睨 张藏用

谬误

益州长吏

唐益州每岁进甘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细布。既而恒恐有甘子为布所损，每岁多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学，有文才，知名当代。（出《大唐新语》）

唐朝时，益州每年都向京都宫中进献甘子，每只甘子都用纸包裹好。后来，长吏怕用纸包裹不恭敬，改用细布包裹。之后，又怕甘子被布包裹坏了。每年甘子进献京都后，都忧虑恐惧。这一年，甘子进献京都后，忽然有个叫甘子布的御史来到益州。长吏误以为这位御史来益州是推究用布裹甘子的事，因此异常惊恐地说：“果然被朝廷追究这件事情。”待到御史甘子布来到驿馆中，这位长吏拜见后，只是说用布裹甘子是如何如何的对皇上恭敬。甘子布初时对他这样说，一点也不明白。过了一般时间后，才领悟到是怎么一回事。讲给他人听，听的人没有不开怀大笑的。御史甘子布好学，有文才，在当时很有名望。

萧颖士

唐天宝初，萧颖士因游灵昌。远至胙县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颖士发县日晚，县寮饮饯移时，薄暮方行。至县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妇人年二十四五，着红衫绿裙，骑驴，驴上有衣服。向颖士言：“儿家直南二十里。今归遇夜，独行怕惧，愿随郎君鞍马同行。”颖士问女何姓，曰：“姓胡。”颖士常见世间说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于黄昏之际媚人。颖士疑此女郎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遂鞭马南驰，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听见妇人，从门牵驴入来。其店叟曰：“何为冲夜？”曰：“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合被唾杀。”其妇人乃店叟之女也。颖士渐恧而已。（出《辨疑志》）

唐玄宗天宝初年，萧颖士因为去灵昌游玩，来到胙县以南二十里的地方。这里有一家胡店，店里的人多数都姓胡。萧颖士从县城出发时天已经很晚了。县里的官员们为他设宴饯行用去了一段时间，到了傍晚才起程。出了县城向南走了三四里路，天色就昏黑了，遇到一位妇女约二十四五岁，身着红衫绿裙，骑着一条毛驴，驴身上驮有衣服。这位妇女对萧颖士说：“我家住在顺道往南走二十里的地方。现在天色已晚，

我一个人走路很害怕，愿意随您一块儿走搭个伴好吗？”萧颖士看看女子问：“你姓什么？”女子回答说：“我姓胡。”萧颖士常常听人们说有野狐狸精，或者变成男人，或者变成女人，在天傍黑时迷惑人。萧颖士疑心眼前的这位妙龄少妇就是野狐狸精变的，于是唾骂申叱说：“死野狐，你竟敢媚惑我萧颖士？”立即打马向南疾驰而去。萧颖士骑马来到胡家店，投宿店中，脱衣歇息。过了许久，他从窗户看到路上遇见的那位少妇牵驴从大门进到院子里。店里的老主人出屋问道：“为什么违禁夜行？”少妇回答说：“犯夜还算罢了。适才在路上被一个害了疯犬病的人，唤儿是野狐，好悬没被他唾杀我。”直到这时，萧颖士才知道自己误将店主的女儿当成了野狐精，不由得羞愧满面，很不好意思。

郗昂

唐郗昂与韦陟交善。因话国朝宰相，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走而去，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故苍惶如此，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本欲言吉项，误言韦安石。”既言，又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有时称，忽一日犯三人。举朝嗟叹，唯韦陟遂与之绝。（出《国史补》）

唐玄宗时，郗昂与韦陟关系很好。一次，二人在一起谈论起朝中的诸位宰相中谁最无德，郗昂口误地说：“韦安石啊！”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走了嘴，于是惊慌失措地离开了韦陟家。郗昂来到街上，正好遇上另一位当朝宰相吉温。吉温问他因为什么这么惊惶？郗昂回答说：“适才跟韦尚书谈论朝中宰相谁最无德，本来是想说吉项，却口下误说成韦安石了。”说完又觉不对，立即打马而去。郗昂经过房宰相府第门前。宰相房瑄拉着他的手，安慰他不要这么惶恐失措，并问他为了什么事？郗昂又张口说出房瑄最无德来。事后，郗昂经常对人说自己忽然一天之间，得罪了三位宰相。满朝文武官员都为他感慨不已，三位宰相中，只有韦陟从这以后跟郗昂断绝了往来。

张长史

唐监济令李回，妻张氏。其父为庐州长史，告老归。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临济辱之，误至全节县。而问门人曰：“明府在乎？”门者曰“在。”张遂入至厅前，大骂辱。全节令赵子余不知其故，私自门窥之，见一老父诟骂不已。而县下常有狐为（“为”原作“鸟”，据明抄本改）魅，以张为狐焉。乃密召吏人执而鞭之，张亦未寤，骂仍恣肆。击之困极，方问何人，辄此诟骂。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贱吾女，来怒回耳。全节令方知其误，置之馆，给医药焉。张之僮夜亡至

临济，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令惧，闭门守之。回遂至郡诉之，太守召令责之，怒其误也。使出钱二十万遗张长史以和之。回乃迎至县，张喜回之报复。卒不言其薄女，遂归。（出《纪闻》）

唐朝临济县令李回，娶妻张氏。张氏的父亲曾经任过庐州长史，现告老还乡。张长史因为李回薄待他的女儿，前往临济县去辱骂李回，不料误入全节县。进门就问看门人：“县令在吗？”看门人回答说：“在。”张长史于是直奔厅前，大声辱骂。全节县令赵子余不知什么缘故有人大骂自己，暗中从门缝里向外看，只见一位老汉大骂不已。当时县内常传有狐狸成精作怪。赵子余以为张长史是狐精变的来县衙作怪，迷惑人众，于是暗中招呼差役用鞭子抽打了张长史。张长史依然不醒悟，仍然辱骂不已。差役们鞭打累了，才想起来问：“你是什么？到此随便辱骂我们县令？”张长史才说：“我是你们县令李回妻子的父亲。李回虐待我女儿，所以我来骂他。”全节县令赵子余才知道都搞误会了。将张长史安置在驿馆中住下，请来医生为他诊伤上药。跟随张长史一块儿来的家童连夜赶到临济县，将张长史在全节县挨打的事情报告给李回。李回听了后大怒，立即派遣差役几百人，声言要袭击全节县殴打县令。全节县令赵子余听说后非常恐惧。关闭好县衙大门守候在县衙里。李回叫门不开，便来到郡府上告赵子余。太守听了李回的上告后，将全节县令召到府衙中斥责一顿，原谅他是搞误会了。只命令他出钱二十万赔偿张长史所受到的

伤害。李回将岳父张长史迎接到临济县自己家中。张长史对李回及时赶到全节县报复赵子余，感到特别高兴。就不再责问他虐待女儿的事情，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家中。

萧 俛

唐贞元中，萧俛新及第。时国医王彦伯住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比舍住。忽患寒热，早诣彦伯求诊候，误入云逵第。会门人他适，云逵立于中门。俛前趋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说其状。逵命仆人延坐，为诊其臂曰：“据脉候，是心家热风。云逵姓郑，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俛赧然而去。（出《乾撰子》）

唐德宗贞元年间，萧俛刚考中进士。当时，太医王彦伯住在京城长安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的宅院相邻。萧俛忽然患寒热症，早晨起来后到太医王彦伯家中去看病，误入给事郑云逵家。正赶上看门人到别处去了，没遇阻拦就进入院中。给事郑云逵站在中门那儿，萧俛上前施礼后，说：“我是前天新考中的进士，同科学友们在块儿聚会宴游，不甚患上了胃肠感冒。口吐腹泻，浑身发冷，腹胃疼痛难忍。请太医为我诊候一下。”给事郑云逵听了后，让家中仆人拿来一只椅子请萧俛坐在那儿，为他在手腕部诊脉，说：“根据你的脉象，

是心火上升引起的伤风。我叫郑云逵，你要找太医王彦伯，他是我东邻，请到隔院去找。”萧俛听了后，羞臊得满脸潮红地离开了郑家。

崔 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逊。清辞户部侍郎李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者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清稍悟之，惭顾而去。（出《嘉话录》）

唐朝人崔清官拜豪州刺史，接替他的前任李逊，崔清上任前，到户部侍郎李巽那里拜谢告别，李巽家人留他坐下跟主人闲话。崔请坐下后，指着户部侍郎李巽说李逊：“我都不知道李逊这个人愚昧到不想辞官离任。”再三重复地说这一句话。户部侍郎实在忍耐不住了，接上说：“李巽在这呢。只是我单单不让您先生满意。”崔清这才明白自己认错人了，羞愧地起身告辞走了。

何儒亮

唐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白云同房侄。（房侄原作考房，据明抄本改）会冬至，需欲家宴，挥霍（明抄本“挥霍”作“闻报”，“霍”疑“儒”。）云：“既是同房。（明抄本“房”作“宗”。）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尽在焉。儒亮饌毕，徐出。及细察之，乃何氏之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敢出。京城时人，因以为何需郎中。（出《国史补》）

唐朝时，进士何儒亮自外州来到京城长安，看望他的堂叔，误入郎中赵需家，自我介绍说是族内同一分支的侄子。当时正值冬至，赵需正欲设家宴过节，招手请何儒亮入席，说：“即是同房，就请一块儿吃点便饭吧。”赵需家中的姑姑、姐姐、妹妹及他的妻子都在一张桌上，跟何儒亮一起吃饭。何儒亮吃完饭，起身告辞，慢慢走出赵家。赵需仔细察看，才发现他是何家人，不是赵家堂侄，不由得大笑起来。何儒亮也知道自己误入赵家，有一年多不好意思外出走走。当时，满京城的人，都称赵儒为何需郎中。

于 頔

唐司空于頔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为《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乃不改。（出《国史补》）

又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至，皆下马。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之人，呼“堤”为“提”；留绛之人，呼“釜”为“付”。（按《国史补》作“晋绛之人”，“呼棱”为“笙”，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故此处有脱讹。）皆讹谬所习也。（出《国史补》）

唐朝时，司空于頔认为乐曲《想夫怜》的曲名不够文雅，想改换个曲名。有位客人笑着说：“南朝相府中，曾有瑞莲。所以有首歌名《相府莲》。‘想夫怜’是后人的讹传”。于是就不改了。

又

旧时还有人说，汉朝宰相董仲舒的陵墓，他的僚下、弟子去拜谒，都必须下马方得进入。因此称为“下马陵”，后人讹传为“虾蟆陵”。现在荆襄一带的人，管“堤”叫“提”；留绛一带的人，管“釜”叫“付”。这些，都是讹误而成了习惯。

苑 抽

唐尚书裴胄镇江陵，常与苑论有旧。论及第后，更不相见，但书札通问而已。论弟（弟原作第，据明抄本、许本改。）抽方应举，过江陵，行谒地主之礼。客因见抽名曰：“秀才之名，虽字不同，且难于尚书前为礼，如何？”会抽怀中有论旧名纸，便谓客将曰：“某自别有名。”客将见日晚，仓遑遽将名入。胄喜曰：“苑大来矣，屈入！”抽至中（“至中”作“半”，据明抄本改。）庭，胄见貌异。及坐，揖曰：“足下第几？”抽对曰：“第四。”胄曰：“与苑大远近？”抽曰：“家兄。”又问曰：“足下正名何？”对曰：“名论。”又曰：“贤兄改名乎？”抽曰：“家兄也名论。”公庭将吏，于是皆笑。及引坐，乃陈本名名抽。既逡巡于便院，俄而远近悉知。（出《乾馔子》）

唐朝时，尚书裴胄镇守江陵，曾经与苑论交往很厚。苑论考中进士后，不再跟裴胄见面了，只是通信问候一下而已。苑论的弟弟苑抽，刚刚参加选拔举人的考试，途径江陵，到府衙通报，欲行参拜地方长官的礼仪。负责接待工作的书吏，看到苑抽通报的名氏说：“你这位秀才的名字，虽然只是字不同，但是很难向尚书行拜见的礼仪，怎么办？”正巧，苑抽的怀中还带有哥哥苑论的旧名片，便取出来对接待人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负责接待客人的书吏见天色已经晚了，仓促地接着苑抽递给他的后一张名片，进入里面通报。裴胄看到苑论的名片，非常高兴，说：“是苑大来了啊！快请进来！”苑抽来到厅堂，裴胄见面貌不是苑论。待到请苑抽入坐后，举手揖拜问：“请问你是苑家的老几啊？”苑抽回答说：“我是苑家的老四。”裴胄问：“苑大是你什么人？”苑抽回答说：“是我的亲哥哥。”裴胄又问：“你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呀？”苑抽回答说：“苑论。”裴胄又问：“你哥哥苑论改名了吗？”苑抽回答说：“我哥哥也叫苑论。”在场的府衙中的文武官员吏役听了后，都大笑不止。等到引导苑抽到正室入坐后，他才向裴胄说自己的本名叫“苑抽”。这件事情不一会儿便传遍了整个府衙。又过了一会儿，远近都知道了。

李文彬

唐举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纥干泉。（“纥干”原作“纪于”，据明抄本改，下同，按“泉”当作“皋”，见本书卷一七八诸州解条校记）时有京兆府同篆贺兰洎卒。文彬因谒紫微。紫微问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适过府门，闻纥干洎卒。”泉曰：“莫错否？”文彬曰：“不错。”泉曰：“君大似共鬼语也。”拂衣而去。文彬乃悟，盖俱重姓，又同名，而误对也。（出《奇闻录》）

唐朝时，举人李文彬是被中书舍人纥干泉发现举荐起来的。因此纥干泉对他有知遇之恩。当时，京兆府同篆贺兰洎病故。李文彬正在这时去拜见中书舍人纥干泉。纥干泉问：“今天京城中有什么新鲜事？”李文彬回答说：“刚才经过府门，听说纥干洎死了。”纥干泉问：“没有听错吗？”李文彬回答说：“没有听错。”纥干泉满脸怒气地说：“你大概是在跟鬼说话呢吧。”乞哼哼地甩一下衣服进入内室。李文彬这才醒悟到，原来是这两个人虽然不是一个姓但同音，又同名，刚才自己回答错了。

苏拯

唐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郎中苏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令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仓皇，复至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误也。”（出《北梦琐言》，明抄本作《摭言》）

唐昭宗光化年间，有个叫苏拯的人，与同乡陈涤住在一起。苏拯刚刚与吏部掌管官吏考课的官员苏璞攀认上同一宗族。苏璞，是已故的苏常涤的儿子。

苏拯既然已经带着礼品到苏璞那儿认了同宗，不久，便写了一封请苏璞关照的信，并随信寄去自己过去写过的文章。信写好后，请陈涤代为封好寄出。陈涤随手写上自己的名字，将信寄出去。考功郎中苏璞收到信后一看，立即大怒。苏拯得知这一消息后诚惶诚恐，马上又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吴子华听说这件事后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啊！陈涤随手写上自己的名字，是一误；苏璞收到信后，将‘陈涤’错看成了‘常涤’，是二误也。”

窦少卿

有窦少卿者家于故都。素（明抄本“素”作“索”）于渭北诸州，至村店中。有从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历鄜、延、灵夏，经年未归。其从者寻卒于店中。此人临卒，店主问曰：“何姓名？”此仆只言得“窦少卿”三字，便奄然无语。店主遂坎路侧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窦少卿墓”。与窦相识者过之。大惊讶，问店主，店主曰：“牌上有名，固不谬矣。”于是更有识窦者经过，甚痛惜。有至亲者报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谬。其家于是举哀成服，造斋相次，迎其旅榱殡葬。远近亲戚，咸来吊慰。葬后月余，有人附到窦家书，归程已近郡，报上下平善。其家大惊，不信，谓人诈修此书。又有人报云：“道路间睹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之。遂使人潜逆之，窃窥其路左，疑其鬼物。至其家，妻男皆谓其魂魄归来。窦细语其由，方知埋者是从人，乃店主卓牌之错误也。（出《王氏见闻》）

有个叫窦少卿的人，家住在故都。窦少卿离家到渭北各个州去考察巡游，来到一个乡村小店，随他同来的一个仆人得病不能同行。窦少卿将这个仆人寄放在店主这儿，自己继续去巡游考察，先后到过鄜州、延州、灵夏等地，有一年多

没有回家。这期间，在窦少卿离开那家乡村小店后不久，他寄放在店主家的那个仆人病势突然转重，死在店主家。临死前，店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仆人只说出：“窦少卿”三个字，就再也不出声了。于是，店主在路边掘个墓穴，将这个仆人埋在里面，并在墓前竖立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窦少卿之墓”几个字。有个跟窦少卿认识的人路过这里，看到墓碑上的名字非常吃惊，问店主是怎么回事？店主回答说：“碑上有名有姓，一点也不假。”后来，有个跟窦少卿非常熟悉的人路过这里，看到墓碑上的名字，很是痛惜。有个跟窦家非常知近的亲戚将这事告诉了窦家。窦家派出窦少卿的儿子前往这家村店去察看墓碑，果然如此。于是窦家全家穿上哀服为窦少卿发丧，相继设斋为窦少卿奠祭。并且，将墓里的灵柩迎运回家中安葬。不论是远道的，还是近处的亲朋好友都来吊唁慰问。下葬后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一个人捎来一封窦少卿的书信给窦家。信上说他就快要回到本郡来了，并向全家老少报告他平安，安康，一切都好。窦家见信后无限惊讶，全家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说一定是故意写封书信搞诈骗。过了几天，又有人来报告说：“我在路上见到了窦少卿，非常健壮。”窦家人愈加疑惑，于是派人偷偷去迎视窦少卿。去迎视的这个人见窦少卿远远走过来，便躲藏在路边偷偷窥视，怀疑走来的是窦少卿的鬼魂。待到窦少卿进入家门，妻儿老小都大喊大叫道：“鬼来啦！鬼来啦！”窦少卿仔细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后，家里才知道下葬的是随从仆人，如此大错是那家村店主人立碑刻字造成的啊！

遗忘

张利涉

唐张利涉性多忘。解褐怀州参军，每聚会被召，必于笏上記之。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亲就门致请，涉看笏曰：“公何见顾？笏上无名。”又一时昼寝惊，索马入州。扣刺使邓恽门，拜谢曰：“闻公欲赐责，死罪？”邓恽曰：“无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恽大怒，乃呼州官捶，（明抄本“捶”作“集”）以甲间构。将杖之，甲苦诉初无此语。涉前请曰：“望公舍之，涉恐是梦中见说耳。”时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悞惑矣。（出《朝野僉载》）

唐朝人张利涉记性不好，好忘事。张利涉任怀州参军期间，每次开会被召见，都在手中的板笏上记下这件事。当时，有一次河内县令耿仁惠邀请他，奇怪他没有按期去。于是，亲自登门来请他。张利涉看看手中的笏板说：“笏板上并没有记上你的名字啊？”还有一次，张利涉白天睡觉忽然惊醒，急忙让手下为他备马，说是有急事要到州里去。张利涉骑马来到州里，直奔刺史邓恽府门，敲门而入，见到邓恽拜谢说：“听

说刺史要给予我死刑的处罚？”刺史邓恽惊异地说：“没有这样的事呀？”张利涉说：“司功甲某说的啊！”邓恽大怒，于是喊来掌管笞刑的州官，让他将甲某以离间中伤的罪名，处以杖刑。甲某听到这件事情后，苦苦哀求说他确实没有说过刺史要处张利涉死罪的话。这时，张利涉上前请求刺史邓恽说：“望刺史大人恕甲某无罪。我恐怕是在睡梦中听到他说这样的话呀。”从此，人们都知道张利涉昏愤糊涂。

阎玄一

唐三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曾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过，以为县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惭谢而止。须臾县典至，一疑其州佐也，执手引坐。典曰：“某是县佐也。”又愧而上。曾有人传其兄书者，止于阶下。俄而里胥自录人到，一索杖。（“杖”原作“扶”，据明抄本改。）遂鞭送书人数下。其人不知所以，讯之。一曰：“吾大错。”顾直典，向宅取杯酒懊疮。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复忘其被杖者。因便赐直典饮之。（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三原县令阎玄一非常健忘。一次，阎玄一来到州里，坐在主人家中。州里的佐史从这里走过，阎玄一错误地将州里佐史记认成县里的佐史，招呼过来想要鞭打他。走

过来的这位“县佐”说：“我是州佐啊。”阎玄一羞愧地道歉，才算了结。过了一会儿，县佐来了。阎玄一又疑心他是州佐，拉着来人的手让他坐下。来说：“我是县佐啊！”阎玄一又羞愧万分。还有一次，一个人稍给阎玄一一封他哥哥寄给他的信，站在台阶下面。过了一会儿，乡吏白录人来了，阎玄一向乡吏要来棍杖，就鞭打给他送信的这个人。这位送书人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挨了打，问阎玄一。阎玄一说：“我打错了。”这时遇到值班的县佐从这里路过。阎玄一让县佐到他家里取来一杯酒为被打的人，暖暖疮伤。过了许久，县佐拿来了酒，阎玄一完全忘记了让县佐取酒这件事情，也忘了被他鞭打的送信人。于是就将酒赏赐给了县佐喝。

郭务静

唐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典王庆通判案。静曰：“尔何姓？”庆曰：“姓王。”须臾，庆又来，又问何姓。庆又曰：“姓王。”静怪愕良久，仰看庆曰：“南皮佐史惣姓王？”（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刚上任时，正值县佐王庆通审理一件案子。郭务静问王庆道：“你姓什么？”王庆通回答说：“我姓王。”过了一会儿，王庆通又来到县丞郭务静

这儿。郭务静又问：“你姓什么？”王庆通回答说：“我姓王。”郭务静惊异愣住了好一会儿，仰头看着王庆通，问：“南皮县佐史总共有几个姓王的？”

张守信

唐张守信为余杭太守，善富阳尉张瑶，假借之，瑶不知其故。则使录事参军张遇，达意于瑶，将妻之以女。瑶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闻也，郡县未知之。守信为女具衣装，女之保姆问曰：“欲以女适何人？”守信以告。保姆曰：“女婿姓张，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窃惑焉。”守信乃悟，亟止之。（出《纪闻》）

唐朝时，余杭太守张守信，非常友善富阳县尉张瑶，对待张瑶特别宽容。张瑶不知道太守为什么对自己这样好。张守信就让录事参军张遇转告张瑶，说他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瑶作妻子。张瑶听了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这回娶妻的日期有指望了。然而这些都是在暗中悄悄进行的，从郡府到两县的县衙，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张守信积极为女儿准备陪嫁的服装。女儿的保姆问：“准备将女儿嫁给谁呀？”张守信告诉保姆女婿是谁。保姆说：“女婿姓张，不知太守的女儿姓什么啊？我私下感到疑惑？”张守信这才醒悟，立即停止这门婚

事。

李 旼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迁后，稍进汉州雒县令。逢年有吏才，蜀之采访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郑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谓益府户曹李旼曰：“逢年家无内主，昉落难堪。儿女长成，理须婚娶。弟既相狎，幸为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僚女之与妹，纵再醮者，亦可论之，幸留意焉。旼曰：“诺。”复又访之于旼。旼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闻于蜀城。曾适元氏，其（“氏其”原作“民莫”，抄明抄本改。）夫寻卒。资装亦厚，从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许之，令旼报李札。札自造逢年谢。明日，请至宅。其夜，逢年喜，寝未曙而兴。严饰毕，顾步阶除而独言曰：“李札之妹，门地若斯。虽曾适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贵，何幸如之。”言再三，忽惊难曰：“李旼过矣，又误于人。今所论亲，为复何姓，怪哉！”因策马到府庭。李旼进曰：“兄今日过札妹乎。”逢年不应，旼曰：“事变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为复何姓。旼惊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见过乎，已为地矣。”旼曰：“吾大误耳，但知求好婿，都不思其姓氏。”札大惊，惋恨之。（出《纪闻》）

唐朝时，殿中侍郎李逢年被贬职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授以汉州雒川县令。李逢年很有治理政务的才干。蜀道掌管刑狱与监察州县官吏的官员，经常委派他代为审理狱案。李逢年的妻子，是御史中丞郑昉的女儿，因为感情性格不合，而被他休弃婚。一次，李逢年来到蜀城成都后，对益州府户曹李旼说：“我现在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婆娘，空落孤单日子很难过。况且，儿女们都长大自立了，理应再婚娶个婆娘。老弟既然跟我不错，非常希望你能为我介绍一个婆良啊！署中同僚的女儿或者妹子，纵然是离婚再嫁的，也可以考虑，希望老弟为我留心访查。”李旼回答说：“行啊，我一定好好物色一位嫂子。”后来，李逢年又一次拜访李旼谈起这件事。李旼是个性情粗疏马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到李逢年这儿说：“兵曹李扎，是蜀中的名门望族。李扎有一位妹妹，长得非常美貌。听说在成都曾嫁给元氏为妻，丈夫刚刚死去。她的嫁妆也非常丰厚，单是陪嫁的丫环就有二十人。老哥愿意娶此女为妻吗？”李逢年高兴地答应了，并让李旼将自己的意思转告给李扎。李扎得到这一消息后，亲自前来拜谢李逢年。第二天，李扎请李逢年到他家去小住几日。当天晚上，李逢年非常高兴，天还没亮就醒来了。他穿好衣服，一个人走出屋门，在庭院中边踱步边自言自语地说：“李扎的妹妹，门第又是这样相当。年轻而又美貌动人，家里又富贵丰裕……”李逢年反复叨念着，忽然惊醒过来，难受地说：“李旼犯了个大错误啊，真是误人不浅。他给我提的这门亲事，我们男女双方为什么都姓李啊！真是奇怪。”于是，李逢年立即骑马回到

公堂上。过了一会儿，进入公堂，问：“老哥今天就娶李扎的妹妹吗？”李逢年低头不语。李旼问：“怎么，出了什么差错了吗？”李逢年抬起头来说：“我在想，李扎的妹妹为什么跟我一个姓呢？”李旼听了后方惊悟，离开公堂，遇见李扎。李扎问：“李侍御你今天见过他了吗？你已经替我说通了吧。”李旼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只是想为令妹找个好女婿，都没有想到李侍御跟令妹同姓啊！”李扎听了后也大为吃惊，连连表示惋惜遗憾。

张藏用

唐青州临朐丞张藏用，性既鲁钝，又弱于神。尝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适会邻县令，使人送书，遗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读书毕，便令剥送书者。笞之至十，送书人谢杖。请曰：“某为明府送书，纵书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误，谢曰：“适怒匠人，不意误笞君耳。”命里正取饮一器，以饮送书人，而别更视事。忽见里正，指酒问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饮之。”里正拜而饮之。藏用遂入户，送书者竟不得酒，扶杖而归。（出《纪闻》）

唐朝时，青州临朐县丞张藏用，性情愚鲁迟钝，又有些

神经质。一次，张藏用让人请一位木匠，招呼了十次也没有来。张藏用异常恼怒，派人将这个木匠捉来。这个木匠刚到县衙，正赶上邻县县令派人送书给张藏用。张藏用边生气边拆开书信看。这时候，被捉来的木匠悄悄离开县衙溜走了。张藏用读完书信后，便命令差役剥去送书人的衣服，打十板子。送书人谢过杖刑后，问：“我是给县丞您送书的邻县衙役，纵然是写信人独犯了县丞您，我这个送信的使者有什么罪呢？”张藏用才知道自己错打了人，向送书人表示歉意，说：“刚才我是跟那个木匠生气，无意间误打了使君啊！”让里正赶快拿来一坛酒，送给被打的送书人饮用。之后，又去处理别的公务去了。过了一会儿，张藏用看见里正手捧一坛酒走过来，指着坛子问：“这里盛的是什么？”里正回答说：“酒啊！”张藏用说：“你就将它喝了吧。”里正拜谢后，打开坛子喝酒。张藏用回到县衙后，被打的送信人左等右等也不见有人送酒给他喝，只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
(贪附)

治生

裴明礼 何明远 罗会 窦义

贪

滕蒋二王 窦知范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简 崔玄信 严升期 张昌仪
李邕 裴佶 元载 张延赏
卢昂 崔咸 崔远 江淮贾人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剑

治生

裴明礼

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浹，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即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裴明礼，是河东人。裴明礼非常会料理生活，操持家业。他收购世间遗弃的物品，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再卖出去。这样，他积攒了万贯家财。同时，裴明礼又在金光门外，买下一块荒芜不长庄稼、蔬菜的土地。这块土地尽是瓦砾。因此没有人购买，卖不上好价钱。裴明礼想了个办法，在这块地里竖立一根木杆，上面悬挂一筐，让人拣地里的石头瓦砾

往筐里投掷，投中的人奖励他钱，吸引许多人都来投掷。上千个投掷的人，仅有一二个人投中。还未等这些人投掷熟练，地里的瓦砾已经拣拾尽了。于是，裴明礼又将这块土地让人放羊。这样，地里又积满了牛粪。之后，裴明礼事先拣拾搜聚各种果核撒在这块地里，再用牛犁将它翻起来。一年以后，地里长出茂盛的杂果树苗。裴明礼，一车挨一车地载到集市上去卖。又赚到了许多万钱。于是，裴明礼又在这块土地上建造房屋，在院子的周围安置蜂箱养蜂贮蜜。地里全栽上蜀葵，蜜蜂采花酿蜜又传授花粉。蜀葵与蜂蜜都获得丰收。裴明礼善于经营管理，象这样的事例很多啊！都是新奇的事，多得数不过来。唐太宗贞观年间，裴明礼自古台主簿升任殿中御史，又转任兵部员外中书舍人，最后升任太常卿。

何明远

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定州人何明远特别富有。他主管州中的三个驿站，便在驿站旁边建造旅店，供来往客商住宿，专门以赚取相商的钱为主业，家中财产多达很多万。他家还有五百张织

绫机。何明远年老了，不能再任军职了，他家开始贫困破败。待到恢复原来的样子后，立即又兴盛起来。

罗会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自业，里中谓（“谓”原作“识”，据明抄本改。）之鸡肆，言若归之积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尝有士人陆景阳，会邀过所止。馆舍甚丽。入内（明抄本“入内”作“内人”。）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氍褥烹宰，无所不有。景阳问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会曰：“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出《朝野僉载》）

长安有个富翁叫罗会，以清除粪便为职业。街坊邻里都称他为“除粪夫”，是说他因为清除积攒粪便而发家致富的。罗会家世代都以清除积攒粪便为副业，家中有财产许多万。一次，有个叫陆景阳的知识人，罗会邀请他在他家住宿。陆景阳看到罗会家的房屋建造装修得特别豪华富丽。他的妻子也梳洗打扮，穿着的衣服极其艳丽。屏风、毡褥等一应陈设，应有尽有。而且自己家宰杀、烹煮牲畜。陆景阳问罗会：“罗先生日子过得这样富裕安乐，为什么还继续从事清除粪便的肮

脏污秽的工作？”罗会说：“我中间曾停工不干了有一二年。怎奈一不干清除粪便这行当，家中奴婢仆夫死去，牛马逃散丢失，眼瞅着家业就要败落。后来，恢复这一行当后，家道才逐渐恢复过来。不是我情愿干这除粪的行当啊！”分析起来，罗会命中注定他就该干除粪的工作。

窦 义

扶风窦义年十三，诸姑累朝国戚。其伯检校工部尚书交，闲厩使宫苑使。于嘉会坊有庙院，义亲识（“识”原作“与”，据明抄本改。）张敬立任安州长史，得替归城。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辆，散甥侄。竞取之，唯义独不取。俄而所余之一辆，又稍大，诸甥侄之剩者，义再拜而受之。敬立问其故，义不对。殊不知殖货有端木之远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千，（“千”原作“斤”，据明抄本改。）密贮之。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钎，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义帚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义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钎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密”原作“慕”，据明抄本改。）布四千余（“千余”原作“十五”，据明抄本改。）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习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义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

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币帛布裘百结，日歛食而已。遂买蜀青麻布，百钱个疋，四尺而裁之，顾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两。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又命小儿拾破麻鞋，每三两，以新麻鞋一两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擣，候相乳尺，（明抄本“尺”作“入”）悉看堪为挺，人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埽（明抄本“埽”作“筑”。）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又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又遂求买之，其主不测，又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乃糰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

中者以煎饼米团子啗。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羹家店。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又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又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又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直二百”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千文，大郎速买之。（“之”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又西布（明抄本、许本、黄本“布”作“市”）柜坊，巢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盈余即依直出钱市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之。”书契曰：“亮语（语原作与，据明抄本改）又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见宅内有异石人罕”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闾玉，大郎且立致富矣。”又未之信。亮（“立致富矣未之信亮”九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奇货也攻之当”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得腰带夸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遂令琢之果得”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鬻之又计获”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又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使居之以酬焉又李”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又买之。筑（“千又买之筑”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垛一处，就耕之术。太尉宅中傍其地（“宅中傍其地”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有小楼，常不瞰焉，晟欲

并之为（“为”原作“焉”，据黄本改。）击球之所。他日乃使人向（“日乃使人向”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又，欲买之，又确然不纳。云：“某自有所要。”候晟沐浴日遂（“沐浴日遂”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戚居之恐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宽闲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府赐照纳。”晟大悦。私谓又（悦私谓又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不要某微力乎，又曰：“无敢望，犹恐后有缓急，再（再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明抄本作“当”。）来投告令公。”晟益知重。又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献晟为戏（“为”字原空缺，“戏”原作“献”，据明抄本补改）马。荷又之所惠。又乃于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大喜，（“大喜”二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语又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地”原作“弟”，据明抄本改。）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又因怀诸贾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又又获钱数万。崇贤里有中郎将曹遂兴当夜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年枝”二字原空缺，“叶”原作“菜”，据黄本补改。）有碍庭宇，伐之又恐损堂室。又因访遂兴，指其树曰：“（“树曰”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中郎何不去之。”遂兴答曰：“诚有碍耳，因虑根深本固，恐损（“根深本固恐损”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所居室宇。”又遂请买之，仍与中郎除之。不令有损，当令树（“有损”当令树五字原空缺，据

黄本补。)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斧钜（明抄本“钜”作“钺”）匠人议伐（“匠人议伐”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因选就众（“其直因选就众”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材，及陆博局数百，鬻于本行。又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倍其精干率是”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类也。后又年老无子，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熟识亲友至其”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法安上人经营”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又卒时年八旬余，京城和（“八旬余京城和”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会里有邸。弟侄宗亲居焉，诸孙尚在。（出《乾馱子》）

扶风有个叫奚义的小男孩，才十三岁。他的诸位姑姑，都是历朝的国戚。他的伯父任检校工部尚书，卸职后，转任闲厩使、官苑使，在嘉会坊有官祭的宗祠。奚义的亲戚张敬立任安长史，在被接替返回京城时，带回来十几车安州的特产丝鞋，分送给外甥、侄儿们。都争抢着去拿，唯独奚义不去抢拿。过了一会儿，还留下一车丝鞋，都是大号的，诸位外甥、侄儿们挑剩下的。奚义再次拜谢收下了这一车鞋。张敬立问他为什么要人家挑拣剩下的？奚义不语。其实是他竟不知道奚义在经商方面有春秋时期子贡的远大目光。奚义将这一车丝鞋拉到集书上去卖，换回来五百钱，偷偷贮藏起来。暗中去铁匠铺打制了二把小铲，将铲刃磨得很锋利。五月初，正

是京城长安榆树钱黄熟的季节，满城飞落着。窦乂扫聚到榆钱十余斗，然后到伯父家说：“想借住在嘉会坊的宗祠内学习功课。”伯父答应了他。窦乂每天晚上都偷偷寄宿在附近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中，白天则回到宗祠来，用二把小铲开垦院里的空地，挖成宽五寸、深五寸的浅沟共有四千多条，每条长二十多步。打水浇灌，将榆钱播种在沟内。过了几天，下了一场透雨，每条沟里都长出了榆树苗。等到秋天，小树苗已长到一尺多高，很是茁壮，大约共有榆树苗一千万多株啊！到了第二年，榆树苗已长到三尺多高。窦乂手持利斧间伐树苗，株距三寸，挑选枝条茁壮直挺的留下来。间伐下来的小榆树，窦乂将它们捆成二尺粗的柴捆，共有一百多捆。这年秋天天气阴冷，连降大雨。窦乂将这一百多捆榆柴运到集上去卖。每捆卖钱十多枚。第三年，窦乂依旧为榆苗提水浇灌。到秋后，榆树苗有的已长成鸡蛋那么粗啦。窦乂又挑选枝干茂盛的留下来，用斧砍间伐，又得榆柴二百多捆。这时卖了后，已获利好几倍啦。又过了五年，当年植种的小榆树苗已经长大成材。窦乂挑选粗大的，伐下来制成盖房屋用的椽材一千多根，卖得三四万钱。又挑选出枝杆大的制成打造车乘的木料，不只一千多根。到这时，窦乂的生活用度已经富富有余，钱帛、布匹、裘皮衣服，什么都有，只是每天食用的食物需要现买而已。窦乂购买蜀郡产的青麻布。一百钱买一匹，裁成四尺宽，雇人缝成小布袋。又购买内乡产的新麻鞋几百双。窦乂每天都不离开宗祠，召来长安各条街坊里巷市民家的小孩，有些朝廷金吾卫士家的孩子也来到这里。每天发给这些小孩三张饼，十五文钱。再发给他们每人一只小布

袋。到了冬天，让他们拣拾槐树籽，收上来。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收集槐树籽两车。又让小孩们拣拾破旧的麻鞋。每三双破旧麻鞋换一双新麻鞋。远远近近都知道这件事情，来用旧麻鞋换取新麻鞋的人不计其数。几天后，就收换得旧麻鞋一千多双。然后，又卖作车轮的榆材，得钱十多万。按天雇用仆役，在宗贤两门的溪涧中，用水洗涤破麻鞋，晒干，贮存在宗祠院中。又在坊门外买下几堆遗弃的碎瓦片，让工人在流水涧将泥滓洗去，用车运到宗祠院内。然后置买了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西市买油脚几石，雇用厨役煮熬。再多召按日计酬的仆役，让他们用锉碓锄切破麻鞋，用石嘴碓捣碎瓦片。再用疏布筛子筛过，和上槐子、油脚，让仆役们日夜不停地捣烂。待到捣成乳状，细看可以作成棍棒时，将它们从臼中趁热取出来，让工人们双手用力转握。做成长三尺以下，圆径三寸的长棒，一共有一万多条，堆放在一起，称为“法烛”。唐德宗建中初年，盛夏的六月，京城长安连降大雨，一尺长的一根柴薪贵如平常同样大小的桂木。就这样，满街巷没有一车柴薪。窦义于是将贮存的法烛拿出来卖，每条卖钱百文。买的人拿回家去用它烧饭，火力是一般柴薪的一倍。窦义卖掉全部法烛，又获利无其数。初时，长安西市秤行的南边有一处水洼，人们管它叫小海地，约有十多亩大小，成为了市楼（按：古代观察、指挥集市的处所，上立有旗。）以内，倒放垃圾的地方。窦义又将这块地方买下来。这块地皮的主人也不测量一下有多少亩，只收取了窦义三万文钱。买下这个小海池后，窦义在它的中间立一木杆，杆顶悬挂一面小旗。再围绕着地沿塔起六七座临时小房，雇人制作煎饼、团

子等食品。招呼小孩投掷石块、瓦片击木杆上面的小旗。击中的，奖给煎饼或团子吃。两街的小孩争相前来投掷小旗。不到一个月，大概来投掷石头、瓦块就有上亿人次。所掷的石头、瓦块已将池子填满了。经过测量，在填平的这块地皮上建造了门市房二十间。正是繁华市区，租出去，每天单房租就可以收取几千钱，获利甚多。这些店房今天还存在呢，叫窦家店。曾经有个叫米亮的胡人，流落在街头。窦义每次看见，都给他一些钱。整整有七年，都是这样。从来也不问米亮为什么落到这样地步。一次，在街市上窦义又遇见了米亮。米亮向他述说饥寒之苦，窦义又给了他五千文钱。米亮特别感激，对人说：“我米亮一定会报答窦义的大恩大德的啊！”窦义刚刚闲下来，暂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米亮就来见他。说：“崇贤里有一套小宅院要出卖，要价二十万钱，你赶紧将它买下来。还有西市一家代人保管舍银财物的柜坊，很赚钱，你也可以按价出钱将它买下来。”写房契这天，米亮又对窦义悄悄说：“我擅长鉴别玉石。我曾看见这家屋内有一块特殊的石头，很少有人留意它，是一块捣衣石。这块捣衣石，是一块真的于阗玉啊！你窦义会立即富起来的啊！”窦义没有相信米亮的话。米亮说：“你若是不相信，呆会儿到延庆坊召来一位玉工，让他给鉴定一下。”玉工来后看到这块捣衣石，大为惊讶地说：“这是一块奇异的宝玉啊！经过加工，可以雕琢出腰带扣板二十副。每副卖百文钱，还能卖三千贯文钱呢！”于是，窦义雇来玉工将这块捣衣玉石加工成腰带扣板，卖钱几百贯，又加工成盒子，执带头尾等各种东西，卖得钱几十万贯。之后，窦义将这座买下的宅院，连同房契一块儿赠送给米亮，让

他有个居住的地方，算做对米亮的酬谢。还有一件事，太尉李晟住宅边有一座小宅，传说是凶宅里面经常闹鬼，要价二十万钱，窦乂将它买了下来。四周筑上围墙，拆去房屋，将拆下来的木料、房瓦，各垛一处，准备辟成耕地。太尉李晟家宅，有一座小楼挨着窦乂买下的这块地，经常无人照看。李晟想将窦乂买下的这块地，跟小楼所占的地方合并到一块儿，建造一座击球场。一天，太尉李晟请人代他向窦乂提出买地的事，窦乂明确回答说不卖这块地方，说：“我留下这块地方也有用处的。”待到李晟又承受新的皇恩时，窦乂带着房契去见太尉李晟。说：“我买下这座宅院原打算借给一位亲属居住。但是，恐怕离太尉府第太近，可以俯瞰到您府上的一切。都是贫贱没什么修养的人，很难安分守己。因此，我没有借给这家亲属住。我看到这块地方很宽阔、闲静，可以修建个跑马场。今天，我特意来府上向太尉进献房契，只希望大人您能收下我的这份心意。”太尉李晟非常高兴。私下对窦乂说：“不需要我帮你办点什么事情吗？”窦乂说：“我没敢有这个奢望。但是日后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情，我再来找太尉您。”太尉李晟更加看重窦乂了。于是，窦乂搬走堆放的木料、房瓦，雇工将这块空地平整成象磨刀石一样平坦坚实后，送给太尉李晟为跑马场，使得太尉承受了他的好处。之后，窦乂在京城长安的东西两个集市上，挑选家财万贯的大商人五六个，问他们：“你们没有孩子及亲属的子弟在京中和外面各道中干事的吗？”这些富商们听了后非常高兴，说：“窦乂没有忘了我们啊！待到您为我们的孩子办得有人照看的好差使，我们一定送您二万贯表示酬谢。”于是，窦乂带着这些富商们的孩子

的名氏简历去拜见太尉李晟，都说是自己亲朋好友的孩子。太尉李晟高兴地答应下来，都给安排在各道裕的州郡担任重要的职务。于是，窦义从这些富商们那儿获钱几万。崇贤里内中郎将曹遂兴在庭院中离窗户很近的地方长着一株大树。曹遂兴即怕这株大树的枝叶遮挡住房的光线，又怕砍伐它弄不好砸坏了堂屋。窦义知道这件事后，来到曹家，指着这株大树对曹遂兴说：“中郎怎么不将它砍伐了呢？”曹遂兴回答说：“是有些碍事。但是考虑到它根深本固，弄不好伐倒后砸坏堂屋。”窦义于是要求将这株大树买下来，仍旧将它伐倒，却保证一点也不损坏他家的堂屋，而是让树自己去掉。曹遂兴听后非常高兴，答应将树卖给窦义，只收五千文钱。窦义买下这株大树后，跟伐树的匠人商议采取从梢到根砍伐的方法，将它伐成每段二尺多长的若干木段，工钱从优。结果，既避免了砸坏堂屋，又从中挑选出好材雇匠人制成赌博用具。在自己的商行中出卖，获利一百多倍。窦义的善于经商，精于盘算，都象这件事情啊！窦义老年时没有子嗣，将他一生积攒的钱财分别赠送给了他的亲朋好友。至于其它的产业，街面各大商店，每个店都价值一千多贯，委托给他少年时曾经借宿过的法安上人家经营，不必挑选日時，随时供给他生活用度，所有的钱都不计算收取利息。窦义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死后，在京城长安和会里留下一座宅院，送给了他弟弟的儿子居住。这一族人，现在还在那里。

贪

滕蒋二王

唐滕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赐诸王名五王，（明抄本五作臣，臣下空缺三字，按《新唐书》七九滕王元婴传作赐诸王綵五百，此有脱讹）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解经纪，不劳赐物。”与之，（明抄本“与”下空缺三字，无“之”字按《新唐书》七九滕王元婴传作“给麻二车”，此有脱字）以为钱贯，二王大惭。朝官莫不自励，皆以取受为脏污。有终身为累，莫敢犯者。（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滕王李婴、蒋王李恽，都不能清廉自慎，而是贪得无厌。皇上赏赐其他李姓皇室五王，就是没有滕、蒋二王的份。皇上下敕书说：“滕王叔、蒋王兄，能够自己照料自己，不需要劳驾皇上我赏赐你们财物。”这封敕书送到滕、蒋二王那里，二王误以为是赐给他们钱财呢。看完敕书后，非常羞愧。从此，满朝的文武百官都自己严格要求自己，都以巧取豪夺与收取贿赂为贪脏枉法，认为这样做贻害终生，没有一位官员敢于违犯。

窦知范

唐瀛州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有一里正死，范令门内一人，为里正造像，各出钱一贯，范自纳之。谓曰：“里正有罪过，先须急救。范先造得一像，且以与之。”结钱二百千，平像（百千原作千百，平像二字原空缺，据《说郛》二改补）五寸半。其贪皆类此。范惟有一男，放鹰马惊，桑枝打伤头（“伤头”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瀛州饶阳县县令窦知范贪婪成性。一次，县内一乡的里正死了，窦知范让族人为这个里正建造塑像，每家出钱一贯。钱收上来后，窦知范将这笔钱收归己有，说：“这个里正生前犯有罪过。这笔建塑像的钱先派急用，本县令得先建造一座塑像，就用这笔钱吧。”于是用钱二十万文，建造一座五寸半的塑像。窦知范的贪婪无耻都象这样啊！窦知范只生有一个男孩。一次放鹰行猎，他的这个儿子骑的马受惊狂奔，桑树枝打伤他的头部而死。全县百姓听说后人心大快，都兴灾乐祸地说：“县太爷的千金儿子，仅仅换了一只野兔的命！”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鸡母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笋，且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积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此类。（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刚来上任时，下车问一个里正说：“这地方鸡蛋一文钱买几只？”里正回答说：“能买三只。”夏侯彪之听了后，派人取来一万文钱交给里正，让里正代买三万只鸡蛋。说：“我不马上要这三万只鸡蛋。先将鸡蛋放在你这里，用母鸡孵化成三万只鸡崽，过了几个月长成大鸡后，我让县吏为我卖了它们。一只鸡卖三十文钱，半年期间，我就可以积攒成三十万钱。”夏侯彪之又问竹笋一文钱能买几根？里正回答说：“能买五根。”于是又取钱一万文交给里正，让里正代他购买竹笋五万根。并对里正说：“我并不须用这些竹笋；暂且放在竹林中让它生长，到秋长成成竹，一根卖钱十文，就可以积成五十万文钱。”这位夏侯彪之县太爷，

他的贪婪成性、卑鄙无耻，就是这个样子啊！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对宾下脱粟饭。商客有一骡，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卖。市人报价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买单丝罗，匹至三千。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汴州刺史王志愔在饮食上非常讲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给宾客却吃刚刚脱去的糙米。一次，一位商人有一条驴出售。这条驴一天能行三百里路，曾经有人给他三万文钱，他都没有卖。这次，市场上的经济人报价说十四千。王志愔听了后说：“四千文钱少，我再加一千。”还有一次，王志愔手下人去给他买单丝罗，每匹三千文钱。王志愔问织一匹单丝罗得几两丝？代买的人回答说：“五两。”于是，王志愔让家童取来五两丝交给代买人，又按每两手工费用十文钱，取出五十文钱同时交给买人。

段崇简

唐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云：“不得称无。上户（“上户”下原有“上户”二字，据明抄本删。）每家（“家”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取两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胁之。”人惧，皆妄通。通讫，简云：“不用唤客来，但须见主人。”主人到，处分每客索绢一疋。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罢任发，至鹿城县。有一车装绢未满载，欠六百疋。即唤里正，令满之。里正计无所出，遂于县令丞尉家，一倍举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深州刺史段崇简为人贪婪残暴成性。段崇简上任后，立即追逼乡的里正，命令里正让各户征召佃户。说：“不得说没有佃户。上等户，每家召取二人。下等户，每家召取一人。不来的，可动用刑法。”乡人们都惧怕，都说召取了。之后，段崇简发布命令说：“不用招唤佃户来，但必须见到佃户的主人。”佃主来到后，段崇简处罚每个佃户白绢一疋。约在一个月之内。共收得白绢三十车。于是段崇简辞官返京。途经鹿县时，有一车没有装满白绢，还少六百疋白绢，好装满这辆车。里正们一时无法可想，于是到县令、县丞县尉家筹取。筹到一千二百疋白绢，呈交段崇简，比他要的六百疋还多筹了一倍。就是这样一位贪婪无比的脏官，回到京城长安后，又被授予分州刺史。

崔玄信

唐安南部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受（明抄本“受”作“爱”。）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即要障车绦。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鑱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免。（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安南都护崔玄信任命自己的姑爷裴惟岳代理受州刺史。裴惟岳贪婪残暴，非法收取金银等财物价值达万贯。一次，有位土著头人要娶媳妇。裴惟岳向这位头人索要做车幔帐用的绦子一千疋。头人给他八百疋。还是不肯放过人家。将头人的新娘抢回府衙，戏弄了三天，才放新娘回去。这位头人还是不肯交纳余下的那二百疋绦子。于是裴惟岳亲自将这些绦子运到扬州。安南方面及时派人追到扬州，逮捕了裴惟岳。他运到扬州的一切财物也收为官有。裴惟岳被戴上枷锁押送回安南，准备让他向安南的百姓们谢罪。走到海口，上面送来敕令赦他无罪。

严升期

唐洛州司仓严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事无大小，入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涌贵。故江南人呼为金牛御史。（出《朝野僉载》，明抄本作《御史台记》）

唐朝时，洛州司仓严升期兼侍御史，在江南巡察。严升期非常喜爱吃牛肉，他巡察所到的州县，宰杀了许多牛做成菜肴给他吃。事情无论大小，只要送上金银等物就全没问题了。凡是严升期巡察到的地方，金银的价格猛然上涨。因此，江南人称严升期为“金牛御史”。

张昌仪

唐张昌仪为洛阳令，恃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鼓声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但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姓者六十余人，并令与

官，其蠹政也若此。（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张昌仪任洛阳县令。仗恃张易之的权势，手下的僚属们没有不顺从他的。一次，惊堂鼓响。有一个姓薛的人带着五十两黄金进入公堂，用衣袖遮挡着将黄金偷偷送给了张昌仪。张昌仪得到黄金后，接受了姓薛的状纸，回到京城将状纸交付天官侍郎张锡。几天后要审理案子，张锡问张昌仪：“你上次交给我的是什么人的状纸？”张昌仪回答说：“我也不记得了。只要见到姓薛的就送上去。”张锡回到官衙中查检，见桌案内放有六十多个姓薛的人的状纸。将这些伏纸一并发都送了上去。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政治腐败到这种地步了啊！

李 邕

唐江夏李邕之为海州也。日本国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载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邕见之，舍于馆。厚给所需，禁其出入。夜中，尽取所载而沉其船。既明，讽所馆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于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国。邕既具舟具及水工。使者未发，水工辞邕。邕曰：“日本路遥，海中风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从事。”送人喜。

行数日，知其无备，夜尽杀之，遂归。邕又好客，养亡命数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则杀之。后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滥也。（出《纪闻》）

唐朝时，江夏人李邕在海州为官。一次，日本国派遣唐使来到海州，一共五百人，带着国书，乘十只船。船上装载的都是珍宝，价值好几百万。李邕见了这些珍宝后，将五百名遣唐使安排在驿馆住下，一切生活用品都给以优惠，但是禁止他们随便出入。当天夜里，李邕派人将日本遣唐使船上的珍宝尽数取走，将船沉入海中。天亮后，对所有驿馆的人谎称：“昨夜海潮特别凶猛，日本国使臣的船全都漂失得不知去向。”于是，李邕将这件事上报给朝廷。皇上发下来文书，命令李邕造十艘船，派遣船工五百人，送日本使臣回本国。李邕接到文书后，准备了船与水手。临出发前，水手们向李邕辞行时，李邕暗示水手们说：“日本国离这非常遥远，海中风浪又大，怎么能够返回来呢？此去任凭你们自己见机行事了。”水手们听了这话不由得大喜。起程在海上行了几天，趁日本国使臣没有准备，在一天夜里将他们全部杀死，驾着空船回到海州。李邕喜欢收养门客，共收养了亡命徒几百人，用这些人从事抢劫的活动，事情败露就杀掉。李邕后来没有得到善终，而是因为他的残酷无度被反坐，处以殛刑。

裴 佶

唐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会其退朝。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必行贿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讫，门者报曰：“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门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见。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术为饭。佶姑曰：“前何踞而后恭。”及入门，有德色。揖（明抄本“揖”作“挥”）佶曰：“憩学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赠官纆千匹。（出《国史补》）

唐朝人裴佶，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裴佶小时候，他姑夫在朝中为官，官声很好，被认为是清官。一次，裴佶到姑夫家，正赶上姑夫退朝回来，深深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崔昭何许人也，众口一致说他好。一定是行贿了。这样下去，国家怎么能不混乱呢。”裴佶的姑夫话还未说完，守门人进来通报说：“寿州崔刺史请求拜见老爷。”裴佶的姑夫听了后很是生气，呵斥门人一顿，让门人用鞭子将崔刺史赶出府门。过了很长工夫，这位崔刺史整束衣带强行拜见裴佶的姑夫。又过了一会儿，裴佶的姑夫急着命家人给崔刺史上茶。一会儿，又命准备酒宴。一会儿，又命令做食饭。送走崔刺史后，裴佶的姑姑问他姑夫：“你为什么前边那么踞骄而后再那么谦

恭？”裴佶的姑夫面带有恩于人的神色走进屋门，挥手让裴佶离开这里，说：“去，到学堂休息去。”裴佶出屋还没走下门前的台阶，回头一看，见他姑夫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赠送粗官绸一千疋。

元 载

唐元载破家，藉财物，得胡椒九百石。（出《尚书故实》）

唐朝时，宰相元载获罪被抄家时，在他家抄出胡椒九百石。

张延赏

唐张延赏将判度支，知一大狱颇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促”原作“惧”，据明抄本改。）之。明日，复见一帖子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令两日须毕。明旦，案上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遂止不问。子弟承间侦之，公

曰：“钱至十万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祸，不得不受也。”（出《幽闲鼓吹》）

唐朝时，张延赏即将担任度支使。他知道有一宗大案子是个冤案。每每提起这宗大案都扼腕叹息。待到张延赏担任度支使后，召见掌管讼案、刑狱的官吏严加训戒，并且责令他们说：“这宗案子拖得太久了，你们必须在十天之内将它审理完。”第二天来到府衙办公，见桌案上放着一张便笺上写：出钱三万贯，请你不要过问这宗案子。张延赏看后大怒，更加督促这宗案子。第三天，又在书案上看见一张便笺，上写：出钱五万贯。张延赏看后更加气愤，责令两日内必须审理完毕，结案。第四天，书案上依然放着一张便笺，上面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看后再也不过问这宗案子了。孩子们得知这件事情后，找机会问张延赏为什么不继续过问这宗案子啦。张延赏回答说：“钱出到十万贯，能通神啊！没有不可转回的事情。我恐怕遭到祸患，不得不接受了啊！”

卢 昂

唐卢昂主福建盐铁，赃罪大发，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乘之。御史中丞孟简按鞠累月，乃得以进。召市人估之，或云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地。（出《国史补》）

唐朝时，卢昂主管福建盐铁。他贪脏的罪行被举发后，在抄没家产中，抄出一只碧宝石的枕头，有半斗那么大，置放在黄金制作的床上。在处理卢昂贪脏的案子时，御史中丞孟简审讯、查办了整整一个月，才有突破性的进展。召见珠宝商人来评估这只碧宝石枕，有的珠宝商人说这只碧宝石枕是无价之宝；有人说是美石，不是真的碧宝石。

崔 咸

唐中书舍人崔咸尝受大僚之知。及悬车之年，与表表上。崔时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极言赞美。便令制议行，值无厚善者，一章而允请。三数月后，门馆日沉寂，家人被窃骂。后甚悔，语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与少年郎议之。”（出《幽闲鼓吹》）

唐朝时，中书舍人崔咸曾经受过一位高官的赏识。崔咸在七十二岁的时候，为这位高官写了一个表章上报朝廷请求表彰这位高官。这时，崔咸任司封郎中，从感恩的角度，在表章中极力赞美这位大僚。皇上下来命令，让议论一下并且让崔咸为这位大僚写表彰的文章。其实，这位大僚并没有什么美善的德行值得赞美的，写一章就可以了。三五个月后，崔咸还在门馆中写这篇文章。谁也不到门馆去。家里的晚辈人

都在私下骂崔咸老了老了还拍马屁。崔咸非常后悔，对家中子弟们说：“有重要的事，一定不要跟你们年轻人说啊！”

崔远

唐崔远将退位，亲厚皆勉之。长女贤，知书，独劝。相国遂决退。一二岁中，居闲躁闷。顾谓儿侄曰：“不得诸道金铜茶笼子，近来忽四掩也。”遂复起。（出《幽闲鼓吹》）

唐朝时，宰相崔远将辞职回家。亲朋中关系密切的人，都鼓励他不要退下来。只有他的大女儿知书达理，劝他辞职。于是崔远听从大女儿的话，决定辞职回家。崔远辞职在家赋闲了一二年，呆得心情郁闷烦躁。对儿子、侄子们说：“自从辞职回家后，再也没有得到各道属员们送的金的、铜的茶笼子。近些日子，总共才有四个人来跟我玩猜枚的游戏啊！”于是，崔远又重新出山作官。

江淮贾人

江淮贾人有积米以待湧价。（“价”字原缺，据明抄本补。）

画图为人，持米一斗，货钱一千，又以悬于市。扬子留后余粲，杖杀之。（出《国史补》）

江淮有一位商人，积存许多米不卖等米价上涨。这位米商，让人画一个人，手中端着一斗，旁边写上：每斗米价一千文钱。之后，将这幅宣传画悬贴在米市上。扬子留守余粲知道这件事情后，将这位米商逮捕到官衙中，活活将他施用杖刑打死。

龙昌裔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祠讫，还至路，憩亭中。俄有黑云一片，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巾”原作“申”，据明抄本改。）于髻中得一纸书，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将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出《稽神录》）

戊子这年大旱，赤地千里。庐陵人龙昌裔囤米几千斛，趁机高价出卖。稍后，米价跌下来一些，龙昌裔于是写祷文，祈求上天再有一个月不下雨，之后亲自到神冈庙去祷告。龙昌

裔祷告完毕后，在回家的路上坐在一座亭子里稍休息一会儿。忽然有一片黑云自神冈庙后涌过来。少顷，雷雨大作，龙昌裔被震死在亭子外面。官司检视龙昌裔的尸体，解去他的头巾，在发髻中查到一张写着字的纸，就是他写的那篇祷文。龙昌裔有个孙子，将去参加童子举试。乡邻们将他的这件事告诉了举试官。于是他的孙子没有被获准举选。

安重霸

蜀简州刺史安重霸渎货无厌。州民有油客者姓邓，能棋，其家亦贍。重霸召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赂而自求退。”邓生然之，献中金三锭。获免。（出《北梦琐言》）

前蜀王朝时，简州刺史安重霸贪得无厌。州中百姓中，有一位姓邓的油商，能弈棋，家中也比较富裕。安重霸将他找来对弈，只让他站着弈棋，不许坐下。邓油商每布下一子后，安重霸立即让他退到西北窗下站在那里，待自己盘算好棋路，才布子。下了一天不过只布下十几个子罢了。邓油商又累又饿，几乎到了体力支持不住的程度。第二天，安重霸又派人

召见邓油商继续弈棋。有人告诉邓油商说：“这个刺史喜爱受贿，他找你的本意不是为了弈棋啊！你怎么不向他献上贿赂而求得不去呢？”邓油商听了这个人的话，献给安重霸白银三锭，这才免去站着弈棋之苦。

张虔剑

张虔剑多贪。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乃发廩赈之。事上闻，其嘉赏。他日秋成，倍斗征敛。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时人笑之。（出《北梦琐言》）

张虔剑生性好贪。他任沧州刺史时，因为天大旱百姓饥饿，马上打开府里的官仓发放粮米赈济饥民。这件事传到皇上耳朵里，皇上很是赞赏张虔剑。可是等到秋后收成定了，张虔剑却加倍征收旱时赈济的粮米。张虔剑常常说他自己也觉得说的与做的相违背。然而，一见到钱财就想贪占，不能自我约束自己。听的人，都讥笑他。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四 徧急

| | | | |
|-----|-----|-----|-----|
| 时 苗 | 王 思 | 李凝道 | 尧君卿 |
| 萧颖士 | 裴 枢 | 崔 珙 | 韩 皋 |
| 杜 佑 | 皇甫湜 | 段文昌 | 李德裕 |
| 李 潘 | 卢 罕 | 王 珙 | 高季昌 |

时 苗

汉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人，书“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牧长闻之，不能制。（出《独异志》）

汉朝时，时苗任寿春县令。一次，去拜见郡府中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蒋济，偏巧遇上蒋济喝醉了酒，不见他。时苗

回到家中后，雕刻一个木人，上面写上“酒徒蒋济”四个字，用弓箭射这个木人。郡守得知这件事情后，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王 思

王思性急。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出《魏略》，明抄本作出《魏书》）

王思性格急躁。一次，他提笔写字，一只苍蝇飞落到笔端，挥手赶走它，过了一会儿又飞回来。王思非常恼怒，起身追打这只苍蝇没有打到。于是回到书案前，气得将笔扔在地上，用脚将笔踏碎。

李凝道

唐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岁，故恼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饼诱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驴于街中，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走

马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出《朝野佥载》）

唐朝时，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情偏狭急躁。他姐姐有个男孩，才七岁。一次，这个小男孩故意激怒李凝道。李凝道果然恼怒了，起身追打这个小男孩，没有追上。于是假说给小男孩饼吃，将他骗回来，一把抓住。用牙咬小男孩的前胸后背，咬得到处流血。他姐姐发现了，才将小男孩救走。还有一次，李凝道骑着一头毛驴走在街上。过来一个骑马的，脚上穿的靴鼻子碰了他膝间一下，于是李凝道破口大骂这个骑马的人，近上去要殴打人家。骑马人跑的快，李凝道没有追赶上，忍不下这口气，就用嘴嚼路边的棘刺，扎得满嘴流血。

尧君卿

唐贞观中，冀州武强丞尧君卿失马。既得贼，枷禁未决，君卿指贼面骂曰：“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贼举枷击之，应时脑碎而死。（出《朝野佥载》）

唐太宗贞观年间，冀州武强县丞尧君卿丢马了，后来将

盗马贼捕获到，戴上刑枷。可是刑枷还没有戴好呢，尧君卿指着盗马贼的鼻子大骂道：“好你个老贼，吃了老虎胆了，竟敢偷你李爷的马！”这个盗马贼抢过来刑枷向尧君卿头上击去，只听“扑”的一声，尧君卿被击碎脑壳倒地死去。

萧颖士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至二十余，该博三教。性急躁忿戾，举无其比。常使一佣仆杜亮，每一决责，以待调养平复，遵其指使如故。或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择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出《朝野僉载》）

唐朝人肖颖士，唐玄宗开元年间人。才十九岁就经考试被选拔为进士。到二十几岁时，释、道、儒三教便都通晓。肖颖士为人性情急躁，有时动辄发怒、蛮横无理，再也没有象他这样的人了。肖颖士身边有个老仆人叫杜亮，每次发脾气这位仆人都挨他一顿打骂。然而等到杜亮的伤养好后，照样服侍肖颖士。听从肖颖士的使唤，跟以前一样。有人劝杜亮说：“你不就是一个仆人吗？何不挑选一个和善的主人侍奉呢？而在这受这样的苦。”杜亮回答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些道理呢。但是我爱他才学渊博，所以才恋恋不愿意离开他呀！”杜

亮一直侍奉肖颖士到死。

裴 枢

河东裴枢字环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开元二十一年奏（“奏”原作“春”，据明抄本改。）开河漕，以贍国用，上深嘉纳之。亲姨夫中书舍人薛邕，时有知贡举之耗。元日，因来谒枢亲。乃曰：“几姊有处（“处”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分亲故中举人否？”其亲指枢。邕整容端手板对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积选之才，不待处分矣。伏恐别有子弟。”枢即应声曰：“媿子失言。”因举酒沥地，誓曰：“薛姨夫知举，枢当绝迹匿形，不履人世。”其亲决责，令拜谢邕，枢竟不屈。永泰二年，贾至侍郎中举，枢一举而登选。后大历二年，薛邕方知举。枢及第后，归丹阳里，不与杂流交通。又韦元甫除此州，计到郡之明日，合来拜其亲。元甫至丹阳之明日，专使送衣服书状信物，枢怒言不纳。后三日，元甫亲拥骑到枢别业，枢戒其仆，不令报。久停元甫车徒，不得进。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须与军吏监军相识。遽此深责，未敢当也。”亲乃遣女奴传话，延元甫就厅事，置酒。元甫陈以公事，枢方出欢话。（出《乾馱子》）

河东人裴枢，字环中。他的叔父裴耀卿，唐玄宗在位期间，官至宰相。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玄宗皇帝建议开放河运，用以充实国库，玄宗皇帝特别赞许并采纳了这个建

议。裴枢的亲姨夫薛邕官任中书舍人，当时传出来他有可能主持科举选拔人才工作的消息。这年正月初一，薛邕特来拜见裴枢等家亲属。说：“他几个姨娘有什么吩咐没有？咱们的亲朋好友中有人参加应举科考吗？”一位亲属指着裴枢说裴枢参加。薛邕手捧上朝记事用的手板，面容严肃地说：“三十六郎，自然是国家积贮待选拔的人才，不用特意吩咐我了。我是深恐还有其他子弟，因此问一下。”裴枢当即应声说：“姨夫自食其言。”举起一杯酒洒在地上，当场立誓说：“果然是薛姨夫主持科举考试，裴枢我自当断绝跟外人的交往，藏身在家中，绝对不去参加举试。”这位亲属举杖责打裴枢，责令他向薛邕赔礼道歉。裴枢始终没有这样做。唐代宗永泰二年，侍郎贾至主持科举考试，裴枢一次就考中被选。这之后，在唐代宗大历二年，裴枢的姨夫才主持科举考试。裴枢应举中第后，回到丹阳里，不与一般闲杂人士交往。韦元甫来丹阳上任，计划在到任的时候，一块儿拜见他的亲朋。韦元甫到丹阳上任的第二天，专门派人带着衣服、书信和作为凭证的物件，来到裴枢家。裴枢气愤地将这个人赶走，没有收纳他带来的礼物。过了二天，韦元甫亲自乘车到裴枢的住处拜访他。裴枢告戒他家中的仆人，不许他们通报。使得韦元甫的车马人众在外面停候很长时间，不能进入裴枢府中。韦元甫一点也没有生气发火，只是说：“裴枢这个人啊太偏狭固执了。我初来乍到，须要跟军吏、监军们见见面，相互认识一下啊。受到这样严重的责备，不敢当啊！”裴枢的父母派丫环出来传话，说请刺史到厅堂暂坐，并让仆夫们准备酒宴。韦元甫到厅堂入坐后，跟裴枢谈的都是公事，裴枢这才高高兴兴地跟

他说话。

崔 珙

唐崔珙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中书舍人崔荆为庶子，公务谒珙，珙不为见。荆乃求与珙素厚善者，使候问之，珙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复诘之。居守益忿曰：“珙誓不与此人相面。且人为文词，言语何限，岂可以珙弟兄作假对耶？”荆尤不喻，亲族咸忧栗不安。甥族中有颖悟者，采取文采，许之。乃掌制日，贬崔珙为抚州郡丞云：“因缘雁序，鼓扇浇风。”荆因尔成疾。（出《芝田录》）

唐朝时，崔珙任东都洛阳的留守，署理尚书省的事务。中书舍人崔荆担任卿大夫的孩子的教养工作，因为公事拜见崔珙。崔珙不接见。崔荆于是求一个跟崔珙平素关系非常好的人，去问讯崔珙为什么不接见他？崔珙大怒不止。另外一天，这个人跟崔珙一块儿喝酒。待酒喝到兴起时，又责问崔珙为什么不接见崔荆？崔珙更加气愤地说：“我发誓不与这个人见面。此人写文章词赋，不着边际。怎么能够同我弟兄作警脚的对句呢？”崔荆听到这话后，更加不明白崔珙为什么不接见他。他的家族、亲属都为他感到忧虑不安。崔荆的外甥中有脑瓜转得快的人，提议采取编选文集的方式，将原来文章中

崔珙不满意的地方改正过来。崔荆采纳了这个提议。就在崔珙掌管草拟皇上命令的日子里，将崔珙降职为抚州郡丞，说：“所以将崔珙降职，因为崔珙借着是同族兄弟的关系，宣扬扇动浮薄不正的社会风气。崔荆因为这件事情而气闷出病来。”

韩皋

唐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词头，送以次舍人。是时吕渭草敕，皋恐，问曰：“仆何故转。”习不告。皋劫之曰：“与君一时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诉于改相，渭执之。夺其靴笏。啣啣久之，乃止。（出《国史补》）

唐朝人韩皋，自中书舍人改任御史中丞。依照中书省的惯例，宰相改任其它官职的任命书，由副宰相草拟。当时，由吕渭起草韩皋改任御史中丞的任命书。韩皋心中恐慌，问吕渭：“我因为什么缘故改任御史中丞？”按照惯例是不能告诉的。韩皋逼问说：“难道是跟你同时降职？”吕渭被逼问急了，就告诉了韩皋这次降职的原因。韩皋还想上诉他被免去宰相的事。吕渭坚决不同意他这样做，抢夺下来韩皋的朝靴和记事用的手板，大声吵嚷了很长时间，才不吵了。

杜佑

唐杨茂卿客游扬州，与杜佑书。词多捭阖，以周公吐握之事为讽。佑讶之，时刘禹锡在坐，亦使召杨至，共饮。佑持茂卿书与禹锡曰：“请文人一为读之。”既毕，佑曰：“如何？”禹锡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须摆阖，以动尊贵之心。”佑曰：“休休，摆阖之事烂也。独不见王舍乎，摆阖陈少游，少游刎其头，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翌日，杨不辞而去。（出《嘉话录》）

唐朝时，有个叫杨茂卿的读书人，到扬州游说，送书信给扬州刺史杜佑。信中多是议论天下政事的内容，用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暗喻杜佑应礼贤下士，广求人才。杜佑看了这封信后非常惊讶。当时刘禹锡也在跟前。于是，杜佑派人将杨茂卿请来一块饮酒。席间，杜佑将杨茂卿给他的信，递予刘禹锡说：“请文人拜读一下。”刘禹锡读完信后，杜佑问：“怎么？”刘禹锡说：“一般的说，没有进入任途的读书人不甘寂寞，都须用游说之术，来打动高官显贵的心。”杜佑说：“快别说了。游说之术早已用烂了啊！君不见王舍吗？向陈少游献游说之术，陈少游斩了他的头，我现在请你吃饭。不论做什么事情，超过了就会走向反面的啊！”

第二天，杨茂卿悄悄地溜走了。

皇甫湜

唐皇甫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偏直。（明抄本“直”作“急”）为郎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东洛。值伊瀍仍岁歉食，淹滞曹不迁，省奉其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行迹，庖突不烟。裴度时保厘洛宅，以美词厚币，辟为留守府从事。湜简率少礼，度亦优容之。先是度讨淮西日，恩赐钜万，贮于集贤私第。度信浮图教，念其杀戮者众，恐贻其殃。因舍讨淮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备极壮丽，就有日矣。将至书于白居易，请为碑。湜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某文若（若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方白之作，所谓宝琴瑶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也。然何门不可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宾客无不惊栗。度婉词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今既尔，是所愿也。”湜怒稍解，则请斗酒而归。至家，独饮其半，乘醉挥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贻，字复怪辟。度寻绎久之，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海之流！”因以宝车名马，缯采器玩，约千余缗，置书，遣小将就第酬之。湜省书大怒，掷书于地，谓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为此

碑，盖受恩深厚耳。其碑约三千字，一字三疋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小校既恐且怒，归具告之。僚属列校，咸振腕愤悱，思齧其肉。度闻笑曰：“真奇才也。”立遣依数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犂负相望。洛人聚观，比之雍绛泛舟之役。湜领受之无愧色。而卞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仆暨里中小儿辈，箕敛蜂巢，购以善价。俄顷山聚于庭，则命碎于砧儿，烂于杵臼，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常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詈且跃。手杖不及，则啮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阙史》，黄本作出《国史》）

唐朝人皇甫湜性格品貌倔强耿直，写的文章古拙高雅，而且性情高傲，秉性偏狭暴躁。皇甫湜在任工部郎中时，一次在酒桌上发脾气，跟同事争吵起来。待到醒酒后，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请求到东都洛阳去任职。正赶上伊水、湜水泛滥，连年欠收，皇甫湜又很长时间滞留在那里不得升迁。薪俸特别低，生活非常困顿愁苦。一次，天降大雪，皇甫湜家门前连个脚印都没有，全家饿饭，厨房的烟囱都不冒烟。当时，晋国公裴度任东都留守，在洛阳施行保民安政的政治措施。用高度的赞美、优厚的待遇，聘请皇甫湜为留守府的幕僚。持甫湜简朴率直不拘礼仪，裴度对他也很优待宽容。早年，裴度讨伐淮西叛乱有功，皇上赏赐给他价值许多万钱的礼品，贮放在集贤里的宅院中。裴度信奉佛教，经常顾虑在征讨淮西叛军时杀人太多，会带来灾祸。因此，他将这些钱财施舍给

福先佛寺，让僧侣用这笔钱重修佛寺。重修的福先佛寺，极为宏丽壮观。佛寺修好后，裴度正要写信请白居易为重建的佛寺写篇碑文记载这件事。当时，皇甫湜也在场。他忽然气恼地指责裴度说：“我皇甫湜就在你身旁，你却写信请在远处的白居易给你写碑文。我相信，一定是我违逆了你啊。我的文章如果跟白居易相比较，那么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但是，为什么在你门下就容不得高贵的人呢？我现在就向你请求辞职归家。”在座的宾客没有人不惊恐慌悚。裴度委婉地向皇甫湜表示歉意，说：“起初，我不好意思有劳老先生。考虑您是大手笔，怕遭到您的拒绝。现在既然您提出愿意撰写这篇碑文，这也是我的初衷啊！”皇甫湜的怒火稍稍消融，向裴度要了一斗酒，便告辞回到家中。一个人喝了半斗酒，乘着醉意挥笔撰写碑文，一气呵成。第二天抄写清楚后，送给裴度。皇甫湜写的这篇碑文，文思奇僻、古奥，书法也怪诞邪僻。裴度、忖度了好长时间也断不了句。最后，终于断句，弄明白了碑文。他赞叹地说：“真是木玄虚、郭景纯一类的隐居高士啊！”于是，备好宝车名马、古玩器皿和各种丝织品，价值约一百多万钱，并写了一封信，派一名小校送到皇甫湜家中。皇甫湜看完裴度给他的信后，大为恼怒，气愤地将信扔在地上，对小校说：“请转告裴侍中，为什么这样亏待我啊？我的文章不是一般的大路货，除了曾经给顾况写过集序外，还没有再为什么人写过。现在裴侍中请我撰写这篇碑文，都是因为我受他的恩惠深厚啊。这篇碑文约有三千字。每个字需付润笔费三疋绢，减少五分钱也不行。”小校听了后既惊恐又愤怒，回到留守府中如实汇报给裴度。在场的

下属与各位将校，都挥臂握拳，异常愤怒，纷纷叫嚷要将皇甫湜剁碎了吃肉。裴度笑着说：“真是奇才啊！”立即派人按照皇甫湜提出的酬金数额，如数付给他。运载绢的车辆，自留守府衙到皇甫湜居住的正郎里，一辆挨着一辆。全洛阳的人都走出家门观看这种奇观，就象观看绛车堵塞、舟船翻沉一样。皇甫湜欣然接受，一点没有羞愧的表示。皇甫湜性情急躁，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一次，皇甫湜被蜂子螫了手指，于是大为躁怒。让家中仆夫及邻里的小孩，将蜂巢取下来装在畚箕里，他用高价买下来。过了一会儿，所有的蜂子都飞聚在他家庭院中。于是，他又让家人仆夫将蜂捉住，在贴上、杵臼中砸烂捣碎，再将它们的汁液用布绞取出来，以解螫手之恨。还有一次，皇甫湜让他儿子皇甫松抄录几首诗，发现有个字写得有些小错误，便蹦跳着大骂不止。他来不急用木棍打，就用牙将他儿子的手腕咬得直淌血。皇甫湜的性情偏狭急躁，都象这样啊！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性介狭。宴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大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出《因语录》）

唐朝时，宰相段文昌性情孤傲偏狭。在宴请宾客时，出现鼻子眉毛那么细小的漏洞。也会遭至他的责怪。在西川，有个叫薛大白的进士，喝酒时称呼人的名字过多，第二天设宴便不再请他来了。

李德裕

刘禹锡（“刘禹锡”三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唐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因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尘土蒙覆。既启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览焉。但恐回吾精绝之心，所以不欲看览。”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类。（出《北梦琐言》）

唐文宗太和年间，刘禹锡任太子宾客，跟宰相李德裕同时兼任东都洛阳的分司。借着这个机会，刘禹锡拜访了李德裕。问：“近来，宰相可曾收到了白居易的文章吗？”李德裕回答说：“接连收到他送给我的文章，另外收存起来了，但是我始终没有看一眼。今天拿给你看看吧。”待到查找时，只见满满一书籍全是白居易的诗稿，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

李德裕让仆人找开书箱后立即又让将白居易的文稿收起来，并对刘禹锡说：“我很长时间就认为这个人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他的文章你又何必读呢。对于白居易的文章，我怕辜负了我的一片精妙之心，所以我不想看。”李德裕身为宰相，就这样压抑人才啊！唐文宗李昂继位之初，重用李德裕的朝中朋党时，首先以杨虞卿、牛僧儒为重。杨虞卿、牛僧儒，是白居易的亲密朋友。他们都不引荐扶持白居易，都是一路货色啊！

李 潘

唐礼部侍郎李潘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交者。召之见，诿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盖记其所为，亦常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缉者视之，当为改正。”潘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潘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少多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歌诗，兼旧有者，一时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歌什传流者少也。（出《幽闲鼓吹》）

唐朝人礼部侍郎李潘，曾经搜集编纂过李贺诗歌集，并想给这本诗歌集撰写序文，可惜没有办成这件事。李潘得知李贺有一位表兄，李贺生前跟他有文学方面的交往。于是召

见这位表兄，委托他代为访察搜集李贺的遗作。该人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表示谢意。还请求说：“李贺所有的诗作我都知道，还常常见他对自己的诗作进行反复修改。请您将所搜集编辑的李贺诗作给我看看，我可以将其中谬误的地方改正过来。”李潘听了后非常高兴，将自己搜集的李贺遗作全都交给了这个人。然而，过了一年，如石沉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李潘很是生气，又将李贺的这位表兄召见来，责问他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位表兄回答说：“我与李贺是表兄弟，从小就常在一起。我非常忌恨他为人傲慢，看不起人，经常想报复他。你交给我的那些诗歌，连同我原有的李贺的诗作，让我一块儿扔进厕所里去了。”李潘听了后非常气愤，大声叱斥他出去。过了很长时间，他还为这件事感到遗憾和懊悔。这也是李贺诗歌流传下来很少的缘故啊！

卢罕

唐李讷除浙东，路由淮楚，时卢罕为郡守。讷既到，适值远日，罕命设将送素膳于讷。讷初见忻然，迨览状。乃将名与讷父（“讷父”原作“谢”，据《玉泉子》改为“讷父”二字。）讳同。讷，建子也，雅性褊躁，大怒。翌日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闻之，亟命驾而往，舟且行矣。罕知其故，逊谢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谨，答之。讷去意益坚。罕度不可留，怒曰：“大小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出

《玉泉子》)

唐朝人李讷被授予浙东节度史，在上任的途中经由淮楚，当时是卢罕在那儿任郡守。李讷到淮楚时，正逢远日，卢罕让设将为李讷送去素餐，李讷刚一看到时非常高兴。等到看了卢罕附业的信后，才知到这个给他送饭食的设将的名子与自己父亲的名字相同，非常生气。第二天一早，就命人开船离开淮楚。李讷，是李建的儿子，性情高雅而又偏狭急躁，卢罕听到李讷不告而辞的消息后，立即命人备好车马前往码头拜见李讷。卢罕赶到码头时，李讷的官船正要开始。卢罕问明李讷不辞而别的缘由后，一再恭顺地表示歉意，并且说都是由于自己不细心造成的，一定处罚那位设将。然而李讷坚决要走。卢罕意识到怎么也挽留不住李讷了，气愤地说：“不论职位高低、尊卑，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建”，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说完，一掸衣袖，转身离去。

王 珙

唐给事中王祝，名家子，以刚鲠自任。黄寇前，典常州。京国乱离，盘桓江湖，甚有时望。及诏征回，路经于陕。时王珙为帅，颇凶暴。然祝将来必居廊庙，亦加礼待之。祝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于内厅盛张宴席，列妓乐。敛容白祝

曰：“某虽鄙人，叨忝旌钺，今日多幸，遇轩盖经过。苟不弃末宗，愿厕子侄之列。”祝坚不许。珙勃然作色曰：“给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罢宴，命将吏速请王给事离馆。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悉投黄河，尽取其囊橐。以舟行没溺闻奏，朝庭多故，舍而不问。时祝有一子，行至襄州，亦无故投井而死。（出《北梦琐言》）

唐朝末年，给事中王祝，出身于显赫之家，以刚直耿介自诩。黄巢起兵叛乱前，在常州为官。黄巢军攻陷京都长安期间，流落在民间，很有些名望。待到朝廷征诏他回京时，途经陕西。当时，王珙为陕西的军政长官，该人特别凶狠残暴。然而，王珙考虑到王祝此次应召回京一定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更加以礼相待。王祝鄙视王珙为人，极不愿意屈尊接受他的款待。王珙在内厅摆设丰盛的宴席来招待王祝，并专门为他准备了乐妓献演歌舞。席间，王珙恭恭敬敬地对王祝说：“我王珙虽然是个粗鄙的人，叨忝统领陕军，今天得遇给事，途经蔽地深感荣幸。若不嫌弃我这个末代族人，愿为给事叔、侄相称。”王祝听了后，坚决不应允。王珙勃然大怒。说：“王给事奉命回京的时间有限，我王某人不敢挽留。”说罢，立即命人撤去酒宴，并让人催促王祝迅速离开驿馆。待王祝离开驿馆后，王珙暗中授意手下将士尾随王祝。在王祝渡过黄河时将他一家人杀死投入河中，并将王祝所携带的行里包裹尽数取回。之后，王珙假称王祝渡黄河船翻落水淹死在水中，上报朝廷。当时，朝廷混乱多事，没有时间查询这

件事。王祝有一个儿子，在返京途中走到襄州时，也无缘无故地被人投入井中而死。

高季昌

董掌奏记府主偏急。官入中原授大理
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镇令公必作天子，
偃仰乎诟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谓曰：“我
书记所见甚长且广南湖南。与梁王齐肩。所以
使我乃梁王将校，安可辄同两处。差都押衙可
董且召宴饮迎而谓曰：“集性急请一切勿言。”仍遗
衣十匹以安之。董虽稟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闻说，自
我本无此见，诚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于礼合仪，所
遗段乃谬恩也。（出《北梦琐言》）

因缺字太多，不作今译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五

诙谐一

| | | | |
|-----|-----|-----|-----|
| 晏 婴 | 东方朔 | 边 韶 | 袁次阳 |
| 伊 籍 | 张 裔 | 张 裕 | 薛 综 |
| 诸葛恪 | 费 祎 | 王戎妻 | 邓 艾 |
| 安陵人 | 杨 修 | 孙子荆 | 蔡 洪 |
| 陆 机 | | | |

晏 婴

齐晏婴短小，使楚。楚为小门于大门侧，乃延晏子。婴不入，曰：“使狗国，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王耳。”王谓左右曰：“晏婴辞辩，吾欲伤之。”坐定，缚一人来。王问：“何谓者。”左右曰：“齐人坐盗。”王视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桔生于江南，至江北为

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今此人生于齐，不解为盗。入楚则为盗，其实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启颜录》）

春秋时期，齐国晏婴身材矮小，出使楚国。楚国在大门旁边开一个小门迎请晏婴。晏婴不走小门，说：“出使狗国，入狗门。现在晏婴出使的是堂堂的楚国，不应当从狗门走进去。”楚王问：“齐国没有人吗？”晏婴回答说：“齐国派遣贤德高尚的人出使贤德高尚的国王，派遣品德不好的人出使品德不好的国王。晏婴品德不好，因此出使楚王您哪。”楚王对身旁的大臣们悄声说：“晏婴善于雄辩，我想治治他。”于是，楚王坐好后，武士们从外面绑着一个人进来。楚王指着阶下绑着的人问：“他是什么人？”左右回答说：“是个犯偷窃罪的齐国人。”楚王看着晏婴，问：“齐人擅长偷窃吗？”晏婴回答说：“我听说桔生长在江南，移植到江北就变成了枳。枝干，叶片都相似，它结的果实的味道却不同，是因为水土不一样啊。大王阶下绑着的这个人，在齐国时不懂得偷盗。来到楚国后就成了盗贼，本质变坏了。这是楚国的水土使他变坏的啊！”楚王听后笑着说：“我反倒被你给戏弄了！”

东方朔

汉武帝尝问东方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朔对曰：“自唐虞之后，成康之际，未足以喻。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卞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彦闾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孔父为詹事，蘧伯玉为太傅，孙叔敖为诸侯相，王庆忌为期门，子产为郡守，夏育为鼎官，羿为旌头，（羿善射。）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复问：“今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仁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辨知闾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对曰：“臣观其函齿牙，树颊胷，（音改。）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胠尻，遗蛇其迹，行步禹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朔之进退澹词，皆此类也。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于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讚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

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非是守宫即蜥蜴。”帝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窠藪。”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曷。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嗷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抵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嗷嗷者，乌哺穀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龠，老柏涂，伊优亚，狝吽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龠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穷（穷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也。狝吽牙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缝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以上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汉武帝有一次问东方朔：“先生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

东方朔回答说：“自唐虞之后，到周朝的成康盛世，没有一位国君可以和您相比。以臣看，皇上的功勋与品德、德居黄帝、颡顼、帝啻、康尧、虞舜五帝之上，功在夏禹、商汤、周武王之前。并非仅仅如此啊！以诚待人，就能广泛地得到普天下仁人志士的支持和拥戴，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能任用这些贤达的人。比如任周公、召公为丞相，任孔丘孔仲尼为御史大夫，任姜太公为将军，任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为拾遗在您身后检查有无遗漏，任骁勇的鲁国大夫卞严子为卫尉，任虞舜的臣子皋陶为大理寺卿，任虞舜的农官后稷为司农卿，任成谒的名臣伊尹为少府，任孔子的门生能言善辩的子贡为使节出使外国，任孔子的门生颜渊、闵指为博士，任擅长文字的子夏为太常卿，任伯益为右扶风，任季路为执金吾，任帝啻的儿子契为鸿胪卿，任龙逢为宗正掌管皇室亲族事物，任商朝孤竹君的儿子伯夷为京兆尹，任齐国的宰相管仲为拱己京师的冯翊郡守，任鲁国的巧匠公输班为掌管土木管透的将作大匠，任鲁献公次子德高望重的仲山甫为光禄大夫，任炎帝四狱的后裔申伯为太仆，任春秋时延陵吴公子季札为水衡都尉，任秦穆公的贤相百里奚为典属国，任鲁国大夫柳下惠为大长秋服侍皇后，任卫国大夫史鱼为协助丞相检举不法之事的司直，任宋国大夫孔父为詹事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任卫国人蘧瑗为太傅。任楚国令尹孙叔敖为诸侯相，任王庆忌为期门掌执兵麾从护卫，任郑国丞相公孙侨为郡守，任卫国勇士夏育为鼎官，任后羿为皇帝仪仗的排头兵，任宋万为司道侯为皇上在前开道……汉武帝听到这里大笑不止，又问：“现在在我朝为官的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昌、司

马相如、吾仑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一类的人，他们都能言善辩，渊博通达，擅长文章辞赋。先生看看你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和这些人相比？”东方朔回答说：“我看到他们的包牙齿，长而多毛的脸，往外翻的嘴唇，长脖突下巴，罗圈腿，大肥屁股，象蛇行的歪歪斜斜的脚印，一瘸一拐的走路的姿式，我虽然长相不怎么样，还能兼有上述这些人的这些特征。”东方朔讲的，都是这样一类能进能退、随机应变的俏皮废话。一次，汉武帝让几位大臣玩猜物游戏。汉武帝在盆内扣放着一只壁虎，让几位大臣们猜，都没有猜中。东方朔自我吹虚说：“我曾学习周易，请皇上让我猜猜。”于是，他另用著草卜算一卦，回答说：“我认为它是条龙又没有长角，我说它是条蛇又长着脚。连续不断地爬行而且善于攀缘墙壁，不是壁虎就是蜥蜴。”汉武帝说：“好！果然让你猜中了。”于是赏赐给东方朔帛十疋。接着，汉武帝又让东方朔猜别的东西，都连连被他猜中，连连得到汉武帝的赏赐。当时，有一位汉武帝特别宠爱的歌舞杂技艺人叫郭舍人，能表演出各种各样的滑稽动作，经常伴侍在汉武帝身边。郭舍人喊叫道：“东方朔侥幸猜中啦，不是真本事啊！我请求皇上让我放物叫东方朔猜。他猜中了，打我一百板子；他没有猜中，请皇上赏赐给我帛。”于是，郭舍人将依附树上生长的寄生置放在盆底下，让东方朔来猜。东方朔说：“是头上顶盆用的垫圈。”郭舍人大叫：“我就知道你东方朔不能猜中嘛！”东方朔说：“生肉叫脍，干肉叫脯。放在树上就叫寄生，放在顶盆底下就叫垫圈。”汉武帝听了让倡人的主管杖打郭舍人。郭舍人被打得疼痛难忍，大声呼叫。东

方朔笑着说：“啊！嘴上没毛，喊声嗷嗷，屁股越抬越高！”郭舍人非常生气，说：“东方朔随意诽谤皇上的侍从官，罪当斩首示众！”汉武帝问东方朔：“你为什么诽谤我的侍从官啊？”东方朔回答说：“我不敢诽谤皇上的侍从官啊，我说的是隐语呀！”汉武帝问：“你隐示的是什么呢？”东方朔回答说：“口无毛，指的狗洞。声嗷嗷，指的是母鸟哺育小鸟崽。尻益高，指的是鹤俯身吸食兔子。”郭舍人不服气，说：“我请求再问东方朔隐语，如果说不出来也应该打板子。”随即胡乱说道：“今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狢吽呀。你说说都隐含的什么？”东方朔回答说：“‘令’是命，‘壶’是盛器，‘龃’齿不正，‘老’人要敬，‘柏’长在院庭中的树，‘涂’渐渐潮湿的路径，‘伊优亚’是词未穷，‘狢吽呀’是两狗相争斗。”郭舍人胡乱问的这些话，东方朔立即应声，对答如流，一点也问不住他。所有在场的文武大臣们都非常惊讶。汉武帝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长期得到宠爱。进入伏天后，一次，汉武帝下诏赏赐侍从官们肉，主持分肉的御膳总笼天很晚了也没有来。东方朔拔出宝剑对他的同事们说：“伏天热肉容易坏，应当早点将肉拿回家去，请你们赶快接受赏赐吧。”说完，用剑砍块肉拿着走了。主管分肉的御膳总管将这件事情上报给汉武帝。东方朔来了后，汉武帝问：“昨天我赏赐给你们肉，你不等着总管去分，自己割一块拿走，是怎么一回事啊？”东方朔摘下帽子表示敬意。汉武帝说：“先生请起，自己责备自己吧。”东方朔再次拜谢，说：“朔来朔来，受赏赐不等待分，怎么是无礼呢？拔出宝剑割肉是何等豪壮的义举啊！没有多割肉，又是何等廉洁啊！回到家中交给妻子，又是何等的仁爱啊！”汉

武帝笑着说：“本来是让先生自己责备自己，你反而自己夸奖自己了啊！”汉武帝说完，又赏赐给东方朔酒一石，肉百斤，让他带回家中交给妻子。

边韶

后汉边韶字孝先，教授数百人。曾昼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孝先潜闻之，应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启颜录》）

五代时期，后汉有个叫边韶的人，字孝先，教授几百个弟子。一次，边韶白天睡觉。他的弟子暗中编一首顺口溜嘲笑他：“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偷偷听到弟子们说这首顺口溜后，应和道：“边是姓，孝是字，大腹便便，那是装书的箱子。想睡觉，是为了思考经书上的事。睡时跟周公在梦中相互勾通，静卧是在跟孔老夫子交换怎样理解经义。你们随便嘲弄师长，这是那本经书上告诉你们的啊？”编顺口溜嘲弄边韶的弟子们，听了后感到非常羞愧。

袁次阳

后汉袁次阳妻，扶风马季长女。初婚装遣甚盛，次阳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违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次阳又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次阳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出《本传》）

东汉时，扶风袁次阳的妻子，是扶风马季长的女儿。刚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特别丰厚，袁妻每天都精心梳妆打扮。袁次阳问妻子：“已经作了媳妇，每天只是捧着箕畚、扫帚，料理家务而已。为什么这样过于打扮呢？”袁妻回答说：“我的父母陪送这么多的嫁妆是他们对我这个女儿的慈爱，我不能忤逆父母不用这些嫁妆。郎君如果想仰慕汉朝的鲍宣、梁鸿的高尚志节，为妻也一定效仿鲍宣的妻子少君、梁鸿的妻子孟芝，将饭菜高高地奉举到眉间来侍奉你啊！”袁次阳又问：“弟弟先于哥哥结婚，会被世人耻笑，现在你的姐姐还未出嫁呢，你先出嫁好吗？”袁妻回答说：“我姐姐品德高尚卓异，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到可以嫁给他的好丈夫。不象我啊这么卑下，管他好赖呢，找个男人嫁给他就算了。”袁次阳听了后沉默不

语，但还不服气。在新房外面偷听人，很为袁次阳感到惭愧。

伊 籍

蜀先主以伊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使吴。孙权闻其才辨，欲逆折其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应声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吴主大惭，无语对。（出《三国志》）

蜀汉先主刘备任用伊籍为左将军行事中郎将，派他出使东吴。吴王孙权听说他很有辩才，想逆着说话，借以打乱伊籍的思维。伊籍刚刚进入吴宫正殿叩拜吴主孙权，孙权开口说道：“你这不是徒劳事奉无道的昏君吗？”伊籍应声回答道：“一拜一起，不算什么操劳。”吴主孙权听了深感惭愧，无话可答。

张 裔

蜀张裔为益州太守，为郡人雍闿缚送孙权。武侯遣邓芝使吴，令言次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故

许芝遣。裔临发，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裔对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出《启颜录》）

蜀汉益州太守张裔，被本郡人雍闾暗中绑架到东吴欲送给吴主孙权。诸葛亮派遣邓芝出使东吴，让邓芝拜见孙权时在言谈中向孙权提出请张裔回蜀。张裔自从被绑架到东吴后，便从雍闾手里逃出来各处流落躲藏。孙权并不知道他被绑架来，因此允许邓芝带他离吴回蜀。临行前，张裔被引见去拜辞吴主孙权。孙权问张裔：“蜀中卓氏寡妇卓文君，跟司马相如私奔。贵地的风俗怎么这样呢？”张裔回答说：“我认为卓氏寡妇卓文君，尽管跟人私奔，还比贵国吴县朱买臣的妻子嫌贫爱富易夫而嫁贤慧多了呢！”

张裕

□□□□□刘璋会涪，时张裕为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吾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无须，故裕云及之。（《艺文类聚》卷二五引《蜀志》[《蜀志》十二周群传文]文略同，

疑出《启颜录》)

蜀汉先主刘备与刘璋在涪州相见。当时，张裕任刘璋的从事，在旁边坐陪。张裕脸上长着连鬓胡须，刘备嘲笑他说：“我的家乡河北涿县姓毛的特别多，东西南北，都是毛啊。涿县的县令自称为：‘众多的毛绕着涿而居住啊！’”张裕听了反唇相讥说：“从前有个人任上党潞长，后迁任涿县县令，辞官回家了。当时有人给他写信，想在信头写‘潞’就遗漏下‘涿’，写‘涿’就遗下‘潞’。于是，所兴写上‘潞涿君’。”刘备听了后哈哈大笑。刘备脸上没长胡须，因此张裕这样讲。（按：“涿”，另有一义为“阴器”，即‘生殖器’；“潞”，谐音为“露”。）

薛 综

吴薛综见（“吴薛综见”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蜀使张奉，嘲尚书令阚泽姓名，泽不能答。薛综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嘲君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也。（出《启颜录》）

东吴的薛综见到蜀汉的使臣张奉嘲笑尚书令阚泽的姓名，阚泽一时反驳不了，于是走到张奉面前说：“‘蜀’是什么？旁边有犬（按：犬同‘犴’。）念‘独’，没有犬念‘蜀’；横‘目’‘句’身，‘虫’进入它的腹中。”张奉说：“我不应当再嘲笑您吴国的大臣啊。”薛综应声回答说：“无‘口’为天，有‘口’为吴，我们吴国君临在万邦之上，是天子的国都啊！”在坐的人听后哈哈大笑。张奉却没话可讲了。

诸葛恪

诸葛恪对南阳韩文晁，误呼其父字。晁诘之曰：“向人子而字父，（“而字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子为是礼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者，非不明，意（“不明”二字原空缺，“意”原作“意”，据黄本补改）有所在耳。”孙权使太子嘲恪曰：“诸葛元逊食马矢一（“矢一”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石。”恪答曰：“臣得戏君，子得戏父。”答曰：“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可恪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曰：“乞令太子食鸡卵三百枚。”上问恪曰：“人令君食马矢，君（矢君二字原空缺，据许本补。）令人食鸡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吴主大笑。（出《启颜录》）

诸葛恪有一次无意中失口叫了韩文晁父亲的名字，韩文晁责问他：“当着儿子的面叫父亲的名子，您认为这样做有礼貌吗？”诸葛恪大笑着说：“农历七月七日夜，妇女们向天穿纫七孔针，不是不知道天是黑的，难纫针，而是另有寓意啊！”吴主孙权指使太子孙亮嘲弄诸葛恪说：“诸葛之逊吃马粪一石！”诸葛恪问：“做臣子的可以戏弄国君吗？做儿子的可以戏弄父亲吗？”太子明回答说：“我不敢这样做啊。”吴主孙权接口说：“可以这样做。”诸葛恪听了后，说：“请皇上命令太子吃鸡蛋三百只。”孙权问：“太子让你吃马粪，你让太子吃鸡蛋，这是为什么呀？”诸葛恪回答说：“都出自同一缘由啊！”孙权听了，哈哈大笑。

费 祎

孙权尝飧蜀使费祎，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嘲云：“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诸葛恪曰：“爱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鸟，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咸称善。（出《启颜录》）

一次，吴主孙权宴请蜀汉使臣费祎，事先告诉参加宴会的群臣们说：“呆会儿，费祎来了，诸位爱卿装成没看见，继

续低头吃喝，不用站起来迎接。”费祎来了后，只孙权一个人停下杯筷，其他人没有一人起身迎接他。费祎看到这种情形，立即嘲讽地说：“凤凰飞来了，麒麟停下杯筷表示欢迎。愚昧无知的驴骡，却照旧在那里闷头继续吃。”诸葛恪听后抬起头来，说：“我们喜爱栽植梧桐树，是为了迎接凤凰来。从哪飞来的燕雀，自称是凤凰？为什么不同弹弓射它，将它赶回它的家乡去。”众臣起身叫好。

王戎妻

晋王戎妻。语戎为卿。戎谓曰：“妇那得卿婿，于礼不顺。”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戎笑遂听。（出《启颜录》）

晋人王戎的妻子，称王戎为“卿”。王戎对妻子说：“妻子怎么能称丈夫为卿呢？这样称呼在礼上讲不通啊。”妻子回答说：“我亲卿爱卿，所以才卿卿。我不卿卿，那么谁来卿卿？”王戎听后笑了。（按：在古代，卿字除含有对男子的敬称，和君对臣、长辈对晚辈的称谓外，还含有夫妻情人间的爱称之意。）

邓艾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御览》四六四引作出《语林》，又四六六引作出《世说》，文同）

邓艾口吃，经常说：“艾艾……”

晋文王戏虐邓艾说：“艾艾到底是几个艾呀？”邓艾回答说：“哦凤兮哦凤兮……”因此只是一凤。

安陵人

晋钟毓兄弟警悟过人，每嘲谑，未尝困蹶。尝语会，闻有女善调谑，往观之。于是盛饰共载，行至西门。一女子笑曰：“车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觉，车后门生云：“向已被嘲。”钟愕然。门生曰：“中央高，两头低也，盖言羝也。”兄弟多髯故云。

晋朝时，钟毓兄弟机敏、顿悟超过一般的人，每次与人戏谑，从未被难倒过。一次，钟毓对钟会道：“听说有个女人非常会调笑戏谑，咱们去会会她啊？”于是两兄弟穿着华美的衣服，乘坐一辆车去会这个女子。他们走到西门，遇见一个女人指着他们笑着说：“车中央怎么那么高哇？”两兄弟起初一点也没有察觉出什么来。坐在车后面的弟子说：“方才你们已经被人家戏谑啦！”钟氏兄弟听后怔住了。弟子说：“那个女人说‘中央高，两头低（按：低，谐音‘羝’，公羊。）’意思是说‘原来是两头公羊’。”钟毓兄弟二人，都长着浓密的胡须，因此被那个女人戏称为“两头公羊”。

杨修

晋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出《启颜录》）

晋朝时，有个叫杨修的男孩，才九岁，特别聪明、慧颖。一次，孔君平到家来找杨修的父亲。偏巧杨父不在家，杨修代父亲摆放便宴招待孔君平。餐桌上有一道菜是鲜杨梅。孔君平指着桌上的杨梅问杨修：“这杨梅是你杨家的果吗？”杨修应声回答说：“我没听说过孔雀是您孔家的家禽啊！”

孙子荆

晋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云：“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出《世说新语》，明抄本作出《启颜录》）

晋朝人孙子荆，年轻时想当隐士，对王武子说：“应当头枕石头，口饮溪水。”失口说成了‘应当口饮石头，头枕溪水。”王武子问：“溪水可以头枕，石头怎么可饮呢？”孙子荆这才知道刚才失口说错了，于是狡辩道：“我之所以头枕溪水，是为了洗耳朵；之所以饮石头，是想磨砺牙齿啊！”

蔡洪

晋蔡洪赴洛，洛中问曰：“募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

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诸君得无是其苗裔乎？”（出《启颜录》）

晋朝人蔡洪从江南去京城洛阳应举。洛阳城里有人问他：“现今刚开始招募僚，你们这些人就拼命挤入京城。这里在卑微的人中选拔英才奇士，在山野岩洞中招览贤人俊杰。你们这些从江南吴、楚之地来到京城的人，原本是国破之家后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来应此召？”蔡洪回答说：“价值连城的夜光宝珠，不必产在周武王会盟诸侯的孟津水中；一手握不过来的美玉，不必采在昆仑山上。有名的贤君大禹出生在东边夷人的蛮荒之地，以贤德著称的周文王出生在西羌胡人居住的地方。圣明贤良的人，为什么必得产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当年周武王伐纣胜利后，迁移顽固不化的人到洛阳来。那么，你们这些现在的洛阳人，能不是这些顽民的后裔吗？”

陆机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东吴何以敌此。”陆曰：“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耳。”机在坐，潘安至，陆便起。安仁曰：“清风至，乱物起。”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启出《颜录》）

陆机到王武子家作客，王武子家存有一百斛羊奶酪。王武子指着这些羊奶酪问陆机：“在你们东吴，有什么名菜可以跟羊奶酪相媲美？”陆机回答说：“我们东吴有千里那儿产的菹菜烹制的羹汤、未下那儿产的盐豆豉，都是跟羊奶酪一样好吃的佳肴啊！”陆机正坐着呢，潘安来了，陆机站起身来。潘安说：“清风吹来了，各种废弃东西都被刮起来了。”陆机听后应声回答说：“群鸟集到一块儿来啦！”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六

诙谐二

| | | | |
|-----|-----|-----|-----|
| 蔡 谟 | 诸葛恢 | 周 顗 | 韩 博 |
| 刁凿齿 | 孙 盛 | 祖 纳 | 郝 隆 |
| 罗 友 | 张 融 | 何承天 | 王 绚 |
| 何 勔 | 谢灵运 | 刘 绘 | 徐孝嗣 |
| 沈文季 | 沈昭略 | 胡谐之 | 梁 武 |
| 柳信言 | 徐 摛 | 徐 陵 | 李 谐 |
| 周 舍 | 王 琳 | | |

蔡 谟

晋王导妻妒，导有众妾在别馆，妻知之，持食刀将住。公遽命驾，患牛迟，手捉尘尾，以柄助打牛。蔡谟闻之，后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

唯闻短辕犊车，长柄尘尾。”导大惭。（出《晋史》）

晋朝人王导的妻子非常好吃醋。王导在外面另有住宅，里面住有许多姨太太。王导的妻子得知这件事后，手里拿着一把菜刀要去这幢住宅砍杀那些姨太太。王导知道后急忙让家中仆人驾好牛车去追赶妻子。王导嫌牛车走得太慢，手里倒握着拂尘，用拂尘把击打牛屁股，让牛快走。蔡谟听说这件事情后，来看王导说：“朝廷想赏赐你九种礼品，这可是最高的礼遇啊！”王导听了后，谦让他说自己无功无德，不应得到这么高的赏赐。蔡谟说：“不说别的，单单听说你乘坐短辕牛车，用长把拂尘鞭牛。这件事就足够赏赐的了。”王导听了后，羞愧无比。

诸葛恢

晋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出《启颜录》）

晋朝的诸葛恢与丞相王导，二人因为族姓排列的先后顺序而发生争吵。王导说：“为什么不可以称葛王，而非得称王葛呢？”诸葛恢回答说：“譬如称驴马吧，这样称呼的意思难道是说驴就胜过马了吗？”

周顓

晋庾亮造周顓。顓曰：“君何忻悦而忽肥。”庾曰：“君何忧惨而瘦。”周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秽滓日去。”（出《南史》）

晋朝时，庾亮去拜访周顓。周顓问：“你近来有什么高兴愉快的事情忽然肥胖起来了？”庾亮反问道：“您怎么忧伤愁惨得忽然瘦了呢？”周顓说：“我没有什麼忧伤愁惨的事情，只不过是天天吃些蔬菜使胃肠清洁虚空，那么，那些污浊的废弃物也就一天天减少了。”

韩博

晋张天锡从事中郎韩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谓博曰：“卿是韩卢后。”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固相问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韩卢后。”博曰：“明公未之思尔，短尾者则为刁。”阖坐雅叹焉。（出《启颜录》）

东晋时，张天锡的僚属中郎韩博，前往建康向东晋上表与送盟文。韩博能言善辩，很有口才，东晋执掌朝政的大司马桓温很是赞赏他。一次盛大的聚会上，桓温暗中指使司马刁彝问韩博：“你是韩卢后吗？”韩博回答说：“您是韩卢后。”桓温笑着说：“刁司马因为你姓韩，因此这样相问那。刁司马自然是姓刁了，哪能是韩卢后呢。”韩博回答说：“大人您没有很好地思考啊，短尾则为刁黄，因此是韩卢‘后’哇！”在坐的人，都赞叹韩博的高雅与善辩。

习凿齿

秦苻坚克襄阳，获习凿齿、释道安。时凿齿足疾，坚见之，与语大悦。叹曰：“昔晋平吴，利在二陆；今破南土，获士一人有半。”盖刺其蹇也。初凿齿尝造道安谭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咸以为清对。（出《晋春秋》）

东晋时，前秦苻坚攻占襄阳，虏获习凿齿、释道安。当时，习凿齿正患脚病，瘸着走路。苻坚接见他，跟他谈了一会儿话，非常高兴，慨叹地说：“当年晋人平定东吴，得利于

东吴的两名水军将领陆抗、陆景。我现在攻克襄阳，得到一个半人啊！”苻坚这样说，是讽刺戏谑当时习凿齿患脚疾瘸着走路。当初，习凿齿一次跟释道安闲谈，自我夸赞说：“四海之内习凿齿。”释道安应声说：“普天之下释道安。”都认为这两句话是一付清对。

孙 盛

晋孙盛与殷浩谈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尘尾，毛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语孙曰：“莫作强口马，我当捩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劳卿颈。”（出《南史》）

晋朝人孙盛与殷浩互相辩论，你来我往，不辞辛苦。不论是客是主，都不得闻。家人仆夫往来上菜上饭，凉了再热，热了又凉，再三再四。辩论到激烈时，彼此用拂尘击打。拂尘上的毛都脱落下来，弄得满桌都是，饭里菜里都有。宾主一直到了傍晚都忘了吃饭。殷浩对孙盛说：“你莫作强嘴的马，我应当捩住你的鼻子。”孙盛对殷浩说：“你没有见到被拽豁鼻子的牛吗，我让人按你的脖颈。”

祖 纳

东晋光禄祖纳少孤苦，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闻其佳名，（“佳名”原作“住”据《世说》补改。）知其常亲供养，乃以二婢饷之，因以为吏。人有戏之者，奴价倍于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耶。”（出《世说》）

东晋光禄大夫祖纳少年时孤苦伶仃，但是非常孝顺，经常亲自为母亲烧火做饭。王平听说他的美名后，得知他亲自服侍供养母亲，就送给他二名女仆，并推荐他担任官职。有人戏谑祖纳说：“你这个奴隶的价格比婢女高一倍呀！”祖纳回答说：“身为秦穆公宰相的百里奚为什么必得比五张公羊皮还轻贱呢。”（按：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能，用五只公羊皮在楚人那儿将他赎出来，委以国政。）

郝 隆

晋郝隆为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曰：“嫩隅跃清池。”桓

温问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媵隅。”桓曰：“何为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出《世说》）

晋时人郝隆被授予南蛮参军。他在三月三日这天作诗一首，其中一句是“媵隅跃清池”。执掌朝政的大司马桓温听了问：“媵隅是什么东西？”郝隆回答说：“南蛮人管鱼叫媵隅。”桓温问：“你为什么用蛮语？”郝隆回答说：“我千里迢迢地来投奔大司马您，才得到一个蛮府参军的官职，怎么能不用蛮语呢？”

罗 友

晋罗友家贫，乞禄于桓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饮叙别。友亦被命，至尤迟晚。温问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门，于中路见鬼椰榆云：‘我只见汝送人上郡，何不见人送汝上郡。’友始终惭，回以还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笑其滑稽，而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出《渚宫旧事》）

晋朝时，有个叫罗友的人，家里很贫穷，投奔到大司马

桓温手下找口饭吃。罗友虽然是因为有才学而得到桓温的赏识，但是由于他平素生性放诞不受管束，桓温认为他不适合担任官职治理百姓。因此，只赏识赞许他而不使用。后来，同为幕僚的一位同事被任命为郡守，桓温为他设宴话别，罗友也被邀请参加。但是罗友到的特别晚。桓温问罗友：“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罗友回答：“我昨天奉您的指示外出，在路上遇到一个鬼嘲笑我说：‘我只见你送别人出任郡守，为什么不见别人送你出任郡守呢？’我听了后始终感到羞愧，回来后还再三思悟这件事，不知不觉就延缓了赴宴的时间，真是罪过。”桓温听了后一方面感到罗友说的滑稽可笑，一方面也感到惭愧。这之后，桓温任命罗友为襄阳太守。

张融

宋张融尝乞假还，帝问所居。答曰：“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问张绪。绪曰：“融近东山，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上岸，住在其间。”上大笑。太祖尝面许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太祖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司徒长史。融与谢宝积（“谢宝积”当作“宝积谢”，宝积融第六弟，见《南史》本传。）俱谒太祖，融于御前放气。宝积起谢曰：“臣兄触忤宸宸。上笑而不问。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

“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上大笑。（出《谈薮》）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张融有一次请假回家。皇上问他家住在哪里？张融回答说：“我住在陆地上但不是房屋，住在船上但不在水上。”皇上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问张绪。张绪告诉皇上说：“张融家住在东山附近，没有固定的住处。暂且将一只小船牵上岸边，全家人住在里面。”皇上听了大笑。齐太祖肖道成曾当面答应授任张融为司徒长史，然而竟然不见太祖下任命令。张融骑着一匹瘦得可怜的马上下朝，太祖看见了问张融：“你的这匹马怎么这么瘦啊？给它多少料粟？”张融回答说：“每天喂它一石粟。”太祖问：“那为什么还这么瘦？”张融说：“我答应喂它一石粟，可是我并没有实际给它呢。”第二天，太祖即下任命令授任张融为司徒长史。张融与宝积谢一块儿拜见太祖。张融在皇上面前放了一个屁，宝积谢起身谢罪说：“我的这位兄弟泄气污染了皇上的圣殿。”太祖只是笑笑，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摆上酒宴，张融排斥宝积谢，不让他上桌。太祖问：“为什么不跟你的这位贤弟同桌吃饭？”张融说：“我不能跟谢气的嘴同餐。”太祖听后大笑。

何承天

宋东海何承天，徐广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迈。诸

佐郎并名家少年，颖川荀伯子嘲之，当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知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耶。（出《谈薮》）”

南宋东海人何承天，是徐广的外甥，官任著作佐郎，年岁已经很大了，其他的著作佐郎都是显赫人家的年轻子弟。颖川人荀伯子嘲笑他，称他为“奶母”。何承天说：“你应当知道凤凰带领着九只小凤凰崽，你称我为‘奶（按：此字作‘母’）母’是什么意思呢？”

王 绚

晋王绚，彧之子。六岁，外祖何尚之，特加赏异。受《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戏曰：“可改为‘耶耶乎文哉。’”（吴蜀之人，呼父为耶。）绚捧手对曰：“尊者之名，安得为戏，亦可道草翁之风必舅。”（《论语》云，草上之风必偃，翁即王绚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出《启颜录》，翁即二字下原有翁即在三字，据明抄本删）

晋朝人王绚，是王彧的儿子。年仅六岁，外祖父何尚之，非常赏识他的聪慧异禀，教授他读《论语》。教到“郁郁乎文哉”这一句时，何尚之戏谑地说：“这句可以读成‘耶耶乎文哉’（蜀人呼父为耶。）王绚捧着两只小手回答说：“长辈的称呼，怎么可以戏谑呢？草上之风必偃，也可以读成‘草翁之

风必舅’吗？”（按：翁，指王绚的外祖父；偃，原来何尚之的儿子——王绚的舅舅名“偃”。）

何 勛

宋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勛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出《因话录》）

南宋江夏人王义恭生性爱好古物，经常向所有在朝为官的人搜求。侍中何勛已经送给他一些古物了，但是王义恭还是向他不断地索要。何勛感到很生气，对王义恭非常不满。一次，何勛外出，见道边有一只狗枷和一只牛鼻具丢弃在那儿。于是，让随行人员将这两件废弃物收起来。回到京城后，何勛让人将这两件东西盛在一只箱子里，用手擎着送给王义恭，并写一便笺说：“承你还须要古物，今奉上李斯狗枷、司马相如牛鼻具各一只，望收讫。”

谢灵运

宋会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恳，谢灵运轻之。谓顛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顛深恨之。（出《南史》）

南宋会稽郡太守孟顛供奉佛祖非常精诚恳切，谢灵运很是轻蔑他这样做。对孟顛说：“要修心得道，必须天生具备智慧的业缘。老太守升天（按：指死亡。）当在灵运前边，修成佛一定在我灵运后边。”孟顛非常记恨谢灵运。

刘 绘

齐刘绘为南康郡，郡人鄧类所居，名稭里。绘戏之曰：“君有何稭，而居稭里。”答曰：“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绘叹其辩答。（出《谈薮》）

南齐人刘绘，官为南康郡太守。郡里有个人叫鄧类，他

家住的地方叫秽里。刘绘戏谑地说：“你有什么污秽，而居住在秽里？”

郅类反问道：“我不知道孔老夫子缺少什么，而居阙里。”（与字缺同“阙”。）刘绘听了后，非常叹服郅类的辩才。

徐孝嗣

齐仆射东海徐孝嗣修辑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云师亦萧寺日夕各游，二寺邻接，而不相往来。孝嗣尝问法云曰：“法师尝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出《谈薮》）

南齐仆射东海人徐孝嗣，出资重新整修了高座寺，多数时间吃住都在这座寺里。法云禅师是萧寺的僧人。每天从早到晚，两人各自干自己的事情，两座寺院紧挨着，却互相不往来。一次徐孝嗣对法云禅师说：“法师您既然身在高座（高座，代指僧人。），为什么不来高座寺呢？”

法云禅师回答说：“施主既然在萧家（南齐的皇帝是萧姓。），为什么不到萧寺来呢？”

沈文季

齐太祖之为齐王也，置酒为乐。清河崔思祖侍宴，谓侍中沈文季曰：“羹脍为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脍中乃是吴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炰鳖脍鲤，似非句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之土。”帝称美曰：“莼羹颇须归沈。”（出《谈薺》）

南齐太祖萧道成被封为齐王时，摆设酒宴宴请群臣共同庆祝。酒宴上，清河人崔思祖负责整个酒宴的安排布置。崔思祖问侍中沈文季：“羹汤与鱼脍是南北都推重的佳肴吧？”沈文季回答说：“羹汤与鱼脍都是吴地的菜肴，你不懂行。”崔思祖说：“蒸煮甲鱼脍制鲤鱼，好象不是吴人的诗句吧？”沈文季回答说：“莼羹是我们吴中千里地方的名菜，这跟你这个北边鲁、卫地方的人有什么关系？”齐太祖赞美说：“莼羹这道名菜特别须要由沈侍中来安排啦！”

沈昭略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气，朝士常惮而容之。尝醉，负杖至芜湖苑，遇瑯琊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约，景文之子。（出《谈薮》）

南齐黄门郎沈昭略，吴兴人，是侍中沈文叔的儿子。沈昭略为人狂放英武，在酒桌上往往随着兴志行事，不加约束自己，朝中的同事们常常都因畏惧而容忍他。一次，沈昭略又喝醉了酒，手执一棍来到芜湘园林，遇见瑯琊人王约，瞪着眼睛盯盯地看着王约，说：“你是王约吗？为什么这么胖而又呆啊？”王约回答说：“你是沈昭略吗？为什么这么瘦而狂啊？”沈昭略听了拍着手掌大笑，说：“瘦比胖好，狂比呆好！”

王约，王景文的儿子。

胡谐之

齐豫章胡谐之初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语傒，语音不正，乃遣宫内数人，至谐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问之：“卿家语音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傒语。”上大笑；遍向朝臣说之。谐之历位度支尚书豫州刺史。（出《谈薮》）

南齐时，豫章人胡谐之刚任江州治中时，是齐太祖萧道成委任他这个官职的。齐太祖认为他的家人说九江、豫章一带的傒语，发音不正，于是派遣几个宫人到胡家教他的子女矫正口音。二年后，齐太祖问胡谐之：“你家子女的口音矫正过来没有啊？”胡谐之回答说：“宫里去的人少，我家人多，不但没有矫正过来我家里人的口音，还使皇上派去的宫人都染上了傒语呢！”齐太祖听了哈哈大笑，见着上朝的大臣就讲这件事。胡谐之历任掌管国家财政的宰相，豫州刺史等职。

梁 武

梁高祖尝作五字垒韵曰：“后牖有榴柳。”命朝士并作。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七每碍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故事曰：“暎苏姑枯庐。吴均沈思良久，竟无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出《谈薮》）

梁武帝萧衍有一次作五字叠韵，即说出的一句话，必须是五个字，而且用同一韵母，还要有明确的含义。梁武帝先得一句是：“后牖有榴柳。”之后，让殿上的群臣跟他一块作。刘孝绰作的是：“梁王长康强。”沈约作的是：“偏眠船舷边。”庾肩吾作的是：“载七每碍埭。”徐摛作的是：“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的典故，作的是：“暎苏姑枯庐。挨到吴均作了，他沉思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作出来。梁武帝闷闷不乐，不一会儿，下达指示说：“吴均不均，何逊不逊，适宜交付廷尉治罪。”

柳信言

梁安城王萧欽博学，善属文。天保之朝，为一代文宗，专掌词令沈博。历侍中仆射尚书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欽以文词擅名，所敌拟者，唯河东柳信言。然柳内虽不伏，而莫与抗。及闻欽卒，时为吏部尚书。宾客候之，见其屈一脚跳，连称曰：“独步来，独步来。”众宾皆舞，以为笑乐。（出《渚宫旧事》）

南梁安城人王萧欽知识渊博，擅长写文章，孝文帝天保年间，在朝中为一代文章泰斗，专门从事诗词写作。他的文章、诗词、渊深广博。王萧欽官任侍中仆射尚书令，出有文集三十卷，另外撰写梁史一百卷。王萧欽刚刚闻名于文坛时，能够跟他匹敌的人，只有河东柳信言。然而，柳信言虽然内心不服气，却不敢跟王萧欽相抗衡。等到听到王萧欽死讯时，已任吏部尚书的柳信言，赶到灵堂，蜷屈着一条腿，一只脚蹦蹦跳跳着闯进来，在众多的宾客面前连连呼喊：“独一无二来！独一无二来！”众位宾客都学着柳信言的样子，一起拍手跳跃，以此来嬉闹玩乐。

徐 摛

梁侍中东海徐摛，散骑常侍超之子也。博学多才，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常体一人病痈曰：“朱血夜流，黄脓昼泻。斜看紫肺，正视红肝。”又曰：“户上悬帘，明知是箔。鱼游畏网，判是见罾。”又曰：“状非快马，蹋脚相连。席异儒生，带经长卧。”摛子陵，通直散骑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犹徐常侍来。”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不能对。（出《谈薮》）

南梁侍中徐摛，东海郡人，散骑常侍徐超的儿子。徐摛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喜爱独出新彩，不拘泥于原有的体例、样子。一次，徐摛看到一个人长痈，说：“红血夜间流淌，黄脓白天泄出，斜着看是紫色的肺子，正面看是红色的肝。”又说：“门上挂着帘子，明知道那是苇杆编的么。鱼在水中游，最怕遇到网，断定见到的是用竹竿撑起来的罾。”又说：“看那样子不是快马，前后蹄子踏动相连，躺在席上的不是读书人，是带着四书五经长卧在那儿的人。”徐摛的另一个儿子徐陵，跟徐摛同任散骑常侍。徐陵被北魏聘请去。北魏的主客官魏收说：“今天天气特别热，当是徐常侍从南边带来的啊！”

徐陵回答说：“从前王肃到这儿来为你们魏国首次制定了礼仪。今天，你们请我来，就是让我使你们知道寒暑。”魏收对答上不上来。

徐 陵

北齐使来聘梁。访东河徐陵春，和者曰：“小如来五岁，大孔子三年，谓七十五也。”（出《谈薮》）

北齐派使臣来南梁出访。来使查访东海人徐陵春，回答他的人说：“你问徐陵春啊，他比如来佛小五岁，比孔子早生三年，大概七十五岁了吧。”

李 谐

梁陆晏子聘魏，魏遣李谐效劳。过朝歌城，晏子曰：“殷之余人，正应在此。”谐曰：“永嘉南度，尽在江外。”（出《谈薮》）

南梁派陆晏子出访北魏，北魏派遣大臣李谐到郊外来迎接、慰劳他。走过殷旧都朝歌城时，陆晏子说：“殷朝的遗民，正应当在这儿。”李谐反唇相讥道：“永嘉之乱晋朝迁都江南后，殷朝的遗民都随着迁到江南去了。”

周 舍

梁汝南周舍少好学，有才辩。顾谐被使高丽，以海路艰，问于舍。舍曰：“昼则揆日而行，夜则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从风不足为远。”河东裴子野在宴筵，谓宾僚曰：“后事未尝姜食。”舍曰：“孔称不彻，裴曰未尝。”一座皆笑。舍学通内外，兼有口才。谓沙门法云师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法（“法”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师何以捉鍬石香炉？”答曰：“檀越既能戴纛，贫道何为不执鍬。”（出《谈薮》）

南梁时，汝南人周舍小时候就刻苦好学，赋有才辩。顾谐被派往出使高丽国，他认为海路难走，于是向周舍请教。周舍说：“白天测量太阳，晚上考核北斗星的位置来行船。海大都是平稳的水流，只要随着风向航行，到达高丽国的路程并不算太遥远。”河东人裴子野也在宴席上，对同席的宾客、同事们说：“后果未尝怎么样呢。（按：《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撤，去也。齐人禁荤，故不食脯肉，而可

以食姜。)周舍说：“孔子说不撤，裴子野说未尝啊！”满座人都笑了。周舍有学识，通晓佛经和佛经以外的典籍，还能言善辩很有口才。一次，周舍戏谑僧人法云禅师说：“孔夫子不喝盗泉里的水，法师为是着一只鍬（按：谐音‘偷’。）石香炉？”法云禅师回答道：“施主既然能举着大熏（按：谐音‘毒’。），贫僧为什么不能执鍬呢？”

王 琳

后梁王琳，明帝时为中书舍人。博学，有才藻，好臧否人物，众畏其口，常拟孔稚珪。又为《鮠表》，以诤刺当时。其词曰：“臣鯉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糝蒸将军，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肃承明命，灰身屏息，凭临鼎镬，俯仰兢惧。臣闻高沙走姬，非有意于绮罗。（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秀湖，其中有鱼。）白鲩女儿，岂期心于珠翠。（江陵丙河萦结，呼曰“鯨河”。）臣美愧夏鱣，味惭冬鲤。常恐鲐腹之讥，惧貽鳖岩（五甘反。）之谓。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宏，曲蒙钧拔，遂得起升绮席，忝预玉盘。爰厕玳筵，猥烦象筋。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櫜。轻瓢才动，则枢槩（明抄本“槩”作“槩”。）如云。浓汁暂停，则兰膏成列。婉转绿菡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不任屏营之至，谨到铜铛门奉表以闻。诏答曰：“省表是公。（明抄本“表是公”作“卿之表”。）卿池

沼缙绅，波渠后又。（明抄本“又后”作“俊入”。）穿蒲入符，（一作“藻”。）肥滑系彰。正膺兹选，无劳谢也。时恶之，或以讥诮闻，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传于江表。

南朝后梁王琳，在明帝时官任中书舍人。王琳知识渊博，赋有才华文采，尤其愿意品评、褒贬人物，满朝文武官员都畏惧他那张嘴，常常将他比作南齐的孔稚珪。王琳又曾撰写过《鮪表》，借以讽刺当时的时弊。《鮪表》是这样写的：臣鮪鱼说：今见到陛下签发的任命令，授我为朱羹将军，油蒸校尉、肉羹刺史。和从前一样，将我制做成干肉。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任命，忍含着沮丧，屏住呼吸，任凭你们将我放在笼屉上蒸，或者放在鼎镬里煮，每时每刻都胆战心惊啊！我听说高秀湖中的美人鱼们，并不想得到陛下赏赐给她们绫罗绸锦；鲛河里的白鲛女儿们，怎么能期望得到珍珠翠玉呢？比肥美，我愧对夏天里的鲟鱼；论味鲜，我羞见冬季里的鲤鱼。我常常恐惧鲑腹的讽刺，时时惧怕鳖岩的讥诮。因此，我吮吸湖底的流沙为食，枕着石泥睡眠。不料，崇高的奖赏光临我的头顶，承蒙提拔，于是高升到美席华宴上，羞愧地躺在玉盘中。于是，摆放在华贵的筵席上，有劳象篾大人，将我们送入每一张肥大的嘴中，进入布满黄油的肚子里。刚刚放上姜末桂皮，再置入紫苏桂皮。轻便的葫瓢刚动，则枢盘如云一样地聚来；浓浓的汤汁才停止沸腾，一排排的兰膏油灯就点燃起来。于是，我们周旋在绿色的腌菜之间，逍遥于红色的口唇之内。含着你们的恩惠，噬啮你们的德泽，虽然九死而不辞。没有感到任何彷徨、惶恐，只是谨慎小心地走入铜釜之门，奉上此表以致谢意。陛下回书答道：奉上的表章，

我已全部读过。爱卿乃是池沼中的晋绅，岸渠里的俊杰。你穿行于蒲苳之间，以肥嫩滑腻而闻名于世。正应当接受我们人的挑选，请不用表示谢意。当时的达官贵人们，都非常厌恶王琳写这篇《鮠表》。有人相互边讥讽这篇《鮠表》边传播议论。孝明皇帝也没有给王琳定罪处罚他。这篇《鮠表》，在江南一带广为流传。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七

诙谐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孙 绍 魏市人
魏彦渊 陆 义 王元景 李 庶
邢子才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駘駘
卢思道 石动筒 徐之才 萧 彪

穆子客

魏使穆子客聘梁，主客范胥谓之曰：“卿名子客，思归之传，一何太速。”客曰：“吾名子客，所以将命四方。礼成告返，那得言速。”（出《谈薮》）

北魏派穆子客出使南梁，南梁负责接待工作的官员范胥对穆子客说：“您的名字叫子客，想回转的想法，为何产生的

太快了？”

穆子客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子客，所以才奉命出使四方，待完成访问工作后才能返回，哪能说想回转的想法产生得太快呢。”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门重公接恕曰：“向来全无菹酢脰乎！”（“酢脰乎”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恕父名谐，以为犯讳，曰：“短发稀疏。”重公曰：“贫道短发是沙（“是沙”二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门种类。以君交聘二国，不辨脰谐！”（“谐”原作“诣”，据许本改。）重公尝谒高祖，问曰：“天（“天”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子闻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中，（“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出逢刘孝绰，说以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出《谈薮》）

北魏派主客郎李恕出使南梁，僧人重公接待他时说：“我们寺院里从来都没有肉酱、酒和脰（按：脰，音谐，干肉。）啊！”李恕的父亲名谐，以为犯讳，因此回骂了一句：“你个短发粗疏的和尚。”僧人重公说：“贫僧短发是僧门的戒规。你作为两国交往的使臣，竟然辩识不了“脰”与“谐”同音不

同义！”僧人重公有一次拜见梁高祖，高祖问：“听说天子在外面有四种名声，哪种名声是应该有的？”僧人重公应声回答说：“天宝寺中住个刘孝绰，说是胜任。”刘孝绰得知重公这样回答时说：“还不如说声天子多福！”

孙 绍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日，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将正卿？”（出《启颜录》）

后魏孙绍历任宫内外各种不重要的职务，到了垂暮的老年才官拜太府少卿。谢恩那天，灵太后说：“你的年岁似乎太老一些了。”孙绍再次拜谢回答说：“我的年龄虽然老了，但是我任少卿一职太少（按：在此读 shào，年轻的意思。）了。”

太后听了大笑，说：“是啊！正要任命你为正卿的！”

魏市人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

热者，(明抄本“乃有热者”作“其时乃有”。)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出《启颜录》)

后魏孝文帝时，皇室各个王子和达官贵戚很多人都服用铅汞等矿石丹药，而且都自称服用后身体发热。也有自称服用石药发热的人并不富贵，当时有许多人厌恶这些人谎称自己是富贵身子。一次，有一个人躺在集市门前边的大道上，身体翻来覆去不停地转动，自称是服用石药后发热了，吸引许多人争相来看。跟他同来的伙伴怪他假作富贵人，告诉他说：“我也身上发热了。”这个人问：“你什么时候服用的石药？”同伴回答说：“我昨天在市上买的米，米里头有石啊，吃了后现在就发热了。”围观的人听了后，哄然大笑。从此，很少有人声称自己服石药发热了。

魏彦渊

北齐崔昂尝宴筵招朝彦。酒酣后，人多散走。即令著作郎钜鹿魏彦渊追之。彦渊左手执中参军周子渊，渊以□□知

名，右手执御史郑守信（“守”原作“寺”，据明抄本、黄本。）信，来谂昂曰：“彦渊后（明抄本“后”作“投”，黄本“后”作“役”。）周入郑，执讯获丑。济州长史李翥尝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长史陆仁惠不来，翥甚衔之。彦渊曰：“一目之罗，岂能获鸟。”翥眇一目，陆号角鸱。又崔儵谓彦渊曰：“我拙于书，不能‘儵’字使好。”彦渊曰：“正可长牵人脚，斜飘鹿尾，即好。”彦渊，司农卿李（明抄“李”作“季”。）昌之子。（出《谈薮》）

北齐崔昂，有一次设宴款待朝中有名望才干的人士。酒喝过高潮后，参加宴会的人有许多人偷偷溜走了。崔昂发现后，立即让著作郎钜鹿人魏彦渊将他们追回来。魏彦渊左手抓着中参军周子渊，周子渊以面貌丑陋而名闻朝野，右手抓着御史郑守信，回到宴席上征询崔昂说：“我彦渊跑这一趟，抓回来了周参军、郑御史，执讯（按：讯、“信”同“义”谐音。）获丑（按：“丑”的词义之一为‘众’。）怎么样？”（按：《诗·小雅·出车》：“执讯获丑，薄言还归。”指讯，是对所俘获的牧人加以审问；获丑，是俘获甚多。古代常用这句诗来赞美战功。）济州长史李翥一次以主人的身份设宴请客，朝中的官员都聚在他家，只有幽州长史陆仁惠没有来赴宴，李翥记恨在心。魏彦渊说：“一个眼的罗网，怎么能捕捉到鸟呢？”原来，济州长史李翥瞎了一只眼睛，幽州长史陆仁惠号角鸱（按：既鸱鸱，毛头鹰。）。所以，魏彦渊戏谑地说：“一目之罗，岂能获鸟！”还有一次，崔儵对魏彦渊说：“我不擅长书

法，写不好这个‘儻’字，你看怎么写好？”魏彦渊说：“正应当拉长人（即‘亻’）脚，斜飘鹿尾（即将‘彡’斜书）就可以写好这个‘儻’字了。”魏彦渊，是司农卿李昌的儿子。

陆 义

北齐散骑常侍河南陆义，黄门郎卯之子。卯字云驹，而义患风，多所遗忘。尝与人言：“言”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马曰云驹。有刘某（“刘某”原作“神符”，据明抄本改。）者常带神符，（“神符”原作“符与神”，据明抄本删改。）渡漳水致失。义笑曰：“刘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陆义名马作云驹。”（出《谈薮》）

北齐陆义，河南人，官任散骑常侍，是黄门郎陆卯的儿子。陆卯，字云驹。陆卯患有疯病，好健忘，一次跟人说：“马（按：因健忘将‘父’记成了‘马’。）叫云驹。”有个姓刘的人，一次带着神符过漳河时丢失了神符。陆义笑着对这个人说：“刘君过河看了神符。”这个人回答说：“陆义名字叫马充当了云驹！”

王元景

北齐王元景为尚书。性虽懦缓，而每事机捷。有奴名典琴尝旦起，令索食，谓之解斋。奴曰：“公不作斋，何故尝云解斋。”元景徐谓奴曰：“我不作斋，不得为解斋。汝作字典琴，何处有琴可典？”（出《启颜录》）

北齐的王元景任尚书。他为人虽然怯懦软弱，但是遇事反映却特别机智敏捷。王元景家中有个使唤丫环叫典琴，一天早晨起来，王元景让典琴准备早餐，说：“今天早晨解除斋戒了。”典琴说：“老爷没有戒斋，为什么常常说解除斋戒呢？”王元景语调缓慢地对典琴说：“老爷没有斋戒，不得说解除斋戒。你起名叫典琴，在那里有琴可以典卖呀！”

李 庶

世呼病瘦为崔家疾。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崔谏调之曰：“教弟种须法。以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树须。”崔氏世有恶疾，

故庶以此嘲之。俗呼“滹沱河”为崔氏墓田。（墓田二字原缺，据《酉阳杂俎续》四补。）（出《酉阳杂俎》）

世人称身体瘦弱这种病是崔家世代相传的遗传病。北齐的李庶不长胡须，当时人称他是天生的阉人。崔谏调笑李庶说：“教给老弟一个种须的方法。用锥子在你的脸上到处都刺上孔，再在孔上插入马尾，既可。”李庶说：“这种方法还是先在您家试用吧。你们家用这种方法种眉毛成功了，然后我再种胡须。”崔谏家族世代相传，都患有眉发自行脱落的麻风病。因此，李庶这样嘲弄崔谏。民间称为滹沱河的地方，就是崔家的墓地滹沱河，即“呼秃河”的意思。

邢子才

北齐中书侍郎河东裴袭字敬宪，患耳。新构山池，与宾客宴集。谓河间邢子才曰：“山池始就，愿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莱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莱。”蓬莱、裴聿（“聿”原作“袭”，据明抄本改，下同。）也。故以戏之。敬宪初不悟，于后始觉。忻然谓子才曰：“长忌及户，高则无害。公但大（明抄本“大”作“不”）语，聿亦何嫌。”（出《谈薮》）

北齐中书侍郎裴袭，字敬宪，河东人氏，患有耳聋症。裴袭新建造一座山塘，在这里宴请宾客。宴席上，裴袭对河间人邢子才说：“这座山刚刚建成，请您给起个名字好吗？”邢子才说：“东海中有座蓬莱山，传说有仙人在那里居住。我看这座山塘就叫蓬莱吧。”蓬莱，谐音“裴聋”，邢子才是在戏弄裴袭呢。裴袭听了起初并没有什么感觉，待到醒悟后，微笑着对邢子才说：高个子的人忌讳头碰门，你将门修得高点就行了嘛！你尽管大点声音说话，耳聋又有什么妨碍呢！”

卢询祖

齐主客郎顿丘李恕身短而袍长，卢询祖腰麓而带急。恕曰：“卢郎腰麓带难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长。”恕又谓询祖曰：“卢郎聪明必不寿。”答曰：“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出《北史》）

北齐主客郎李恕，顿丘人氏。李恕生得身材短小却喜欢穿过长的袍服，卢询祖腰身粗大偏爱将腰带系得紧紧的。李恕说：“老卢这个人，腰长得五大三粗却系个紧身腰带，多能匝啊！”询祖反唇相讥道：“李老身才生小袍服应当长一些才好哇！”李恕对卢询祖说：“老卢你人虽然聪明却不一定长寿

哇！”卢询祖回敬道：“看你老两鬓苍白，但是你很难自保平安那！”

北海王晞

齐北海王晞字叔朗，为大丞相府司马。尝共相祭酒卢思道禊饮晋湖，（“湖”原作“胡”，据明抄本改。）晞赋诗曰：“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有中使召晞，驰马而去。明旦，思道问晞：“昨被召以朱颜，得无以鱼鸟致责。”晞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等亦是留连之一物，何独鱼鸟而已。”晞好文酒，乐山水。府寮呼为方外司马焉。及昭孝立，待遇弥隆。而晞每日自疏退，谓人曰：“非不爱热官，但思其（明抄本“其”作“之”。）烂熟耳。”（出《谈薮》）

北齐王晞，字叔朗，北海人官任大丞相府司马。一次，王晞与丞相府祭酒卢思道一块儿在晋湖禊祭饮酒（按：禊，古人祓除不祥的一种祭祀，常在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王晞赋诗一首，其中的两句是这样的：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那天，宫中派来宦官召见王晞，王晞才骑马返回。第二天早朝，卢思道问王晞：“昨天被皇上召见，有没有因为留连鱼鸟而受到责备？”王晞回答说：“昨晚喝得特别高兴，很是因为喝酒被皇上责备了。祭酒等人也是我留连的东西啊！怎么单

单是鱼鸟呢？”王晞擅长文章词赋，也喜爱饮酒，愿意在山水间寻找乐趣。丞相府中的同事们，都称他为世外司马。待到昭孝帝高演即位后，给予他的待遇更加优厚。但是，王晞却自行疏懒恢退下来。对人说：“我不是不爱作官，但是一想到整天就是那些事情，翻过来调过去的，一点意思也没有。”

李駒駮

陈使聘齐，见朝廷有赤鬣者，顾谓散骑常侍赵郡李駒駮曰：“赤也何如？”駒駮曰。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駒駮时接客。（出《谈薮》）

陈国派使臣出齐国，看见大殿上有红胡须的人，问身边的齐国散骑常侍赵郡人李駒駮：“红胡须是什么人啊？”李駒駮回答说：“扎着腰带站在大殿上，可让他跟宾客谈话。”李駒駮当时被安排接待客人。

卢思道

北齐卢思道聘陈，陈主令朝贵设酒食，与思道宴会，联

句作诗。有一人先唱，方便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米，（米原作水，据明抄本改。）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又卫尉卿京兆杜台卿，共中兵忝军清河崔儵握塑，十子成都，止赌一雉。卢思道曰：“翳成都，不过一雉。”儵又谓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觉。”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动蛰。”太子詹事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谓人曰：“从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泽之孙也。散骑常侍陇西辛德源谓思道曰：“昨作羌姬诗，惟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无其对。”思道寻声曰：“何不‘道黄物（明抄本物作杨）插脑门。’”思道尝谓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后。”騫曰：“卿（曰卿二字据明抄本补。）既姓卢，是卢令之裔。”（出《谈薮》）

北齐的卢思道出使南陈。南陈的国君让满朝的达官显贵跟卢思道在一起聚宴饮酒。宴席上，南陈国君提议用联句的方法作诗。有一位南陈的大臣先念出一句，乘机讥讽北方人。这句诗是：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因为北方人用榆钱、榆叶和树皮粉成末放在面里一块吃，而南方的吴地不饲养驴，因此联出这句诗。卢思道听了后，提笔就联上一句诗：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因为南方人无情无义，非常小气，在一个锅灶上做饭，却各吃各的，因此卢思道联上这句诗。在坐的吴人听了这句联诗后，都很不好意思。又有一次卫尉卿京

都地区人杜台卿，跟中兵参军清河人崔儵玩掷点的赌博游戏，说好投掷十子只赌一只野鸡。卢思道在一旁说：“遮住成都（按：此处指蜀的成都。）只需一只野鸡！”崔儵有一次跟卢思道说：“昨夜雷声特别大，可是我睡得死，一点也不知道。”卢思道戏谑地说：“这样大的雷声，也没有使你这个冬眠的虫豸苏醒！”太子詹事范阳人卢叔虎有十个儿子，老大字畜生，最有才干。卢思道对人说：“我堂叔有十个儿子，都赶不上畜生（按：谐音‘牲’。）”卢叔虎，是北齐王客郎卢中泽的孙子。散骑常侍陇西人辛德源对卢思道说：“我昨天写一首吟诵羌族老太太的诗，琢磨了一天只写出一句来：“黑色的陂巾陂在肩窝上（按：笔者认为“陂”，是“帔”的误写。）”卢思道接过来：“何不接下来写黄色的饰物插在脑门上。”卢思道一次对通直郎渤海人封孝騫说：“你既然姓封，大概是大猪的后代吧。”封孝騫回敬道：“你既然姓卢，一定是黑狗的后裔了。”（按：封豕是大猪；卢是黑犬。）

石动筒

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高祖曰：“我与汝等作谜，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骰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动筒曰：“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动筒对曰：“是煎饼。”高祖笑曰：“动筒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诸人，为我作一谜，我为汝射之。”诸人未作，动筒为

谜。复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饼。”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筒曰：“承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高祖大笑。高祖尝令人读《文选》。而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筒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筒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筒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刃，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明抄本“笑”下多七百四十八字，“至”高祖大笑动筒止，今据补。并将缺字用燉煌本（启颜录）校补。）又齐文宣帝曰：□□□□□□□□曰：“恕臣万死即得。”帝曰：“好。”曰：“臣昨□□□□□□□□□□落密瓮里，臣为陛下却还复上天□□□□□□□□□□真乎。对曰：“臣作夜梦随陛下下行，落一厕中出来。□□□□舔之。帝大怒，付所司杀却。曰：“臣请一言而死。”帝曰。□□□陛下得臣头极无用，臣失头□□□。笑而舍之。高□□□斋会，大德法师开讲。道俗有疑，滞者，即论难议。援引大义，说法门，言议幽深，皆在雅正。动筒最后论议，谓法师曰：“且问法师一个小议，佛常骑何物。”法师答曰：“或坐干叶莲花，或乘六牙白象。”动筒云：“法师今不读经，不知佛所乘骑物。”师即问云：“檀越读经，佛骑何物。”答曰：“骑牛。”法师曰：“何以知。”“经云，世尊甚奇特，非骑牛。”座皆大笑。又谓法师曰：“法师既不知佛常骑牛，今更问法师一种法义。比来每经之上皆云价值百千两金，

未知百千两金总有几斤。”遂无以对。□尝作内道场，时有法师先立“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义”。高□升高坐讲，还令立旧义，当呼儒生学士，大德名僧。义理百端，无能得者。动筒即讲难此僧必令结舌。高祖大□□□高坐褰衣阔立，问僧：“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又翘一脚向后。一脚独立。问僧。“更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动筒云：“向有两脚，今有一脚，若为能无一无二。”僧答云：“若其二是直，（《启颜录》“直”作“真”，下同。）不应有一脚。脚既得有一，明二即非直。”动□□以僧义不穷，无难得之理者。乃谓僧曰：“向者剧问法师，未是好义。法师师云：‘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今问法师，此义不得不答。弟子问天无二日，上无二王。今者天子一人，临御四海，法师岂更得云无一？易有乾坤，天有日月，星辰配于天子，即是二人。法师岂更得云无二？今者帝临广德，无幽不烛，昆虫草木，皆得其生。法师岂更得无是？今四海为家，万方归顺，唯有宇文黑獭，独阻皇风。法师岂更得云无非？”于是僧默然以无应，高祖抚掌大笑。高祖又常集儒生会讲，“酌难非一。”动筒后来谓众士曰：“先生知天何姓？”博士天子姓高，动筒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学他蜀臣秦宓，本非新义。正经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须假托旧事。”博士云，不知何经，得有天姓。动筒云：“先生全不读书，《孝经》亦似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见《孝经》云，‘父子之道，天姓也！岂不是天姓。”高祖大笑。动筒（以上据明钞本补。）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云：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动筒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着冠，几人未著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筒曰：

“先生读书，岂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辨之。”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岂非七十二人也。”坐中皆大悦，博士无以复之。（出《启颜录》）

北齐高祖有一次设宴招待身边亲近的臣子，在一块儿乐呵乐呵。宴席上，高说：“我给你们说个谜语，你们可以一块儿来猜。卒律葛答，请猜吧。”这些近臣们都没有猜中。有人说：“是响箭吧。”高祖说：“不是。”石动筒说：“我已经猜着啦！”高祖问：“是什么东西？”石动筒回答说：“是煎饼。”高祖笑着说：“石动筒猜对啦！”高祖又说：“你们这些人，也可以给我说一个谜语，我为你猜猜看。”出席宴会的大臣们，谁也没有出谜语，只有石动筒出了一个谜语，说的也是“卒律葛答”。高祖猜不中，问：“你出的谜语打一何物？”石动筒说，“是煎饼。”高祖说：“我刚才出了一次了，你为什么还出呢？”石动筒回答说：“趁大家在那烧热鏊子的时候（按：借指刚才说笑热闹。），又烙了一张。”高祖听后高兴地笑了。高祖曾经让文武百官都来读《文选》。《文选》中有一首郭璞的《游仙诗》，高祖边读边赞叹不已，连说好诗。在场的掌管文学撰述的官员们也都附和着说：“这首诗确实好哇！对仗工稳，文词清丽，正如皇上说的那样啊！”石动筒立即站起来说：“这首诗有什么好的，值得你们称赞？如果让我作一首，一定能强过郭璞一倍。”高祖听了后很不高兴，沉默好长时间才说：

“你是什么人？自我吹虚说作诗能胜过郭璞一倍。这不是应当犯了死罪吗？”石动筒立即回答说：“皇上马上让我作一首，如果不胜过郭璞一倍，心甘情愿被处死。”高祖立即让石动筒作诗。石动筒说：“郭璞游仙诗写的是：‘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我作的诗是‘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难道不是胜过他一倍吗！”高祖这才哈哈大笑。又：北齐文宣帝（按：既高祖。）说：“□□□□□□□□□□。”石动筒说：“皇上宽恕我的死罪，我马上说给您听。”文宣帝说：“好，请说吧。”石动筒说：“我昨天晚上作梦跟随皇上□□□□□□□□□□落在一个蜜抽渣子里，我还以为皇上又上天□□□□□□□□□□。”文宣帝说：“真的吗？”石动筒说：“我昨天晚上作梦跟随皇上走，落在一个厕所中。出来后，□□□□□用舌头舔它。”文宣帝大发雷霆，下命将石动筒交付主管的官吏处死。石动筒说：“我请求皇上允许我再说一句话，死而无憾。”文宣帝说：“好吧。”石动筒说：“皇上斩下我的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没有了脑袋□□□□。”文宣帝笑了，不斩石动筒的头了。高祖曾经到过讲授佛经的讲堂，由大德法师主讲。僧人和世俗人里有人听不太懂，或有些地方不好理解。皇上让大家在一起议论一下，一些人旁征博引一些大道理，讲述进入佛门的途径，讲的都很高雅正确。石动筒最后一个发言，问大德法师：“我暂且请教大德法师一个小问题，佛祖经常骑乘什么？”大德法师回答说：“有时坐千叶莲花，有时骑六牙白象。”石动筒说：“大德法师你现在不阅读经书，不知道佛祖乘骑的是什么。”大德法师问：“施主读看经书，你说佛祖骑的是什么？”石动筒回答说：“佛祖骑的是牛啊。”大

德法师问：“怎么知道是牛呢？”石动筒说：“经书上说，世人敬仰的佛祖特别奇特（按：特，既公牛的意思，泛指牛。），不是骑牛吗？”在场的僧人和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石动筒又对大德法师说：“法师既然不知道佛祖经常骑牛，现在我再问您一个佛经上的问题。近来，我读经书，常常遇到上面动辄说价值百千两黄金。我不知道百千两黄金总共有多少斤？”大德法师又回答不上来了。高祖曾经在宫内设置道场，当时有一位法师讲解佛经，讲授的题目是“无一无二无是无非”。高祖登上高位坐在上面讲话，还让大家研讨“无一无二无是无非”这一旧题。当场让有学问的人士和在国学学习的学士，以及大德法师，谈这个议题说法各式各样，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谈得特别透彻，让人信服。石动筒当即说我要讲，一定能让大德法师没话可讲。高祖大□□□高坐，石动筒手提衣襟远远地站在那儿，问大德法师：“你看我有几只脚？”大德法师说：“你有两只脚。”石动筒这次翘起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后面，一只脚站立着问大德法师：“再看看我有几只脚？”大德法师回答说：“两只脚。”石动筒说：“我刚才有两只脚，现在只剩一只脚了。若不然怎么能无一无二呢。”大德法师：“如果有两只脚是真实的，不应该有一只脚。脚既然只有一只，那么，眼睛看到的两只脚就不是真实的。石动筒□□认为大德法师这样翻过来调过去的诡辩没有终极的时候，不能找到难住他的道理，于是对大德法师说：“刚才我仓促地向法师提出的，不是个好议题。法师说无一无二，无是无非。现在问法师一个问题，不行不回答。我请问大德法师，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朝中没有两个皇上。现在，皇上一个人，驾御统治

普天下。大德法师难道您还能说无一吗？易卜有乾卦、坤卦，天上有日有月。将星辰伴着天子，就是二人。法师您难道还能说无二吗？现在，皇上广施恩德，没有黑暗的地方不能照亮的。各种生物、草木，都在皇上的恩泽下生存着，法师您难道还能说无是？现在普天下都是我大齐的疆土，各个小国都归顺称臣，只有宇文毓这只黑獭，单独跟我大齐抗衡。法师您难道还能说无非吗？”于是，大德法师沉默不语，无话可答。高祖拍着巴掌大笑不止。还有一次，高祖将朝中有知识的人召集在一起开研讨会，讨论“酬难非一”这样一个论题。石动筒等到别人讲完了他才讲。石动筒问参加研讨会的人：“诸位先生们，你们知道天姓什么吗？”一位博士回答说：“天子姓高（按：此处的‘天子’指北齐文宣帝高洋。这位博士用偷换概念的方法企图难住石动筒。）。”石动筒说：“天子姓高，天不必姓高。你这是效仿‘蜀臣秦密’的论辩，原本就不是什么新货色。正统的经书上，记载着天姓什么。先生可以引正经上的说法，没有必要假借那些旧东西。”这位博士说：“不知道什么经书上，记载着天姓什么？”石动筒说：“先生您啊一点也不读书，《孝经》上已经告诉你天姓了嘛。先生没见到《孝经》上说：‘父子之道，天姓也。’，难道不是天姓吗？”高祖听了后，大笑不止。一次，石动筒在国学里阅读那些博士们写的论文。其中，有篇论文中说：‘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石动筒问这位博士：“孔子的弟子中贤达的有七十二人，其中有多少人已经戴冠（按：古人男二十可戴冠，意为长大成人。）？有多少人没有戴冠？”这位博士回答说“经传上面没有记载。”石动筒说：“先生读经传，为什么不理解呢？孔

老夫子的七十二位贤达弟子中，已戴冠的有三十人，没戴冠的有四十二人。”这位博士问：“你根据那篇经书得到这个答案的。石动筒说：“《论语》上说：‘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啊。‘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啊。加在一块，难道不是七十二人吗？”在场的人听了后，都捧腹大笑。这位博士再也没话可讲了。

徐之才

齐西阳王高平徐之才博识，有口辨。父雄，祖成伯，并善（明抄本善下空一字，按《北齐书》徐之才传，疑当是“医”字。）术世传其业。纳言祖孝征戏之，呼为“师公”。之才曰：“即为汝师，复又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孝征仆射莹之子。之才尝以剧谈调仆射魏收。收熟视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尔，便是卿之葬具。”（出《谈薮》）

北齐西阳王属下高平县人徐之才博学多识，能言善辩。徐之才的父亲徐雄、祖父徐成伯，都擅长医术，世代相传。主管出纳王命的官员祖孝徵开玩笑地叫徐之才的父亲为“师公”。徐之才说“即是你的老师，又是你的父亲。尹、父、师，立时就占了两项啊！”祖孝徵，是仆射祖莹的儿子。一次，徐

之才用长篇宏论来戏谑仆射魏收。魏收盯盯地看了他一会儿，说：“看你这长相，活象个小户人家供奉的驱除疫鬼的方相神灵。”徐之才回答说：“果真如此，我便是让你死亡的恶煞。”

萧彪

□□明帝与文士庾信、王褒等游处。有萧彪者，宝寅之子。素好臧否，多所月旦。尝侍坐于帝，帝历问众宾何如，皆□□君子也。次问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问□□□□□□□答曰：“那得是君子。”时护在同州。他日帝□□右诈□□□□□□□□□□吾欲□□□□疾病可乎。使者曰。□□□□□□□□□□追答曰。缘君子事。彪乃惶惧，顿首乞留。帝曰。□□□□□□得□□彪乃遗书寄家，号恸而云。帝度其行□□□□之去。吾□别报冢宰彪还，信等咸在。彪甚悲喜□□□□□微笑□视彪巧觉。谓帝曰：“北那得是君子。于□□□□□笑。（出《三国典略》）

因缺字过多，不译。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八 诙谐四

侯 白 卢嘉言 陆操 薛道衡
 刘 焯 山东人 吃 人 赵小儿
 长孙无忌 任 环 李 绩 李 荣

侯 白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机辩捷，时莫之比。尝与仆射越国公杨素并马言话。路傍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素云：“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著，即当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素，赍名纸至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

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云：“不错。”素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请卿题之，乃言六斤半。”对曰：“向在省门，会卒无处见称。既闻道是出六斤，斟酌只应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关中人，白山东人，素尝卒难之，欲其无对。而关中下俚人言音，谓水为霸。山东亦言擎将去为拞（音其朝反）刀去。素尝戏白曰：“山东固多仁义，借一而得两。”曰：“若为得两。”答曰：“有人从其借弓者。乃曰：‘拞刀去。’岂非借一而得两？”白应声曰：“关中人亦甚聪明，问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问，比来多两，渭水涨否？”答曰：“霸长。岂非问一知二？”素于是伏其辩捷。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膻。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因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素与白剧谈，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数百尺。公入其中，若为得出。”白曰：“入中不须余物，唯用一针即出。”素曰：“用针何为？”答曰：“针头中令水饱坑，拍浮而出。”素曰：“头中何处有尔许水。”白曰：“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坑。”素又谓白曰：“仆为君作一谜，君射之，不得迟，便须罚酒。”素曰：“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白应声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须作谜，亦不答迟。”白即云：“头长一分，

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素曰：“君因何学吾作道人谈。”白曰：“此是阿历。”素大笑。白仕唐，尝与人各为谜。白云：“必须是实物，不得虚作解释。浪惑众人，若解讫，无有此物，即须受罚。”白即云：“背共屋许大，肚共碗许大，口共盏许大。”众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处有物，共盏许大口，而背共屋许大者，定无此物。必须共赌。”白与众赌讫，解云：“此是胡燕窠。”众皆大笑。又逢众宴，众皆笑白后至。俱令作谜，必不得幽隐难识，及诡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见者。白即应声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犊子。”白又与素路中遇胡，负青草而行。素曰：“长安路上，乃见青草湖。”须臾，又有两醉胡。衣孝重服，骑马而走。俄而一胡落马。白曰：“真所谓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谒。谓知识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诚如言，我辈输一会饮食。若妄，君当输。”于是入谒，知识俱门外伺之。令曰：“君何须，得重来相见。”白曰：“公初至，民间有不便事，望谕公。公未到前，甚多贼盗。请命各家养狗，令吠惊，自然贼盗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须养能吠之狗，若为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声与余狗不同。”曰：“其声如何？”答曰：“其吠声恻恻者。”（明抄本“者”作“恻”未）令曰：“君全不识好狗吠声。好狗吠声，当作号号。恻恻声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闻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胜，乃云：“若觅如此能吠者，当出访之。”遂辞而出。（出《启颜录》）

隋朝人侯白，在州试时考中了秀才，来到京城长安。侯白机敏善辩，当时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一次，侯白跟仆射越国公杨素并排骑马边走边聊天。路旁边有一株槐树，已经枯死了。杨素问侯白：“侯秀才理论过人，能让这株槐树活吗？”侯白回答说：“能啊！”杨素说：“你有什么办法让它活了？”侯白说：“拿来槐树子（按：既同‘籽’。）悬挂在这株树的枝上，立即自己就活了。”杨素问：“因为什么它能自己活了昵？”侯白说：“你没有听到《论语》上说：‘子在，回何敢死？’”杨素听了捧腹大笑。隋文帝开皇所间，有一个人姓出，名字叫六斤，想要参见杨素。这个人带着空白的名片来到省衙门口，遇见了侯白，请侯白在空白的名片上给他写上名字。于是侯白在名片上写上：六斤半。名片送到省衙的办公室里后，杨素召见这个人，问：“你叫六斤半吗？”这个人回答说：“我叫出六斤。”杨素问：“为什么名片上写着六斤半？”这个人回答说：“刚才，我请侯秀才题写的，可能是他写错了。”杨素立即将侯白叫到跟前，问他：“你为什么错写了这个人的姓名啊？”侯白回答说没有写错呀！”杨素说：“如果没有写错，为什么这个人姓出名六斤，请你题写，就给写成了六斤半？”侯白回答说：“刚才在省衙门口，跟这个人仓促相遇，没有地方找秤去。既然听他说是六斤出点头，我反复考虑觉得只应该是六斤半。”杨素听了，哈哈大笑。杨素是关中人，侯白是山东人。杨素经常突然发难，提出难题，想让侯白回答不上来。关中的普通百姓讲话说：“水”为“霸”，山东人说：“擎将

去”为“揲刀去”。一次，杨素戏谑侯白说：“山东还是多仁义之士，借一件东西而得到两件。”侯白问：“怎么就得到两件呢？”杨素说：“有人向他借一张弓，他说：‘揲刀去’（按：揲，义‘负’，有‘取’、‘拿’的意思。），难道不是借一张弓外搭上一把刀吗？”侯白听了后立即说：“你们关中人也很聪明啊，问一个问题却知道另一个问题。”杨素问：“怎么可以证明呢？”侯白说：“有人问，近来下雨很多，渭河里的水涨没涨啊？被问的人回答说：‘霸长’。难道这不是问一知二吗？”于是，杨素很是佩服侯白的随机应辩。侯白担任的是没有具体职务的散官，归杨素领导。杨素喜爱侯白健谈，每次轮到他值日，都让侯白来一块儿戏谑聊天。有时候，从早晨上省衙值班，一直聊到晚上下班，才能回家。一次，侯白刚走出省衙门口，就遇见杨素的儿子扬玄感。杨玄感说：“侯秀才，可以为我讲个有趣的故事吗？”侯白被杨玄感缠住，不得已，就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老虎，想到山中寻找肉吃。看见一只刺猬仰身躺在那儿，以为是一块肉，正想伸嘴去叼，忽然被刺猬卷住了鼻子，惊慌地逃去，一点也不敢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一直跑到山里，又困又乏，不知不觉中就睡过去了。刺猬这才放开老虎的鼻子离去。老虎睡醒后，忽然发现鼻子上的刺猬没有了，非常高兴。它走到一株橡树下面，低头看见橡栗子。于是转过身说：‘白天遇见了你的父亲，希望你呀暂且让让道。’”杨素跟侯白在一块闲聊。杨素讲：“现在有一个深坑，约有几百尺，你进到这深坑下面能出来吗？”侯白说：“我到这个深坑里后，不需要别的东西，只要有一根针就能出来。”杨素问：“用针干什么？”侯白说：“用针刺头出水，让

水将坑灌满了，我就从水中浮上来了。”杨素问：“你头里哪来的这许多水呀？”侯白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水，怎么敢于进入你那么深的坑里面呢？”杨素对侯白说：“我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不得拖延时间。若拖延时间不能立即猜中，就须罚酒。”接着，杨素说：“头发长一分，眉毛长一寸，没等到中午，已经打了两顿。”侯白随声说：“这是僧人。”杨素说：“你也要出个谜语，也不行拖延时间。”侯白当即说道：“头发一分长，眉毛一寸长，没等到中午，已经打了两顿。”杨素问：“你为什么学我出的僧人谜语？”侯白说：“我说的是阿历。”杨素大笑。唐朝灭隋后，侯白在唐朝担任官职，一次跟同事们出谜语。侯白说：“所出的谜语必须是真的东西，不行随便乱解释，蛊惑大家。如果说出谜底，没有这种东西，就要受到处罚。”侯白马上说出一个谜语：“背跟屋那么大，肚子跟碗那么大，口跟杯子那么大。”大家都猜不出来，都说：“普天下什么地方有这种东西？跟杯子那么大的嘴，背跟屋那么大。一定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必须一起打个赌。”侯白跟同事们打好赌后，解开谜底，说：“这是胡燕窝。”同事们都哈哈大笑。一次，大家在一块儿聚宴，人们都起哄说侯白来晚了，都让他出个谜语。所出的谜语，不许是深奥难懂，以及希奇怪诞的。也不许随便凑合一个，谁也没见着过的。侯白立即出一个：“有一种东西象狗那么大，长相极象牛。请问，这是什么东西？”有的人猜是獐子，有人猜是鹿，侯白都说不是，人们马上让侯白说出谜底来。侯白说：“这种物是牛犊子。”一次，侯白跟杨素一块儿走，在路上遇到一个胡人，背上背着下一捆青草走路。杨素说：“在长安的道上，还能见到青草

湖。（按：湖，是‘胡’的谐音。）过了一会儿，又走过来两上喝醉酒的胡人，身上穿着孝服，骑着马。不一会儿，其中的一个胡人从马上跌落在地。侯白看见后说：“真可称为孝啊！只有孝才能这样啊！”初时，侯白还没有出名。他居住的那个县，新上任一位知县，侯白当即去拜见。拜见前，侯白对一位熟人说：“我能让县太爷学狗叫。”这位熟人说：“你怎么能让知县学狗叫呢？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请你吃一顿。如果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你应当请我们喝一顿。”于是，侯白进入县衙里参见知县，那些熟人都在门外看着他。知县问：“你何必再来拜见本知县呢？”侯白说：“您刚到我县，乡里有不适宜的事情，特意来讨教您。知县大人没有来上任前，县里盗贼特别多。希望知县大人让各家各户都养狗，贼一来狗就叫。这样，盗贼就会自己停止偷盗的。”知县说：“果然如此，我家也必须饲养一条能叫的狗。怎么才能挑选到这样的狗呢？”侯白回答说：“我家里刚刚生下来一群小狗，他们的叫声跟别的狗不一样。”知县问：“它们是怎样叫的？”侯白回答说：“它们的叫声都是‘恹恹’的呀”知县说：“你呀完全不会识别好狗的叫声。好狗的叫声应当是‘号号’，‘恹恹’声的，都不是善于叫的狗。”在外面察看的熟人们听到这里，没有一个人不用手捂着嘴笑。侯白知道自己赢了，于是说：“知县大人如果要寻找这样能叫的狗，我去给您寻找去。”说着告辞走出县衙。

卢嘉言

隋卢嘉言就寺礼拜，因入僧房。一僧善于论议，嘉言即与谈话。因相戏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即助此僧酬对。往复数回，三僧并屈。嘉言乃笑谓曰：“三个阿师，并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即报言：“可不闻樗蒲人云，‘三个秃，不敌一个卢。’”观者大笑，僧无以应。（出《启颜录》）

隋朝有个叫卢嘉言的人，去寺庙礼拜敬佛，借着这个机会来到僧人的住房里坐坐。僧房中有位僧人喜欢高谈阔论，卢嘉言就跟他神侃，相互戏谑，这位僧人到后来说不过卢嘉言了。在坐的另外二位僧人立即帮助这位僧人，共同对付卢嘉言。你来我往，又经过几番论战，三位僧人都败下阵来。卢嘉言于是笑着对三位僧人说：“三位大师，你们并不懂得樗蒲博戏吧。”三位僧人不知道卢嘉言忽然说出来“樗蒲”，为的是什么。卢嘉言立即告诉他们：“你们听说过没有？玩樗蒲博戏的人说：三个秃（按：此处的‘秃’暗喻僧人，是骂人的话。），抵不上一个卢彩（按：‘卢’在博戏中为头彩，此处的‘卢’暗喻卢嘉言自己。）。”围观的人们听了都捧腹大笑，三位僧人一言不语。

陆操

隋七兵尚书河间陆操无姿貌，有辩。尝新婚，太子少保赵郡李□谓之曰：“屡逢射雉，几度启颜。”操曰：“息妫二子，不言不笑。”（出《谈薮》）

隋朝时，统管七军的尚书、河间人陆操长相丑陋，但是有辩才。在他又娶一方妻室时，太子少保赵郡人李某戏谑地问陆操：“屡次在新娘面前显露才华（按：典出春秋。贾大夫长的丑，娶个妻子很美，三年不跟他说笑。贾大夫带着妻子到如皋，射猎野鸡，射中了，妻子才有了笑脸。后人以‘射雉’为因才艺博得妻室欢心的典故。），博得新娘子几次笑脸啊？”陆操回答说：“新娘子就像春秋时息妫一样，虽然跟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始终不说不笑。”

薛道衡

隋前内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麦粥食之，谓卢思道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出《谈薮》）

隋朝的前内史侍郎薛道衡爱吃甜酒和麦粥，对卢思道说：“在众多的道德规范，行为法则中，还是‘和’最宝贵啊！先王留下来的好传统，还是甜酒加麦粥最好吃啊！”卢思道回答说“单知道‘和为贵’而和，不用规范、法则去约束，也是达不到‘和’的呀！”

刘焯

隋河间郡刘焯之（明抄本无“之”字。）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知字原缺，据明抄本、黄本补。）其大儒也，咸与之枷著。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出《启颜录》）

隋朝时，河间人刘焯和他的堂侄子刘炫，都是精研儒学的大儒，一块儿触犯了刑律被关押在牢狱中。主管牢狱的县吏不知道他们叔侄二人是大儒，给他们都戴上了刑枷。刘焯说：“整天在枷（按：谐音‘家’。）中坐着，然而却看不到家。”刘炫说：“我也是整天负枷（按：负，谐音‘妇’。）坐着，然而看不到妇啊。”

山东人

山东人娶蒲州女，多患瘿。其妻母项瘿甚大。成婚数月，妇家疑婿不慧。妇家置酒，盛会亲戚，欲以试之。问曰：“某郎在山东读书，应识道理，鸿鹤能鸣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边树有骨骞何意？”曰：“天使其然。”妇翁曰：“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因以戏之曰：“鸿鹤能鸣者颈项长；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骞者，车拨伤。岂是天使其然。”婿曰：“请以所闻见奉酬，不知许否。”曰：“可言之。”婿曰：“虾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是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妇翁羞愧，无以对之。（出《启颜录》）

有个山东人娶一位蒲州姑娘作媳妇。蒲州有很多人都患有粗脖子病，这个山东人的岳母脖颈上灼肿块特别大。

结婚几个月后，媳妇家怀疑姑爷不聪明，于是岳父家特意置办了一桌酒席，将亲友都请来，准备在酒桌上，好好试探考问一下姑爷。开宴后，岳父问姑爷：“我姑爷在山东读书，按说是有知识懂得道理，你能说说鸿雁与仙鹤为什么会鸣叫吗？”姑爷回答说：“这是自然生成的。”又问：“松树、柏树为什么冬天长青呢？”回答说：“这是自然生成的。”又问：

“道边的树为什么长着一个大包呢？”回答说：“这是自然生成的。”岳父说：“我姑爷一点也不懂得道理，为什么白白住在山东读书。趁机戏弄地说：“鸿雁、仙鹤能鸣叫是因为长着长长的脖子，松树、柏树冬天长青是因为心刚强，道边的树长着个大包是因为车碰伤后造成的。难道是自然生成的吗？”

姑爷听岳父说完后，说：“请允许我用我所看见和听到的来回答您，不知可不可以？”岳父说：“可以！”姑爷说：“蛤蟆能鸣叫，难道是因为它脖子长的长吗？竹子冬天也青，难道是因为它心刚强吗？岳母大人脖子下面长着那么大个包，难道也是车碰伤造成的吗？”岳父听了姑爷的这番回答后，羞愧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吃 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须云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素大笑。又问云：“忽命公作将军，有小城。兵不过一千已下，粮食唯有数日。城外被数万人围，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谋计。”低头良久，问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缘

无救，所以问公。”沉吟良久，举头向素云：“审审如如公言，不免须败。”素大笑。又问云：“计公多能。无种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蛟足，若为医治。”此人即应声报云：“取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涂，即即治。”素云：“五月何处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无雪，腊月何处有蛇咬。”素笑而遣之。（出《启颜录》）

隋朝时，有个人非常聪慧机敏，就是口吃。越国公杨素每到闲闷得慌时，就将这个人召来神侃。一次，快到年根没有什么事情，杨素又将这个人召来闲坐。杨素戏谑地说：“有一个大坑一丈深，方圆也一丈阔，派你进到这个大坑里面，你用什么方法才能上来呢？”这个人低头沉思了好久，才问杨素：“有梯子可以爬上来吗？”杨素说：“只当是没有梯子。如果说有梯子，还用再问你吗？”这个人又低头沉思了许久，问：“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杨素说：“你为什么需要问是白日还是夜里呢？只问你怎么能从坑中上来？”这个口吃人说：“如果不是黑夜，眼睛又不瞎，为了什么东西入入坑里？”杨素开怀大笑。接着，杨素又问这个口吃人：“忽然任命你为将军。有一座小城，城里有兵不过一千以内，粮草只够吃用几天，城外却有几万敌军围困。假如派你进入这座小城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这个口吃的人沉思许久，问杨素：“有有救兵吗？”杨素说：“只因为没有救兵所以才问你呢？”口吃的人沉吟良久，抬头对杨素说：“细细想想如如你说的的那那那样，免不不了了失败。”杨素又大笑。

杨素又对这个口吃人说：“经考察，你这个人能力很多，没有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家今天有一个人被蛇咬了脚，请问你怎么给他治疗？”

这个口吃人接站话音说：“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涂涂，即即治好了。”杨素问：“五月是夏天了，上哪里寻找雪去呀？”这个人回答说“如果五月五日没地方找雪，那么现在是腊月寒冬哪里有蛇咬人呢！”杨素听了，笑着将这个口吃的人打发走了。

赵小儿

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最后有小儿姓赵，年十三，即出于众中。法师辩捷既已过人，又复向来皆是高明旧德，忽见此儿欲来论议，众咸怪笑。小儿精神自若，即就座。大声语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阿阇黎，出何典语？”僧语云：“此郎（郎原作即，据明抄本改。）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儿即应声报云：“法师以弟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法师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众皆惊异，起立大笑。是时暑月，法师左手把如意，右手摇扇。众笑声未定，法师又思量答语：以所摇扇，掩面低

头。儿又大声语云：“团圆形如满月，不藏顾兔，翻掩雄狐。”众大笑。法师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别送问，并语未得尽，忽如意头落。儿即起谓法师曰：“如意既折，义锋亦摧。”即于座前，长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惭，更无以应，无不惊叹称笑。（出《启颜录》）

隋朝时，有个通晓《佛经》经、律、论三藏的僧人，他的父亲原本是个胡人。这位僧人虽然生长在中国，相貌举止还是像胡人。他德行功业特别高，还具有敏捷的思维，擅长辩讲。一次，这位三藏僧人在四月八日这天设置斋会，讲说佛法。那天，朝中的文武官员，以及普通市民、僧人，前来听讲的有一千多人。在这位僧人讲法时，大德高僧及朝中的官员，前后有十多人跟他争论，都是能言善辩的人。尽管提出的问题都很难，这位三藏法师却都能立即回答，而且讲述的道理无穷无尽。最后，有个姓赵的小孩，年仅十三岁，从人群里站起来跟三藏僧人问答。三藏僧人敏捷的辩才既然已经超过刚才那些参与议论的人，况且这些人都是修养极高、德高望重的老臣。忽然间冒出个小孩要跟这位胡人和尚辩谈，在场的众人都惊怪好笑。然而这位赵小孩神情很是镇静，一点也不怯场。坐下后，便大声问这位高僧：“从前来的一些野胡和尚来讲经说法都有经文，不知你这位胡和尚讲的这些出自什么经典？”胡人和尚说：“这个小孩声音高而身子矮小，怎么不用声高来补身短呢？”赵小孩马上应声说：“你这位和尚认为我声高身子矮小，为什么不用声音来补身矮。那么，我

问你：法师你眼窝深而鼻子长，为什么不将鼻子截下一段补在眼窝上呢？”在场的人们听后都异常震惊，站起身来大笑不止。当时正值伏天盛暑，三藏法师左手挥着一只如意，右手摇着一柄团扇。大家的笑声没有住下来，三藏法师边思考如何回答赵小孩刚才的戏谑边摇着扇子，掩面低头地站在那儿，赵小孩又大声说道：“团扇的形状宛如一轮满月，没有藏着左右顾盼的玉兔，却遮掩着一只雄狐（按：谐音‘胡’。）”“哄！”斋会上又暴发出一阵大笑声。三藏胡僧听了后，忙收起团扇，左手举起如意指向别处，跟另外人搭话。还没等他们把话说完，不料他手中如意的脑袋掉下来了。赵小孩随即站起身对胡僧说：“你手中的如意已经断了，你议论的话题也接不上稔了，咱们就对辩到这里吧。”说着，走到胡僧座位前面，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去。这位三藏胡僧既恼怒又羞愧，更没有什么话可说。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惊讶、赞叹、称道这个年仅十三岁的赵小孩，而又觉得好笑。

长孙无忌

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曰：“缩（缩原作索，据明抄本改。）头连背煖，佞当畏肚寒。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赵公、皇后之兄也。”（出《国朝杂记》）

唐太宗设宴招待跟他关系亲近密切的朝臣们，席间，互相戏谑调笑。赵国公长孙无忌嘲谑欧阳询说：“举起胳膊是个‘山’字，放下胳膊又将脑袋埋藏在肩腋中（按：这两句说的意思都是猴子经常做的动作），哪家王朝的麒麟阁（按：汉朝开国初时造麒麟阁，阁上绘画着功臣们的画像）上，画着这样一只猕猴？”欧阳询听后应声说：“缩着脑袋使脊背温暖，带着兜肚是怕肚子寒冷受病。只因为你心中浑浑噩噩，所以你脸上才表现出忧苦不安。”唐太宗听了后，严肃地说：“欧阳询，你就不怕皇后知道吗？”赵国公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

任环

唐管国公任环酷怕妻。太宗以功赐二侍子，环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之。比醉归。与其家死诀。其实非鸩也，既不死。他日，杜正伦讥弄环。环曰：“妇当怕者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鸩盘茶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闻者欢喜。（出《御史台

记》)

唐朝的管国公任环特别惧怕老婆。唐太宗因为他有功劳，赏赐给他两名侍妾，任环跪拜辞谢，不敢将她们带回家中。

唐太宗召见任环的妻子，赏赐给她御酒，说：“作为一个女人，性情妒忌，是在被休回家中的七条缘由之中的。如果你能改正不再妒忌，就可以不饮这杯酒；不然，就将它喝下去。”任环的妻子说：“我不能改正妒忌，情愿饮下这杯御酒。”于是，任环妻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醉着回到家中，跟家里人痛哭流涕地告别。其实，任环妻子喝的并不是毒药酒，并没有死。日后，杜正伦用这件事来讥讽戏弄任环。任环说：“老婆有三个时期让你惧怕她。刚结婚时，她端坐在洞房中象尊菩萨。难道有人不怕菩萨吗？时间长了，生了子女，又象护犊的老虎。难道有人不怕老虎吗？待到年老时，脸上打皱象佛经上说的吸人精气的冬瓜鬼。难道有人不怕鬼吗？因为这些惧怕老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听的人，都欢呼雀跃，连连叫好。

李 绩

曹（明抄本“曹”作“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长大，而臀甚阔。道弘将入阁奏事，英公李绩在后，谓道弘曰：“封

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须尔许大。”（出《启颜录》）

唐朝人（按：用明抄本。）左司郎中封道弘，身体长的又高又大，臀部肥胖。

封道弘要去内阁谈公事，英国公李绩走在他身后，说：“封道弘，你的屁股估量着长到能坐下休息就行了，何必这么肥大啊！”

李 荣

唐有僧法轨，形容短小。于寺开讲，李荣往共论议。往复数番。僧有旧作诗《咏荣》，于高座上诵之云：“姓李应须李，言荣又不荣。”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荣应声接曰：“身长三尺半，头毛犹未生。”四座欢喜，伏其辩捷。（出《启颜录》）

唐朝时，有个叫法轨的僧人，身形矮小，法轨在寺内讲授佛经，李荣前去跟他一块儿讨论。去了几次后，法轨僧人曾写过一首歌咏李荣的诗，在讲坛上当着李荣的面背诵：“姓李应须李，说荣又不荣……还没等法轨僧人诵出下两句，李荣在下面应声接上说：“身体只有三尺半那么高，头上的毛还

没有长出来呢！”在座的人欢呼雀跃，都佩服李荣的敏捷与机辩。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九 诙谐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边仁表 辛 郁
 尹 君 裴玄本 长孙玄同 王福畴
 许敬宗 高崔嵬 元 晋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 谈 李镇恶
 卢 广 松 寿 封抱一 尹神童

令狐德棻

唐赵元楷与令狐德棻从驾至陕。元楷召德棻河边观砥柱，德棻不去，遂独行。及还，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语。”答曰：“砥柱附参承公。”德棻应声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时群公以为佳对。（出《启颜录》）

唐朝时，赵元楷和令狐德棻陪同皇帝出巡到陕。赵元楷招呼令狐德棻一块儿去黄河边观看位于河中间急流处的砥柱石，令狐德棻没有去。待到赵元楷回来后，令狐德棻问他：“砥柱石跟你都说了些什么啊？”赵元楷回答说：“砥柱石让我给你捎个信，他愿意参见侍奉你。”令狐德棻应声说：“石头不会说话，可捎来什么信物作凭证吗？”

当时跟随皇上同去的其他官员们，认为这是很幽默的对答。

崔行功

唐崔行功与敬播相逐。播带桐木霸刀子，行功问播云：“此是何木。”播对曰：“是栝桐木。”行功曰：“唯问刀子，不问佩人。”（出《启颜录》）

唐朝人崔行功与敬播，互相竞争着戏谑对方。敬播佩带一把桐木把佩刀，崔行功问：“这刀把是什么木头的？”敬播回答说“是棕榈木的。”崔行功说：“我只问刀子，谁问你这个佩带刀子的人了昵？”

边仁表

唐四门助教弘绰与弟子边仁表论议。弘绰义理将屈，乃高声大怒。表遂报曰：“先生闻义即怒，岂曰弘，是事皆弘。”弘又报云：“我姓即曰弘。”边又应声曰：“先生虽曰弘，义终不绰。”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归。（出《启颜录》）

唐朝人四门学馆的助教弘绰，跟学生边仁表辩论。弘绰眼看就要理屈词穷了，于是就高声发火地喊。边仁表立即回报说：“先生听到道理就发火，怎么能叫‘弘’呢？”弘绰也回敬道：“我的姓即是弘，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弘’。”边仁表又马上回报说：“先生虽然姓弘，但是道理终归不宽绰！”在座的学生听了后都大笑不止，弘绰被说得理屈词穷地走了。

辛郁

唐辛郁，管城人也，旧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问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旧太公。”郁曰：“旧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适年十八，已遇陛下。过之远矣。”

太宗悦，命直中书。（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辛郁，管城人，从前名叫太公。刚刚到二十岁的年龄，在皇上的行宫附近遇到了唐太宗。唐太宗问：“你叫什么名字？”辛郁回答说：“我叫辛太公。”唐太宗说：“跟旧太公比如何？”辛郁回答说：“旧太公，年八十得遇周文王。我今年才十八岁，就遇见了皇上，比旧太公强远去了。”唐太宗听了非常高兴，让人将辛郁安置在中书省。

尹 君

唐杨纂。华阴人也，累迁雍州长史，吏部尚书。纂之在雍州，司法参军尹君尝任坊州司户。省符科杜若，尹君判申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读谢眺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时，有胡盗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诸胡尽禁问。”尹君不同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纂怒不同判。遽命笔，复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太宗闻而笑曰：“朕用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伏得几筹。”（出《御史台记》）

唐朝杨纂，华阴人，为官连续升迁雍州长史、吏部尚书。杨纂任雍州长史时，属下有个主管刑法的参军叫尹君，曾一度任坊州主管民户的官吏。当时，尚书省下达命令让坊册征收杜若税，尹君在这份命令上签署意见说：“坊州原本就不出产杜若，天下人都知道。尚书省下达的命令里忽然征收这门税，是由读晋朝人谢眺的诗造成的误会。尚书省的官吏们这样决断事情，不怕上天的二十八宿耻笑吗？”尹君由于这件事而闻名。尹君任雍州司法参军主管刑法时，有胡人偷盗金城店铺。杨纂批示说：“将京城所有的胡人都监禁起来加以审问。”尹君不同意杨纂的这个批示，另外批示说：“盗贼出自各种各样的人，而且他们奸诈善于伪装也各自不一样。也有的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也有汉人穿胡人的靴子。因此也须要到汉人里查找盗贼，不可以只在胡人中查找。我请求将西市商业区的胡人监禁起来，其余的胡人不要再监禁审问了。”杨纂看到尹君跟自己判处的不一样，非常生气，立即拿起笔来想驳回尹君的判处，又沉吟了一会儿，于是下笔批示道：“杨纂输给你一筹，依你的判处，西市以外的胡人不予监禁审问。”唐太宗听说这件事后，笑着说：“我任用的杨纂，听说他深明大义自认服输一筹，我服输几筹？”

裴玄本

唐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看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也。”（出《大唐新语》）

唐朝人裴玄本喜爱开玩笑，任户部郎中。在左仆射房玄龄病重时，省署内的郎中们准备去探病，裴玄本戏谑地说：“房仆射患病有必要去探问，既然病得很重了，为什么还要去探问他病得轻重呢？”有人将裴玄本的这句话传给了房玄龄。等到裴玄本跟从大家一块儿去探望房玄龄时，房玄龄笑着说：“裴郎中来看我了，我看来不会死的了。”

长孙玄同

唐长孙玄同幼有讥辩，坐中每剧谈，无不欢笑。永徽中，在京会宴。众因语论及民间事，一人云：“醴泉县去京不远，百姓遂行蛊毒。此邑须远配流，岂得令在侧近。”一人乃云：

“若令配流处还有百姓，此人复行蛊毒，岂不还更损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处安置。”玄同即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诸人大喜，同即问之。答云：“但行蛊毒人，并送与莫离支作食手。”（明抄本“手”作“子”。）众皆欢笑。贞观中，尝在诸公主席，众莫能当。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儿郎，亦有人物。”走令唤取段恪来，令对玄同。段恪虽微有辞，其容仪短小。召至，始入门，玄同即云：“为日已暗。”公主等并大惊怪云：“日始是斋时，何为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无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设食。其仓曹是吴人，言音多带其声，唤粉粥为糞粥。时肴饌毕陈，蒸炙俱下。仓曹曰：“何不先将糞粥来。”举坐咸笑之。玄同曰：“仓曹乃是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诸君何为笑也。”坐中复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摄祭官祠社。于坛所清斋，玄同在幕内坐。有犬来，遗糞秽于墙上。玄同乃取支床砖，自击之。傍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彻支床砖打狗。”玄同曰：“可不闻，苟利社稷，专之亦可。”（出《启颜录》）

唐朝人长孙玄同，小时候就有讥讽善辩的才能，只要有他坐在那儿畅谈说笑，没有人不欢喜大笑的。唐高宗永徽年间，一次，长孙玄同参加京城里的宴会。席间，大家谈论到民间的一些事情。有人说：“醴泉县离京城不太远，那里的百姓历来实行培育一种害人的毒虫。这个县应当将他们全体发配到边远的地方去，怎么能让这些刁民呆在京城的近前呢？”

另一个人说：“如果被流放的地方也有百姓，被流放去的人到那里后依然实行蛊术，难道不是更加害人了吗？”前面那个人说：“如果是这样，想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长孙玄同应声说：“如果让我安置，一定能将这些人安排个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在坐的人都非常高兴，异口同声地问他安置在什么地方？长孙玄同回答说：“如果这些人实行蛊术害人，就将他们全部送到莫离支那儿作杀手。”在场的人听了后，都欢笑不止。唐太宗贞观年间，一次，长孙玄同主持一个有许多朝官参加的会议。所有与会的人，谁也抵挡不了他的谈锋。高密公主说：“我们段家男孩中，也有人才。”说完，派人去招呼段恪来参加这个会议，让段恪来对付长孙玄同。段恪虽然也有些善辩的才能，但是他长的身材矮小。段恪应召而来，刚一进门，长孙玄同就说：“天已经黑了。”高密公主等人都大吃一惊，说：“现在正是正午，为什么说天黑了昵？”

长孙玄同指着段恪说：“如果不是天黑了，怎么能短（按：此处用‘短小’义。）人行呢？”满屋人都哄堂大笑。段恪立时闹个大红脸，更无话对答了。长孙玄同刚任官职时，官府里设宴聚餐。府中有个主管库房的官员是江南吴郡人，说话还带着江南的家乡口音，叫粉粥为“粪粥”。

当所有的菜都上齐了，这位仓曹说：“为什么不先将粪粥端上来？”在座的人都取笑这位仓曹。长孙玄同说：“这位仓曹也是公侯的子孙，一定是他的先人就这样讲话啊！大家为什么取笑人家呢？”在座的人又都哈哈大笑。长孙玄同担任荆王的近臣时，他被临时指派代理掌管祭祀的主管祠庙、社坛。一次，在社坛里做祭祀前的洁身静心准备时，长孙玄同坐在

帐幕里面，来了一条狗，往坛墙上撒尿。长孙玄同俯身拾起一块垫床的砖头，向狗打去。旁边有人看见他打狗，认为他轻率，于洁身静心不利，问：“你为什么私自用支床的砖打狗？”长孙玄同说：“你听说过吗？只要有利于国家，专（按：谐音‘砖’。）之也可以啊！”

王福畴

唐王福畴名行温恭，累授齐泽二州，世以才学称。子勔、据、勃，俱以文笔著天下。福畴与韩琬父有旧。福畴及婚崔氏，生子勃。（勃原作“劝”，据明抄本改。）尝致书韩父曰：“勔、据、勃文章并清俊，近小者欲似不恶。”韩复书曰：“王武子有马癖，明公有誉儿癖，王氏之癖，无乃多乎？要当见文章，方可定耳。”福畴乃致诸子文章，韩与名人阅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夸。”（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王福畴，以品行温和恭顺而闻名，连续被任命为齐、泽二州的长史，以才学得到世人的称道与赞许。王福畴的儿子王勔、王剧、王勃，都因为写一手好文章而名传天下。王福畴跟韩琬的父亲是老朋友。王福畴跟崔家的女儿结婚后，生了儿子王勃。一次，王福畴写信给韩琬的父亲，说：“王勔、王剧、王勃，三个孩子写的文章，词赋都清新俊逸。最小的

王勃，好象也不错。”韩琬的父亲回信给王福畴说：“王武子有爱马的癖好，你有夸奖儿子的癖好。你们王家人的癖好，恐怕是太多了吧。我需要见到你的儿子的文章后，才能够确认他们写的文章是好是坏。”王福畴收到信后，就将三个儿子的文章寄给韩琬的父亲看。韩琬的父亲和一些知名人士，读了王福畴三个儿子的文章后，说，“生的孩子都象王福畴三个儿子这样，确实是应该夸奖的啊！”

许敬宗

唐吏部侍郎杨思玄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人夏侯彪之所讼，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中书令许敬宗曰：“固知杨吏部之败也。”或问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败何待。”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朝杂记》）

唐朝人吏部侍郎杨思玄，仗恃他是皇家的外姓亲戚，对待等待分配官职的官员很不尊重，而且排挤轻慢这些人。被待分配的官员夏侯彪举告，御史中丞郎余庆上书要求免去杨思玄的吏部侍郎职务。中书令许敬宗得知这件事，说：“我早就知道杨思玄要失败的。”有人问他怎么知道的？许敬宗回答

说：“一彪一狼，共同对付一只羊不失败才怪呢。”许敬宗为人性情轻狂傲慢，参见过他的人多数他都不记得谁是谁。有人说许敬宗耳聋，可能是听不着。许敬宗说：“你的名字本来就难记。如果遇到的是河流沉榭，（按：何、刘、沈、谢的谐音。），我在河里摸索着，也许可以知道谁是谁来。”

高崔嵬

唐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太宗命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在宫中作“百戏”的艺人高崔嵬擅长假装痴傻逗趣调笑。一次，高崔嵬又装痴时，唐太宗让侍从将他的脑袋按入水中。过了好长时间才松手，高崔嵬从水中抬起头来冲着唐太宗笑。唐太宗问：“你笑什么？”高崔嵬回答说：“我在水中见到屈原大夫了。他问臣：‘我遇到楚怀王这个无道昏君，才自沉汨罗江，你遇到的是圣明的皇上，为什么也到水中来了呢？’”唐太宗听了大笑，赏赐给高崔嵬布帛等一百段。

元 晋

唐曹怀舜，金乡人。父维叔（明抄本“维叔”作“继奴”，下同。）死王事，赠云麾将军。怀舜襁褓授游击将军，历内外文武官。则天云：“怀舜久历文资，而屈于武职。”自左鹰扬卫郎将拜右玉钤卫将军。有宋州司马曹元本·父名乞伯。明汲县丞元晋，好谈，多警策。或问元晋，“元本，怀舜从叔。”元晋应声答曰：“虽则同堂，俱非本族。”人怪而问之，晋曰：“元本乞伯子，怀舜继叔儿，以此知矣。”（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曹怀舜，是金乡人。他的父亲曹继叔（按：此处据后文，应取明抄本继奴的“继”字。）是死在公事上，死后被追认为云麾将军。曹怀舜还在母亲怀中吃奶时，就被授予游击将军的官职。长大成人后，连续担任了京城和外地的许多文、武官职。武则天后一次说：“曹怀舜有很长时间的担任文职官员的资历，现在让他担任武职是有点屈用了他。这样吧，将他从左鹰扬卫郎将升任右玉钤卫将军。”有个宋州司马叫曹元本，他的父亲叫曹乞伯。当时，汲县县丞元晋，好谈笑，多警言妙语。有人问元晋：“曹元本是曹怀舜的堂叔吗？”元晋应声回答说：“虽然他们是同堂本家，却不是一个人。”问的人感到奇怪，问：“为什么？”元晋说：“曹元本乞

伯子（按：此处‘乞伯子’义为‘乞讨伯的儿子’），曹怀舜继叔儿（按：此处‘继叔儿’义为‘后叔父的儿子’），由此得知他们不是同一宗族的人啊！”

赵谦光

唐诸郎中，不自即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毅。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户部员外贺遂涉咏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赵谦光答诗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置，（明抄本“置”作“署”）不应列星文。”人以为奇句。（出《谭宾录》）

唐朝时，各位郎中有不是从员外郎升任上来的人，被戏谑地称为：“从边远荒凉地方来的府兵统领”，是说这样的人没有任过高品位的官职，就象经过长期征战的士兵，一下就被授任统领府兵的“果毅”一样。赵谦光从鼓州掌管军队的司马直接升任大理正卿，后又改户部郎中。户部员外郎贺遂波浪写诗讽刺他说：“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赵元谦的答诗说：“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置，不应列星文。”人们都认为赵谦光的这一首答诗，是少有的佳句。

沈佺期

唐沈佺期以罪谪，遇恩复官秩，而未还朱衣。因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词起舞，由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袋赐之。（出《本事诗》）

唐朝人沈佺期，因为获罪皇上被贬降到蛮荒边远的岭南。后来遇到皇上开恩解除对他的处罚，又将他召回京城恢复了原来的官位，却没有归还给他代表官位的朱衣朝服。一次，中宗皇帝在宫内摆宴宴请文武百官。席间，文武官员们都边舞边唱《佺波词》。多数人唱词的内容请求皇上提升自己，沈佺期唱的歌词与众不同。沈佺期歌词是：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皇帝听了沈佺期所唱的回波歌后，立即赏赐给他代表官级品位的绯鱼袋。

崔日用

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亦因宴

会，命群臣撰词。日用曰：“台中鼠子直须谮，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苦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中宗以金鱼赐之。（出《本事诗》）

唐朝人崔日用官任御史中丞，赏赐给他标志三品以上官位的紫色朝服。当时，佩带标志官位等级的鱼袋，必须有皇上的特殊恩准。于是，在一次宫内的宴会上，皇上让文武大臣撰写词赋以助酒兴。崔日用趁着这个机会，写了一首歌进献皇上。歌词是这样的：台中鼠子直须谮，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苦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于是，唐中宗赏赐给沈佺期佩金鱼袋。

裴 谈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玄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祇有裴谈，内里无过（过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出《本事诗》）

唐中宗在位时，御史大夫裴谈信奉佛教。他的妻子性情暴躁妒忌心强，裴谈象惧怕父母一样地惧怕她。当时，唐中宗的皇后韦后，很是承袭了武则天的专断拔扈的作风，唐中宗渐渐也惧怕她。一次，宫里设宴招待文武百官。宴席上，人们面北向皇上、皇后献唱《回波词》。有一个宫内艺人唱道：“回波尔时栲栳，怕妻也是大好。外边祇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

韦皇后听了后神色很是得意，赏赐给这位唱《回波词》的艺人捆成一束的五疋帛。

李镇恶

唐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授梓州郪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郪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儿官职。”（出《转载》）

唐朝人李镇恶，是赵国公李峤的儿子。李镇恶被任命为梓州郪县县令，他在寄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所隶属的州带子（按：梓的谐音。）号，我所管辖的县带郪（按：谐音妻。）名。这两个地方从来都不属于我啊，都是儿子、夫人的官职啊！”

卢广

唐殿中内供奉卢广持法细密，虽亲效贵势，无所回避。举止闲雅，必翔而后集。尝于景龙观，监官行香。右台诸御史亦预焉。台中先号右台为高丽僧，时有一胡僧徙倚于前庭。右台侍御史黄守礼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广徐谓之曰：“亦有高丽僧，何独怪胡僧为。”一时欢笑。广与李畬俱非善射者。尝三元礼射，广畬虽引满射，俱不及垛而坠。互（“互”原作“玄”，据明抄本改。）言其工拙，畬戏曰：“畬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卢箭去身三十步。”欢笑久之。（出《御史台记》）

唐朝宫中内供奉卢广尊守法度很细致慎密，就是亲朋好友、达官贵戚，也一点不留情面。卢广为人举止闲雅大方，遇事必须很好地观察思索然后决定如何对待。一次，卢广在景龙道观监察、管理行香礼佛的仪式。宪台的各位御史也参预这件事。宫中事先定下来，宪台的行香僧人是位高丽僧。当时，有一位西北少数民族的僧人徘徊在前院里。宪台侍御史黄守礼指着这位胡僧说：“为什么让胡僧到这来？”卢广沉静地说：“不是也有高丽僧吗？为什么唯独责怪有胡僧呢？”（按：高丽僧也是胡僧。）在场的人听了哈哈大笑。卢广跟李畬一样，

不太会射箭。一次，祭庆三元，在乐曲的伴奏下，举行礼射活动。卢广与李畬虽然都将弓拉得满满的，但是箭射出去后，都没有达到箭靶就中途落在地上。李畬戏谑地说：“我与卢广射的一样，都是三十步。”左右的人们，都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李畬解释说：“我射的箭离箭靶三十步，卢广射的箭离他三十步。”所有在场的人听了后，欢心大笑，久久不能停止。

松 寿

唐韦庆本女选为妃，诣朝堂欲谢。而庆本两耳先卷，朝士多呼为“卷耳”。时长安公松寿，见庆本而贺之。因曰：“仆固知足下女得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启颜录》）

唐朝人韦庆本的女儿被选中成为皇帝的妃子，到朝廷中想表示谢意。韦庆本的两只耳朵生下来就卷卷，朝中的许多官员都称他为“卷耳”。

当时，长安公松寿看见韦庆本上前祝贺，借机戏谑地说：“我早就知道您的女儿会成为皇妃的。”韦庆本问：“你怎么知道的？”松寿伸手摸着韦庆本的耳朵说“卷耳朵是能生皇妃女儿的德象啊！”（按《诗经》中有《卷耳》，旧注称“卷耳，后

妃之德”。)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陇尉，与同列戏白打赌钱。座下数百钱，输已略（“略”原作“客”，据明抄本改。）尽，便欲敛手。傍人谓之曰：“何不更戏。（“戏”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觅钱回取之。”抱一乃举手摸钱曰：“同（明抄本“同”作“赐”。）赐也，何敢望问。”山东人谓尽为赐，故言赐也。（出《启颜录》）

唐朝人封抱一在益州任九陇尉，跟同事戏说闲话并以钱为赌。他身边带着的几百文钱，已经输得差不多了，便想停下来不再赌了。旁边有人说：“为什么不再戏说赌下去？找钱把输的钱赢回来。”封抱一乃举起手摸着钱袋说：“同给啊！（按：赐，义之一是‘给予’。）怎么敢希望赢回来。”山东人说：“尽”为“赐”，因此，封抱一说：“赐”。

尹神童

唐尹神童每说，伯乐令其子执《马经》画样以求马，经年无有似者。归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见大蛤蟆，谓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而不能具。”伯乐曰：“何也。”对曰：“其隆颇跌目脊郁缩，但蹄不如累趋耳。”伯乐曰：“此马好跳踯，不堪也。”子笑乃止。（出《朝野僉载》）

唐朝有个尹神童，经常讲一个伯乐让他儿子寻求良马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伯乐让他儿子带着《马经》上说的良马特点的画像，去寻找良马。一年过去了，没有找到跟画像上的良马相似的马，回到家中如实向伯乐作了汇报。伯乐再次让儿子外出去寻找良马。这次，伯乐的兒子从家里走出来看见一只大蛤蟆，返回家中对伯乐说：“孩儿寻找到一匹良马，跟《马经》上画的良马大致一样，但是不能将它买回来。”伯乐问：“为什么呢？”伯乐儿子回答说：“这匹马的头颇隆起，双目突出，脊背直而有纹理。但是蹄子不象良马那样连续奔驰。”伯乐听了后，说：“这匹马好蹦蹦，不能胜任良马的美称啊！”伯乐儿子笑了，于是停止寻找良马。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

诙谐六

| | | | |
|-----|-----|-----|------|
| 狄仁杰 | 苏味道 | 侍御史 | 李安期 |
| 邓玄挺 | 元福庆 | 尚书郎 | 御史里行 |
| 姚崇 | 黄幡绰 | 杨国忠 | 刘朝霞 |
| 姚贞操 | 裴谕 | 张文成 | 窦晓 |
| 杜延业 | 路励行 | 萧诚 | 德宗 |
| 刘玄佐 | 顾况 | 裴佶 | 赵宗儒 |
| 爇牛头 | 韩皋 | 裴度 | 姚岷 |

狄仁杰

唐秋官侍郎狄仁杰，(按“秋”上似有脱字)秋官侍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姓。(“姓”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旁火也。”献

曰：“犬旁有火，乃是煮熟（明抄本“熟”作“热”。）狗。”（出《朝野僉载》）

唐朝人秋官侍郎狄仁杰，戏谑另一位秋官侍郎卢献说：“配给您一匹马，就成了驴了。”卢献回敬道：“将您的姓从中间分开，就成了两只犬。”狄仁杰说：“狄字一边是犬旁一边是火呀？”卢献说：“犬旁边有火，乃是一条煮熟了的狗。”

苏味道

唐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与抚掌而笑。（出《本事诗》）

唐朝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都很有名望。一个空闲的日子，两位宰相相聚在一块儿，互相夸耀自己而讥诮对方。张昌龄说：“我写的诗之所以没有您的诗好，是因为我的诗中滑‘银花合’这样的传世佳句啊！苏味道曾经写过一首《观灯》

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味道反唇相讥道：“您虽然没有‘银花合’，还有‘金铜钉’吗！”原来，张昌龄曾写一首赠张昌宗的诗。其中两句是：昔日浮立伯，今同丁令威。（按：今同丁，谐音为‘金铜钉’。）于是，二人互相拍掌大笑。

侍御史

唐京台监察院西行中间，号横劈房。凡迁此房者，必先盛饌台中，而后居焉。先无窗，后人置之。神龙中，侍中杨再思兼大夫，诸相毕送视事。中书令魏元忠尝任监察，台中故事素谙。谑指房曰：“此是横劈房。”诸相问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迁耶。”曰：“无别迁。”（“迁”原作“选”，据明抄本改。）元忠曰：“当为开窗出气，故不迁耳。”左右欢笑殆不禁。且御史纠察郡司，纲纪庶务，实为众官所忌。詈御史为冷峭，而突厥号御史为吐屯。则天朝，蕃使来朝者，而吐屯独立不入班。谕德张元一以诙（“诙”原作“齐”，据明抄本改）谐见称，问蕃使曰：“此独立者为谁？”译者曰：“吐屯，此御史。”元一（“一”原作“忠”，据明抄本改。）曰：“人言我朝御史独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举朝喧笑。（出《御史台记》）

唐朝时，京台监察院西行中间，叫横劈房。凡是搬迁到这座房子里住的人，必须先设盛宴招待宫里的人，然后才能住进去。这座房子，最初没有窗户，后来有人开置了窗户。唐中宗神龙年间，侍中杨再思兼任御史大夫，所有的宰相都来送他上任。中书令魏元忠曾经担任过监察官，对宫禁中的掌故一向特别熟悉。他戏谑地指着这座房子说：“这是横劈房。”各位宰相询问其中的缘故，魏元忠详细地讲述了这座房子的由来及其沿革。御史问：“这座房子最近拆迁吗？”有人回答说：“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迁移。”魏元忠说：“将要给它开个窗子出气，因此不迁啊！”在场的人听了都欢笑不止。况且，御史这种官职，是专门纠察郡府和朝中各司在执行、尊守纲常、法度上，以及署理各种政务上，有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实在是让各位官员有所顾忌。官员们背地里都辱骂御史为神情严峻的“冷血动物”。北方突厥人（按：现在的蒙古族。）称御史为“吐屯”。武则天当朝执政时，突厥人派使臣来朝见。诸位使臣中，唯有吐屯单独站立，不步入使臣的行列。主管对太子讽谏、规劝事情的谕德官张元一以幽默诙谐闻名于朝中。他问突厥使臣：“这位单独站着的人是谁？”翻译回答说：“吐屯，就是御史。”张元一戏谑地说：“人们都说我大唐朝的御史神态严肃冷峻，这位蕃邦的御史也特别严肃冷峻啊！”满朝文武百官听了后，都喧闹哄笑不止。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机警。尝有选人被放，诉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曰：“从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选者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谄，亦应不笑。”又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第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贤原作第，据明抄本改。）判，非但伤（明抄本“伤”作“损”）足，兼以内损。”其人惭而去。又选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惭而不伏。安期曰：“君不闻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赠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谓之改注。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状。安期曰：“君状不善。”吴士曰：“知暗枪已入。”安期曰：“为君拔暗枪。”答曰：“可怜美女。”（明抄本无“女”字。）安期曰：“有精神选，还君好官。”对曰：“怪来晚。”安期笑而与官。（出《朝野僉载》）

唐朝吏部侍郎李安期，是隋朝内史李德林的孙子，安平公李百药的儿子。李安期为人机智精警。一次，有一位候选的官员没有入选而被打发回家。这位落选的官员说：“我被放回去，羞于见到来京那条路啊。”李安期问：“你从哪条路来

的？”这人回答说：“从蒲津关来。”李安期说：“那么你就取道潼关去吧。”这人说：“回到家中见到妻子感到羞耻。”李安期说：“你的妻子原本跟你非常熟悉，肯定不会耻笑你的。”还有一个落选的人，将应试选官的档案拿来给李安期看。李安期看了档案中该人的考卷说：“你的书法功力稍微差些。”这人回答说：“应试那天我从马上掉下来把脚跌坏了。”李安期问：“脚跌坏了怎么会影响你写不出来好字呢？”于是，在试卷上批示道：“刚才看了你的试卷，不但是跌伤了脚，你的内心也受到了损坏。”这人羞愧地走了。还有一个候选官员叫杜若，被安排在芳州为官，这个人既感到羞愧又不服气，找到李安期来述说。李安期说：“你没有听说过芳州盛产杜若吗？”这个人说：“我这株杜若可以赠送给您。”李安期说：“此时不是彼时。”这个人说：“此若不是彼若。”李安期听后笑了，为这位候选官改任别处。还有一位吴郡的候选官员，在前任时，档案上记载有酗酒的前科。李安期看后说：“你在前任上有不好的表现啊。”这位吴郡的候选官回答说：“我就知道有人使暗枪伤我。”李安期说：“为你拔除暗枪。”这人回答说：“你是大贤人啊！”李安期说：“你能有勇气参加候选，还给你一个好官的名声。”这人说：“都怪你来晚了。”李安期听后笑了，选任他一个新的官职。

邓玄挺

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生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应声曰：“法师若不自踏，用如许木桶何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为幪秃。又尝与谢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对射，数十发皆不中垛。佑乃云：“直由箭恶，从来不曾如此。”玄挺应声报云：“自须责射，因何尤箭。”众人欢笑，以为辩捷。权玄福任萧机，遣郎中员外，极晚始许出。有郎中厅前逼阶枣树下生一小枣，穿砌砖而出。皆讶焉，既就看。玄挺时任员外郎云：“此树不畏萧机，遂即砖辄枣出。”兵部侍郎韦慎形容极短，时人弄为侏儒。玄挺初得员外已后，郎中员外俱来看。韦慎云：“慎以庸鄙，滥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绿袍员外。”邓即报云：“绿袍员外，何（“何”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由可及侏儒郎中。”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唐朝人邓玄挺来到寺院烧香拜佛，跟寺里的僧人们到菜园里观看他们种菜。看到车水的水车上一个换一个地连放着木桶，是这些小木桶从井中将水汲上来。邓玄挺问僧人：“法师们亲自踏水车，一定是非常辛苦啦？”僧人们回答说：“分

派仆役们来啦。”邓玄挺应声问：“法师们如果不是亲自来踏，用这么多木桶干什么？”僧人们听了后感到很愕然，经过思索，才知道是邓玄挺将木桶误认为“幪秃”（按：幪为头巾。）还有一次，邓玄挺与谢佑一块儿射箭。起先，邓玄挺认为自己是能手。待到互相比赛时，他射了几十只箭，都没有射中箭靶子。谢佑说：“一定是箭不好使，从来没射过这么差。”邓玄挺应声回答说：“只须责怪射箭的人技艺不高，为什么怨箭不好呢？”在场的人都欢呼雀跃，认为邓玄挺反映敏捷，擅长机辩。权玄福任萧机，被派遣为郎中员外，很长时间了才让他上任。有位郎中家厅前有一株临阶枣树，长出一株小枣树，是从砌台阶的砖缝中拱出来的。谁见了都感到惊奇。邓玄挺当时正任员外郎，说：“这株枣树不惧怕萧机，于是专门从砖缝中拱出一株小枣树来。”兵部侍郎韦慎身材极其矮小，当时的同事们都戏称他为侏儒。邓玄挺刚刚被授予员外郎后，郎中员外们都来看望他。韦慎自谦地说：“我为人庸俗鄙陋，滥竽充数也任个郎官。以你的杰出才干，应当更上一层任个绿袍员外。”邓玄挺立即回答说：“绿袍员外有什么资格可以比得上你这个侏儒郎中呢！”在场的人们听了后，都哈哈大笑。

元福庆

唐元庆福，河南人，拜右台监察。与韦虚名、任正名、颇事轩昂。殿中监察朱（“朱”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评之咏

曰：“韦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怜元福庆，也学坐痴床。”正名闻之，乃自改为俊且强。（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元福庆，是河南人氏，官任右台监察。元福庆跟同任右台监察的韦虚名、任正名，都气宇轩昂、精神饱满，风度不凡。殿中监察朱评之写诗赞美他们三人说：韦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怜元福庆，也学坐痴床。任正名听说这首诗后，自己将与他的那句也学坐痴床改成“也学俊且强。”

尚书郎

尚书郎，自两汉已后，妙选其人。唐武德真观以来，尤重其职。吏兵部为前行，最为要剧。自后行改入，皆为美选。考功员外专掌试贡举人，员外郎之最望者司门都门。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后行，闲简无事。时人语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角觝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与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热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当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员外郎，微有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踏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中最东北隅，故有此句。（出《两京新记》）

尚书郎，是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的官员。自两汉以后，皇上精心挑选担任这个职务的人选。到了唐朝，从开国皇帝李渊、唐太宗李世民起，尤其重视这个官职的人选安排。唐朝定下来的体制，尚书省下属吏部、兵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六部。吏部、兵部为前行，是最为重要的官职。从刑部、工部后行迁任兵部、吏部前行，都是最好的升迁。至于考工员外，是专门掌管科试举荐官员升迁、降罚的官员，员外郎中最让人仰慕的是司门、都门。主管屯田垦荒的官署，主管山川林泽的民署，以及主管祭器、酒膳、外交等官署，均属后行。平常日子闲散、怠慢，一点事情也没有。当时人都说：“掌管城门、巡道的，和掌管水道漕运的，升入尚书省的不计其数。”百戏里，有表演吏部的办事员与水部的办事员相遇，忽然都跌倒在地上。过了好长时间才站起来，说：“冷热相互冲击，于是就跌倒了。”唐玄宗先天年间，王上客任侍御史，认为自己才干声望都很高，一定会被精选到尚书省，而且盼望进入前行。突然任命他为膳部员外郎，因此王上客略略有些惋惜、惆怅。吏部郎中张敬忠知道这件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来戏谑王上客。这首诗是这样的：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踉蹌，几落省墙东。膳部的办公室在尚书省府衙的东北角紧靠墙边，因此有上面这句诗。

御史里行

唐开元中置里行，无员数。或有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殿中里行，监察里行。以未为正官。台中咏之曰：“柱下虽为史，台中未是官。何时闻必也，早晚见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台记》）

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置里行，都不是正式的官员，也没有一定的名额限制。分别设有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殿中里行，监察里行等。朝中有人作诗歌咏这件事。诗是这样的：柱下虽为史，台中未是官。何时闻必也，早晚见任端。所谓“任端”，就是侍御史里行被授任正式的官职。

姚崇

唐姚崇为紫微令，例给舍置次，不让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旧请。令史持直簿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之，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宜当。”诸司舍见之欢笑，不复逼也，遂停宰相宿。（出《大唐新语》）

唐朝人姚崇官任紫微令，按照旧例，应给他新建住房，档次不亚于宰相的府第。姚崇以年龄、地位都特别高了为由，请求不要按照旧例给他新建住房了。可是值事的工部办事员，还是拿着值事簿到姚崇那去。姚崇在簿上批示道：“我已经告诉值事的办事员了，可是打发他回去后又来了。一定要让我同意新建住房，说是长官让他这样做的。我已年老位高，住现在的房子就满好了，终归还是不该再为我建造新房。”工部的办事员将姚崇的这个批示拿回去后，部里的官员们看了都高兴地笑了，从此不再逼迫他同意新建住房。于是，停止了给姚崇按照宰相的住房标准给他建造新房的计划。

黄幡绰

唐玄宗好击球，内厩所饲者，竟犹未甚适。会与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得知之？”幡绰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皆良马也。是以必知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玄宗尝登苑北楼，望谓水。见一醉人临卧水，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幡绰曰：“臣知之，此是年满令史。”上曰：“你何以

知。”对曰：“更一转入流。”上大笑。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座，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以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出《松窗杂录》及《因话录》）

唐玄宗喜爱骑马击球，宫中马厩里饲养的御马，都不太符合他的心意。一次，唐玄宗跟黄幡绰在一块儿相互戏谑解闷。唐玄宗对黄幡绰说：“我早就想寻找一匹良马了，你知道谁通晓马经吗？”黄幡绰回答说：“我知道谁通晓马经。当今的三位丞相都通晓马经。”玄宗皇上说：“我跟三位丞相谈论朝政外，还一起讨论旁门杂学，没有听说他们谁通晓马经啊？你是怎么知道的？”黄幡绰说：“我每天等候早朝时都在洛水岸边的沙堤上散步，见到三位丞相所骑的马都是良马啊。由此知道他们一定通晓马经的。”玄宗皇上听了哈哈大笑，趁机转换话题谈别的事情了。唐玄宗一次登上御苑北楼，远望渭水，看见一个人喝醉了酒躺在水边。唐玄宗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人？身边人都说不知道。正要派人前去探问，黄幡绰说：“我知道是什么人。这个人任期年满的办事人员。”玄宗皇上问：“你怎么知道的？”黄幡绰回答说：“再一调转就入流了。（按：唐时令吏没有官阶品位，再一步才算正式官员，有品位，叫‘入流’。）”玄宗皇帝听了大笑。还有一次，玄宗皇帝跟诸位皇室五子一块儿聚餐，宁王坐在玄宗的对面，忽然喷出一口饭，都喷在了玄宗的脸上。玄宗皇帝说：“宁王兄，怎么呛着嗓子了？”在坐的黄幡绰说：“这不是呛嗓子，是喷食！”

杨国忠

唐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且欲大噱以娱之，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叙，短小者通道参军，（明抄本“通”作“诸”，按《嘉话录》作“道州参军”。）胡者云湖州文学。帘下大笑。（出《嘉话录》）

唐玄宗在位期间，身为国舅的杨国忠，有一次会见亲友。当时，他正在吏部掌管考核、选官员，决定他们升迁、任免的职务。为了造个大噱头娱乐娱乐，于是呼唤候选的官员的名字，被呼唤的人都到厅堂正中。不问资历，业绩，个子短小的都授以参军，有胡须的人一律称为湖州文学。逗引得帘内的主考、同考的官员们大笑不止。

刘朝霞

唐天宝初，玄宗游华清宫。刘朝霞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略其赋首云：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轧开，

神仙之福塞；銮舆划出，驱甲仗而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拿背；珠一团兮绣一团，玉缕珂兮金钺鞍。其后述圣德云：“直获得盘古髓，招得女娲氏娘。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虽短，伎俩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只是千年一遇扣头，莫五角而六张。上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若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改之。上闻，顾左右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宫卫佐而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唐朝天宝年间，玄宗皇帝出游华清宫。有个叫刘朝霞的人，进献一篇《驾幸温泉赋》给玄宗皇帝。这篇赋风格卓异，不同一般，句子中常常掺进一些诙谐戏谑的成分。这篇《驾幸温泉赋》很长，就不全载录在这里了，现将它开头部分，简略地引用几段，大意是这样的：天宝二年，十月以后腊月之前，有关的官署置办必需的物品、器具，皇上要移驾到华清宫的温泉宫。宫门“轧轧”地打开了，仿佛是神仙降临到这里；皇上的车驾忽然出现，车马、披着铠甲的武士及手执旌旗的仪仗队逶迤而来，持续不断。一会儿是身着黑衣的队伍，一会儿是身着黄衣的队伍，人人都象熊腴胸豹挺背一样的威武雄壮；一忽儿珠翠耀目，一忽儿锦绣入眼，美玉镶嵌的马勒黄金铸造的马鞍……这篇《驾幸温泉赋》的后面，在叙述玄宗皇帝的圣明与德政时，是这样写的：您得到了盘古

帝的真髓，推算出女娲是母亲。任凭自古以来的千百个帝王，谁能赶得上我朝今天的圣明皇上李三郎？这篇赋在谈到作赋者自己时，说：“另外还特别穷困潦倒，因没有前途而狂乱。我的机遇虽然少，我的技能、本领很强。几次梦见自己荣华富贵，醒来后依然过着这样凄惶的日子。现在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叩见皇上的好机会，且莫再不顺遂。玄宗皇帝看了这篇《驾幸温泉赋》，觉得它奇异不凡，准备重重地奖赏写作这篇赋的刘朝霞。玄宗皇帝让刘朝霞修改“五角六张”这几个字。刘朝霞回答说：“我写作这篇《驾幸温泉赋》，就象有天神相助，文不加点，笔不停顿，一气呵成。我实在难以改动。”玄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近侍说：“真是浅薄啊！”于是，授予刘朝霞宫卫佐这样一个只管十二个卫兵的小官职而已。

姚贞操

唐姚贞操云：“自余以评事入台，侯承训继入。此后相继不绝，故知拔茅连茹也。”韩琬以为不然，自则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评事多入台，讫今为雅例，岂评事之望，起于贞操耶？须议戏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故评事之望。起于时君好法也，非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姚贞操说：“自从我凭着掌管平决刑狱的评事升入御史台后，后面的人接受我的教诲，有人也升入御史台。这以后接连不断有人升入御史台，这本是递连推荐引进的缘故啊。”韩琬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从武则天后推行了好的改革条律，才使得掌管刑事的刑曹也有希望位居九卿之首。从此，许多评事才能升入御史台。这是到现在为止，从未有过的好事情。怎么能说评事升入御史台，是从姚贞操那儿开始呢？过了一会儿，韩琬戏谑地说：“在京都地区所属各县担任县尉职务的人，有六条出路。升任御史台是最好的出路，被称为‘佛道’。升为评事次之，被称为‘仙道’。升任京尉一般化，被称为‘人道’。升任京都府丞就不太好了，被称为‘苦海道’。升任县令就比较差了，被称为‘畜牲道’。升任判司是最差的了，被称为‘饿鬼道’。因此说，评事能可望升任御史台是由则天后推行新法开始的，而不是姚贞操所能左右得了的。

裴 谓

唐裴宽子谓复为河南尹。谓素好诙谐，尝有投牒，误书纸背。谓判云：“这畔似那畔，那畔似这畔。我也不辞与你判。笑杀门前着靴汉。”又妇人同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儿猫儿，即是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是儿猫儿。”谓大笑，

判其状曰：“猫儿不识主，傍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谖。”遂纳其猫儿。争者亦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唐朝人裴宽的儿子裴谖，官任河南尹。

裴谖平素就喜欢开玩笑。一次，投送来的书札公文，误将投送的地址写在纸背上面。裴谖在上面批示说：“这边似那边，那边似这边，我也不推辞，让与你去判断吧。”笑坏了门前边等在那里的脚穿靴子的送信人。又有一次，有两位妇女投送上告信争夺一只猫。上告信上面写道：“如果是我家的猫，那么就是我家的猫；如果不是我家的猫，那么就不是我家的猫。”裴谖看了上告信大笑，在上告信上批示道：“猫不认识主人了，到别人家去捉老鼠。你们两家都不要争了，将这只猫送给我裴谖吧。”于是，裴谖让人将这只猫抱回他家去，两位妇女也不争了。

张文成

唐司门员外郎张文成好（好原作上，据明抄本改。）为俳谐诗赋，行于代。时太将军黑齿常之，将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从行？”文成曰：“宁可且将朱唇饮酒，谁能逐你黑齿常之。”（出《御史台记》）

唐朝时，掌管京城城门的员外郎张文成，喜欢写点诙谐调侃的诗赋，有些诗赋在当时很是流传了一阵子。当时，黑齿常之将军将要率军出征。有人劝张文成说：“你现任关开城门这样的小官，为什么不跟黑齿将军一块儿出征，有机会立下战功也好可望升迁。”张成文戏谑地跟黑齿将军说：“我宁肯用朱唇饮酒，有谁敢追随你黑齿常啊！”

奚 晓

唐奚晓形容短小，眼大露睛；乐彦伟身长露齿。彦伟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问，彦伟曰：“既已短肉，又复精进。岂不大有功德！”奚即应声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晓？”人问其故，奚云：“乐工小来长斋。”又问长斋之意，奚云：“身长如许，口齿齐崖。岂不是长斋！”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唐朝人奚晓身材矮小，大眼睛向外鼓凸着；乐彦伟身材高大，牙齿往外龇露着。乐彦伟首先戏弄奚晓说：“你呀非常有功德啊！”旁边的人感到奇怪，问：“你为什么说他有功德啊？”乐彦伟回答说：“你看他既然已经短小肉了（按：以‘短肉’暗喻身短。）又在精神上有很大长进（按：以‘精

进’暗喻眼突出。)难道不是修得大有功德吗?”窦晓听了后应声回答道:“你才有大功德呢。为什么反而称赞我窦晓啊?”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窦晓回答道:“乐工小来长斋。”有人问“长斋”是什么意思?窦晓说:“‘长’就是身长的意思,‘斋’就是口齿突出如悬崖的意思啊!难道不是‘长斋’吗?”听的人都被他的回答逗得哈哈大笑。

杜延业

唐华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业递相戏弄。杜常语崔云:“延业能遣兄作鸡鸣,但有所问,兄即须报。”旁人云:“他口应须自由,何处遣人驱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睹。杜将一把谷来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谷谷。”旁人大笑,因输延业。(出《启颜录》)

唐朝时,华原县令崔思海有口吃病。他经常跟表弟杜延业互相调笑戏谑。杜延业一次对崔思海说:“我能让哥哥你学鸡叫,只要我问你什么,你就得告诉我。”在场的另外一个人对杜延业说:“嘴长在他头上,你能让他说啥就说啥吗?他如果不肯学,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学呢?”杜延业当场说:“能的。”过了一会儿,杜延业与这个人偷偷地打赌。杜延业捧着一把

谷子走到崔思海面前，问：“这是什么东西啊？”崔思海喀喀吧吧地说：“谷——谷——”在旁边看着的那个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这个人因此输给了杜延业。

路励行

唐路励行初任大理丞，亲识并相贺。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职，亲皆为乐。”谚云：“一人在朝，百人缓带。岂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缓带，并须将却幞头！”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唐朝人路励行刚刚升任大理寺丞，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入坐后，一个人说：“哥哥现在升任重要的职务，我们所有的亲属都感到高兴。常言说得好：一人在朝为官，他周围的人都可以宽束腰带，悠闲自在了。难道这不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吗？”路励行回答说：“非但只有宽束腰带，并且将要把手头上的官帽也摘下来呢！”在座的人听了都捧腹大笑。

萧 诚

唐萧诚初拜员外，于朝列安闲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萧子从容省达。”韩琬应声答曰：“萧任司录，早已免杖。岂止今日方省挞耶。”闻者欢笑。（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萧诚刚刚授任员外郎，在朝廷群臣中安闲自若，风度不凡。侍御史王旭赞赏地说：“萧诚这个人，别看他刚刚担任员外郎，却举止从容，清省通达。”韩琬应声说：“萧诚任司录时掌管府事，早就免除了杖刑。难道只是到了今天才省却挞刑吗？”听的人都笑了。

德 宗

唐马燧之孙始生，德宗命之曰继祖。退而笑曰：“此有二义，意谓以索继也。”（出《国史补》）

唐朝人马燧的孙子刚刚生下来，唐德宗给起个名字叫马

继祖。德宗回到内殿笑着说：“继祖这个名子有两层意义，其意思是说探索他的先祖和承继马氏家族。”

刘玄佐

唐刘玄佐，滑城匡城人。尝出师经本县，欲申桑梓礼于令，坚辞不敢当。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将遣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贵为相，其母月织纆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邑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乃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栗。今尔当厅据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屈臣节。时乡里姻归，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将校列，（“列”原作“刘”，据明抄本改。）又难置于贱卒，尽置为将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人（“人”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启诉于刘者，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赤烘烘。羊羔儿作声，尽没益益。览（览上原有上字，据明抄本删。）之而笑，各改着他职。（出《因语录》）

唐朝人刘玄佐，是滑城匡城人。一次率领军队经过他的家乡匡城县时，想向县令表达乡里长幼的礼节，县令坚决辞谢不敢领受，刘玄佐过了很长时间还感叹遗憾。他一开始准

备了黄金与丝织品，想要送给同乡的一位僚属，因为这个人愚昧懦弱，于是就没有送。刘玄佐后来升任宰相，位高权重，堪称显贵。他母亲依然每月织一匹粗绸，用来表示没有忘记过去所过的清苦生活。刘母每次看到刘玄佐在署衙处理政务，那些郡、县的官吏们，悄悄地走在阶下，一点不敢声张。回去后一定劝谕儿子：“我一看到下属向长官陈述公务时那种谦卑恭敬的样子，就不由得感到惶恐不安。就想到你父亲在本县担任小吏时，经常由于敬畏长官面恐惧得直流冷汗。现在，儿子你离坐在厅堂的书案后边，象当年你父亲的长官那样对待下属，怎么能心安理得呢？”于是，刘母劝谕儿子不要辜负朝廷的恩遇与所委以的重任，一定要全部身心都用在政务上面。因此，刘玄佐始终不卑下，不辱没作臣子的节操。刘玄佐在任宰相期间，家乡的亲朋故旧，因为离京城很近，许多人都来投靠他。他不想因为私人关系而提升这些人为将校，又不好将他们安置在地位低下的卒伍中。于是，都安排为将官的僚属。这些职务也授予红色袍服、银鱼袋。从外表看你荣耀，实际都是无职无权的散官冗员。这种安排越来越多。时间长了，亲朋故旧中有人向刘玄佐述说这件事，写了一付对联给他，讽喻这件事。上联是：覆盆子落地，变赤烘烘（按：以‘赤烘烘’暗喻‘绯服’。）；下联是：羊羔儿作声，尽没益益。刘玄佐看了后笑，将这些人各自改任别的官职。

顾况

唐白居易初举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曰：“居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叹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出《摭言》）

唐朝人白居易第一次参加科考举士落第后，拿着自己写的诗歌去拜见顾况。顾况戏谑地说：“居易，京城长安，各种东西都很贵，居住生活很不容易啊。”待到读到《赋得原上草送友》一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句时，赞叹地说：“写出这样千古绝唱的诗句，居住在长安一点也不难。老夫前面说的话是开玩笑罢了！”

裴佶

唐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裴佶为谏议，形质短小，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众人皆大笑。后除舍人。（出

《因话录》)

唐朝时，尚书省的等级是这样分列的：谏议大夫在给事中之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之下。裴佶任谏议大夫。他身材矮小，诸位中书舍人都很戏谑他说：“这样矮小，怎么攀到上面去了呢？”裴佶回答说：“你们如果觉得奇怪，就将我拽到下边来吧！”在场的人听了都捧腹大笑。后来，裴佶到底改任中书舍人。

赵宗儒

唐宪宗问赵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球子，上为启齿。”（出《国史补》）

唐宪宗问赵宗儒，说：“听人说你在荆州时，球场上草生（按：即生草，长满了草。），为什么啊？”赵宗儒回答说：“我有了死罪啊，虽然草生（按：此处草生，含有草草生存的意思。）。但是，并不妨碍击球子。有劳皇上过问这件事。”

爇牛头

有士人，平生好吃爇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丰都狱。有牛首阿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阿旁云：“只这头子，大堪爇。”阿旁笑而放回。（出《转载》）

有一个读书人，平素最喜欢吃卤制的牛头肉。一天，他忽然梦见自己死了，被小鬼押送到地府里的丰都牢狱。丰都牢狱中有个叫陈旁的牛头鬼，这个读书人见了后一点也不畏惧，还用手抚摸着牛头鬼陈旁说：“就这牛头，大可值得一卤。”牛头鬼阿旁听了后笑了，将这位读书人放了回来。

韩 皋

唐仆射韩皋镇夏口，常病小疮，令医付膏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天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寒骨硬。”公笑曰：“韩膏实是硬。”（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卷二）

唐朝时，仆射韩皋镇守夏口，一次身上长了一块小疮，让医生给他的疮上贴上一贴膏药，怎么贴也不粘。韩皋问医生：

“怎么贴不上？”医生回答说：“天寒膏硬。”韩皋笑着说：“韩膏确实是硬啊！”

裴 度

唐裴晋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为枕。时郎中庾威，世称博物，召请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雌树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与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卢氏杂说》）

唐朝时，晋国公裴度任宰相时，有个人送给他一个槐木瘿瘤，他想用这个瘿瘤削制成一只木枕。当时任郎中的庾威，人们都说他通晓众物，裴度将他请来给鉴别一下。庾威将这只槐木瘿瘤捧在手中把玩了很长时间，向裴度讲解道：“这是一只雌树生的瘿瘤，恐怕不能使用。”裴度问：“庾郎中多大岁数了？”庾威回答说：“我与大人您都是甲辰生人。”裴度笑着说：“庾郎中便是雌甲辰啊！”

姚 岷

唐姚岷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仆射姚南仲，廉察陕郊。岷初释艰服后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罢，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无时。门外忽投刺云：“李过庭。”南仲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岷知之乎？岷初犹俯首嚬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话录》）

唐朝人姚岷擅长文学而且为人诙谐滑稽，遇着机会就表现出来。仆射姚南仲视察陕郊。姚岷刚刚脱去丧服后，就去拜见姚南仲，以同族本家的身份叙旧。姚岷被请到正中的会客厅，姚南仲刚刚说完慰藉姚岷居丧的话，未来得及谈别的事情，门外忽然投递上来名片，上面写着：李过庭。陕郊正当东、西两京的中间，来往的宾客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造访。姚南仲问：“过庭这个名字很是生疏，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子弟？”身边的人都说不知道。姚南仲又问姚岷知道不？姚岷起初就俯首皱眉装作在苦苦思索。不一会儿，自己忍耐不住了，拱手说：“恐怕是李趋儿。（《论语·季氏》上说：‘尝独立，鲤趋而过庭。’鲤，孔子的儿子。后人以看望父亲为‘过庭’。）”

姚仲南思考了好久才领悟到其中的函意，不由得大笑起来。